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 清議報全編

新民社輯

第十七卷至第十九卷 第五集：外論彙譯（論中國、論外國）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行

第五集外論彙譯

論中國上

論中國下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主社輯印

# 清議報全編第五集目錄

卷十七 外論彙譯一論中國上

支那改革案

日謀福建

保全支那論

與中國志士書

興清論

擬立瓜分中國和平會

論中國政變前後狀態

歐洲列強對清政策

論意索三門灣兩誌

兩論意索三門灣

論中國急宜改革

日本政黨領袖論對清策

東京朝日報

日本報

東亞同文會

東亞時論

日本西報

日本報

日本報

日本 太晤士報

日本 太晤士報



日本各報論對清策

論訓政政府之急於兵備

述武昌金陵各機器局情形

論布版權制度於支那

論對清策宜慎

秦皇島之將來

讀韓氏原道

一洗儒毒

覬覦福建

論清國實情

詳論秦皇島形勢

論各國宜扶助清國

對清政策

論瓜分中國

東京朝日報

日本西報

東洋經濟新報

時事新報

朝日報

日本 井上哲次郎

時事新報

大阪每日報

東邦協會報

日本某報

讀賣新報

商業世界報

英人 楊噶哈士邦

論英俄協商與中國之關係

論支那之運命

論保全中國之策

歐洲列國對中國用柔緩侵略論

擬設考察支那會議

英人對清意見

清國與世界之安危

論保全中國

中國問題

中國人種侵畧世界

諭旨濫發

修設亞細亞鐵道論

交鄰善道

論英日美當助中國維新

英國協商會會議一斑

東亞時論

尾崎行雄

太陽報

日本福本誠

添田壽一

東亞時論

英人

日本 竹越與三郎

日本報

英人

日本報

台報

日本某報

列國對中國之政策

中國之運命與革新之氣運

論德國在中國之勢力

俄人經營滿洲述

論中國局面變遷

北清事變後處分議

論中國不可瓜分

卷十八 外論彙譯二論中國下

前後二世紀之中日二國

自負論

論經營國浙

東洋之危機

南支那與北支那

詳論漢事

俄人處分支那議

東亞時論

日本報

日本報

日本 志賀重昂

紐約西報

大隈重信

日本報

志賀重昂

日本報

字林西報

日本某報

論處分支那

日本某報

論中國事變及國際法

日本 中村進午

論義利團事與俄國始終之意見

外交時報

評論中國結局

日本報

論清國財政改革之急務

日本 松岡忠美

文明國人之野蠻行爲

日本報

張之洞論

論侵畧中國之無謀

列國之態度

列飛伯流

清國處分如何

尾崎行雄

清國興衰之關鍵

譯 東報

論支那保全及滿洲處置

日本肥塚龍

論列國宜妥商保護滿洲

日本公爵 近衛篤磨

論賠款過大

日本報

論支那政府向背於東亞大勢有干繫

日本 山根立菴

論支那局事

日本 大隈重信

致薛錦琴書

論法國侵畧支那之兩途

外交時論

滿洲問題

論中國亟宜改革滿漢官制

東京朝日報

中日興亡之一關鍵

東洋報

論中國宜改良以圖進步

東洋報

共同論

中國國民教育論

日本子爵 長岡護美

論中國之現在及將來

東洋報

中國守舊派親俄之主義

朝日新報

記李鴻章

上海字林報

支那滅亡論

尾崎行雄

清國兩江學政方案私議

辻武雄

論日本陸軍

日本西報

論美據非島之非

日本西報

法民自苦爲兵

日本太晤士報

論列強構兵之禍

日本西報

論太平洋之未來與日本國策

日本商業世界報

四國近政

商業世界報

論萬國平和會議

英杜之主權問題

南非英蘭兩種人之戰爭力

南非概論

論英杜戰爭

英國之陸軍

英國之危機 上下  
二篇

論俄日之將來

海上戰爭時之關係

麥堅尼之膨脹論

維新之精神

英國及印度間之航路

俄國朝鮮之關係

德國之將來

論日本之國友

大隈伯之東邦新策

提議殖民政策

俄國蠶食亞洲及其將來

論美國近政之變遷

俄國侵畧鐵道論

英杜戰後之形勢

英俄角逐論

英論排日

英俄和協

八

日本 福本誠

外交時報

日本報

英人克樂詩

日本報

英人克樂詩

日本 有賀長雄

日本報



論列國借保全而行分割

日本報

歐洲列強與人道

日本報

西洋人與人道

日本火嶺生

法國進逼南清政畧

俄報諷日

德國近情

東洋貿易論

日本 添田壽一

歐洲外交之變局

英國近來之財政

拒俄占滿洲論

東京朝日新聞

論俄國巧於對外政策

東洋報

論英德不兩立

英國兩禮拜報

朝鮮問題

外交時報

論俄人外交技倆

益報西報

論俄人暫將滿洲事放鬆

益報西報

論美國欲開通中國門戶

益新西報

論日本今日之地位

十

卷二十 外論彙譯四通論

究論黃種將來之移植

臺灣日日新聞

擴張國勢及列強協商論

英國慕阿庫斯

論外交前途

每日報

論地球國種之大勢

太陽報

大政策與小術數

東京日日新聞

論新政新學可以存國之理

日本 佐藤馬之丞

論圖書館爲開進文化一大機關

太陽報

男女交際論

日本 福澤諭吉

論戰法之變

日本 中西牛郎

告海內女子

時事新報

奢侈論

太陽報

人羣進化論

論文明之戰爭

外交時報

第十九世紀外交一覽

日本 有賀長雄

論女權漸盛

日本 石川半山

論種界之競爭

日本 石川半山

世界前途

日本 國力報

論將來列國勢力消長

十九世紀思想變遷論

日本 加藤弘之

黃種之存亡

日本 船津輪助

文明促進論

日本 日本報

兩世紀之大觀

日本 某報

十九世紀海軍之進步

日本 本村浩吉

十九世紀陸軍之進步

日本 井上圓了

論內閣制及政黨

太陽報

# 清議報全編卷十七

五集上之上

外論彙譯一

論中國上

支那改革案

東京朝日報

支那之弱。其故不一。軍政之不整。與八股之錮才。此其病根也。八股之害。自陳龍川及至康南海。其論之痛切且精。光緒帝銳意於維新之業。因而廢之。可惜功敗于垂成。由此觀之。則欲正其學術。比改革其軍制。不便難乎。

英國水師提督白疊斯福氏。曾遊清國。在支那協會詳論曰。竊窺英俄之狀。及我英對清之策。頗足動吾輩之一聽。其論支那兵政曰。誰謂支那人不可用。若訓練得宜。則決足以保衛其國。而輯肅內外也。然則吾輩宜令支那政府。憑我國以訓練其兵云云。夫白君一武人耳。其策多由軍政上起見。固不待論。然國勢日蹙。則練兵一事。實爲急務。夫兵者國家之重器。膺懲不逞。無以顯揚文德。而伸國威於內外。我日本維新。即以更革兵制爲急務也。宜哉。蓋支那人自稱中華。標榜自高。藐視外邦爲夷狄。然深揆其情。則每受制於外邦。甘受願使。不爲大耻焉。如北京政府。起自滿人爲支那一統之業也。嚮所謂中華之民。二百餘年。悉爲

二  
奴僕。自亦忘形。可以觀其一斑矣。如德之占膠州。俄之據旅連。其事亦可類推。若訓練其民。引爲爪牙。而經營其土地。則其前途不亦危殆乎。德也。法也。英也。彼既操此術於亞非利加矣。殷鑑不遠。爲支那者。宜先制機變於未發。以講求自衛之策可也。

然策之若何。曰宜揮斥諸國之干預。求日與英以練其兵。使英當海軍。日當陸軍。日豈無一戈登乎哉。而英亦必有蘭克其人也。若支那誤認日英有俄德吞噬之心。因循不斷。失此好機。他日者。丁壯則供白人之厨夫。少婦則屬白人之妾婢。灼如觀火。可計日而待也。大勢至此。然後掩面痛哭。則何益焉。滿乎。漢乎。吾所不問。吾輩所惜在支那之淪亡。有識之士。所當未雨綢繆也。

### 日謀福建

日本報

夫自譽其人種之優。智力之長。盜竊文明之美號。而陰縱其虎欲狼貪。詭譎縱橫。以處心積慮。謀墟人國。奴隸他族者。豈非西歐民賊之用心乎。自第十八世紀以來。二百年間。泰西各國冒險者流。專肆暴力。蠶食非洲。於是懼羣犬爭骨。啓禍於貪。乃創爲勢力分界之說。各劃鴻溝。恣其噬嗑。積人積世。以迄今日。阿非大陸。竟盡葬諸西虎之腹中。則以爲勢力分界之說。復無所施。將歸漸滅矣。夫豈料支那積弱。列國利之。視爲砧上肉。日謀宰割。往所施於非洲之術。遂將移而用之。赤縣焉。



往者勿具論。自昨年德據膠州山東一帶。如儲囊中。欲取則取。俄則以滿洲東三省劃爲分野。視若固有。英在總署。定揚子江沿岸不讓與他國之約。法於兩廣雲南亦然。嗚呼。禹域雖大而瓜分豆剖。已露端倪。則二十一行省。四百餘州之天下。所餘幾何哉。際斯會也。我政府因循退縮。嗟乎列強之變。何其愚哉。夫我雖本無意垂涎大陸。而爲均勢東方。欲與歐洲諸雄國並駕齊驅。則豈得無所施其技耶。此我國與支那政府所以立福建不讓與他國之約也。福建不讓與他國之約。雖其程式或有可疑之處。而必須活用之。以伸張我邦之利權。如彼英法二國。其約言亦未盡妥協也。而皆活用之。以收大效矣。法所得之利權。爲築鐵道於雲南。旁自東京灣頭。達於廣西南寧。今在本國發二億萬佛郎之鐵道公債者。亦爲保護所占之區域。防他國之覬覦也。英國見華俄銀行供給於蘆漢鐵道。謂其侵己之勢力分界也。乃倡抗議。與俄齟齬。而卒得以山海關北京既成之鐵路爲質。則不獨揚子江沿岸而已。在北清地方。亦得干涉之權焉。是英之對俄。不可概以讓步目之也。容閱承辦之津鎮鐵路。英國亦奪之。與德協商。謀設公司而供其資本焉。其相約曰。其線路之在山東省內者屬法。其入江蘇省而至鎮江者屬英。其他英在揚子江地方。於勢力分界內有所施爲。不一而足。如其內地河川之交通。長江三峽之上溯。暨沿江諸省及浙江省之釐金。歸其徵收云云。其樹立勢力。以預爲他日分據之地。可謂盡矣。而今來遊之白疊斯福卿。猶以爲未足。謂揚子江

畔之分界。未免虛浮。宜益確定之。其得隴復望蜀。眈眈之欲可謂熾矣。

四

願我邦政府。雖曾立福建不讓他國之約。而未見有所措置也。如臺灣與大陸之連絡如何。福建與他省要衝。如何而可開通。皆未聞朝廷內閣有所建議。是吾人所遺憾也。今夫臺灣福建連絡之海底電線。政府亦欲買入之。而既發問於議院矣。雖然。大北電報局之契約。猶未及期。以明治三十五年爲期。即我光緒二十八年也。未能在我設電線於亞洲大陸及附近諸島之海底。是末如何之事也。我政府之於福建。方今未聞有所布置。而將有壞吾福建不讓他國之約者。則美國之支那開發公司之約是也。

該公司之股東。多是名臣舊家議員巨商爲之。其勢極厚。必能任此大工程者。而其貸款條約。則以本年西歷四月十四日。駐美欽差伍廷芳與鮮智迦託在華盛頓府立之者也。據其約云。以九扣五分息。借金四百萬磅。即命技師勘查地段。得其復命。斯定興工之議。若不爲辦。則願出罰金十萬元。聞十月中旬。紐約克急運委員會之技師巴孫士。任測量隊長。由金山起程。今已從事于查勘線路矣。

吾人知此測量隊之復命。必以爲可也。何則。漢粵鐵路。所經湖南兩廣之地。在支那全域中。最爲沃土。物產繁多。工商鼎盛。決不如彼漢蘆之路。蜿蜒北方之曠野。穿插蜀黍高果之間。而其收效尙淺也。又津鎮一路。雖有漕米運輸之利。而以此比之。猶出其右。然則此鐵道之



速求其成也必矣。則以三年爲期也。

而吾人之所最憂者。其條約第三條之所云也。曰美國之支那開發公司者。用最新之款式。築設自漢口至廣東之鐵路。若以爲有利時。則公司得延長此路于沿海。及與總辦協商之他處。夫自廣東連接香港。近如咫尺。固不待言。而此約文所謂沿海者。試繙支那圖而一覽之。卽了然矣。是豈非以福建爲沿海乎。何則。幹線以湖南廣東爲首。經江西而轉東。則惟有福建焉爾。且其所謂與總辦協商之他處。決非指廣東以南之地可知也。蓋已屬于法之勢力分界內。北海南甯之路。已爲其既得之權。接續龍州梧州而縱橫西江流域之線。彼亦已認爲藥籠中物。然則美公司將壞吾福建不讓他國之約。益無疑矣。十月之頃。忽得急電來。正言此事。而其後有內閣變動。議院開會。地祖增徵之事。邦人內訌不已。不遑外顧。雖然。此之問題。必不可忘。速當未雨而綢繆也。

吾人於是有一策焉。我邦政府速致電于北京駐清公使。使請求總署。得福建省建築鐵路之權。以防美國之覬覦。美國之鮮智迦託。今勘查尙未卒事。幹線之設否。猶未決定。况福建之支線哉。當其計之未熟。我先出此以制其機。吾意美必無異議也。即或彼出而抗。我則將福建省在吾勢力分界之內。提出而訟之。何難之有。如但立不讓他國之約。而不得拱護。漫然任他國之敷設鐵路。則勢力分界之謂何也。吾人雖不能視福建省爲可與台灣分離而

漫不置意也。

若政府而肯爲措置。則將以福州爲中點。而設三支線路。中線經江西而入九江。南線經廈門而到香港廣州。北線經寧波杭州上海而至鎮江是也。鎮江者津鎮鐵道之終點也。寧波杭州上海之線路者。怡和洋行承辦之。本年五月十六日既經畫諾。若連絡此線路。則北與沂州濟南府天津北京。可遠相呼應。香港廣州者。將來漢粵鐵路。法屬東京鐵路。及英屬緬甸鐵路之集點也。南方欲此各地之流通。則此路最爲扼要。九江者在長江之畔。位支那之中原。西亘漢口。接續沿江之諸府。英國以揚子江爲第二之尼羅河。欲支那中部及南部一帶之爲埃及。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甲午之役。我邦曾不得已而致二書于英。爲攻擊揚子江地方之約書。猶吾人之所記憶也。夫揚子江畔者。通商之要津。政治兵略上所必爭之地。不可使英國獨得而壟斷之。此吾人所以願出中枝于九江也。夫我政府爲此請求。列國必不介意。若政府而尙憚爲之。則於民間立一公司而任之。亦可也。雖或有溢款入于權貴紳商之私囊。而爲伸我國權。亦何必惜此少數。即我今日財力未足。與築鐵路于大陸。而既享有此權利。則自足以斥攘他國。而保吾勢力分界之所應得者矣。

或曰支那宜以保全焉。或曰支那宜以瓜分焉。二說主張各有其據。予以權爲保全。乃得其當。潛心覆究。乃得二策。一曰自行保全。一曰賴人保全。就支那現勢而論。則自行保全不可施也。因無論矣。賴人保全。亦有分爲單助與復助之別焉。單助者。謂一強國自當其衝。以爲保障。復助者。謂二三強國立約聯盟。以支其殘局。本論之旨。即在較其利害。察其成否。以詳其歸着耳。

今試爲以單助策得其宜乎。茲有某一國。欲獨力以保全支那。其覬覦之國。直起而相反。固必然之理。勢不相下。競共耀兵。遂釀成禍機。亦未可預測焉。夫一國之立。所以保其邦家衛其生民。孰敢不顧邦家。赴外邦之危。以戾於保民之義哉。蓋獨務而欲扶持支那者。必有所需索以酬其勞。此時列強不無猜忌。是欲保全而却破保全者矣。論者或曰。嗚呼。是何言歟。我所以欲扶持支那。固出於一片俠心。不忍坐視其淪亡也。洵如是言誠美矣。然就現今外交之策而論之。固非通論也。縱今唱道於列國間。列國孰敢信之。蓋外信內險。乘弱攻昧。吞利削權。固數十年來支那所共見也。今忽唱此言。不獨列國不信之。支那亦必知其意之所在。縱我之至誠。一旦令其歡悅。然無如我實未能控擊列國。以阻遏其不可厭之慾也。由此觀之。日本一國。既不足以當其任。他國亦不能獨力以伸其所志。單助之策。則拙矣。勢不得不出於復助策。其復助策。亦有二焉。



一與支那同一利害之數國互通脈絡。均相呼應。以講保全之策。名之曰同盟擔保策。  
二不論同一利害否。凡與支那相關連之數國。悉共聯盟。以任保全之責。名之曰聯合擔保策。

同盟擔保策。則如何。試論之。

夫同盟擔保策者。西方列強中。均一利害於支那。有二派。一則英與美也。一則俄與法也。其餘列國。雖未盡明確。然一旦有急。則德與意可以聯於英美同盟。比利時可以合於俄法同盟。而如我日本。可謂向背未定。行動均任於其便也。

以俄法爲盟主者。欲瓜分支那者也。縱令未至瓜分。然至欲擴張權勢於支那。則其策皆同也。以英美爲盟主者。不喜他國之壟斷者也。即欲開支那全域。以爲英美產貨一大市場者也。據此利害交錯之勢。以各相呼應。故同盟擔保之策。所由起。而其有勝於單助策。可無疑義也。獨恐二者各據一方。以互圖其所利。彼利則此損。此福則彼禍也。故此而欲保全支那。則彼必起以反之。固必然之勢矣。二者相激。遂至互出於兵力。則其禍有更大於單助者也。夫濫張兵備之弊。二十年來。歐洲列國所共苦。其過重。今若更激成此勢。則天下將不堪多事矣。

然同盟擔保策。是今內外人士。專意倡道。至如白登斯福卿東遊與美國購買非獵寶。愈使

人想望策之可施予亦不敢謂該論爲不通也。然世人只知有同盟策而未聞有俱聯合擔保策者。今較輪之於同盟擔保策以察其利害亦必不徒然也。

聯合擔保策則如何。又請論之。

予所謂聯合擔保策者。聯日英美俄德以爲一團。會商立約。以肩任保全支那之責。猶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以來。英美法俄德相聯以保持土耳其者是也。今擬立聯合條約。其概如左。

一 凡支那那域內列國再不得踰越其現情。不得伸張其權勢。詳解之。即如英法俄德均已曾得利權。今後即以此爲界。不得再行需索。

二 六國同任保全支那之責。既盟結後。若第三國不加而有干預其內政。或併吞其疆土者。則認爲開戰之端。

三 將來欲租支那之土地。或欲割讓其土地者。宜先預與聯合各國妥商。經其協定。方准施行。

四 將來支那若有聯合諸國中之一國。互釀紛議以致破壞聯合條約之美意。則宜於本開戰前。求之聯合諸國以救解。聯合諸國亦有救解及肩任之權。

以上不過舉其大綱。至其細項各章。則如鋪設鐵路及練兵各件。至期會商。畢竟聯合條約亦預爲一榜樣耳。應如何臻其美善乎。試以前事證今事。如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在法京所

訂巴黎條約。其保全土耳其實二十餘年矣。當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俄背約以伐土。英國出而阻遏之。俄國遂撤替斯的條約。將所侵疆域悉以還之於土國。是巴黎條約之效也。且聯合擔保策所以勝于同盟策者。在外交上分割支那於一方。以免混他各國事件。而易分辦焉。巴黎條約之保土耳其也。聯盟各國其緣因各件。雖釀事頗多。然未禍及於土耳其也。試詳說之。則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有奧意戰爭。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有普奧戰爭。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有普法戰爭。然而土耳其屬土無恙也。按今之伯林條約亦然。以其同是聯盟國也。然德奧意之於俄法。其所欲相扞格。而到土耳其則亦不敢滋事也。即現之克利士事件。並希土戰爭。亦可證矣。要之同盟者。齊其利權。則必與之對衡而立矣。譬之日英同盟。而俄法又同盟。則對衡均而利害亦均也。如英與俄法相扞格。則日本亦必被其波及焉。故我於此難局不相交涉。是豈外交之策哉。想今提倡日英同盟者。其宗旨在於阻止俄法之銳進也。果然。則發議者之所志。亦聯合勝于同盟也。萬萬矣。論而至此。則聯合之策。其保者費力甚少。被保者獲益更倍于同盟策矣。蓋同盟者本萌于合利。被保者爲其利之役。固此必然之勢也。反之則聯合者非以利相結。而志在於公安。支那帝國。應亦擇可而行事。若至此。則清政府惟公平立約。蓋所以酬聯盟諸國扶持掖導之厚誼。亦不得已也。再詳論之。縱令一旦出於同盟策。然究其極。則應歸於聯合策也。徵之古今之事例。凡同盟之成。必在于危局既



迫之時。設令俄國開釁于支那。與法相聯爲南北相挾之策。而日英同盟國與之交鋒擊退。俄法則其變局終如何。勢必有一中立國爲之調解。以開弭兵議會。則其結局又如何。料俄法撤其需索。而與日英及中立國共約。永不覬覦支那。變之變極之極。亦終歸于聯合擔保也。西諺曰。史即是轉而已。予每修外交史。未嘗不嘆此言爲至理也。既有保持土耳其四十年之事例。與分割支那案於一方。不使與他案相涉之便。總之再令一旦出于同盟策。亦終歸着于聯合策。事理必至。不俟識者而知也。

### 與中國志士書

### 東亞同文會報告

洋之東西。各殊人種。西人白而東人黃。西人優而東人劣。是則歐美之通論也。是以白而優者日驕。黃而劣者日縮。大勢滔滔。無所底止。然所謂歐美通論者。未可保其必無也。其言西人優而東人劣者。特以外形言之耳。外形易睹。或易以信。若夫優劣之別。豈易俄定哉。亞細亞洲有舊邦。曰支那。曰印度。然印度旣爲亡國矣。而支那猶在存亡之間。是無他。蓋昔爲人文發達之源。其國勢冠萬邦。今則後於西洋文化遠矣。未可以人種劣等論之。現今國於東洋。而與列強並角逐者。爲吾日本焉。日本原是一小國。其漸開文化。三十一年。特爲世界第一等國。以是觀之。東人豈所謂劣等哉。或有以優於西人矣。支邦衰弊之餘。今雖似不可與吾日本並論。雖然。彼亦非無長也。何也。曰精賣買。蓋爲世界第一。以此爭之。猶足與各人相



競焉。况加土地之大。產物之富乎。支那豈得論爲劣耶。若判東西之優劣者。當在後日。吾日本世界之一強國也。支那亦皆知利之民也。東洋未必失望也。雖然。知利之民。亦知有國家。然後足駕於人。若知財之可重。而不知國家之可重。則國之存亡。未知其何如。安可哉。支那自古至今。奉聖人之教。盡心忠孝。惡趨利忘國。苟推其心。以奮愛國之氣。教以文明。導以進取。則何嘗有不爲強國之理乎。顧清國政府。今果何如。綱紀不舉。政令不行。各省有獨立之勢。中央無統一之權。欲不受外侮。曷可得也。請觀歐洲之東。漸平。滔滔。泗。決。河。或無能防之者。覆沒之難。且。不。圖。夕。豈不可慨歎耶。西人外飾君子。內如鬼蜮。以利己爲主。排擊異己者。不遺餘力。曰。黃人無伍。白人之權。曰。東人之盛。則西人之害也。是亦何甚也。然則人種相爭。勢不得已。假令彼遂不言之。我亦將言之矣。蓋彼以文明自誇。亦非無理也。蓋其窮理之妙。器械之精。真奪天工。若以此爲文明。則彼實雄天下矣。勢力之所在。害亦生焉。罪亦歸焉。是天下之通患也。故曰。爲後之開明者。不可以其故。并舍其美。天下無極善極長。况澆季之時乎。然取較善較長者。補我短。則智之事也。以是觀之。支那先不可不就事物。進其文明。曰。電氣。曰。汽機。曰。鐵道。曰。開礦。曰。冶金。曰。造兵。其他百般工作。足可以一洗國民之耳目。而一變從前之百弊。以近時氣運徵之。如有持此等事物。導誘人情。發揮衆心。然後進入政政可也。古昔彼爲政治者。皆諸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其敝也。營私利。縱私慾。無以愛國爲意者。欲

救濟之。莫若行立憲政治焉。立憲政治者。蓋係西人所草創。其初破萬戶之產。流兆民之血。費幾年月。僅得之。是以彼等因之以伸其權。東人慕倣之。或疑其果可行與否。蓋東西殊情。行於西洋者。未必可行於東洋也。昔日本之始行立憲政治也。人皆危其害多利少。然吾人。民能斟酌西法。能調和舊俗。上下勵精。無澁滯也。支那人民。元來順良而重上。是以爲之上者。不借訓令之煩。而能化其下。志士仁人。苟用心於此。則行政治。進開明。非難事也。廿七年日清之役。清軍連戰連敗。遂海無一艦。陸無一兵。而吾日本每戰有功。意氣軒昂。列國大懼。遂至嫉妬之。自此以後。支那國運日傾。要港緊地。委人鎖鑰。無以爭之。殆將爲西人縱慾之餌也。吾日本雖被嫉妬之害。然國運日盛。武威大揚。彼沈淪而我勃興。一低一昂。東洋之和殆將破矣。吁。起日清之役者。爲破東洋之和乎。曰。何必然。實欲扶植東洋也。然事與心違。其計未就緒。而早既有唇齒之虞。論日清之役。欲不長太息得乎。然此機此會。亦天意之妙存焉。盛衰有因。知其因而察可昌之理。猛省勇進。則雖鬼神不能害之。况諸外國乎。頃察支那之現狀。似人民之意嚮少改者。蓋欲悔過遷善。奮完軍備。知其頑陋迂濶。乃學文明之政治。知其強而知所以敬之。知其智而知所以學之。彼練軍數千。能模西式。欲再造福建諸艦隊。罷科舉之法。設經濟特科。以獎勵實學。見列強之富力。則悟自尊之非。識己之愚。則欲學西人之智。嚮日觀我練軍於西海之野也。募生徒百人。欲留學于我。頃日逢沙市之變。

也。爲日本警察顧問僱聘。以上皆官府之事。而所關稍大者也。至民間之事。雖未甚顯。有潛  
沿暗流激宕之勢。有先覺之士。倡孔教。和以西洋之文明。集弟子數千。弟子散遊四方。皆補  
世道。新聞雜誌。又將日益多焉。上海有時務報。天津有國聞報。皆以氣概聞。又遠遊外國。發  
雜誌。建黌舍。盛說文明。以教其子弟。是皆民間有爲之士。此外或匿於山野。或伍於商賈。不  
顯於世者。亦必多矣。然一掬之水。不能起大海之波濤。支那之太國也。數十有爲之士。未必  
足爲多也。況其獨立不能統一乎。若捐小異就大同。則希足以改世之風潮乎。數十有爲之  
士。豈不知之耶。知而不能行。必有故也。人各異其心。假令彼等皆欲救國治民者。其所企畫  
各異。或東或西。或緩或急。要之所赴皆美也。然其行道各殊其途。自東者。逢自西者。互不相  
識。緩者以急者爲相害。是無一主意以爲之準者。不若揭一事實。以呼號天下也。其如事實。  
適切時宜則益善。萬一不適時宜。亦必不妨。蓋自此天下之大運動。可得就其緒矣。  
余視支那現狀。知改革之不可不急也。所謂病入膏肓者。苟欲療之。豈偷安姑息所能爲力  
耶。改革須究其根。非仰而衝天。俯而撼地。以震動四海。曷能見世道之一新哉。然殊有不可  
不加意者。此爲西勢東壓。西勢東漸。猶洪水。蟻穴且入之。若支那有亂民起。則勢四迫。至不  
可復如何也。昔者支那者。自以中國以外無天地。今則不然。特東洋之一邦。土耳其。東洋者。世  
界之東洋也。支那之盛衰。直係世界之利害。故其國之興亡。有不可坐視者。況其無自主之



實乎。自今列強之干涉起矣。干涉非支那之幸事也。然無自主之實。豈遂能得拒之耶。不能拒之。則不若利用之也。夫支那欲求其與國於東洋。則唯有一日本國耳。然支那不足爲與國者。其他東洋諸邦多然。爲日本者。豈可晏然自安耶。強欲結同盟。其如爲我累何。我蒙其累。猶可矣。然東洋非東洋人之東洋。扶植東洋者。非日本獨力之可能也。我亦不可不求同盟於西歐。而西歐與我同利害者。獨爲英國。英與露同爲大國。而並有大關係於支那者也。故與其一同盟。皆是爲其大。然至其大利害。有大異其趣者。露之所以爲大國者。依一連廣袤之地。欲恣無厭之慾。以得東亞爲有大利。以扶植東洋自任者。安得與之同盟。以買其禍耶。獨英之所以爲大國者。在殖民地。而其地隔本國甚遠。統御之術。實其所苦心也。故爲英國今日之計者。在統一殖民地。而不在擴大領土。英有大關係於支那者。在通商貿易之利。不在併吞也。是非所以恃可爲我同盟乎。欲改革支那者。宜留意於此。若日英得相結。以改革支那。則足以制大勢矣。果如此露勢。亦不能拒其業。而繼露窺窺支那爲法德。法常窺其南。德伺其東。法欲事干涉取南也。可以英制之。露欲乘機掠其北。非我誰當之。若果日英同盟。德國豈足憂耶。是余所以爲是言者。欲利其嫉妬窺窺。而互相牽制也。既欲利其干涉。以制之。宜慎處之。不可輕爲也。請見彼足以自主獨立誇者。亦輒爲他所干涉。況於不得自主獨立乎。故不別所可恃者。與不可恃者。力不可生。贊而與藉口于彼。若列強扞格支吾之。

間。能遂改革之業。爲上策。依二三國。而斥二三國。以能成改革之業。爲中策。爲列強所干涉。此爲下策。其爲上者。今勢不可行。至中策者。或得以行之。中猶不能。乃支那四分五裂。旣失東洋之大半矣。夫策近交遠攻。豈啻俄行改革之謂耶。以平和漸進行之。宜有此慮。已有此慮。假今支那之改革。有嬰急者。遂不容其輕舉妄動。是志士之所日夜焦慮也。余所以唱志士之大合同者。亦是也。而欲促志士之大合同。無若揭一實事以示之。若明舉一實事。則天下之耳目皆向之。誠意之所至。必捨小異合大同。猶取大綱衆目皆舉也。若夫至其實事。非模稜曖昧之言也。待他日言之。今特揭志士合同。以希大方君子贊助耳。

## 興清論

## 東亞時論

廢者興。興者亡。存者滅。衰者盛。塞者通。得者失。天下之勢。其久者必有變矣。以清之大國。猶不免。是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爲也。但有爲之士。忠義之臣。能就其勢而求所以可濟之道。則庶夫其可矣。方今天下分離。強邦割據。欲戰而不戰。欲和而不利。戰和間。兵備益張。兆民不知所安。宛似春秋七雄之爭競。以俄比秦。以英比楚。清則韓魏。中原之衝路也。蓋清之存亡。關乎天下之大局。昔阿非利加之地。沃野千里。久爲列國爭土。其利益至今殆殲焉。印度爲英所據。暹羅爲法所逼。極北爲俄所奪。天下無餘壤者久矣。清則位於天下之中。享山河之利。民戶幾億兆萬。廣袤幾千萬里。而欲無人之覬覦也。得哉。據之者興。割之者振。併之者富。

號令於天下。則其四面受敵。八方肉薄者。亦不足怪也。秦西諸國。以俄爲最雄鷙。狼睨豺視。亦固其所。而清實與之鄰。家國之不幸。有大於此者乎。俄奉其先人遺法。常以吞併爲國。是如侵新疆。界滿洲。狼子野心。不過僅見端倪。然其陰謀秘計。更有可懼者。至奪旅順。掠大連灣。則東下勢成矣。東下之勢既成。而與法左右相提。北自渤海。窺燕京。南自滇粵。圖長江。定首尾呼應之計。既精且熟。其大志豈不在禹域之帝冠哉。是四億萬人民。所宜同憂共憤者。且不獨清國之鉅害。抑亦東方之大患也。僕不肖。以賤劣之身。欲有所言。蓋清日兩邦。有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勢。故也。

清國者。天下之大邦也。昔者久稱天下之強。近則漸成積弱之勢。蓋其政令之不修者多矣。若修其政令。安知不能變弱爲強哉。域內民生四億兆。既與泰西之總戶口相匹敵。其封疆約四百萬英方里。亦何讓於歐洲乎。國之本者民也。民之本者財也。財之本在於土地矣。閩粵之陬。江河之濱。禾穀穰穰。絹綿陳陳者。運出配給於全世界。而猶綽綽有餘裕。與彼日夜營營。謀取補給於他邦者。既不相侔。以富較之。以民比之。則清之優而洋之劣可知已。今乃財賦在於此。而營運不在於此。民衆在於此。而振勢不在於此。是獨何哉。蓋由官府不知所以爲治之道。民生不知所以適從之法。徒使碧眼紅髯等輩。乘我積弱之勢。而逞其滄食之弊也。豈不可歎哉。



大皇帝者。四百洲之大皇帝也。非一朝之可得而私也。帝位者。中國之帝位也。非一人之可得而據也。清帝之即位。非天之所以獨厚於清朝也。清朝之先。實有其德故也。失民心者。失天惠。無民望者。違天意。清帝之所以能繼承其位者。天惠之尙存。民心之未去故也。唯憾邇來事勢日非。廟算屢誤。定邦安民之策。殊無所出。而清國政府。其頑固依然舊態也。豈非憂國之士。所可推天意而量民心耶。然潛考所以應天意順人心之道。其在遷都之舉歟。夫滿蒙人之寄食于中國也久矣。以愚魯之資。而居三公之貴者有焉。利祿榮身。玉帛養親者有焉。出將入相。門客滿堂者有焉。而皆取給於中國之租稅。無一事有功社稷。而其福已極。無復遺憾於人間矣。是以心氣朽腐。進取之力發憤之概。無足見者。妄自由曲辨。強斥泰西之美技。不欲舍短取長。因循固陋。混混沌沌。處之晏如。中國勤勉之士。欲與之圖日新之業。不亦難乎。有策於此。遷大皇帝於江南。以武昌爲新都。爰建宮闕。布令於各省。以奠一統萬世之基。則一代之人心。豁然有所啓發。乃乘其機。敷布教化。爲文明之礎。屯田練兵。以圖富強爲本。中國於是可復先王之中國。清朝於是可復先王之朝廷。生民於是可復先王之生民。時局至此。彼當國大臣。雖冥頑不靈。無所以施其技也。然則遷都之利。豈獨新民心而已哉。一可以制舊黨。二可以避兇俄。三可以握天下之要。四可以弘帝王之德。五可以占交通之利。六可以新教化之原。七可以齊天下之民心。八可以絕滿漢之界限。九可以安宗廟社稷。十



可以圖富國強兵，今特一一詳論之。惟有勇斷而行，則大事可成矣。

頃者清國新政之士，前後輩出，欲試經綸于一代，而事終敗矣。然皆當代傑出之人也。其力量識行，足爲世所推重。惟根本未立，急於圖功，進銳退速，以致一敗不可收拾，誠可悲矣。雖然，欲行天下之權者，必先擁天下之兵；欲擁天下之兵者，必先握天下之財；欲握天下之財者，必先收天下之心；天下之心，天下之財，與天下之兵，行其權之大本也。無兵而行權，號令不周；無財而行權，威信不立；不收人心而行權，民無服者，號令不周者，改革之窮形也；威信不立者，改革之病形也；人心不服者，改革之禍形也。今改革而有此三敗形，而持其一孤權強行之，雖智不足運其智，雖勇不足用其勇，況於身實無其權，僅賴帝力以伸其志者乎？宜乎其一敗塗地也。

然則改革竟無所施乎？嗚呼！何爲其然也？改革者天理也，天理者天數之所歸，順天者其興也必不遠矣。惟若再圖改革，宜慎戒其着手焉耳。無兵則不宜輕動，無財則不宜輕動，不收人心則不宜輕動。能守此三不宜，而鄭重以圖之，先擬收人心，次擬握財權，終擬擁兵權，養其三本，以應三不宜，而後始下手於此，則雖有盤根錯節之難，猶快刀斬亂麻，截焉莫能阻礙也。改革之事，於是乎大伸焉。

### 擬立瓜分中國平和會

日本西報

據大問某報館主筆云。吾人近多倡議瓜分中國。惟瓜分之事。當行何法。庶不至兵戈殘殺。多傷生命乎。主筆人答曰。必湏英、法、美、德、俄、意、奧、日本諸雄邦。合爲一萬國公會。嚴定章程。以舉此大事。然後可免爭亂。茲略論章程于下。

一此會名平和瓜分中國公會。每國派會員兩三名。假以全權。會議定奪會事。

二此會有全權。主斷中國之事。凡一切會議。無容請示本國政府。

三各國占領之地。歸各國管轄。應照現時該國商務所銷之多寡。及該國權所關繫者。案圖畫分界限。

四會員互相爭論。則另派別會人員。秉公定奪。此別會人員。以抽籤公舉而得之。

五某國會員。或有抗違衆論。不遵會中定奪。則此國不准入公會之內。且合各國會員。責罰其背約抗衆之罪。

大會中所得新地。各國畫界占領。彼國會員不得故意議立條約。以制壓此國之商務。至礙該國利權。所有中國土地。既歸萬國管轄。任由萬國通商。倘或他日有一國阻礙通商。各國會同責罰之。將其應占之地。充之公衆。俾各國均沾其利益。

七或有別國欲隨後入會者。該國并無商務權力在中國之地。然肯幫助同心瓜分中國。亦應俾以土地。使其占領。

八各國派往中國駐紮之兵。不准多派。只准僅足守禦該國土地而止。  
九會中章程。永遠不准中國人製造兵器。

會內所議提要章程。尙不止此。然此九條。亦爲最要之款矣。倘或歐洲兩三大國。遽爾瓜分中國之土地。勢必令萬國嫉忌。又必血戰糜爛。若照上所議平和瓜分之法。中國斷無抗拒。且中國人。若得聞此平和瓜分之策。其殷富之家。當更欣幸。蓋中國人。素不知外情。又不知合衆保國。如此瓜分。正所以保其生命家產。免被賊官魚肉。平日種種受虐之處。可以脫離羅網矣。中國人保護財產。甚於生命。若得強國爲其保護。中國人豈不願樂得以爲君哉。今若將此瓜分條款。速與中國政府知之。又預備水陸軍大隊。俾中國政府知各國勢力之可畏。不可抗拒。大張聲威。使之畏服。則必不至開戰。多傷萬國生靈矣。又既將此條款。交呈北京政府後。以兵力據守北京。不過兩禮拜之外。即可共同瓜分。此等議論。似難爲中國道。惟其利益於中國四萬萬人。豈有限量哉。夫地球大勢。非俟東西混一。難底太平。然不遲諸百年以降。要難成局。嗚呼。上天於人間種族。豈有歧視哉。有心人所以有無涯之感也。

### 論中國政變前後狀態

日本報

人不能無疾。惟國亦然。既有疾。不治則仆。此自然之理也。於是乎治術不可不講。治術有二。於人曰內療。曰外療。於國曰革命。曰革命。要從其疾病大小輕重以施之耳。



清國之疾久矣。其疾方革。不用醫療。滅亡無日。是亦中外所共知。而天下所共言。然則目今之急務。惟在乎速施治術。其治術維何。我輩初以爲清廷改革之舉。無可復望。及聞清帝聖明獨斷。銳行改革。三月之間。新詔徧下。志士赤誠憂國。盡去舊弊。毗贊維新。民氣大振。人有自強之望。乃大服中國之有人。同在東亞與有榮焉。雖然。清國積弊。且三百年矣。病已入于膏肓。而宗室公卿頑冥之徒。連柯交枝。環繞于朝廷。蔽賢者路。當是時。雖少主一人奮于上。忠臣三四盟于下。亦何能挽回此頹勢哉。往時曾文正胡文忠合心協力。回天日于旣倒。而不能一掃其積弊。以二氏聲望。猶且不能。況二氏沒後。其弊倍蓰。豈可望成于朞月間哉。我輩預測康氏等有今日之敗。故聞其變。亦不大驚也。然此非康氏之罪。使張氏當之。劉氏當之。李氏陳氏當之。其亦如此而已。雖然。康氏等所爲。經也。常道也。夫國家所尙者。秩序與進境。所以治療其國病者。亦在使此二者得宜。以增其生民之福而已。以改革之舉論之。其手段在溫和。以革命之舉論之。則其不免于慘烈。前者經而後者權。蓋改革者治術之常道。而革命者治術之變道也。舍變道而由常道。仁人義士之所爲。其用心苦也。且其清廷雖頹敗。而君主之權。尙能儼然不失。億兆宗之。而奉溫柔敦厚孔子遺教之人起。而擬治療其國病。先從事清廷改革。固其所也。

清國二君子嘗語余曰。方今當以保民爲第一義。我問何謂保民。曰。柳子厚所謂伊尹五就

榮之義。是予志也。蓋伊尹急于救民者。苟可救之。則不辭而就桀也。側聞清帝聖明。有不世出之資。然其宗室頑然。公卿夢夢。革新之難。與商末之朝廷。何異。當是時。康氏等起擬其更始一新。亦急於救民也。

康氏本嶺南一布衣。奮然出燕京者五次。其立於衆忌之間。不顧斧鉞。進危言于皇帝。庶幾變法自強於萬一。何其忠也。讀其第五回上書。眷眷惻怛。憂國忠君之至誠。溢于言表。其書所謂探法俄日。以定國是。願皇上以大彼得之心爲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法爲政法者。此固康氏所冀圖。最後進言曰。宗社存亡之機。在於今日。皇上發憤與否。在於此時。若徘徊遲疑。因循守舊。一切不行。則幅員日割。手足俱縛。腹心已剖。欲爲偏安。無能爲計。圈牢羊豕。宰割隨時。一旦齟齬。亦固其所。職上爲君國。下爲衆生。苦心憂志。慮不能免。明知疏迷。豈敢冒越。但棟折榱壞。同受傾壓。心所謂危。急何能擇。若皇上少采其言。發憤維新。或可圖存。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職雖以狂言獲罪。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否則沼吳之禍。立見。裂晉之事。即來。職誠不忍見煤山前事也。唯其有此至誠。故一旦皇蒙帝知遇。乘可有爲之時。勇邁而前。行其生平之抱負。其地位之可否。與身家之利害。皆非所顧。雖其志不遂。而革新政令。四海震驚。甚則有以爲清國之革新。可得而庶幾者。而一朝事敗。謗議百端。我日本人中。尙有斥他爲倖進弋利之徒者。我甚爲日本人士慨之。此間獨得我意。則惟蒼海翁副編之言。與東亞

會之舉。夫蒼海翁者。所稱國士無雙者也。古曰惟國士而深知國士者。非耶。我國官民。平素開口則罵隣邦之因循姑息。及見有數志士。適因革弊之舉。一敗仆地。未曾灑一掬淚。而微辭冷嘲。如此之輩。人面而獸心。我輩深愧國民中有是等徒。抑聞我東亞會同人。抗疏我當道。以求救梁啓超康廣仁等善類。其文中有言曰。雖其志似不酬。正義之所發動。人道之所奮揚也。我讀而至此。感極而哭者久之。諸同人之義。大可風也。其勉之哉。

康氏等愛國之心。青天白日。本無所疚。或責其誤治術亦不然。今通觀日清兩國。不始於康氏等之舉者有二。甲則因循派。乙則急進派。甲曰康氏等雖爲君王所容。非得顯要之地。非有巨室之援。而冒進敢行變百法。其招蹉跌。固其所也。甲者殆不足言之徒也。夫立因循姑息如彼之朝廷。而欲待已得大臣之地。而後圖變法。其人亦因循姑息之徒而已。至謂得巨室之援。然後從事於變法。猶東轅而西馳耳。所謂巨室者何也。非以變法爲不便之徒乎。凡百巨室。孰是之哉。爲此等說者。滔滔北廷皆是。方且與維新爲難。何足望耶。乙者則與此異。以爲北廷竟無主天下之力。欲用此改革大政。以保全清國。是朽索御悍馬也。是爲急進派。所見可謂頗通大勢。我輩初亦以爲然。但支那人尙無此心。徒爭亂以殺人耳。寄語急進派諸君。勿以康氏等無功。併藐視其人。甯當諒康氏等之由常道以試治術於老國耳。我輩得試清廷痼疾可治與否。實賴此一舉而斷焉。豈可不留意哉。



方今四萬萬蒼生。在內憂外患之間。世之志士仁人。無問日本人與清人。豈可默視。常道教之。既無其效。康氏等乃驗之。於是乎知不可不施非常之術也。

現清人言議。我輩未知其詳。據日本諸新報所論議約爲三。其一欲協和滿漢者。其二欲保現今之國勢者。其三任自然之勢者是也。

協和滿漢之論者。謂清廷不國。出于滿漢之爭。故滿漢互舉有力大臣。和衷共濟。改革之事。乃可舉。此策果行。清之國事亦何所憂。然今滿漢大臣。非並立清廷乎。論者之說。果可行。革新之功。豈待今日哉。不然。則此策之無益可知也。

主保全現今國勢論者曰。兵權與財權。全在北廷。而人才亦集于此。江河之間。粵閩之地。雖非無戎馬之氣。該地缺供給軍器之便。又無金穀之所出。而人才復不及北廷。是故全清四百餘州之土。當永依北廷而存而已。向使此等人。居日本之幕下。亦應言日本兵權與財權。全在幕府。而人才亦集于幕府。關西之地。雖非無戎馬之氣。何能爲日本。當永依日本而維持而已。彼主保存現今國勢者。謬妄正與此類。社稷安危。藐若秦越。四億蒼生之塗炭。視若河漢。然使此言發于書生布衣之口。其頑冥不靈。固不足怪。我輩何必挂之齒頰。乃內外有重望者。而出此無恥之言耳。其爲一世所瞻仰者。將安在乎。蓋此淺見薄識者之妄論。稽之於人道。決不可容。國策上尤當排斥也。

主任自然之論者。謂漢人素非野蠻。自有其文明與一種勢力。故雖俄英德法一時割取其土壤。而其終也。漢化俄。漢化英。漢化德。法人也必矣。其如此。漢土依然歸於漢人之手也。蓋是學者論也。昔者漢人爲五胡所征服。而漢化五胡。又爲金元所征服。而漢化金元。徵之史跡。足以知其能使異種人同化於己之力。強且大也。若其如此。則漢土仍歸漢人之手也。蓋今之學者。多執是說矣。夫俄英德法之文明。固非五胡金元之比。然漢人非野蠻。乃日居月諸。漸收取其文明。遂至執彼而入其室。由此觀之。任自然之說。未可厚非。雖然。苟一思家國之故。一思東洋之局。一思宇內之勢。一思人道之自由。其能安榮否也。向者波蘭爲三國瓜分。而波蘭決非野蠻。恒加利嘗爲奧大利所統一。而恒加利決非野蠻。愛蘭之於英國亦然。此等諸國。爲他國所分割合併以來。且百年若二百年。其間或恢復人權。或得自治權。或得參政權。則有之。至其爲自主獨立國。其何日能之。縱令十百年後。或有得爲自主國之時。而民之父子祖孫。不見人日。而生死於其間者。何無幸哉。故漢土當救於未亡。及時不治。則至不可爲。但其國病入膏肓。是豈所謂改革治術之所能救哉。孔聖曰。小不忍。亂大謀。大謀哉。日清兩國仁人志士。蓋協和一致講大謀。

### 歐洲列強對清政策

### 日本報

環球列國。苟以強稱者。無不注目於今日之清國也。或曰宜瓜分。或曰宜保全。議論紛紜。莫



衷一是。今按各國政府之意見。與其國民之輿論。報章之騰說。合而觀之。亦可以窺見一斑矣。

英國首相沙士勃雷。嚮在聖惹莫斯之協同會演說曰。當今我國政府。宜使清政府知我望其振興之意。爲第一要務。設有人問曰。處理中國。法當何出。我必答之曰。應扶持該國之頹勢。遏抑他國之吞噬。啓其愚蒙。助其革新。使之通商關利。次則導以文明焉。又大藏總長巴魯氏者。曾獻三策於內閣。其一曰。增廣屬土於絕東。事頗不易。除現所有之地外。此後再不可要索也。其二曰。我國之利。不重在推廣領土。而重在增進商務。其三曰。爲我商務之害者。厥有二。一如某國租占中國沿岸肆其狼貪。而重征入口貨稅。二如某國操縱清權。名雖非侵我特權。實則暗奪我國商利。此論不啻英國政府之議。亦全國民人之輿論也。人或觀英國租威海之舉。即曰。彼亦志存瓜分也。然爲此言者。是亦未解其真相耳。按租威海衛之條約曰。本條約與俄國占領旅順及大連章程相同。故該二地若還中國時。則英國亦應將威海衛交還。但今該地主權。仍歸清國政府。又清國船艘。亦有出入此港之權。若遇英國與他國有爭端。亦不改換此約焉。據此約。可知英國租威海衛之真意。即在於控制俄國之兇鋒也。若英國果欲占地以逞虎狼之慾。則應改訂永遠占領之約。又何必效俄國之條約乎。此外則按之不割讓揚子江沿岸之條約。及保護改革派等之舉動。則英國之政策在於開港。

也明矣。誰謂英國志在瓜分哉。

美國近多傳其政府飭令本國駐清公使。向清國需索一要港。風說流傳。人多信之。故美國外務大臣的伊氏辨之曰。我國決無是意。吾人亦不願其妄傳云。夫美之爲國。原其祖制。及其人民之性。亦必不攘人土地以逞鴟狼之毒。近來美國則有漸與英國修睦之情。而英亦務與之相親。按其安克洛同盟條約曰。英國當認承門羅主義。一千八百二十八年美總統領門羅氏曰。我美國能與歐洲各國相隔離不戰事時。則有出入之特權。美國領有西班牙之一切土地。設爲他國所威逼。則英國自應極力勸解也。美在清國及東洋各國。則與英併立。同享其利。其在東方英領各港。則照最優條款。均准美船出入。觀此數端。則英之酬美可謂厚矣。美者何有背英開港之主義。以倡瓜分之說乎。況及於瓜分。而所享者轉不若與英聯絡之利爲更厚乎。

德及俄法三國。據昨年五月十日。德皇親臨議會。宣言曰。占據膠州之舉。實出於開教索償之案。今何幸此舉重遂我素心也。我當據以推廣商利。力籌軍務云云。夫德忌法之興。不始於今日。德皇此言。乃存心抑遏俄法之猖獗也。明矣。蓋法於師丹之一敗。輸五十億償款。與割亞爾撒斯及羅連二省。臥薪嘗膽。復仇之念未嘗忘也。於是法相卑斯墨一面與奧大利聯盟。借以伸勢於巴爾干半島。以抒沙土敗虜之憤。又一面窺意法爭西非洲接尼斯之舉。

蘇再乃通款於意大利。於是該三國合力以壓法國。史家稱之日三國同盟焉。然俄國之利是向與奧大利積不相容。乃與法相結。由是大見俄法二國旗。飛揚於海陸之上。嗚呼。一則世界之大君主國。一則世界之大共和國。使之兩兩相携。亦世界之一勁敵也。意相克利斯比評之曰。俄法是天下極強橫之同盟矣。既而奧大利察知三國同盟。不利於己。繼通款於俄。意大利亦憂三國同盟。必糜費我海軍之餉。以致國帑空虛。乃漸與德疎。英亦懷嚮者。德皇電賀搭蘭士大統領之事。杜蘭士為南非洲民主國前年英杜戰爭英兵為杜軍所敗德皇致電遙賀故英人怨之撤其援助。意大利海軍之密約。於是三國同盟始破矣。德國從此孤立無助。會日清戰爭。有割清遼東之事。俄欲阻其議。因與法相援以抗日本。當時德國欲與日本結乎。則觸俄法之忌。愈甚。與英親乎。則無詞可藉。以致交親之意。既窮。窮無策。乃強迎俄意以阻日本之議。然終慮法國據有越南。設一旦有事於絕東。則法可據以伸勢。則我亦宜占一屬地以相頡頏。乃藉口戕害教師之事。而占據膠州。由是觀之。德之據膠州。是嚮出於防衛國商之利。而亦決非有瓜分支那之意也。且近來德讓英以阿非利加與小亞細亞等之地勢。則兩國之間漸見親善。乃與英相聯以防遏俄法吞噬之慾。亦非不可望也。而俄法亦乘近來德奧之疎。更欲離間之。援以自助。以壓清國也。必矣。

輪意索三門灣函誌

日本太晤士報

清議報全編卷十七

第五集外論彙譯論中國上

二十九



意大利要素浙江三門灣一處。在日本意見策畫。並無不合。蓋日與意本交好。今意得一地。與日所定之福建省相連。日本有識之人。當亦洽意也。浙江在北。福建在南。兩省土地肥美。形勢團結。四面高山圍繞。與隣省界限清楚。今意既進至浙江。與福建聯絡。北枕長江口。南枕西江口。兩江之間。一帶地方。得意日防守海濱。將來遍開通商口岸。及致太平之景象。兩國勢力鼎峙。必能成效也。中國腹地。得意日兩國在此。辦事豈不更易乎。以故意公使今在北京。要素一切舉動。日本人正深望其成耳。然日本雖因此而心滿意足。惟中國將來之存亡。因此又增一番感觸。中國將爲歐洲各國瓜分乎。抑或忽然醒悟。革除其弊政。整頓一切。乎。此兩事問答辨論幾及數千次。究竟將來效驗如何。尙難懸擬。然竊計之。中國或未必盡亡。只今多少失去土地。但既失些土地。他日必有一番擾攘。因擾攘之故。恐亦必至滅亡耳。我輩甚切望中國。如何設法整頓。以求自立。不至失其國之根本。近中國人之聰明者。見識日增。南省之人。更多知時務維新之事。在中國現時局勢。若望民變。斷難舉動。倘或成民變。則大亂迭起。各省糜爛。亦甚可哀也。然即無民變。中國之時局。其勢不久亦必有變動矣。惟各國之於中國。既有礦務鐵路種種利權。實當憐憫之。以助其變法自強。使能獨立也。希露報云。意大利索批三門灣事。自我輩觀之。將必有一番擾攘。因係中國政府不允。恐意大利既得之後。奧大利又來要素。然意大利立意甚堅。斷不肯息手者也。勢必要中國政府

允肯乃止。否則必以干戈從事。况其兵輪三號。專爲要索三門灣而來。今已到三門海灣屯泊。倘或不允。必至開釁也。或謂俄國勸阻總署不允其要求。所以至今未決。皆俄國暗中主之云。

在英國論之。瓜分中國。本非其所願。惟其與意相交甚密。今意索三門灣一策。英實望其成局也。夫不欲瓜分。與望意之遂其要索。兩策主義大不相符。中國之批與英俄德法各處地方。已有永遠批租之意。并非有滿批之日。各國所得之地。既已永遠盤踞。乃意大利又索三門灣。英國亦甚悅意。欲其必得成效者。中國政府所以不喜英國。

### 兩論意索三門灣

時事新報云。意大利要索三門灣。所以放膽無忌。憚者恃英之聲援而已。先是中國獲法之密告。已知有此事。當時猶豫未決。至是始峻拒不允。意人恨怒。欲俟本國所派兵輪到。然後發砲一響。自佔有之。以償其願。此事甚屬棘手。而北邊更有鐵路一案。生英俄轉轍事。亦與中國相涉。前狼後虎。時局愈艱矣。想世人或有目擊此變。以爲轉促分割之端者。然從來中國之版圖。譬如文王之囿。芻蕘者往。雉兔者往。無敢禁之。其任他人之分割。採取固無足怪者矣。然則吾人於今日。不可不注目者。其唯在列國間之關係何如乎。

夫三門灣之爲地。屬浙江一海港。與楊子江沿岸相接。距舟山島亦不遠。舟山於英。虎之嶠。

也。楊子江各岸之地。亦英平日所認爲在己之權內。而公言不憚者。而今於三門灣一案。爲英者不獨一無異議於其間。却爲之聲援者何也。當時法國豫告清廷。使其決意峻拒。俄國別唱鐵路之異議。以橫擊英人者。亦何也。然則俄與法相結。意與英相親。彼此之跡。亦隱然可見也。祇德之去就。雖未可知。然由近來舉動觀之。左袒意英。亦可知矣。

世人或云。英人見英國政治日非。紀綱紊亂。卒不可救。俄而變嚮來之政策。決意欲分割之。然吾人未必以爲然也。使英果有意於分割。何爲不先協商列國。而遽輕忽下手乎。竊料英人之意。不問中國之存亡。唯專欲保持己之既得權利。而永遠不失者耳。唯其欲不失之。則不可無緩急相援之與國也。唯其不可無與國矣。則不可使其無我同利害也。是英之所以聲援於意國者此也。

雖然。是亦吾人之臆見。未知其確當否也。且他人之意。姑謹勿論。唯我國家之處于此際。當如何而可歟。我國家之對外政策。皎皎皓皓。烏有逐隊隨羣。欲分唇齒邦一齧之肉哉。然無如對岸通商之好銷場。寢歸西人之掌中。其門戶他日爲彼所鎖。此豈非我之大利害乎。夫我國家無些鄙心矣。苟其門戶無所閉鎖。其鑰屬之誰手。固非所問。惟恐有獨執其鑰。扇其戶。拒人而不容者。是斷不可附諸默默也。要之我國家處于此之方。由門者之性行。門扉之開閉。均知乃決矣。雖然時局之迫如此。非自進監視對岸最近之一門戶。恐不可也。然則如



福建一省。既雖約中國不以割於他國。今日豈恃此一約。而安之若素哉。必也。自當卜一要地。置門者而監視之。亦實不得已之勢也。又慎衛已國之道也。事機日迫。萬不可緩。引領望當路者之斷行焉。

日本報云。意國之於歐洲。名雖列於雄邦。雖有堅艦利砲。其財政竭蹶。殆不能自存。何暇越萬里而覩人國。今也強索三門灣。強梁恣睢。旁若無人者。藉英之虎威。使然耳。英之與意。向來於江海沿岸亞比西尼亞一案。生多少軋轢。且三門灣近接舟山。舟山英之所恃以爲根據。而今英却助意者何也。蓋欲懲蕙弱小意國。先試其鋒。以覘列國之果有倡異議於其間者否而已矣。意實爲英之測候器焉。測候器果能平穩安全乎。英國固勿論。他列國亦將磨爪露牙。爭分大清之肉。燎如曙火耳。嗚呼。我國之與中國。爲唇齒。爲輔車。當此事機孔迫之日。猶晏然逸居。若不知其急者。未知其可也。

### 論中國急宜改革

日本太晤士報

據報云。方今現勢。東方各國。欲求國權平等。莫非要中國大加改革。然後可。然文明之運。又若有其層級者焉。非可驟致也。今中國積弊之深。非經一翻喪亂。振起國民之精神。不能致國民心志之專一。如前年中日之役。兩邦之強弱各判。國權何以能相及乎。且觀五十年來。中國屢見挫于外人。何俟用兵于高麗而始決哉。則爲中國者。欲不改革而不可得也。觀英

人之犯廣州則以禁鴉片起釁。其後英法又合謀用兵于京津。內訌之燄最熾者莫如髮逆之亂。其餘爲亂者尙有數起。又同光之間用兵于伊犁。用兵于越南。越十年而有中日之役。旋而德人又據膠州。中國之瀕于危亡者殆不一見。然所以不至于亡者。非果政府之力足以安內而攘外也。不過內匪之力未大。又得洋兵以助剿耳。故外人來觀中國者。每遇中國多更一事。即多一事。以考知其衰弱之由。乃中國人士仍多執迷不悟。坐致頹壞。更有一事焉。爲中國人所素昧者。如自蘇彝士河既開之後。歐洲人之來東。爲程倍捷。則觀國愈審。在東方諸國。應如何倡行善政以禦之。乃中國人不獨不知其事。即有人告之。亦不信。其又何能改更也。惟日本則不然。善于師法。而不自飾其短。故日進文明。今中國政府以內外之禍既深。頗欲改行西法。如陸軍訓練洋操。大購兵艦以興復海軍是也。惟是日借洋債而息款之累亦口甚。鐵路雖築。而皆藉力於外人。政府實不得操其權。亦將何所川之。夫以中國之地大物博。而自致于此。誠可惜也。其餘在亞東諸國。尙有印度波斯安南緬甸暹羅高麗等。亦皆不能更新。以安其衆。今而或敗或亡。豈不可爲前車之鑒。雖然。謂中國果如前數國之一朝敗亡與否。亦不能預決。蓋其人民之衆。或終有雄桀豪勇者出濟時艱。亦未可知。然或不悟而甘心頹廢。如安南印度之見併于外人。則不能自保可知矣。且今中國既爲萬國所注目。欲求自立。舍大加更革不可。然我正自信中國人之或能改變也。何也。以中國土地之

廣。除去滿蒙邊地。所存有二十七萬四千英方里。人民有三百八十兆。又物產極盛。財源豐富。通商之國也。今雖工藝未興。利源未闢。而文明一啓。將爲萬邦所不及。祇如錢糧稅課諸大端。若大加整頓。其進款較今日當倍蓰也。無如中國人士。欲得其勇猛以求進步。此則甚難。然其勤苦操作。又爲天下所無。苟非目所親見。幾令人不之信。此則中國人之最長技也。又中國凡漢人之種族。雖乏勇猛之概。然姿質聰慧。天若故生其氣質。使知所進步者。原其學問之本。及開財之道。本與歐人相去不遠。然終能帖服於下。而不有爭亂者。又皆由歷代威壓已久故也。然自中東之役以後。又以膠變之起。人心漸厭官力之不能保護。故間有草澤中人起而倡革命之論。然各因其才之所及。不能大革。即有黨與頗衆者。而亦不能大有爲。近年則有豪傑羣起。大倡維新於上。欲盡去舊弊。而大啓新機。于時我輩外人之在東亞。側望中國朝廷。由此做去。雖彼等志士權力之微。曾不足償其勇於任事之志。然能推其任事之心。使人人知所奮發。中國豈直不亡。其興也且淳然矣。雖然。彼等志士。既能倡行新法。不知其果能不藉外人之扶助否。今中國維新不成。天下萬國皆爲之惋惜。惟是變政之機要。尤須將政府之舊弊翻剔明白。使衆人皆曉然於其故。而後知新政盡以與民興利也。故我輩今日尤屬意於中國。企其有轉機者。蓋敵國外患之日深。可藉以驚醒衆人之心目。使各自奮發。爭相濟變。即少有殺戮。而于此或變之更捷也。



統觀中國人情。不喜兵革。此最可治之道。然因此又覺閼弱之極。不知有進化之機。以處於今日強敵逼迫。物產耗竭之時。其敗壞可勝慨哉。我觀中國積勢既如此之重。而國民又如。此之愚陋。既言變矣。而欲不假外才。恐亦萬不能成功。雖然。借材之道。不必取諸遠也。近借諸日本。令扶同變革。興造東方。豈非中日同受其益乎。

### 日本政黨領袖論對清策

日本報載大隈伯所談之對清策。其言曰。歐洲列國謀分割非洲之策。盡殖民通商之計。其事既往矣。今也。氣運東漸。自清國失自主之權以來。列國之無厭者。慕羶聞風。接踵而至。無端而奪其要埠。無端而割其形勝。明日張膽。無所忌諱。於是乎若意國者。亦且附尾攀鱗。挾兵威以強索三門灣之地。清國至今日。何其禍害之多乎。顧意國以強弩之末。敢倣列強之舉者。無他。恃有英之結托耳。今意之國勢。雖日就衰頹。然其地中海水師。尙足雄視于海上。故英若能結其懽心。則雖割其地中海艦隊之一股。來援東洋。更無所顧慮於海門之控制矣。在意國政府。既以清國爲無能爲。又以客年遇議院之攻擊。思所以一起而挽回人心。故有此索地通商之舉。於是乎意之與英。魚水相投。結契之端始成矣。意國乃乘戊戌之變。忽進兵入北京。以攝於列國之間。是實爲他日之伏案矣。此次之要素。豈其偶然哉。然而我日本之處此時局。如何則可。是當深思熟慮也。竊疑此次我政府。得毋接意國通牒。



認以爲可行之事乎。其所認之明暗。雖未知之。暗認猶不可。况明認乎。嚮來清廷之一部。曾有疑我國以爲陰挾權術。欲與列國瓜分其國土者。然時局推移。疑團漸釋。自去歲政變以後。却益加親於我。派學生。聘工師等。所求于我日本者。情形與昔日大異。當此之時。我政府若誤信歐人分割之詭說。是認意國之要求矣。將清人之疑團釋而復結。北京之朝廷。亦將閉戶而再螫焉。大勢一去。誰能挽之事。若不幸至此。則必改變從來之政策。割廈門以連絡澎湖島。更進圖粵漢鐵路之利權也。雖然此實出於萬不得已之手段耳。善隣之友誼。豈忍施之於今日哉。爲今日計。莫如置重於其主權者矣。主權者即皇帝往年俄人之擁韓王而排斥我也。我實無如之何。以甲午戰勝之餘威。扶植韓國者。一朝挫廢。遂使俄人轉客爲主。坐奪其功。可勝慨哉。世人不見乎。俄人又將移此狡獪手段。臨于清國。故爲今日計。莫如置重於其主權者矣。

夫清之於列國。所最信賴者。非英乎。然英國近來之舉動。往往出於陰險。至使清人疑與俄法德同有欲分割之野心焉。况於此次有喉意之事乎。然則今日以清人之眼視四隣。皆虎狼之國也。我國于此時。超然離群。獨保唇齒之規則。清人之悅我仁義。每遇一變故。輒益倚賴於我也。必矣。誠如是。我政策愈熟。前途之成功。可期日而待也。唯不知此次我政府。以何如方針。處于清意之轉轄耶。余竊忖之。不能無杞憂也。余之所爲對清政策者。無他。誓不與

於虎狼之羣。惟以純潔之高義。推扶植之厚意。使彼確信我無疑而已。

若夫扶植之方。則有二焉。一則在以我國人之督率。編成一師團之清軍。訓練之以爲他日之干城也。二則在益獎勵其學生。使肄業於我。用以改鑄其國後進之頭腦。以作彼我一體。維持東亞之張本也。苟此二策能行。於扶植其國基。挽回其衰勢。何難之有。清人已悅。我信我賴我矣。自能活用其資本。則不問運輸之便。開礦之利。百般事業。皆假我手而成焉。是亦如反掌之易矣。豈可徇目前之小利。忘久遠之大害。與於歐人分割之陰謀。而輕忽此對清政策乎哉。

大坂朝日報云。憲政黨同志會外交委員。昨訪板垣伯。以對清意見。伯曰。前數年伊藤侯之在內閣也。余告之曰。清之國勢。到底不免列強干涉。如福建一省。與我尤接近多事之地。今先與清結約。以圖他日之便。實屬切要之事。所以後日與清廷有福建不割讓他人之約也。夫我之於清。唇齒之國也。同文之國也。對之政策。宜徹首徹尾。主親善和睦。不可挾一毫之野心。固不俟言矣。此非獨於政策爲然。日常交際。亦決不可辭扶持提攜之勞。遣教習假技師。及訓武官等。皆其事也。特不知數年之後。清國無或陷於不忍言之危局否。然其四萬萬之黔黎。實四千載建國之民。非與非洲之黑奴可同視也。他日其民或振作固有之元氣。發揮文明之眞智。則歐洲列國。烏能得行今日之威力於禹域哉。當此時。我邦人與彼同心。

戮力。不可不相與維持東亞之大勢也。若夫雷同於歐人之說。以喋喋分割。祇足以取清廷之疑。結清人之怨而已矣。奚取其爲對清政策也。雖然。今如意國之要素。三門灣。時局孔迫。我豈可晏然坐視而已哉。必也不可不確立他日可容喙列國間之基礎也。頃聞我政府有以廈門所交涉於清國。其意果無異於余之所見。則亦可謂當然之手段也。

### 日本各報論對清策

時事新報云。我當局者。墨守今日之態度。而晏然無爲。他日遂馴致我權內之對岸。即福建省之地

猶且任他人容喙於其間。則吾人視我軍備爲無用之物。當局者猶得謝其責乎。如意國唯利之貪。以恫嚇強索人之地者。其舉止固屬非理矣。我國則不然。不過求自保衛其國。欲使實獲既得之權利耳。當局者復何所憚而不奮起乎。奈何國力之可恃而不恃。權利之當張而不張。有此好機。徒付諸雲煙過眼。吾人將謂當局者曰。無能無爲之人。不足敬憚矣。

人民報云。語曰。先發制人。吾人切望我國家速借一要地於清。以實福建不讓他人之約。杜絕列國窺伺之念焉。今日極東將再動搖。是非可斷行此策之機會乎。不宜以前岸火災視之也。若俾列國一染指於福建。則我國不能不棄既得之權利。否則不能不謀與列強抗敵。誰謂此非國家之大事哉。若欲無此事。則莫如借福建沿海之一口岸於清國。一可以杜絕列強之窺伺。二得完政治商務國防之自衛。三可以防列強之有事於清。輒可有干預之權。



也。是非獨衛己國之策也。又實護清國之道也。

每日報云。嗚呼。吾國民非已供養十三師團之陸軍。二十六萬噸之水師之資乎。吾政府非已公言戰後經營。而倍收國稅乎。吾政黨非嘗疾呼臥薪嘗膽。以勗國民曰。姑節爾之衣食。姑忍爾之苦辛。以應國家之急需乎。今也當歐洲列強跋扈東亞。以貧弱如意大利。猶且遠伸其肘。將攫老龍一鬻之肉之時。我國與他隔一衣帶水。後必受其所累。果操何策以處之哉。嗚呼。中國狀態氣力。一如醉客之酣眠。然其奈彼國家何。奈彼國民何。

東京朝日報云。今也我國家定對清之方鍼。當如何而可歟。以吾人計之。則莫如以維持平和爲大體之方鍼矣。當外交之局者。審察歐美之趨勢。若有緩視今日危局之機。甚不可也。若夫反抗宇內之大勢。欲獨力扶持清國。亦非得時宜之政策。然則我國家之所爲急務者。在能明我前途。以確立自衛之大計。而後更進拯清國已耳。然吾所謂拯清國者。非拯滿洲朝廷之謂也。方今之時。我之觀支那。勿以其政府與人民一例看視。須扶持其四萬萬黎元之福利。爲鄰邦至高之大職也。

中央報云。若此地即三門灣與我國關切利害。不得已而援之可也。若徒謂不忍睹隣邦之困厄。輕躁敢干涉者。吾斷不取也。今日我國之情形。則如何。財政既整理歟。未全就整理也。甲午之瘡。既愈歟。未全愈也。然則奚好名銜義。干與於他人之事。而自喜哉。要之我所以處清意之間者。在先定一國論。不應偏重於邦交之空名。當專從自己之利害策畫而已。嗚呼。處



于列國爭強之世。欲保國權長國利者。不顧自己之利害得失其可哉。

國民報云。客歲四月二十三日。我政府與清廷立福建不讓於他國之約者。何也。蓋慮將來萬一之虞。豫爲地步耳。今未一歲。波瀾之生於清國者不絕。覺此約之立爲有效。而事情之關係爲甚大。雖然。吾人將刮目監視當路者之處于此際。運用此約。舉其實。乘其權。其舉止如何。若徒其名不蹈其實。竟使此約徒成空文死語。則不獨不能持東亞之大局。雖我國不能無慮於安危也。當路者之責亦重哉。吾人固非空言煽動人心而自喜者也。誠見關國家之榮辱禍福。且懼延東亞擾亂之機。如之何其卒噤默而不言也。

每日報云。清國與意大利相忤。猶兩力士之角技。日入佳境。而列強外交官等。咸注目觀其勝負。且冀其免解而罷也。然爲大力士者。非待兩國勝負已決。不敢動其身。大力士者謂東西諸列強也。夫鷓蚌相持。漁人得利。其非清國之福可知矣。頃法國與俄羅斯。敢於煽動清廷。使成仗務。其形已露。而其心實乃反之。法俄豈真推誠以助清國者哉。目下清意兩國。未藉他國之力以爲助。唯兩國相對鬪力而已。英也。俄也。德也。法也。今未偏助兩國。又不與人妨礙兩國。蓋待時機之至焉耳。洎乎形勢一變。即相起而大角其技。至蹂躪四百餘州之大地。亦未可知也。

清政府前日拒絕意國所要求。次日交還其公文。即日命閩浙總督許應騫。南洋大臣劉坤一。及沿海各省巡撫將軍等。嚴申警備。特諭閩浙總督。相機而動。曰。機苟至。宜出兵於浙江。省云。意國公使馬路氏。雖爲清政府所拒絕。以其艦隊未備。故不能再抗議。及退出天津。乃召妾同居。伊前曾買妾於日本妾年十八歲。凡三四日。會意國兵艦一二艘抵香港。因編練小艦隊。九日復回京。十日再遣公文清政府。仍強求前旨。限四日決答。越三日清政府未有所覆。如欲峻拒不納其旨者。

頃有流言曰。俄國公使鼻路氏。以意國既遣公文之日。至總理衙門。謂之曰。貴政府擲還意國所求之公文。如此處置。恐悖外交禮儀。貴政府計策可謂大失宜矣。因頗又引證往事以責之。既而又改語曰。今事已至此。不可以口舌爭。惟貴國但當預爲設備。遂又諷其可用兵。有人作說曰。俄國之心。非能盡力以助清國。要唯使清政府有倚俄爲後援之思。及其已交兵。徐欲收漁人之利耳。前日法國公使亦詐獻忠言於清政府。蓋與俄同意。均欲助成戰禍耳。雖未聞清政府所答如何。然政府強固依然。如終可峻拒者。嗚呼。北京政府其勢殆如脫兔。其後柔軟竟如處女。此其慣技。不久復以柔代剛。亦未可測也。

此次清政府若能自壯其拒意之謀。殆破去前例。此則因有輕意之心而不恐也。然若更允意之求。則奧、葡、荷、美、日、英、俄、德、西班牙、比利時諸國。當相繼有所要素。最可懼者。法俄兩國。

公使。陽則獻忠言於北京政府。而陰則巧煽以動其戰鬪之心。加以近日榮祿、剛毅等。與滿洲諸頑固黨、艾夷小匪。傲然自大。以爲其兵可用。轉深信而不自疑。故法俄兩國公使。乘其機而煽之也。

中國南方稱可用之精兵。則有自強軍二千人許。駐鎮江。劉坤一將之。有洋鎗隊一千人許。駐武昌。張之洞將之。其練軍勇兵滿洲旗兵等。分駐福州、杭州、南京諸要衝。名雖爲數萬大軍。其實毫無足恃者。蓋清兵中最孱弱卒也。夫意國欲占領三門灣傍近地。原不必要出大兵。只用陸兵二三千人。即可成其志。蓋清政府因內亂屢起。又以北京頗難守備。必不敢分北兵以救南方。若派遣之。其兵極寡矣。北方兵即宋慶在山海關。董福祥在蘭州。蘇士成在蘆台。袁世凱新式兵六千餘人在小站是也。抑北京之人。心於今日之變。似毫無所憂。只爲春風好景所誘。徜徉于街上而已。前日榮祿招俳優於其邸。以演劇。邀親戚朋友而饗之。西后亦張長夜之飲。與宦官等爲笑樂。視平日無異。聞清國官民。以客歲旅順之事。及今年意國之事。無所繫其心。其以外事繫心者。不過如昨秋政變時之三分一而已。嗚呼斯政府。斯國民。斯官吏。何以得奮興振刷大清帝國哉。

### 論訓政政府之急於修兵備

東京朝日報

據北京來函云。夫清國之政日非。綱紀紊亂。百度廢弛。若圖更張。可更張者。不一而足。而訓政政府皆措之而不顧。獨專心致志於修兵備。汲汲營營。若此其急者何也。得毋出於排擠



改革黨之意乎。蓋政變以後。訓政政府之於改革黨。既排既擠。既戮既逐。而猶不鑿者。有劉張二氏之在也。黜劉張二氏者。於政府何難之有。而不敢爲之者。自知威力之未足動之也。二氏亦熟知之。故不敢苟且自動。與訓政政府眈眈相持。如兩虎之相遭。而不遽觸。然。是所以謠言百出。而未見其實歟。世人見劉氏近來之舉措乎。對訓政政府不甚婉順。往往有不從于其所施政者。於是乎。爲大學士徐相之參劾。爲軍機處之激論。爲置理江甯將軍毓賢之急派。及劉氏乞退。忽爲政府之慰諭。忽爲御史之參奏。復爲總署章京某之查核。蓋某之行。雖非獨關於劉氏之事。又帶辦理上海租界一案之命。要之劉氏之於訓政政府。非從順其志如乘潮者也。異日有毓氏之奏聞。安知政府之不復起波瀾乎哉。然政府而非爲異常之勇斷。決不能黜劉氏矣。夫此勇斷。政府能爲與否。均未可知。而自河南安徽之亂。觀之。則訓政政府既深有戒心。其不敢輕下暴虐非理之手也。必矣。

若夫張氏。戰兢自持。務順訓政政府之意。故政府少議之者。是所以外間有張氏將召軍機處之流言也。然張亦劉之流亞。北朝豈能悅之哉。唯比劉。則爲不甚而已。故劉而不動。則張亦安固也。劉而一旦有變。張亦豈晏然而已哉。

以清國今日之局面而觀。兩江兩湖。實居中腹。以橫斷南北。故北京政府非能制湖江。其威決不能及兩廣雲貴閩浙也。現今劉氏擁自強軍。據江甯以制兩江。張氏占大江之中路。據



武昌以督兩湖。是虎而負嵎。龍而潛淵也。誰能觸之哉。故二氏於今日。由外人觀之。則雖有一木支厦之觀。由北廷觀之。則不能無亂石塞路之思也。

然則訓政政府之欲動二氏者。實在于此也。不能動者亦在于此也。急於修兵備者亦在于此也。不能悉去改革黨者亦在于此也。世人苟解是消息。即又可以解今日之清國矣。

### 述武昌金陵各機器局情形

日本西報

英伯爵白君疊次與張公會後。旋往觀機器局。出而語人云。凡中國辦事。一落官套。便不足觀。今觀湖北軍械局。用工役至二千餘人。而每年所製出之毛瑟鎗。僅得八千餘桿。小砲僅一百五十尊。且細驗之。實不能明。又有費數千磅價購來之機器。竟置之無用之地。所製內藏火藥之砲彈。則由上海或德國購買藥料製成。又鐵政一局。內分工場三股。其一屬英人管理。餘二股則歸比利時人管理。英人之在此操工者。則共有十六名。查此局資本共儲七十五萬磅。張公之飭辦此局。本甚快意。自集成資本。建成局廠後。並開採煤鐵二礦。礦場離局所約七十英里。且築成小鐵路。藉以轉運煤鐵。開局至今已七年。然虧耗資本實甚。皆張公與總辦某君墊出。查其鐵礦每日傾冶得鐵七十五墩。鋼八十五墩。刻下蘆漢鐵路內保定府一段。應需鐵料。均由鐵局供用。惟驗所鑄成之鐵料。極不佳。然又非因鐵質之不美。皆由經理不得其人。失物之用耳。

鐵政局總辦某君常進見白君。其所談之話。甚覺可聽。能令旁坐者驟聆其言。疑彼固大有才者。其言亦云。今日中國。誠宜精鍊一隊大陸軍以應敵。且云伊曾將此事舉奏。白君接言曰。予到北京。政府中人。曾應允在武昌練新軍。不意至今絕不議舉。予於此事甚憾之。該總辦又託言。今中國財政竭乏。故未議行。無已。尙須改訂稅則。加抽一二。始望款項之充。此事又望英國允行爲助。乃可也。不然以中國遞年入款。除常用外。祇足還外債而已。練軍一事。實不足支應。

白君答曰。增稅之事。必待中國自能整頓庶務。令外人皆信。然後可以議及之。然爲中國圖治。此尙非要著。以我論之。至要莫如借洋債。以興路礦及各工藝。無如中國內亂頻仍。外人皆不放心附借。若不於此籌策。則庶務不興。亂無寧日。復何有稅之可增也。乃該總辦又曰。英國近於東方事。每好爲袖手之觀。令人無跡可尋。故我政府不能無疑於英也。就如代我練軍之事。恐俄國或亦能代之。言畢。遂握手而別。

居無何。白君離漢口進南京。行至蕪湖。南洋劉公已先遣一快船在此迎候。時船上鳴砲十五響。並升起水師旗號。以誌敬禮。惟白君以已非奉政府命而來。特命將旗放下。既到南京。總督劉公。優禮相待。

次日白君即往觀製造局。知局中工人有六百名。每年用款十二萬。工役皆中國人。且辦事

皆屬官場中絕不知外事之人。然稽核各事皆已委之此輩。官長絕不預聞。最可惜者。購得最精美之機器。徒用以製小砲彈。且看他實不中用。然若果將漢口上海南京三局合併辦理。聘請精匠。嚴加稽察。則所製成之軍械。直可供三千萬軍之用。惜乎有此物力而棄置之也。

### 論布版權制度於支那

東洋經濟新報

經營支那四百餘州者。現時東洋最重要之問題也。支那今日之情形。果可改良乎。其四萬萬人果可受諸種改良之能力乎。若云改良。將聽其自然以進乎。抑日本人盡力以爲之助乎。是皆重大之問題。雖然。本報爲經濟專門。此等事不屬於經濟。故不論也。然今苟欲謀支那之改良。而使其人能力可以受此。則其策當如何。曰遷都。曰改官制。曰汰冗員。亦曰開鐵路。此人人所共知也。若其要者爲開廣民智之事。識者縱論之而幾無餘蘊。雖然。尙有一事爲識者所未論及。而有關於理財政策者。則布版權制度于支那是也。支那改良之策。其中最急者在以經世實用之智識。供給四萬萬人也。夫經世實用之知識。改良之基礎也。一切文物之改良。制度之革新。及其他可以增國家進步之速率者。皆以經世實用之智識爲之基。民若無此種知識。則改良之策。無由而施。而進步之計。亦無可措。故欲謀改良者。必自布版權制度始。蓋版權制度者。供給智識之原動力所藉以保護者也。



夫欲開其人智使通西學。必藉于良教科書。今日支那此種之書。殆絕無焉。曰三字經。曰千字文。曰四書。曰五經。非粗淺而無用。即深奧而難解。然今日支那通行之教科。不外此矣。夫本國最近之歷史。國民所當盡。人皆知之者也。而支那教科書中無一焉。本國國土之形狀。及一切地理。國民所當熟識也。而支那教科書中無一焉。若夫萬國地理。萬國歷史。格致化學。初級。動植物初級等書。更不必論矣。夫此等者。文明世界所必要之普通智識。而日用不可離之書籍也。而支那皆無之。偶見一二。則九牛一毛耳。于此而欲望其文物之改良。豈可得哉。我輩爲支那計。今日最急之務。當擇與支那人腦質相宜之教科書。廣譯而流布之。以啓其智識。增其能力。則其效驗必有極大者。然欲辦此事。則當移版權制度于支那。保護著述者之權利。以酬其著輯之勞。爲最要矣。支那人近來喜言維新。欲求西洋之新知識者。漸多。爭購讀西書者不少。如前者岡本監輔氏之萬國史記。銷售至數十萬部云。是其證也。夫其人之好讀新書。既如此矣。而佳書之供給如此其少何也。無他。支那無版權之例故耳。若能定版權。禁翻印。使著書者有專賣之權利。吾知支那人必多能自輯佳書。以供給之者。且凡人之辦事。必望報酬。此常情也。即著述之事。亦何莫不然。夫著述之人。或因公共心。或因名譽心而起。雖非以求利爲主。然日日服勞。不顧一己之利益。而惟以覺世爲心者。千萬人中。不過一二耳。況今日支那動機之薄弱如此。非有以增其力。烏能望此後之日盛哉。



且布版權于支那。其所得利益。不獨支那人而已。我日本與支那同洲同文之國。關係最親密。今我日本得文明之智識。先于支那一着。今日以日本所得之文明。分布于支那。而爲供給之。亦同洲同文之國所當盡之職分也。今因支那無版權。故日本人雖欲爲之譯輯良教科書以供給之。而功勞不能相償。故憚于從事。一旦與支那更訂條約。布以版權。則我國著述家權利可以保護。報酬可以相當。前者四千萬人購讀之書。今忽增而有四萬萬人購讀。則我國著述家之位置。可以與歐西著述家相頡頏矣。此亦最大之利益也。

我輩以此之故。切望我外交當局者。速與支那提議實行布版權之策。此協助支那之事之最易行者也。或曰然則支那當入萬國版權同盟乎。答之曰。凡文物進步尙弱之國。最不宜入版權同盟。我日本于改正條約時。誤入此盟。實外交上一大失策也。故我輩不欲支那效此失敗之策。甯效美國之獎厲教育法。乃可耳。或又曰。支那百度廢弛。法律之力甚微弱。雖布版權制度。恐難實行。答之曰。凡辦事者不可因難而廢。旣布版權。雖有種種窒礙。惟當設法排除之。故我等欲以此策進於我國之外交家。且爲支那之當路告也。

### 論對清策宜慎

時事新報

世之論對清策者。凡二。曰保全。曰分割。蓋皆由其大勢而論之。其說各有可聽者。然今姑措大勢。但由其實情而觀之。則列強之侵蝕滋急。俄之於遼東半島。英之於揚子江沿岸。法之

於兩廣雲南。其所謂權力區域者。既確既牢。不可復拔也。今德又佔奪沂州。雖前途未可知。然擴張其權力於山東。可豫決焉。夫提數百寡卒。擅割人土地而佔據之。無敢抗拒。則其他猛暴貪婪。如虎豹豺狼者。將何以處之乎。如彼蜂蠶蚊蟲。蝼蟻蒼蠅。猶且麪集沓至。各逞其勢。張其權甲。進一步。乙亦進一步。自一步而十步。自十步而百步。而千步。而萬步。安知其所止乎哉。然吾未敢遽目之爲分割。蓋分割之名。成於分割之實。已成之日。清國若至於此。猶須經多少之事變也。當今之時。吾人之最不可不注目者有二焉。一爲英俄之關係。二爲美國之舉動。聞英俄兩國。頃有對清協商之報。雖未詳其事實。是亦不過一時偷安之策耳。豈能保之於永遠哉。夫俄之欲出于北清口岸。猶水之不得不就下。欲防之。勢亦難矣。英見其經營於遼東半島。而默默然者。亦正以是也。然半島之經營方成。兵備已完之日。而西伯利亞鐵路。亦已竣工矣。山海關外鐵路。亦已展接矣。然則俄之勢必壓燕京。更進占南下之利。便童子皆能知之。是蓋英人之所最爲寒心。此次協商。或由於此也。然勢之所決。萬不可避。則此次協商。豈能保之於永遠哉。故曰。不過一時偷安之策耳。若夫美國之舉動。吾人有何所顧慮。而眈眈然注目歟。蓋今日美之壓非島。義徒也。大小強弱之勢。既已懸絕。義徒不能久支。美軍肆其瘡痛。如以千鈞壓卵。何所不可。非島既落其掌中。則美之於清。非昔日萬里之國。直咫尺之比隣矣。清國有事。彼輒容喙焉。此必然之勢也。夫美之容喙於清。本英之所悅。他日見二國同盟之實。不待著龜。事已至此。我日本當何如而可乎。蓋我國之進退。願已

國利害如何而已矣。他人之事固非所關心也。然我國之於清。不獨有大可容喙之權。西人已目我以東洋大陸軍國。彼之有事於清。亦決不輕視我也。他日時局之變動。生我與彼不得不共事之勢。未敢保其必無也。豈得不預講之於今日哉。夫清國沿海之地。業既歸列國之佔據。或落其權力之區域。所餘者僅有直隸福建之一邊而已。福建一省之地。我已與清有不割讓於他之約。雖不容他人之窺伺。然今日之勢。強國之新欲有所獲於支那者。不索諸北方。而欲得於南方也必矣。現非有如美人倡佔福州廈門之說乎。然則異日時局一變。萬一至有數國新成對清聯盟。而我國亦與之。爲防某國南下之勢。不得不佔一要地於北方之事。則當其任者果誰乎。彼必言北方折衝之任。非有強盛陸師者則不可。請委日本南方之事。吾輩往自當之。斯時也。願我國情如何耳。夫吾國民心。以中東之役。我軍連戰連捷。不能樹旭旗於燕京。與一朝棄遼東於某國之異議兩事。切齒扼腕。視爲終天之憾。故若他日有北方折衝之議乎。我國人必狂號疾呼。唾手而蹶起。自進欲當之。其勢盖有不易制者焉。吾輩豈勝杞憂哉。曩時威海衛之地。我欲永佔有之。則不獨無列國之異議。如英且喜之。然當時國家知爲人守北門之徒勞。俟償款清交。即行撤去。更盡力經營於南方者。自衛之道。不得不然也。吾輩亦嘗贊焉。蓋我國之不可不深思熟慮者。在己國之利害而已矣。若不勝一時激發之情。忽忽忘之。暴虎馮河。徒自爲他人之役而不知。吾輩斷不取也。嗚呼支



那之形勢。日急一日。我國雖得福建不割讓之約。是實列國之所流涎。若猶附之於等閑。而更無以自慮。則他日不獨生外交轆轤之恐。時局之變。難保無萬一如向者所言也。而邦內民心之激發。難制如彼。國外自衛之根柢。易搖如此。則將如何而處于此耶。得無狼狽周章。竟致後悔乎哉。然則當路者之於今日。弗可無速施捷手焉也。弗可無先事預防焉也。

### 秦王島之將來

朝日報

清國開放門戶之事。開放門戶者。謂徧開通商口岸也。與鎖國閉關封港相反對。漸行於實際。今年開放者。爲南京及南甯二

所。尙有所聞。在兩江總督湖廣總督所管之地。尙可開港數所云。

劉氏進而自開放南京。張氏進而開市岳州。其他長江南北之都市。從來外人足跡之所不至。今亦將開放之。彼之取此政略者。蓋有深意存焉也。然察二氏之意。將謂維持清國之治安。使之免他邦之侵略。不外于各地開埠。與歐洲列國商業之利而已耶。今後大江沿岸及支流。徧開其殷富之市場。則南北形勢。又將一變矣。

南甯者。廣西南部之中央市場。而通南方東京之要路也。法國東京鐵道達于龍州。更進而至南甯。東折而達廣州灣。此事一成。則西江沿岸之利權。盡爲法人所占。而廣東廣西之一部。必當歸法國之勢力。英國豫知其將然也。故先使清國開梧州。又使許西江之通航。至于今春。遂使開南甯。是射人者先射馬手段。於是法國北進之計畫。忽成畫餅。英國新聞得南



甯開埠之報。盛稱公使麥端奴氏之功。則英人之措重於此可知也。

與南甯之開埠相對者。爲客年所開之秦王島。此港傍山海關。雖嚴冬不結冰。不獨適于吐納滿洲及直隸山西之貨物。又可以遏抑俄國之南下也。若夫天津。雖直隸第一之開市場。極爲繁盛。而白河淺涸。不容大船。雖其稍小者。得泊塘沽。尙要豫卸。下若干貨物於大沽。而後可行。又雖卸下塘沽之貨物。更輸送之於天津。展轉許多勞苦。且冬月結冰。交通路絕。故北清商業。雖日見發達。而天津海口。咸苦其不便。勢不得不求良港於他也。營口亦然。雖滿洲第一之門戶。又有發達之勢。而遼河水淺流急。實非良港。且結冰之期。久於天津。冬月最便轉運之滿洲地方。而一年三分之二。殆爲堅冰所鎖。其不便甚矣。故滿洲之貿易愈盛。則勢不得不求四時無礙之良港也。然則補天津營口之不便。使北清滿洲地方。供四時之交通者。唯有秦王島而已。

英人所管郵政局。年來使小汽船往復于該島芝罘間。以供郵信及行旅之便。去年英國公使獎勵清國政府。使之開港于該島。又促北洋大臣。使之測定其地域。漸至爲開港之準備。是以開平炭坑總辦張翼。協議英國富豪某。募集公債二十萬磅。修築該港云。又德人鐵士林克專心熱望。以新任該島稅務司。此人也。嘗宦于天津稅務司。後又爲李鴻章之顧問。客年請得直隸全省鑛山採掘之允許。世人稱爲投機家者也。又英人某。在天津者。豫料該島

他日之旺盛。與清人協同。大收買其地云。具先見之明。以該島爲將來繁富之地者。莫如英人已掌握牛莊鐵路。有欲利用該港以多收鐵路之益。又欲占有滿洲貿易利權之意。故專盡力于茲焉。頃日英人某。歸自滿洲。其言曰。滿洲鐵道支線。一達奉天。一達旅順者。督工甚急。所以然者。依此鐵路。欲以奪我英人所掌握之牛莊商權於大連灣也。夫牛莊堅冰凜冽。而大連灣則有四時船舶交通之便。可見俄國經畫。非偶然也。今我國對之。而將敷設牛莊鐵路。其尾端達遼河之右岸。可爲滿漢聯絡之基點。故其右岸漸次繁榮。而生一新都市也。然未足以破俄人之經畫也。誠破俄人之經畫。維持我商權於長久。則在用我鐵路於永遠。使秦王島成爲市場之真面目。與確立我商權於茲。掌握北清滿洲之大門戶也。吁。英人措重於秦王島之意。可以見矣。

秦王島之地形。無有山岳島嶼之掩蔽。且海面遠淺。雖屬港灣之缺點。然加以人工。或築造波隄。或浚深海底。則可使容巨艦也。又左右無一大都會。可以爲中心市場者。概計歲中之輸出入數。天津爲一千萬圓。營口爲四百萬圓。取此兩港輸出入之一半。吐納之於本島。依南北鐵路之便。可得供給之於東三省及直隸山西陝西河南諸省。又或可得爲其貨物出入之大門戶也。故余信本島之可以速趨隆盛也。或曰。秦王島他日爲北京之門戶。其通路可以避天津達北京之迂回。必至創造由永平及薊州達北京之鐵路也。又曰。長城內外諸

山。炭礦頗多。如開平炭礦。將來必大開採。然則秦王島爲運煤之最良埠。而益見繁盛也。蓋以前數言豫想之。則他日本島爲直隸灣內一大貿易市場。所不容疑。而謀其殷富者。即所以使俄國不著一步。又所以使俄國不得開大連灣。擅滿洲之利權也。且所以使英人所管關內外之鐵路。多收利益也。信如此。則開本島爲商埠者。可不謂之謀深遠慮哉。若夫意國要求三門灣。將行其開放深遠之政略。有某國公使。忠告于清曰。如此是激意國之怒也。後事雖中止。清國已知自開放其海港。即所以自防禦其海港。漸至施之於實際。況外有羅巴士哈都等勸誘之。內有劉坤一等斷行之乎。不知所深謀遠慮。許多開放政略。今後實施于何地耳。

### 讀韓氏原道

日本井上哲次郎

近世學漢文者。尸祝乎唐宋八家。尸祝乎唐宋八家者。無不以韓氏原道爲曠世之大文字。抑有何所取而然耶。以余觀之。如韓氏原道。則其意雖孔孟乎。其文雖秦漢乎。而與真理相背馳也甚矣。取與真理相背馳者。目爲曠世之大文字。則其識見可知也。韓氏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余謂仁與義雖爲定名。而亦爲虛位。而亦爲定名。定名與虛位。畢竟無分別也。假令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仁亦猶道。有君子小人。而義亦猶德。有凶有吉。博愛而無利己之心。則君子之仁也。有利己之心而博愛。



則小人之仁也。爲義盡義。則義之吉者也。爲不義盡義。則義之凶者也。然則道非爲虛位。故有君子小人也。德非爲虛位。故有凶有吉也。韓氏又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蓋老子知有大於仁義者。故小仁義也。韓氏不知有大於仁義者。故大仁義也。譬猶坐井而觀天。以其所見爲極大。而不知有更大於其所見者也。韓氏又曰。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使老子聞之。亦將排韓氏曰。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至其信己排人之心。則何以異也。韓氏又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是何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非去仁與義言之也。若夫大道存焉。則仁義亦在其中。而仁義於大道。猶涓滴於大海也。故老子不屑言仁義耳。何以知之。老子有三寶。其一曰慈。慈則仁慈之慈。謂博愛也。可知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非去仁與義言之也。韓氏乃爲去仁與義言之。蓋亦偏見耳。假令老子之道德去仁與義言之。吾猶不以韓氏之論爲然。何者。其所謂公言私言者。以其所親聞見謂之公言也。不然謂之私言也。雖然古今如此久矣。東西如此廣矣。其所未聞見。不知其幾千萬也。然則其所謂公言私言者。何以知之。假令公言私言。容易可知。一村之公言。非一郡之公言也。一郡之公言。非一國之公言也。一國之公言。非全地球之公言也。故韓氏所謂公言者。一國之公言。而非全

地球之公言也。然而韓氏唯據一國之公言。而斷然決事之是非正邪。雖然若有漢土之外別唱老子之說者。則韓氏之公言不足信也。而況於公言私言不足以證是非正邪乎。蓋豪傑常少。而凡庸常多。故豪傑之言。私言也。凡庸之言。公言也。雖有公言之不出于凡庸者。而非無私言之出于豪傑者也。然則公言私言。非是非正邪之證也明矣。昔者希臘人皆信神異。獨索克氏非之。遂死于刑。然則韓氏將曰索克氏之言。私言也。故不足信耶。昔者英人知以物換金之爲利。而不知以金換物之爲利。獨斯密氏著書以論之。然則韓氏將曰斯密氏之言。私言也。故不足信耶。昔者天下之人皆以爲大地平坦。到處皆同。後及閣龍氏起。始說大地之圓。而當時天下之人皆不信之。然則韓氏將曰閣龍氏之言。私言也。故不足信耶。夫真理之始出也。必私言也。若排斥私言。則真理亦不出也。然而韓氏排斥私言。則後世真理之不出于漢土。豈非韓氏之過耶。嗚呼。韓氏誤矣。公言私言。非是非正邪之證也。吾非左袒老子者。而亦知老子之不可由此而排也。難者或曰。公言之可信。常也。公言之不可信。非常也。以非常害常。孰若以常害非常。故公言雖不必可信。而勝於信私言之危也。此言稍近于理而未至也。何者。以非常害常。固不若以常害非常。然以常害非常。孰若以常不害非常。是故吾非韓氏以老子之言爲私言。而排斥之也。且夫對照孔老二氏之學。其旨意亦往往相符合焉。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子亦曰。聖人處無爲。

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由此觀之。皆欲無言也。孔子曰。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老子亦曰。寵辱若驚。患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由此觀之。皆歎得失之煩人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老子亦曰。死而不亡者壽。由此觀之。皆深志于其道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老子亦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夫惟不爭。故無尤。由此觀之。皆不欲與人相爭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老子亦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由此觀之。皆尙一也。孔子曰。賤貨。老子亦曰。不貴難得之貨。由此觀之。皆賤金錢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老子亦曰。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由此觀之。皆感無爲之妙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老子亦曰。六親不利。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由此觀之。皆言君子之表節也。故曰。其學之旨意。亦往往相符合焉。雖然。孔老二氏之學。不必相同。雖不必相同。而非如韓氏之排老子之甚也。韓氏又排佛氏曰。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韓氏之排佛氏。何其妄也。夫有法能起。摩訶衍信根。是故佛氏說法。令一切衆生始成世善。終成出世。雖似外天下國家。而始成世善。與孔子之道。何以異也。且夫佛氏以一切衆生爲平等無二。是與泰西所謂同等之權。其義稍相近矣。然則佛氏豈外天下國家哉。韓氏又曰。甚矣人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凡人有好怪之性。故從而導之。則其智發達。其學開進。若使好



惱之性。不得展舒。則文明之基絕矣。開化之源盡矣。故吾喜人好怪也。而各自亦當喜人好怪也。獨韓氏惡人進於文明。趨于開化耶。何爲惡人好怪之甚也。韓氏又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由此觀之。韓氏所謂道德云者。在使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是雖似仁者之道。而不必然也。試察人民。人民分爲二種。曰生產者。曰耗產者。耗產者又分爲二種。曰耗產而資以爲益者。曰耗產而后全不爲益者。若夫廢疾者。耗產而后全不爲益者也。然而使其有養則仁矣。雖然。獨仁于廢疾者耳。不仁于生產者也。抑生產者之所得。則生產者當自取也。而生產者之所取。則有益于生產也。若奪生產者之所得。授之耗產而后不爲益者。則不啻妨生產之道。又不報生產者之勞也。其不仁果如何也。言及此。有人必曰。凡失者壯強而得者孱弱。則得者之喜。甚於失者之悲。故奪生產者之所得。授之耗產而后全不爲益者。則其由此而生之悲。不及由此而生之喜也。嗚呼。是知二五而未知十之言也。生喜則生喜矣。然而後來妨生產之害。雖不彰者。而其害實不尠也。故曰。是雖似仁者之道。而不必然也。要之。韓氏原道。通篇支離而無理。矛盾而不通。旣不通。又無理。可謂之曠世之大文字耶。近世學漢文者。何故籍籍稱之也。吾久歎學漢文者無識見。而局于陳迹。不能駕古人而上之也。乃摘發韓氏原道之謬誤。使其知所以前人之不及後人。後人之不復及後人。

人之生也。無論爲男爲女。亦不過偶然之結果耳。男子曷足誇。女子曷足恥乎。然從來日本之男子。恰如獨得天寵者。於是肆壓制束縛于女子。有揚揚得意之色。而女子亦自卑屈。甘爲男子之奴隸。惟命是從。可謂不知恥矣。亦可謂不合公理之甚矣。今新民法之制定。參酌西洋文明國之例。正當伸女子之權利。然世間徬徨於男尊女卑之迷夢中。不覺其非。徒不免有畫餅之嘆。例如女子之道德。在於貞節。貞節之第一。乃在不事二夫。夫女子一旦適人。不幸妙齡喪偶。堅守寡居。終身侍於亡夫。是強使春色未衰之婦人。絕意於人世。全不用心於人身之生理。束縛女子之自由。使忍非常之痛苦而不顧。而男子者。則以不孝無後爲大之義。藉爲口實。儼然於正妻之外。姬妾列屋而居。尙以爲未足。又尋花問柳於平康之里。一無所憚。嗟乎。同是天生。原來平等。何故於男女間。立無稽無法之區別乎。這此蠻風。當不許存在於文明世界也。雖然。世間之學者教育家之流。尙不注意於此事。以爲不急之務。眞可驚怪也。凡此類之不合公理者。大抵儒教之餘毒。自支那傳來者也。今日之急務。宜先正其根本。將儒教末流之背理者。一洗而去之。庶幾乎女子有見天日之時也。

覬覦福建

大阪每日報

日本今日之對清政策如何。無他。確立勢力範圍是也。日本以明治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一

日就清政府得不割讓福建於他邦之約。夫福建與我新領土臺灣。僅隔一衣帶水。地濶八萬方里。人口二千餘萬人。雖無膏腴。一目千里。如揚子江畔各省。且山有樟樹。霧鬱鬱。斧斤未入。又有檫欖林。閩江產米麥。福建人民。大半沿流而居。以營生焉。銀銅鐵鑛山。亦不爲。如茶即爲省中輸出物中之最上品。聲價高于歐美市中。至其海岸地線。屈曲紆迴。如觀錯齒。良港徧處皆是。特如三都灣。德國久經垂涎。不能自措。港內廣闊。水深無風波之虞。大灣中。有數小灣。水深概六尋至十二尋。足以繫碇巨艦。若爲海軍根據之地。勝此者稀矣。支那政府。慮他國之要求。蚤開之以爲通商之埠。非偶然也。若日本築軍港于此地。備以強盛艦隊。與臺灣澎湖相呼應。而扼之。蓋易易耳。臺灣海峽。一歸日本制海權之下。我海軍位置於支那海及東海。決非如今日之比也。臺灣海峽。得制海權。臺灣始得完其防備也。今日欲求可定我勢力範圍之地者。福建省爲最焉。况清政府允我以不割讓之盟約乎。

雖然。勿以吾之所談爲瓜分支那也。余輩唯衷心一切。欲保全支那國域者也。其意有三。望固於國防一也。欲利於商業二也。欲深於善隣三也。是故祈其自立而不已也。然而支那瓜分大勢也。其保全與自立。即理想也。理想哲學家語謂思。想其理也。此借用。已有所備於大勢。而後向理想。是維持極東均勢之急務也。而確立勢力于福建省。是又第一手段也。已不能自立而能助人。未

之有也。我日本帝國在極東。不能與列國保均勢。而欲幫助與國支那。是殆不可望也。



退嬰論者曰。清國與我盟。言不敢割讓。則福建省既非入我勢力範圍內乎。我國決不更再要索也。此言固然。雖然。余輩不敢以清國盟約。遂安於心。今日福建省。果可稱確乎在我勢力範圍內乎。雖知清政府不做此不信之事。列國若壓迫。或不能保其不出於此也。蓋不割讓盟約者。只約不讓於他邦。未允我國以其權利也。余輩欲確立其勢力範圍。因將要索二事於清政府。

### 一 布築鐵路權

### 二 發掘礦山權

世人或有難布築鐵路者曰。布築鐵道於福建省。未嘗不可。雖然。彼等忘戰後經營乎。不知財政窮乏乎。且反顧內地鐵道狀態。狹軌半步。猶且無以善之。日本縱長幹路。如山陽鐵道。亦未全貫通。彼不知臺灣鐵道敗失乎。此種議論。未嘗無理。雖然。事有緩急。有大小。有極要急者。有不要急者。如福建鐵道。是急中急。要中要。日本不可一日忽之。若今日而不能得其優權。一日爲他國所先。奈何處之。不可不熟思也。日本居于琉球以北。不欲出而爭之。則已。苟欲存雄略於極東。宜速布築三兩線鐵路于福建省。如欠乏資本。仰之於外國。無不可也。布築鐵道。其事宜先徵之於商業。以定其地。至如貨物聚散。地形嶮夷。列國布開諸鐵道聯絡。最宜詳查之。頃日據某市會所查。有稍可採者。載以備攷。

第一 以福建省福州爲起點。沿閩江而經延平邵武二府。入江西省。經南昌府等。達于九江。是爲本線。

第二 自本線路延平府。分支路北走。經建寧蒲城。入于浙江省。沿錢塘江。下至溫州。第三 支線自福州經泉州。至於廈門。其第一線。與閩江陽湖兩灌溉地相連絡。是當福建江西兩省本道者也。第二線奔而至溫州。與英國所布築之鐵道連絡。經上海鎮江而通北京者也。

要之極東形勢。日本決不可袖手傍觀也。德國垂涎於三都灣。已非一日。彼豈以山東一角爲足者哉。欲張其勢力於南清。故自今之後。要索之術。愈出愈奇。北京政府將驚惶無措矣。美國待孟拿尼之事稍緩。欲染指於南清。其情已著。今而常斷不斷。吾恐福建不割讓他人誓約。歸於空文而已。

### 論清國實情

東邦協會報

支那形勢既危矣。列國各磨爪牙。爭欲分割之。然其利害各有不同。嫉妬仇視。互相掣肘。故不能驟逞其慾。清國由是得以保其餘命焉。我欲談西歐對清政畧。先叙清政府之內情。英俄兩國素相敵視。而舉行諸事。清國內部隨而軌之。無他。清之政畧。常搖動不定故也。於是英政府以爲李鴻章是政略首謀者。遂迫清政府。黜李出總理衙門。然李勢力依然如舊。仍

爲清國官吏領袖。清官報傳李之免黜。人莫不驚其出於意外。如俄者大爲愕然者也。

日清戰後。清皇帝自知改革國政之不可已。康有爲乘此機會。上奏改革方針與意見。清帝嘉納之。益執改革主義。西太后不懌。百方沮格。竟至謀廢清帝。或曰。非捕太后以禁錮之。不可望天下安。或曰。禁錮太后。是反逆也。雖然。太后非在帝位之人。非國君也。故禁錮之。決非反逆。而太后自犯反逆者也。

西八九月。清帝發布改革主義詔令。甚爲煌煒。且說明其理由。

理之緣由也。

曰。泰西文明。多優於

清國現時狀態。故朕自今取其長捨其短。以求適用之於清國制度。汝臣民共諒此意。蓋清帝聖志慨如此。我素日雖不能知悉清政府內幕。然其黨派自分爲二者。其一則皇帝及改革黨也。其一則太后榮祿剛毅及滿洲出身官吏若干人頑固黨也。此兩黨軋轢頗烈。蓋改革黨將輸入泰西文明。滿洲與頑固黨皆無知無識。不便所爲。而西太后又驕奢淫縱。夙惡皇帝。故挾之以出。託名訓政。以尊皇帝與改革黨之勢。西后自篡政權。頑固黨竟勝。改革黨忽被收縛。或遭死刑。或遭法竄。清政府謬康有爲。以謀逆之罪。且發諭逮捕之。康既出天津。英國輪船救之。清官吏請于英人。欲求得之。不聽。俄而頑固黨造謠曰。康有爲進紅丸。清皇帝駕崩。諸外國公使。見北京不靖。各急徵水兵。警衛其公使館。太后因不能成其志。清帝得以免死。



後英公使麥氏。勸法公使館醫。每日詣宮闕。令診察其病狀。據其醫診斷言。清帝病狀現無急變之症。然天性微弱。血液爲損。因奏曰。宜保養不息。又據德國亨利親王言。清皇帝爲人聰明穎悟。身體微弱。且短小。然雖身體微弱。其精神甚剛毅強健焉。今觀其發布詔令。是以知清帝之爲人也。

後康有爲遂脫走日本。初改革黨之起也。康實爲其首領。西六月十六日。謁見清帝。大談政事。歷兩點鐘有餘。帝屏侍臣問之。康說曰。清國微弱不振。其實在欠進步耳。其欠進步。諸大臣專固執保守主義故也。故陛下欲振興國勢。不必黜保守諸大臣。只宜擢用少壯才智執進步主義之士。以行其事。且證引德法戰後。法國同心憤勵。強盛如昔日之事。曰法國以咄嗟間。而回復強盛。清國以長日月間。蠢爾遷延。不能成一事。是由求進步與不求進步之異而已。陛下又宜學日本進步。及俄國彼得大帝時代進步。清帝大然之。俄人聞之。謂是日清結盟。欲沮格俄國勢力也。故俄國公使與滿洲頑固黨等。大反抗之。勸西太后使親執國政。於是保守黨復起。改革黨頓敗。時日本伊藤侯在北京。康有爲將出天津之前夕。入日本公使館。見伊藤侯。康曰。我志欲與日本結盟。以日本爲模範。備聘日本海陸軍士官。訓練士卒。習軍艦運轉云。

九月以降。北京形勢甚紛雜。其真相不可捕捉。然其中自有赫然一事。即清國有聖天子。能

看破現時弊害。大欲革易諸政。其志甚固。是也。而其發布詔令。皆首出康有爲等改革黨之意見。其執改革主義者。滿洲人亦有之。故現今改革黨雖衰頹。他日必當有再興。蓋日清戰後。彼等確知清國空虛朽壞。深爲憾事。慷慨扼腕。意氣激動。熱血苦心。欲充實國力之勢。既不能已。所以致有改革黨者也。改革黨已倒。清國國運。雖如退步。爲其退步。唯存於形而不見于實也。蓋經廢入股試時務。而民智已開。不可遏抑。雖現今頑固政府復行愚民之政。而不能復愚也。要之清國改革火焰。未嘗有消滅。唯火力稍衰。吐煙而已。又現時要路中。亦有與清帝同其志者。故吾願此輩極得勢力。謀充實其國力也。

我自是叙西歐列國對清政略。曰抑清國向英。決不可閉鎖其門。英國輿論曰。清若閉鎖門戶。我當以兵力開之。諸新報亦言如此。

清募集國債於英。英公使麥氏勸英政府結約。其中有可以大連灣爲互市埠條項。此條項爲北京俄國公使館吏所聞。公使賢氏直沮遏之。消除其條項。英人大失望。謂消除此條項。不若初加入此條項也。由是俄國威名日加於東洋。英國聲名日衰。英國國會議士大恨之。相謀置東洋形勢視察委員。欲令不歸旅順口於他邦。頗圖其事。而旅順口已歸俄國。英人大咎英政府柔弱不斷。然英政府雖失於國債之議。而密定商業條約。二月末日。既得清政府蓋印。其餘項如左。

一 清國內地河道。西六月以降。宜允准英國及他邦船舶往來。

二 不得以楊子江岸土地。按質于他國。及貸于讓予。

三 英清二國貿易之額。與他國貿易之額比較。超過之。其英清貿易額之埠。宜以英人為稅關長。

四 二年之後。宜在湖南開埠。

又西三月。英衆議院定議曰。宜令清國自立。是極利於英國商業及軍事也。沙氏亦曰。英國見他國沮望清國自立。必當極力救之。清之海埠。爲他國開之者。閉鎖於英人。亦必當力爭之。且依天津條約。以所得於清政府之權。宜悉保持之。此三件者。英國所享有也。其權不歸他邦。又令清國免于分割。他國商人諸權。英國皆得享之。然英人不以爲足。物情鬱然。

西五月。施氏演說曰。吾黨之論清國。僅入其闕。未登其堂者也。且曰。俄國者是惡魔也。吾欲與惡魔會食。宜備長匙。此說大振起民心。貴族衆議兩院。大論清國事。英人以英政府借威海衛。皆曰。是對俄國借旅順口而借之。出於窮策耳。先是清政府欲以威海衛貸英。英辭之。而今復借之。是欲保持勢力平均於北京故也。未必出窮策也。

英既借威海衛。直派沙氏。巡視其地勢便否。歸報曰。英國置屯營于威海衛。良地也。又宜爲海軍港。現以海兵一小隊守之。英政府若命訓練支那兵。其兵以一千人爲今限。英國士官



並教官等。各勤其職。且給以飲食衣服適口體者。他日必可得爲精兵。唯大散鉅財。修威海衛。當以爲海軍根本地焉。又英政府謂德政府曰。我政府不敢犯貴國在清國山東之利者。故貴政府亦毋犯我在威海衛及附近地之利益。如布築鐵道於山東內地是也。英國議院聞之。大反詰之。英政府答曰。我政府聞鐵道線在我山東省範圍內。故不欲令德國先。因命支那駐劄公使麥氏。拒德國要索。先是英政府從國內輿論。令麥氏曰。英政府若有清政府以鐵路布築。或公共事業而不准補助於英國臣民。宜沮望之。又他國侵害清國權利。必助清國以防禦之。英國議院。提倡清國之事。前後凡八次。本年冬十二月。清政府遣公認書于麥公使曰。清國不敢讓與牛莊運絡。北部擴張鐵道于他邦也。又報近日可革易天津條約。我輩亦希望改革其內地稅。欲早見其新條約各項耳。

西三月二十七日。清政府與俄公使相會。借俄使以用旅順口之權。立書蓋印。是月英軍艦二艘碇繫旅順口。先數日。即以命還英國。言清政府不能拒絕之故。世以爲恨。識者或大惜之。

二十九日。英國艦隊之在清國者。如有所戒。參謀官在香港者。口夜勵精運籌。外人不能窺其意也。俄既得旅順口。謂清政府曰。俄可永公認清國主權。言未畢。俄公使告總理衙門曰。凡支那軍艦出入旅順口。船渠非俄國土官在艦內。不允嗚呼。俄國奸謀誠可畏也。

七月。俄公使又沮清政府與香港上海銀行結約。蓋清久欲延長北部鐵道而達牛莊。因與香港上海銀行商借資本。俄忌而破之也。又圖罷英國機器師。不成。而滿洲鐵道工程進步。極大。俄人特在牛莊附近。勵精奮力。以從工事。清選陸軍顧問官。俄國知其意。遂改英人所名於威海衛之號以加之。取勝敵之義也。

西三月德國占領膠州條約既蓋印。逾日忽有說曰。地勢甚不便。蓋其港沙土日堆積。海底漸次涸淺。畢竟不過無用之一僻地而已。故人或疑之曰。亨利親王。何故熱望得此港乎。四月。德國議院定議。追加豫算五百萬馬金。至十二月。更追加八百五十萬馬金。傳言將以膠州爲自由貿易港如香港。人心大悅。

法國與他列國。皆有所要素于政府。其條件如左。

- 一 請就支那南海岸中。借一海港。即廣州灣
- 二 請讓受東京雲南府連絡鐵路。
- 三 請清政府不可讓東京附近及海南島於他國。
- 四 請結清國郵便制度契約。

凡以上要素。清政府悉納而公認之。然廣州灣世人以爲不便之地。且法人與土人。屢風次火相鬪。

法國久不置全權公使于北京。僅以玻氏任代理公使。其理由有二。一欲阻俄塞國之所求也。二欲避幫助俄國之任故也。然列國雖名爲借地。其實則借地以分割支那也。蓋支那之所以未亡者。無他。列國利害相異。互相箴制也。是亦可謂造物主妙計矣。清國以此得保其自活生命。漸次開改革端緒。

七月法政府欲增廣上海租界。因附近有一四明公所。係寧波義塚之地。令移轉他處。土人不肯。法水兵登陸。毀其周壁。土民大怒。相與銃戰。各有死傷。未幾事平。蓋法政府欲設租界。其權利變爲管轄權。管轄權變爲土地所有權。抑不論某國得購收洋涇濱北部土地。苟購收之。乃就我所欲之領事館。而求錄其公據。始得爲我權。不必問何領事館也。如法國要素乃不然。非經法國領事館之手。洋涇濱南部土地。一切不得售購讓與。且所有權據。非法領事所發者。一切無効也。於是北京駐劄英美二公使大反詰之。而英美德及日本商人。各依其公使。請排除法國要素。英沙侯亦駁詰法國要求。且曰。清政府若擴闢法國租界。是背清政府不讓予楊子江畔土地於他國之約也。雖然。約定條件。非可用之於外國人租界之擴闢。只可用之于土地讓予而已。英美租界亦狹隘。不可不擴闢。因以西六月英美人民相會。以其所議而告之于北京。未幾。吳山爲開埠。上海鐵路亦開運轉。而上海爲中央支那紡績業地。其運旋紡錘紡絲之地之數。凡近六十萬。電氣鐵路亦計畫已成。凡此十年間。上海光景大



今年鐵道及鑛山業得公認。置立會社甚多。鐵道事業公認之據。清政府亦多發之。然未嘗觀其事業之進。故清政府下令曰。現諸會社事業。其効未顯。後之創業者。不敢公認也。開鐵路工費。每一里爲金四千磅以下。即除滿洲俄國鐵路外。共計三千萬磅。故歐人苦得其財源。而清國每歲暴徒必起。今年亦亂民凶徒蜂起。

施氏受英國連合商業會議所委托。自往清國。演其意見。大論清英美德及日本商可結盟。而清商爲其弊政所妨。金錢空竭。總理衙門定運送諸貨物單。允准隨意售之。今支那西南部。欲營商業者甚多。清政府不稅其通路。令隨意營利。商業蓋自此發達。所急者則千八百九十九年在大改革清廷司法制度而已。

### 詳論秦皇島形勢

日本某報

山海關以南。沿海一帶。世人最注目。以其便作通商口岸及登陸場。古人亦以此地爲防海遭運要處。經營不息。欲說秦皇島及北帶河形勢。先就舊史。探查古人所經營。亦一奇也。抑萬里長城入海盡頭處。有老龍島。西至五清里。有石河口。即爲南海口。南海口之西二十五清里。有湯河口。即爲秦皇島。從湯河西十清里。有白塔嶺。其地西南一角突出于海中。凡二十餘清里。是曰金山嘴。又一日金山味。

自金山嘴西十清里。有帶河口。又五清里。有戴家河。更距西五清里。有洋河口。洋河口西四十餘清里。爲蒲河口。起自老龍頭。至白塔嶺。其間一帶地。明時屬山海路。自金山嘴。至蒲河口。其間一帶地。屬蒲河營。山海路置海防三營。官兵三千人。老龍頭南海口。當白塔嶺之極衝。秦皇島爲次衝。分南海口官兵而汛守之。且各分置守備將校三五十人。以統之。自金山嘴。至蒲河口以西。是爲蒲河營。置官兵千四百人。以戴家、洋河、蒲河爲極衝海口。各置副將一員。士官三十人。營房倉衛基址。久存後世云。明亡清興。猶據明制。有所增減。以至順治年間。蒲河口一帶。守備嚴中。命都司以下官。按訊衝緩。按設官兵。修蓋營堡。疊砌砲臺。督率弁兵。晝夜令瞭望。而蒲河口。設置大樓一座。土墩六座。金山嘴亦設置土臺一座。蓮峰山土墩一座。戴河口。木樓二座。洋河口土墩一座。是卽係海防舊史。想明代寇北邊者。多皆元朝遺裔。所稱爲南倭北虜者也。名將戚繼光。督南兵守北邊。亦爲是也。

又據古記。牛頭崖、新橋兩海口營。永樂七年。倭寇樂亭。故置之也。牛頭崖在撫寧縣東三十里。先年曾有倭夷浮海至此。故設官軍防守。新橋在今樂亭縣之南。牛頭崖在今津榆鐵道之北。戴河驛之南。據是觀之。當時倭寇。固不止侵掠閩浙沿邊山東角及遼東半島。實深入渤海。山海關以南地。且其所謂倭者。雖不知真倭假倭。既以威海衛獅子窩邊。所存倭蹟而推之。古史所志。當非無實。我邦人固喜額外。其先祖威名。既已在二百年前。即偏于山陬海

滋。然今日其子孫。僅按歐人探險跡。知爲登陸絕好之處。於日清之役。欲利用之而不果。又英俄兩邦。以山海關爲勢力消長之關鍵。力持抗爭。不敢退一步。思彼思此。不堪今昔之感。徘徊碧波青松間。顧望而去。

舊記載海運事曰。昔時運道抵關城南十里。

關城謂山海關城

今雖廢。餘迹猶存。據地形按之。運道貫

通。至石河之附近。崇禎中。戴家河口。爲山海關儲積供給之地。並置戍兵。洪武元年。徐開海運。後及承平世。運道閉塞。不得通。萬曆中。總督文球。令開天津運道。達山海關南海口。直抵寧遠。軍民大便之。北地不習海。當時舟楫之利未開。海運發達。固不可期。故舊史所錄。雖不甚多。亦可以知古人用心之跡也。至于秦皇島。不過海中一孤島耳。昔日船舶。不須水深。非火船。鋪繫之比。故不泊秦皇島。而碇繫石河口可知也。

秦皇島在湯河口。距湯河車站。五清里餘。周圍約二英里。高數丈。三面塹絕。西南一面稍凹。一望似天然砲臺。東北一面。砂石成丘。與陸相接。據明人書曰。四面皆水。嶋居其中。蓋昔時爲海中嶋嶼也。又相傳秦始皇曾駐蹕島中。蓋由是得名。又山海關近傍。古來往往幻出蜃氣樓。如山東沿岸云。

秦皇島北方。湯河流注。湖水彎入。成一小灣形。然湖水盈時。深猶不至十尺以上。唯見支那小舩數艘。碇繫灣口。嶋西麓。又見自是以南。凡在一里之遠。三數船碇繫。方與秦皇島凹狀



處相對。此邊水深達三尋餘。冬季宜于火船碇繫。且距岸約二百步以內。嚴冬冰厚或至一尺餘。冬暖則否。故若凹狀。南濱築防波堤。自爲小埠。四時可容納火船數艘。然規模不甚大。且岸上沙磧渺茫。不可以禦北風。從陸至者。僅循鳴岸。可防東北一面。冬時旅客經行。皆說搭輪及登岸不安。唯渤海沿岸。除秦皇島及北戴河口外。港內皆冰結。故力加工人。以補其天然不備。利於通商。非細小也。

現今清政府。欲開埠于秦皇島。既備派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技師四名。令代測量設計。各處樹標。日測量潮水海底。予試就之。問其設計如何。技師曰。未覆命上司。不可告也。又嘗冬北洋大臣。派北洋大學堂總辦王修植。督技師測定租界地。如開平礦務局。亦建標木于海岸。定爲埠頭地。然目下唯有技師棲息假屋。並一倉庫。二三漁舍在其間。倉庫多可怪狀。陸上亦未有何設置。惟有大小船十餘艘。出沒于孤島渺漠沙磧之間而已。蓋至今歲之冬。卽已成設備也。

想開埠秦皇島。嚴冬往來天津北京。又開一門。是由冬季之三月不凍故也。將來交通運輸北清地方。亦開一大利便。雖然。其以是增廣天津之商業。恐不可期。蓋天津冬季習慣事情。成於開埠以來數十年。今欲變之。非一朝一夕所能也。且天津于初冬冰河之時。幾停絕商業。其資本概轉用之於南方。是以一至冬季。則郵信旅客。並物貨出入。當盡輸之秦皇島。

且果開埠于秦皇島。岸上埠頭。諸般漸備。則貨物之輸送者。東自山海關至錦州地方。西至永平灤州附近者。由此門出入。最爲利便。北長城以外皮貨。亦自此輸出。唯觀其業可開進與否。猶俟數歲後乃定。若夫延長鐵路。開北清一帶風氣。一變昔時運輸遲滯之習。則秦皇島航利亦必加增。與天津營口等。貿易不更發達乎。而英國掌握山海關內外鐵路。秦皇島爲英商第一出入門戶。猶滿洲鐵道之於大連灣也。英當以威海山海連絡一氣。以圖商情進步之方。抑清政府自開爲通商口岸者。一欲禦強國之野心。一欲借與廟島相峙。將爲北洋艦隊繫泊之處也。

### 論各國宜扶助清國

讀賣新報

據北美某君籌書有言曰。支那大帝國。有四億三千萬之民。而國政無常。國土因以崩裂。禍延全局。若火焰眉間。吾輩不得等閒而視之也。抑亦可施一策助之乎。嗚呼。言不若是其易也。

夫破支那今日之政不爲難。一旦破之。可得令其再興乎。譬彼篤於病者。吾深入其室。就病者責其再興。未必有利而盡無害。蓋所謂勢力範圍之策。說之甚易。至實行政略。則甚難也。德國之於山東。俄國之於滿洲。徒有勢力範圍之名而已。其民非心服其治下也。若滿清朝廷。一朝顛覆。即所謂範圍內之民。必紛爭蜂起。恐至不可收拾矣。或曰。今日列強派遣軍隊。

其志欲壓服四億民衆。破壞四千年來大帝國。以開第二支那國。駁之曰。此愚見耳。非識者之言也。果如此。則爭奪無期。徒糜人命資財。擾亂全局。商務之敗壞。愈不可問矣。

吾輩常謂依勢力範圍之策。不如迫令開放其門戶。蓋可以弭戰鬪之禍也。今日對清國占戰勝之地位者。不過二三強國。若失期而不行此政略。國勢將更有變。夫所謂占戰勝之地位者。莫如英日。英國東洋艦隊。充斥繁夥。不一月可自印度發調十萬水師而來。故以爭戰爲清國決事。英國實占第一等形勢焉。次爲日本。日本瞬息間能派艦送二十萬大兵登陸。除此二國外。彼岸有北美合衆國。又德國亦在歐洲中。最肯用力於清國。凡此四國。幾全據清國貿易利益。其他諸國遠不及也。抑此四強國。互欲保其利益。當戮力協心。以扶清國之獨立。誠如此。則他強國亦拱手而讓矣。四國之志。皆在開門而維保國勢。故毫無所害於他邦利益。支那即可依四國而延其國命。若清國更能自行整理財用。搆成軍隊。其自立當益固也。四國同心。義以保完清國。直不費一錢。不動一兵。何憚而亦爲也。

不然。滯國長入睡夢。唯任時勢所趨。內無權力可以復活。外無強國可以扶動。曠日彌久。邦上分裂。不旋踵而禍不可勝言。今爲清國帝國及人民謀利賴。凡有九事。皆極要之急務也。

- 一 宜求外國人精於理財者。備作顧問。令監督一切徵稅課。嚴爲整理之。
- 二 宜改鑄錢法。通行一律。以避外國貿易變動。



- 三 宜置造幣局。政府自操貨幣權。
  - 四 宜廢釐金。增海關稅。
  - 五 宜再興鹽利。且悉革易諸政。
  - 六 宜整備軍隊及巡捕房。保護外商生命財產。
  - 七 宜籌內外公債。備資本。振興鑛業。革易交通法。以開富源。
  - 八 宜允外國人雜居內地。
  - 九 宜採人可助清國文明者。以福國民。
- 凡此等改革之利。不獨利扶助之國及其本國。實大利於商業也。不數年清國必至得軍隊之力。足以禦防其國也。或曰。清國人非良兵。此誤說也。以我觀之。清國兵而能武裝。且訓練。養育之有方。世亦當無精兵駕乎其上矣。
- 嗚呼。極東之勢。朝不保夕。危機一轉。其禍變之所及。寔有出於意外者。若今日而不決定之。恐亦無日也。

### 對清政策

商業世界報

我國之講求對清政策者。其說有二。一保全。一分割是也。持保全說者曰。清國唇齒輔車兄弟之國也。若被分割。列強比鄰相逼。日本豈能獨立於東方哉。故欲保日本。不可不先談保

清也。天下列強之中。惟英領地最廣。有鞭長不及之勢。今其對清。但欲保守既有商權。非垂涎其土地。是與日本同利害者。宜與之結爲同盟。拒德法俄以保全清國也。斯說也。美則美矣。然可言而未必可行也。何則。說者所謂英欲保商權。非欲得土地似矣。而就實事考之。英之竭盡心力。以經營殖民地。亦大有可畏者。近十八年間。拓地四百萬方里。德法俄無一能及之者。比及今年。與法協商略蘇丹之大原。未數月。又與俄協商均分清國之利益。其所謂利益均分。意之所在。雖不可知。安知其非與法國協商同一詭計哉。英人政策不可捉摸。而吾國人猶嚮嚮然說聯英以保清。萬一德法俄以堅艦利甲壓于我境。將奈之何。欲保鄰邦。反以自危。安可不慮乎。

持分割說者曰。清國瓜分之勢已成。豈復有保全之策哉。德占膠州以屯水師。駐兵於沂州日照。威鎮山東。法集海陸二軍於安南。而以經略兩廣。英俄據威海旅順。扼燕京之咽喉。英盛張海軍。虎視南方。俄據金州。陽大集陸軍。謀吞北城。因共協商欲均分清國。而各有其一焉。我日本人宜審大勢。追隨列國。同謀瓜分。割據福建。以與列強平均勢力。使得永保我臺灣。不然。福建并爲列國所獲。則我國權被辱。臺灣防備益形切迫。日本之形勢不岌岌哉。抑以島國占領大陸之地。有宜再三致意者。蓋島國以海軍爲主。大陸以陸軍爲主。主海軍者以兵艦爲干城。主陸軍者以砲壘爲干城。島陸軍政殊異若此。是以島國占大陸。其難一也。

占領大陸。與列強比鄰。築壘屯兵。防禦之費甚鉅。島國帑庫必爲一空。是以島國占領大陸。其難二也。有此二難。故古今策士。不敢輕舉妄動。而以島國占大陸也。英以取法而破。日以略韓而破。故干預分割。掠取福建之策。不可妄行也。

夫聯英以保清。其術既難施。干與分割。占領福建。又不可妄動。則我之對清。果遵何道而後可哉。夫外交者。貴乎有無相通。長短相補。以期國民之發達者也。苟抱此宗旨而不違。則言保全者可也。即言分割亦無不可。若背此宗旨。則保全分割。皆難實行。況於行之而有害哉。夫言保全分割者。末也。有無相通。長短相補。期國之發達者。本也。今我國之談對清策。靡不棄本逐末。不堪痛恨哉。

中華帝國者。其本部幅員百三十萬方里。人口三萬八千萬。滿洲蒙古之幅員。略等本部。人口千五百萬。土壤豐饒。財寶滿地。而北京政府。治失其道。致使產業未興。商務不盛。可興之工業。可鑿之鑛山。雖所在多有。而皆置之不顧。四百餘州之鐵路。應築而不築。江河沿岸。可設輪船而不設。每年通商統計。不過一二倍于我而已。無盡利源。塞而不開。此西人所以稱爲未開大府。爭務關之也。英占長江一帶。欲築二千七百里之長鐵路。收沿海江湖之航海權。發掘諸山鑛坑。所在興製造之場。俄往者設製茶局于漢口。獎義勇艦隊以保護金。使開通航路。今在東三省。所欲設鐵路千五百三十里。購地採鑛。不可勝數。德廷賜獎勵金於雷



度公司。使爭清國沿岸長江一帶航海之利。法亦步武三國。欲占兩廣。且四國皆注目商務。派員探察。豐儲資本。各有爭先著之心。又其工藝日進。製造日廣。所出之品。雖極夥。無有竄敗也。其商人俊邁。善於經營。合羣策羣力。共圖進步。是故跋涉重洋。經數萬里。服賈于東方。雖言語不通。嗜慾不同。而十數年來。清國商務。英占三分之一。法德占十分之一。俄占十九分之一。由此以往。四國之於清國市場。所占勢力。更不知何所底止矣。嗚呼。必如彼數邦。始可言得外交之要旨哉。回顧吾國與大陸相距。不過一衣帶水耳。文字相通。風俗無異。宜其在清國商界。可以霸矣。乃由金錢之用。未得流通。工業如昔。毫無增長。商賈者流。亦復卑劣。無足與語大業者。所以我之於清國商務。共占八分之一而已。昔嘗以二十萬之兵。一萬五千萬之費。乃得於清國購一設立製造工場之權。而於今數年。未見吾四十萬同胞。設一局也。全國之民。憤列強之虎視眈眈。欲得大陸而全噬之。及激昂奮起。與清國結不以福建割讓他國之約。而至今未聞有築一鐵路之議。吁。貸二百萬兩于清。僅得買收大冶鐵山礦石之權。則以爲我願已足。以保護金授于支那沿岸長江之線路。則以爲我事已成。外交失要。至於此極。尙何保全分割之可說哉。盍亦反其本矣。

保全之說甚美也。苟得其道。吾曹請俯首面從之。分割之說甚壯也。苟有其法。請攘臂而從事焉。今保全者。既迂濶而不能行。分割者。復暴虐而不足取。故其說雖美且壯。非外務當局

之所可行也。當局之所可行者。其惟開清國無盡之富源。以補我不足。多出製造之品。輸入清國。以應其不時之需。盡心竭力。慘淡經營。務使吾國商務日盛。占無量之利益。而後可。至其保全分割之策。則因時制宜可也。

憲政黨黨報云。中國運命。不免分割之憂。吾人知之素矣。我日本自今伊始。不可無準備。以求分割之相當也。今計畫此準備。有三政策焉。

第一關於軍事之政策。我政府與中國交涉。宜使其以我將校。訓練彼國之兵士。熟考英俄諸國。訓練中國兵士之用意。則吾人之出此謀。蓋思過半矣。英國練印度之兵。以滅印度。思英國滅國之奇術。吾人于中國提此政策之意義。可不煩言而喻也。

夫東洋今後變局之中心。在于清都北京。中國分割之秘機。亦多伏於此地。英俄各國。以己國之將校。訓練清兵。禍機之所發。行見今後東洋之變局。將於北京各得以兵力樹其爪牙也。日本而起今後分割中國之問題。欲制他國之先機。當是之時。宜實行英俄諸國之良計。此訓練中國兵之事。所宜速圖也。

第二貿易上之政策。西伯利亞鐵道之終端。達于大連灣。往來東西兩洋間之貨物。悉吸引于此港灣。則南方之諸港。自然零落。此俄國之政策也。我日本今日畫抵當之政策。急使最機敏之諸商業家。競爭此二線。爲撰其低廉者與運載貨物之準備。自今日與俄政府交涉。

速其開港。且須爲自由港。

第三獎勵日本人陸續入中國內地。中國之亾滅。以無政治耳。其四億之人民。未嘗死滅也。其廣大之土地。未嘗澌盡也。其饒衍之物產。未嘗減少也。日本人速入中國內地。凡關係百般之事物。皆與中國人共利害。中國乎。待時機而起政治上之革命乎。是今日之急務也。吾人不僅望日本人陸續入中國內地而已也。行以上三策。以待中國分割之時機。苟至其時。或可無狼狽之憂。若如今日。專以福建不割讓之誓約爲滿足。更無別項設施。則他日噬臍之及。豈可悔哉。

### 論瓜分中國

英人 楊噶哈士邦

歷觀全球數千年之史乘。凡劣等人種。必被統治於優等人種。此蓋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雖勢運所演。有時或生反比例。野蠻人反壓制文明人。然不過偶然耳。其究竟終必爲文明者所戰勝。此蓋生民以來之公例也。

我歐羅巴人何故大用其力於亞洲乎。何故施壓迫於清國乎。不過吾國人自謀衣食。爲養欲給求之計耳。譬之有國於此。其國民衣食上必需之物件。悉取之於本國而已。備則其民固不必赴外國。但安居故土足矣。而無如我歐洲之情形。與此相反。歐人衣食必需之物件。大半來自他國。而就中其原料出於中華者。尤占其多額焉。歐人之滔滔汨汨。以趨於中華。



豈偶然哉。况也歐洲之人口日增。生計之程度日進。然則所以養欲給求者。舍中華天府之國而奚適哉。夫中華世界之沃土也。其天然之利源。大莫與京。而彼不能開發之。不能利用之。棄財於地。以至于今日。吾人豈忍袖手而旁觀哉。且地球上之人口無限者也。而土地有限也。而此有限之土地。其有益於人類之資生者。更屬有限。而今乃僅以一種之人。指中國人獨占全地球豐沃之土。指中國不甯惟是。又舉此土所有之利源。錙鏹而窒塞之。他人有來於其地。欲爲盡力者。則深閉而固拒之。然則他人之相率而干涉之。豈無理哉。天下之產。當與天下共之。凡在地球上之人。皆得享有地球上物產之權。此歐洲人所共信也。憑此公理。則歐人日日擴張其利益於中華。不亦宜乎。

中華地球第一大國也。其國內雖非無不毛沙漠之地。然滿洲及十八行省。真可稱沃土。而僅就此部分指滿洲及十八行省計之。已有百五十萬英方里。長千八百六十英里。廣千五百二十英里。幅員三十倍於英國。合法德意奧四國之壤地。僅足當其半。吾人豈可僅以亞洲之一國看待之哉。全國自北緯五十度迄南緯二十度。其北部雖不免苦寒。南部雖不免苦熱。然自大段論之。氣候適宜。能使居民康健。地勢平坦。水利便捷。能使文明易於發達。貫國之中央者。有楊子江。長三千二百里。航海之大輪船。能由江口上沂數百里。小輪船能達四川之重慶。其地味膏沃。凡溫帶及熱帶最有益之植物。皆易于生產。若施以格致之術。其收穫尙可加

數倍。礦物亦極富。雖開採之業。今未大盛。無從測其所蘊。然金礦則滿洲及中華本部。即十  
既已有發見。銀礦則今日已爲出口一大宗。煤鐵則向稱無盡藏者。昔有某名士曾會計之  
曰。使中國之開發。僅能如今日之日本。則其貿易總額。每年已可及二萬萬磅矣。  
今欲保全中華。使之爲中立國。譬如以老朽無目之人。使之居於汽機之旁。而司火。徒使汽  
機前不能進。後不能退而已。所謂自尋煩惱者也。我國指英一試之於印度。概悟其失。再試  
之于土耳其波斯。不見其效。今日尙試之于阿富汗。亦見其困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豈  
可復以此下策施之乎。中華哉。今日歐洲文明道德之光線。普照全球。吾人當宏此遠猷。取  
彼頹苛腐敗之亞洲各國而統治之。乃所以盡天職也。我今者爲防禦歐洲各國之與我競  
爭。而庇護彼散漫蠻野之中華。實卑陋怯懦之手段也。  
若俄法等國外視我英。而自欲擴張版圖於中華。則我英將來必當擴大吾國之勢力。保障吾  
國之利益。使自揚子江口達於雲南十省之境。歸我掌握。若我英之力不足以當俄法。則求  
同盟者。蓋非難也。雖然。此同盟者當求諸白種人。切不可求諸黃種人。  
一言以蔽之。清國既不能自保。則宜任其潰裂。吾人於其既敗也。乃廓清其廢址。而別構輪  
奐之新居。蓋歐洲列國之瓜分中國。到底不可避之事也。我英人有一種僞善習氣。譬如  
人言及某地歸俄。某地歸法。德。某地歸英。我英人聞之。則照例示顰蹙之色。陽爲戰栗之言。

吾以爲此乃天下公例。何足爲諱哉。願告吾國人。凡保全中國之空談。但一概拋棄之可耳。使吾人實行瓜分之事。則豈惟吾人之利益而已。實中國四萬萬人之福也。今亞洲非洲之地。其國爲歐人屬地。其民受歐人統治者。必見非常之進步。與中國土耳其波斯等苛政腐敗之國比較。實不可同日而語。亦可見歐人統治此等之國。非行無道之政。且能爲之撤去其阻礙進步之事物明矣。今試以居于香港新加坡庇能之中國人。與住居內地之中國人相比較。一則沐文明之恩澤。各安其堵樂其業。一則苦受苛輓。日即沈淪。然則不欲瓜分中國者。不惟逆世界進化之大勢。抑亦阻中華進化之前途也。要之統治未開化之人。而待之以正義。施泰西實用之學。以開其利源。此文明國民之本義也。來世紀之動機。正在於此。有志者請實力行之。

### 論英俄協商與中國之關係

#### 東亞時論

自英俄協商之說起。我國人論之者多矣。或喜爲維持東洋之平和者。或嘆爲支那問題之局面已定。無復可下手之地者。此等立言。雖有差異。然無論其極端偏于何處。均以此爲解釋支那問題之進一步。我國不宜袖手傍觀也。然我國決不須驚駭。亦決不可優柔無斷。總要徐而通觀形勢之變化。以施行對大陸指中之政策而已。

馴致輓近世局之大勢者。有二大潮流。其一西勢東侵。其一英俄爭衡。有經有律。紛紜錯綜。



以成今日之勢者。英俄之爭衡也。自東歐而中小亞細亞。自中小亞細亞而支那。漸漸轉。漸漸東。同時西力東侵之勢隨之。英俄以外之諸國。咸動其心。咸履其轍。爭事絕東之角逐。蓋歐洲諸國。恐其國民競爭之極。以至破裂而動干戈。群虎格鬪。惟或斃或傷之慘禍。謀相與避之。乃互爲競爭于其所謂殖民政策者。移而分割阿非利加。併吞印度安南緬甸及高加索。西比利亞之諸小邦。遂破及東亞之中原。與支那大陸。而巴爾幹及波斯阿富汗諸邦。奄奄氣息。尙得偷餘生于其間者。無他。列強競爭之結局。各避其勢力之衝突。留此數弱國。以爲甌脫之地也。今也英俄二國。首先列強。欲飽支那之沃土膏壤。于是生支那分割之問題。而從來抵抗支那分割之趨勢。倡保全支那及開放門戶者。則英國也。英國倡保全支那及門戶開放者。非爲支那也。英國自爲謀耳。英人每每明言之不諱矣。而其數十年執此政策也何故。

一 英國于支那通商利益。占其最大。

二 爲防歐洲列強之國產物製造品。與殖民的功名心。熱望所注。全欲保專有獨得之市場。

三 英國思自己之資格。于亞細亞。既過大過重。尙又增加領地之責任。未免苦其繁劇。之三事者。蓋英國依其數十年來不斷之經營。殆于獨占支那通商之利益。支那亦迷于英國巧妙之政略。信賴英國。此日清戰爭以前之實狀也。迨至日清戰爭之際。英國外交。忽然

失敗。竟至旁觀不助支那。支那徬徨無措。大損其專信英人之心。而俄法諸強遂起而乘其機。侵蝕其在支那獨占之利益。當是時。英國政事家。傲岸夷然。聲言孤立。雖保其毫不動聲色之姿勢。其實即哀痛其失敗之瘡痍也。俄國已得遼東還附之報酬。與償金周旋之報酬。并收滿州鐵道之權于其掌中。北京朝廷。早將其信依于英國者。轉而信依于俄。固自非英國所能堪。況乎排英國數十年來。爲支那握財政權之赫德氏。漸漸奪其海關監督權。於是乎英國漸一變其姿勢。不期其政策始欲一變。列強乘間奮其捷足。不知所底止。中若德國突兀占領膠州灣。俄國租借旅大。全力經營。樹根據于滿洲之地。英國亦遂脫却其假面。至租借威海衛。夫威海衛之租借。英國于日清戰後。挽回其失敗之頹勢。第一着手也。雖由與俄爭衡。不得已而出此。而于從來所執保全支那策者。其精神已全變矣。不見俄穆麟德嘗干涉朝鮮之內政乎。英忽占領巨文島。與俄立誓不占領朝鮮與支那之寸土。今俄背其前言。竟至實占支那之地。唯己亦倣其顰。實占支那之一要地。以求逞其大欲。雖然英國之傲岸狡猾。尙藉口於保全支那及門戶開放。法之攫取南方鐵道權。俄之攫取滿洲鐵道權。英亦立楊子江沿岸一帶之地。不割讓他人之約。內地河湖通航之約。眞所謂掩耳盜鈴者也。夫英國于鐵道不能拒滿洲鐵道。于占地不能拒彭州灣占地。其所謂保全支那政策者。復何有哉。亦已破綻而不可掩矣。况也已亦效顰而逞蠶食之謀乎。英對支那政策。旣已失敗如斯。雖努力與俄均衡。而一經破綻之後。竟至不能復舊。僅恃言爲彌縫。而列強分割政策。

之趨勢。滔滔不可防遏。遂至意大利亦要求借地矣。俄國借比利時之名。而得蘆漢鐵道敷設之權也。英國視爲侵其所索楊子江水域利益之線。提出而抗議清廷。清廷無如何。遂將關係于此事之李鴻章免職。英國公使。同時得山海關牛莊間。天津鎮江間。上海南京間。及其支線。並湖南山西諸鐵道敷設權。就中山海關牛莊間線。經別段之交際。與既設之山海關天津間線抵當。英國自投資本。一切技師工事。皆任英人。要之英國于日清戰後。對支那政策之破綻。雖漸漸彌縫。而大勢一轉。不可復回。事端萬變。煩雜不堪。不得不相約爲瓜分。平和之策矣。吾輩觀今日英俄之協商。決非偶然也。

英俄協商之條項。雖未能知其詳細。要之妥協蘆漢鐵道及山海關牛莊鐵道之葛藤。更協商俄之於滿洲利益圈。英之於楊子江利益圈。互不相侵。則不容疑也。夫由是觀之。英之對俄爭衡。及對支那政策。皆以此爲一結束。其所謂保全支那及門戶開放政策者。皆大變其宗旨。而清國國勢。亦愈難挽矣。或者見協商文中有保全支那獨立與扶持之報。喜無害于支那保全及獨立。是實迂謬之見。英俄二國。今日未遽明言分割支那。雖然英國斷無自抹殺其保全政策。如此之愚也。苟二國于支那各區劃之內地。實行吸收其利益。則保全支那之空文。固自半文不值矣。斯之明文。所謂掛羊頭買狗肉之類而已。蓋英國對支那策之苦心。在與俄爭衡。故雖不得已。自對俄政策。降而至爲區劃其勢力範圍。尙不肯捨保全之名。



義對他諸國。尙欲明所謂開放主義以制之。蓋非門戶開放。不能行保全支那之名義。非門戶開放。英國不能制其通商利益。雖然。吾人就英俄協商中所宜注意者。無他。英俄二國。不置支那政府于眼中。協商此勢力區劃之一事。是也。

自來不問其爲英俄德法及何邦國。凡宣言勢力範圍。尙不敢全視支那如度外。膠州威海旅順大連之借占。無論矣。即英國確定勢力的範圍。揚子江水域不割讓。且亦必以支那政府之承認爲發表。今英俄協商。不置支那大陸之主人北京政府于眼中。獨以二國之協商確定之。此事亦實關於支那之運命一大變兆矣。夫從來支那之形勢。在英俄競爭之間。左攀右援。僅得保其體面。今也英俄已協商。各用力于其利益方面。他國亦效其所爲。不得不趨于分割之勢。而支那問題。爲此加一層之迫切矣。

然則協商果可永續乎。是世之所疑問也。雖然。此英俄協南。非英俄同盟也。其義只處分從前紛糾之問題。非今後相與提挈處分支那也。况乎英國一面攫取鐵道敷設權。及不割讓勢力範圍。一面尙不肯捨去保全支那及門戶開放之名。故與其目此協商。爲英俄兩國聯騎駢駕。共分支那大陸。寧謂兩國各有其弱點。一時認爲均勢。則可免對抗運動之交綏也。蓋英俄協商之原因。非獨英對清政策之失敗。與對俄爭衡之一變而已。即俄國至于今日。與英之相抗。已達其極點。亦不得不爲此回復爭衡之舉也。抑日清戰役以來。俄國對清政

策。着着奏其功效。其鵬翼掩于滿洲。雖其勢力亦可謂向外伸張。而其全力傾注於西伯利亞。及擴張軍備。既臻困極。內又陷于財政之窮乏。以大藏大臣烏氏之才。尙苦其難于整理。加之內有連年之饑饉。外有外資募集之困難。俄國自知支那政策。甚難與英相敵。故突爾首唱所謂萬國平和會議。自其表觀之。其言順。其名正。孰敢不引爲同意。自其裏觀之。世人無不知俄國爲假仁義者。現俄國依然擴張軍備。其對清國。旁若無人。益逞其蠶食之狡圖。夫其所以假仁義者。豈非因其內情有不得不然之弱點哉。蓋俄國者。所謂俄法同盟。利用法國資本。以補其財政之窮乏耳。彼雖借償金指爲中國貸口本償金之事。貸與。及託比利時之名。得蘆漢鐵道之權哉。而近時利用法國資本。漸不如意。其財政益有陷于苦境之虞。於是乎一面解英俄爭衡之紛糾。暫息對抗運動之肩。欲于他之一面。利用英國資本。以完成其計畫之事業。此俄國政事家。所爲結英俄協商之約之深意也。何則。今日暫緩爭衡對抗之運動。各得經營其已得各處之利益線。英俄兩國之所同也。雖然目下之利益。必非與永遠之利益一致。他時兩國於已得之勢力範圍。經營畧備。將至得隴望蜀。今日之協商。異日即翻案耳。况乎俄國于外交上之約束。破毀而不顧。乃其慣技。及一旦圖南之羽翼既成。其出於橫暴之舉動。實可預料。試問西伯利亞鐵道已完。東洋艦隊已擴張。俄國能株守今之勢力範圍否乎。今協商之墨跡未乾。牛莊山海關鐵道已侵入英國要求中國之利益。有某報謂協商

目的。爲避兩國衝突。英國於清國。一爲商業。一存英國之權力與威名。今也依俄國之行爲。于兩者甚爲迫害云云。此非過激言也。兩國交涉。將來生何等破綻。不可得而知。而今日始行協商。既已如此紛紛。則所謂英俄協商之前途。亦可哂矣。

英俄世界之雄邦也。其所謂爭衡者。即爭霸世界耳。如法如德。雖亦雄邦。然未有爭霸世界之資格也。故或有爲俄法同盟。或有爲英德同盟。至於英俄同盟之成。蓋甚難矣。英國政事家。就支那問題。往往倡英俄同盟之利之說。今之協商。蓋有幾分傾于此等之說。然其可得協商者。尙有餘地焉耳。苟其餘地已盡之日。即其爭衡運動大衝突之日也。故謂英俄協商。不能有永久之勢力也。惟念西勢東侵。與英俄爭衡。有經有緯。自有此一轉機。而形狀更急。如生一層之怒潮。決不可忘也。或者英俄爭衡之勢。自茲其衝突暫生頓挫。傾注于西力東漸之勢而不知乎。果然。中國分割問題。忽生激波迴瀾乎。吾人決不必驚恐英俄協商之成立。亦決不可以英俄協商之薄弱。而優柔不斷。屹然卓然。據我東洋之形勝。以着着實行我之對大陸政策可矣。

吾人之方針。在于保全支那。而吾人所謂保全。非如英國所謂保全也。不論英俄協商之成立與否。而吾人之方針。不可不始終一貫。故吾國於一方促支那政府之革新。啓發支那國民。誘其開化。以厚彼我通商貿易之關係。于他之一方。益擴張其勢力範圍於大陸。樹立根



據。爲應變之計。我國者。豈可袖手旁觀形勢之變化。徒以他人之一舉一動爲喜憂。而怠其對大陸之施設經營哉。

論支那之運命 (支那處分案第二章)

尾崎行雄

尾崎行雄者。進步黨之名士。前嘗任文部大臣者也。當甲午開釁。兩鋒正接之時。著支那處分案一書。大旨謂必當全吞中國。如元之於宋。如清之於明。如英之於印度。其書凡分六章。於中國之內情。洞若觀火。吁。咄咄哉。可畏也。其言吾國民內腐之情狀。吾視之汗流浹背焉。今尾崎君之議論。專意以扶植中國爲主義。其與前論若兩轍焉。然其經營東方之心。則一也。閱之。可自得之。今譯其第二章。題曰支那之運命者。以備我同胞覽之。反躬自省。惕焉。譯者識。

支那之盛衰興亡。其所關極大。極廣。清人若忽然大夢驚覺。日將月就。遂不難與普法比肩。至於彼時。乃大養常備兵五百萬。號令宇內。雖以英俄之富強。終不能撓其鋒也。支那果勃興。能及于德法之域。則其獨力能抵敵歐洲列國。然則因支那之盛衰興亡。而其影響所及者。甚大。自不待言。

支那果勃興乎。抑衰亡乎。將自今以往。數十年間。留滯。而仍若今日之現狀乎。今且勿問外來之勢力如何。先問支那固有之獨立力。其有無。強弱果如何。

曩者法越有事。清使曾紀澤侯曾大言曰。中國先睡後醒。雖然。今已閱十星霜矣。然其高枕  
鼾睡也。如故。獨何歟。

方今處於爭奪世界。欲保其國。必不可無保國之原質。原質者何。道義。兵力。元氣。統制力。忠  
愛。心團結力。等皆是也。支那若富於此等原質。雖處危變。其國必存。苟無此原質。雖賴他人  
之庇蔭。必不免于衰亡。

### 第一節 支那人之國家思想

民之國家思想。保國最要之原質也。故民若無國家思想。雖兵力強大。其國必亡。而支那人  
未知國家爲何物。安得有國家思想乎。

支那之恒言朝廷即國家也。首都即朝廷也。故首都陷。即朝廷隨之而亾。朝廷亾。則國家隨  
之而亾。秦國因子嬰之投降而遂亾。漢國與漢廷偕亡。魏晉隋唐宋元明莫不皆然。此乃支  
那人之特質。與世界列國大異者也。支那從來以朝名爲國名。朝廷變即國名因之而改。其  
外國來侵畧國土者。其定都於所得侵略之地。不以之爲屬邦。却以之爲本國。如元清皆是  
也。古來之風氣習慣實如此。故支那人於朝廷之外。不知有國家。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意以爲土地人民。皆王朝之所私有。而王朝即國家也。昔法王路易  
第十四曾發一言云。朕即國家也。當時全歐之人。謂爲大逆無道。若支那則全然見諸實事。

不足爲怪矣。彼查列斯雖烈。而英國尙存。拿破侖雖降。而法國尙不亡。如此之事跡。殆支那人所不能解也。古來理論習行兩者如此。支那人尙不知國家爲何物。彼其無國家思想。何足爲怪。

譯者曰。以朝廷爲國家一語。實中國弱亡最大病源。其故因天子自以人民土地爲其私產。而舉國之民。亦以人民土地爲天子之私產。在上者奪民自立之權。奪之既久。民生長于壓制之下。獨立氣全消滅矣。在下者不自有其權利。委而棄之。同于行路。愛國心全消滅矣。故吾常言欲救中國當首令全國人民知國之爲何物也。以朝名爲國名一語。尤令人啞然自失。中國至今無國名。謂之爲清國。則僅屬一朝一姓之符記。謂之爲中國。不免守舊自大之餘習。謂之爲支那。即印度人所指名耳。故對外而言之。或謂我爲漢人。或謂我爲唐人。究之可謂之漢國乎。唐國乎。故以數千年之大國。而竟無一國名。思之不堪媿死者也。其故皆由不知國家與朝廷之大別也。

## 第二節 支那人之政治思想

苟官吏無政治思想。而人民富有之。則足以矯正之而施善政。人民若無政治思想。當局者若富有之。亦足以施牧羊主義之善政。若上下皆無故治思想。官民同歸腐敗。則欲以求一國之治安難矣。蓋政治思想者。保安持國之一大原質也。



欲知支那人之政治思想。爲有爲無。爲厚爲薄。則可取歷代名臣奏議一讀之。但見滿紙連篇。皆浮華之言。迂遠之議而已。彼貞觀之郅治。當時稱爲無雙。然實則炎漢亡後。世無豪傑。四百有餘年。晉隋雖僅小康。然叛亂相繼。生民不免塗炭之苦。唐受其後。幸致太平。無足怪者。觀貞觀政要。窺其一斑。亦足以見其治道之卑矣。同治之中興。號稱近世無比之偉業。然讀中興奏議集。無一足以啓發人者。故吾得以一言斷之曰。支那人雖有文學思想。而無政治思想。故其政治上之奏議論策。不過是文學上之述作耳。

譯者曰。凡今日自命政治家。有言責。常建議者。及與我輩同業爲報館主筆者。皆當書此節末數言於座右。每將執筆時。則內自省之。

進而觀其行政。亦足以證其無政治思想。彼支那人。幾不知受賄之爲惡事。故官吏無不要求賄賂者。彼平壤之敗將。衛汝貴。橫奪兵士之糧俸。以肥私囊。吾日本人以爲奇事。若彼國則視爲固然者也。各省之督撫。受養兵費于朝廷。然常私之而自攬其虛額之費。

其徵課租稅。常於定制以外。收斂巨額。動則無辜逮捕富者。強其賄賂。甚則籍沒其貨財。故孔子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非大過之語也。可知彼自古以來。以至今日。皆久種此惡風。不然。則孔子垂教百世之人。豈無故而爲此激語哉。

官吏之選舉。雖云由于考試。然其實皆由賄賂。故富人貸金於懷試候選之人。就官後而分

其利。至有以此爲專業者。此輩視應試候選者。殆如貨物。視官吏殆如股分票。既費去爾許資本以競爭而得官。故得官後不出邪曲之手段。收賄籍沒。無所不爲。以收回其費本。且分配其餘利于本錢主也。

### 論保存中國之策

太陽報

有四億之人口。四百六十萬英方里之面積。四千年之歷史者。西隣支那帝國是也。而今日之境遇。則慘慘淒淒。國基杌隳。我帝國對之。果取如何之方針乎。彼西曆千八百四十年。與英生釁。衰運之開。自此始矣。失香港後。約二十年。俄國割其黑龍江三千里之地。諒山之戰。法國割其安南一帶之地。遼東之役。朝鮮絕藩屬。臺灣見蹙于日本。四十年來。亞細亞地圖。隨此大帝國之衰運。日呈變色。至于近年。其衰運益增進度。馬關條約締結。未及五年。大連旅順二港。已歸俄之掌中。威海衛膠州灣。亦非清國之有。西伯利亞鐵道。其南端現于遼東之南角。楊子江沿岸諸州。早入英國之利益線內。俄更進而爲西伯利亞鐵道。南下直接北京城門之要求。夫旅順威海衛者。制北京死命之咽喉也。此二要港。恰如我東京之觀音崎。富津。若觀音崎據于俄。富津房州半島占于英。則東京者非日本之有矣。支那之富津觀音崎。早爲外人之所奪。北京政府。尙保殘喘者。以英俄均勢。互相嫉妬。不敢遽先下手也。然北京政府。實無防禦之力。他日英俄兩國。若合心而圖公共之利益。則四十年前。英法同盟軍。

進而迫北京城下其將復見歟。

支那者我西隣也。黃海之一風一波。皆撼我海岸而來。當是時爲我治安。爲我東洋經綸。不能袖手而旁觀也。必有所以對待之。分割乎。保存乎。此二者必取其一焉。而余之意。則欲舍前者而取後者也。

邦人往往倡爲分割之說者。余觀察形勢。實未知分割之利也。思彼等之意。欲以俄之所施于巴爾幹半島中央亞細亞者。施之支那耳。夫俄之對巴爾幹半島政策。段分半島諸國。使之蟄伏于巴國威力之下。終欲取土京君士但丁堡。扼歐亞二洲之咽喉。使日本與俄之地。果能相易。則出此方針。亦何不可。雖然。以日本而倣俄之巴爾幹政略。是不免狂人而爲狂行也。第一分割策。爲我帝國公義之心所不許。第二爲我輿論所不許。二者之障害。橫于前途。分割策不可不極分排除也。

日清戰爭。由于清國視朝鮮爲附庸。我欲使朝鮮爲獨立。一直一曲。一正一邪。邪正曲直之爭。我之兵也。代表世界之公憤。彼也不過爲私憤。欲維持從前之勢力。戰鬪半年。私憤之力。不能勝公憤。至馬關條約。從我要求。和局遂結。夫邪正之別已定。乃轉而觀察利害。韓之獨立。不獨爲中國之幸福。實我邊海最要之治安策。恰如土耳其苟爲俄人所有。則英埃德三國。不能保領地之安全也。中國爲我隣邦。亦我師國也。我二千五百年間之文物。大抵由彼



輸入。是以宗教文學相同。風俗相似。而爲其隣邦者。乃視彼之衰運。居爲奇貨。欲與歐洲強國。共爲爭肉之獅子。夫對朝鮮則奮義氣。扶殖彼之獨立。對支那二千五百年間之師國。則欲恣虎狼之慾。是殄滅我對朝鮮之前功。併誣我同胞義勇之心也。豈可爲哉。

日本倡支那分割之說者。試問今之分割。我可據有何地乎。將割江浙乎。此二省者。面黃海。有舟車之便。十八行省。以此地爲最繁華。又與臺灣福建相隣。我取之。則國防貿易並舉。大有所利。雖然。已爲牛後矣。英與清廷。早立長江沿岸之地。不割讓他國之約。江浙二省者。長江之門戶也。我欲取之。英清二國。必不許我。將取廣東乎。廣東者。英國東洋鎮守府香港之所在也。頃者前岸九龍之地。已屬于英主權之下。我若割取。必難得志。然則據山東乎。山東之一隅。其南端膠州灣。歸于德之占有。北端威海衛。亦爲英之所取。北向隔水。約九十哩。遼東之一隅。此城爲我先年鐵血占領之地也。今形勢大變。旅順大連之二港。忽爲俄所割據。以海陸兵馬之力。爭而不守之。無割據之手段。五年前三國于談笑之間。奪此半島。還附支那。二年前。俄不血一兵。占此二港。期年爲橫斷大陸之鐵道。南折而連絡此地之經畫矣。此五年間。我之對清策。事事皆非。今乃欲割取清國沿海之地。豈能濟乎。况支那分割說。乃強盜外交策。不依正義進退。我同胞所不爲也。故曰我對清策。惟有保存之而已。彼分割說。實類于狂人狂語者也。

分割策非保持東洋平和之道。又人道之所不許。雖然。今世人所云保存支那策。自全體觀之。則如老嫗之空念佛焉。未有良策也。夫保存策之行于世間也久矣。而保存之道至今一無所聞。余之所深憾也。夫欲保存之。必有保存之方法。余竊擬六國會議于東京。及其他之首府。舉保存支那之實。

何爲六國。曰日、英、美、德、俄、法。與清國利害最多關係者。日本也。俄、英、次之。法、德、美、次之。日本政府。主開會議。不憚幹旋之勞。先說彼等。以此大帝國之平和。則東洋之利害。世界之利益。人類之幸福。自此而生。此六國者。與支那帝國爲間接之保護者。各定保全。現在此帝國形勢之約款。各依約款。于此帝國。不得恣其虎狼之慾。則四億之蒼生。得安其業。延其惠澤。及于世界之人類。

按此會議之發。英美二國。必無異議。法近罹內亂之紛紜。亦無暇用力于海外政策。德與日。英美三國。頗有同情。可無阻礙。唯俄汲汲于經略東方。今東三省。旣如口中之肉。恐未必能如願耳。然彼已占有旅順大連二港。又結西伯利亞鐵道南下。直接大連旅順港門之約。此數年間。得于清國者。利益最多。俄帝存慈仁之心。于和蘭海牙府。開萬國平和會議。變世界之修羅場。而爲安樂國土。實爲美舉之名主也。然吾謂斯會者。爲世界之平和。則可爲亞細亞大陸之平和。則不可。未免猶有所憾。故欲開六國會議。其結果之良美。比較于海牙會議。

當有數層之進步。或者謂此不過紙上約款。一旦砲丸馬跡。而其例隨之以蹂躪破滅者必不少。此六國平和之會議。斷不能見其效實。此說未爲無理。蓋國與國之契約。如人與人之契約。無檢束力。則不可以久也。雖然亦視其約款何如耳。俄土條約。英使破之。蓋英使依巴黎條約西曆千八百五十六年之款。責俄要求之不當。由是俄人歛其凶威。土耳其病帝國。遂得至今生存。蓋由於巴黎條約伯林條約之力也。若六國平和會議。可得而開。則東洋之老帝國。豈無起死回生之望哉。

六國平和會議。日本政府。苟能幹旋周到。行之非難也。所難者支那之內政耳。蓋支那內政。而不改良。雖由六國會議以保存之。亦不能全其効用也。日本而欲維持之平和。長使日清兩國人民。浴平和之恩澤。則于一面開六國平和會議于。一面不憚開導支那帝國之勢。彼帝國之教育如何。陸海軍如何。交通機關如何。財政如何。立法如何。國家護持之。無一不要。由根本改良也。今就教育觀之。支那之教育。可爲世界教育者頗多。至于國家教育。幾無可觀。修身齊家平天下。乃人類一般也。之教。于支那帝國國家教育。毫無關係。其說天道是。一種哲學而已。支那帝國。已無關係于國家之教育。彼高才之士。所以登龍門者。一賴科舉。其科舉之科目。墨守三千年來之古法。專以四書六經。爲攀躋青雲之階梯。科目中加入數學。僅在前數年。教育無新思想。學政無所統一。泥古者尊。通今者賤。欲以當日進月新之歐



教育。是以弓鎗而戰。新選之銃器。未有不敗者也。

按此謂支那教育。有世界教育。無國家教育。有哲學。無國家學。皆深中支那之病源。至于尊古抑今。尤爲弱中國之大寇。蓋中國三千年來。人民思想不得自由。言論不得自由。行爲不得自由。皆爲古說所困。困之既久。無進步之思想。無闢外之思想。人民祇知自了其身。由是國家思想。政治思想。亦泯然滅絕矣。而一國之精神。乃爾頹散腐敗。如此尙可以爲國哉。願吾中國人。三復斯言而知警也。

至于財政。此帝國政府。今日尙未有公示國庫之收支豫算決算者也。同一地租。而南北異其率。販賣官職。以爲國家收支之要着。雖近年漸爲廢止。而酬金之脅迫。爵位之下窳。今尙依然。視爲國家收入之一部。四億人口之帝國。其收入約一億兩。以我通貨而換算之。不過一億二三千萬圓。夫國家之收入租稅。儉薄如斯。則人民宜歡呼而頌祝矣。乃吾所聞事實。竟有不然者。則人民重貢納。政府輕收入。有居于政府人民中間之百萬虎狼。橫噬租稅之多分云。

按中國地大人衆。而歲之所入。乃不能與日本相敵。由于不通西人經濟之學。理財之法也。羅掘無術。乃至賣官鬻爵。卒亦飽虎狼之腹。無政甚矣。交通機關者。軍事上經濟上之所最要也。近年中國國內。雖電線延長。大有進步。而道路不

便。郵便未善。有如我國封建時代。至鐵道事業。尤有可笑可歎者。上海吳淞間十二哩之鐵道。敷設將全。一日而破壞之。北京漢口間之鐵道。十年前皇帝命李鴻章張之洞。爲敷設工。事之監督。至今未聞着手。四億人口四百二十萬方哩之帝國。而鐵軌公道之所通。完全無缺者。僅山海關北京間而已。夫旅順威海衛者。渤海之門戶也。清國早棄其所有。一朝有事。如何運軍隊糧食哉。軍備不修。日清戰爭可以證之。法律不能保護人之身體財產。可以外。國治外法權。儼然行于支那一事。證之。

要之。此老大帝國之內政。幾有土崩之勢。其未衰滅者。以歐洲之嫉妬心互相牽制。愛親覺羅氏之城廓。不過僅延其命脉耳。開六國平利會議。保友國之平利。使清國整理其內政。成國家之團體。則此帝國庶幾其不消滅乎。

余輩于內閣對支那政國。或主分割。或主保存。未有確聞。雖然。自日本今日之形勢而推。內閣無謀。不能爲分割之說者也。余輩同爲保存說者。試思我政府之方針如何。保存支那乎。政府宜進而開六國平利會諸。以防外部之侵略。一方以好意開導彼政府及人民。施改良內政之策。若迫于清國分割之衰運。不講救之之術。徒坐視傍觀。如封建鎖國時代。如近日朝野之間。登非支那雜居說。則斷斷乎宜排斥者也。

爲靈苦之格言曰。權利之目的者。平和也。其手段者。戰爭也。以今日之事。徵之。豈不然哉。豈不然哉。夫世界上。各人與各國。皆有權利。不可侵奪。苟異其生活。異其利害。而欲侵人之權利。侵之不絕。必至于戰爭不絕。蓋侵害人之權利者。人皆有抗拒之責也。苟因循忍受。不起戰爭。是縱世間強暴者之橫行耳。故真正之平和。各能有防衛其權利之力。完全無憾。始可得也。如伊靈苦氏。痛論權利被人侵害而不能抵抗者。譬之戰線。見負於敵。其言雖激。其理則有然者。今世界各國。孰不望平和哉。然其於武備。尤汲汲也。歐洲列強。苦軍費之繁重。想望平和之辭。日增月盛。雖然。其望平和之情。雖甚切。其聲雖甚大。而所謂萬國平和會議。如演一場兒戲。以霸權赫灼之俄國爲之提倡。卒至無一錢之價值者。何哉。無他。日耳曼大使及副使等所揚言論。絕無忌憚。暴露各國之真意隱情。於是各國皆不能不脫却其假面矣。然各國之真意隱情。今日尙不棄侵略主義。其所謂平和者。特不過歐洲之平和。其於歐洲之外。侵略之意嚮。直熊熊炎炎。不可嚮邇。於東亞大陸指中尤危如累卵者也。吾人於萬國平和會議。雖未敢謂其毫無成功。而見其如斯兒戲。豈可不悚然猛省。瞿然發警哉。蓋今日歐洲列強。皆奉侵略主義。侵畧之初。必先侵害人之權利。暗昧懦弱之邦。一有交涉。雖于政治義理。大違法則者。必毅然而加之。如歐洲列強。侵畧勢力。向東亞大陸洶湧而來是也。然若祇見歐洲小康。遂謂列強非奉侵略主義者。是不知形勢之變。形勢之變者何。侵畧方法



之變化是也。

侵略有急激。有柔緩。有間歇。其手段隨時勢而變更。雖有不同。至其侵略目的。則百變而不

離其宗也。即歸着於侵略一朝失利。鑿兵漂血。亡其國。降其民。是侵略之急激者也。往古人智未進。

世運未開。其侵略莫不如是。至于近世。列強對峙。力相匹。勢相敵。急激侵略。覺其難行。自俄

普奧三國分割波蘭以後。歐洲全土。無復一國之邱墟者。何則。各國抵抗之力之堅強。不許妄

侵害權利之故也。始以通商貿易。繼以雜居植民。終收攬其政治與理財之勢力。使人不

覺亡滅而亡滅者。是侵略柔緩之者也。遠則如英法於埃及。近則如美國於布哇。其最顯著

者也。或以柔緩。或以急激。寬猛剛柔。從時應勢。終達其目的者。是間歇之侵略者也。如俄於

西比利亞。英於印度。英法德各國於阿非利加。可謂稍近於此。急激侵略。爲侵略之強暴者。

柔緩侵略。爲侵略之婉曲者。而間歇之侵略。則最巧詐者也。輓近列國。皆忌侵略之名。急激

侵略。已無直行之者。雖俄國數十年間。三加大兵於土耳其。普國十年間。擊奧又擊法。畢

竟出於維持歐洲平和之念。故非敢因乘侵略主義。苟有薄弱無力之邦。雖好平和如美國。

亦與西班牙開戰。遂有征非律賓之舉。雖然。列強近時所執之政略。默契暗合。概有柔緩侵

略之志向。至妄行其急激性者。唯於不得已時用之而已。譬如于持滿不發之間。制人。世人

因此往往謂列強不復奉侵。界主義。是不察之甚者也。不見今日列強逐鹿場之支那乎。假

使峻拒其要求。彼忽叫號跳踉。露其爪牙。張其羽翼。而向之也明矣。如斯亦何有平和乎。苟知侵略存於平和。亦不難知。今日列強之對東亞。政略之何如矣。人之病也。死於急激之疾者少。死於柔緩之疾者多。國於東亞者。亦宜戒懼惕勵哉。

歐洲國民戰爭之勢漸窮。列強對峙之形勢生也。列強共悟於歐洲之小天地。而共爭咫尺之甚愚。互思伸其力於他洲。于是有所謂植民政略者。列強所不約而同者也。於是乎初則亞非利加。南北亞美利加。繼則小亞細亞。澳洲及南洋諸島。猶未瓜分豆剖。隸於列強之版圖者。皆其所爭而拏攫爬搔也。及日清戰役。忽呈支那無力無主之觀。列強乃競向之。而利其侵略之鋒。今日支那國力之薄弱。伯仲往時之印度。絕無抵抗之力。雖分割之爲植民地。亦復不難也。但強國利害。互相衝突。互相猜嫉。有不許之者。亦忌其名之不美。故陽先稱租借港灣。控扼其沿岸之要地。次第亦於各內地。要取鐵路布設之權。遂劃定勢力圈。而今各國皆用全力於鐵路。更無說急激分割者。是果無分割之意志乎。吁。豈其然乎。吾輩今稱之爲鐵路政略。亦實柔緩侵略之一變態也。

柔緩侵略者。嘗一冒植民政略之名。掩飾其侵略性質。而今復冒鐵路政略之名。其掩更增一層之巧。今一言說破之。鐵路政畧。即植民政略也。殖民政略。即侵略主義也。不見德人租借膠州灣一帶之地乎。公然稱殖民地。吾人唯知德國租借彼地。未聞歸其占領也。而彼自

公稱如此。豈非眼中無中國者乎。如英、如法、如俄。未聞有如德之公稱而不憚者。然其實最爲蔑視支那者也。如俄之經營滿洲。竟與西伯利亞同視。其軍隊往返不絕。視支那之歸其主權內也明矣。夫鐵路政畧。其日尙淺。不過始初着手。尙且如斯。若成工之後。其利權皆歸列強之把握者。其形勢果何如其行政之名。雖假出於中國政府之手。而財政之實權。全落於歐人之手。遂至左右其行政之實權矣。至於此時。尙謂非分割。非殖民地。無侵略之意志。其誰信之。况鐵路政畧之已奏其功。漸進其兵於內地。干涉其行政。如德之於膠洲。非勢之尤易觀乎。而今所謂鐵路政畧。方及朝鮮之半島。觀德國親王之來韓。熱心欲得元山北韓與俄。接界相鐵路之權。人或以此與美人之仁川距韓城七。線。法人之義洲線。同一視之。謂僅出於德商烏阿兒他。一輩投機射利之心。是迂之甚者也。觀亨利親王於京城。現對京元線。不辭勞苦。跋涉數十里之山谷。而察視堂峴之金坑。其熱心何如乎。故吾輩以德人京元線之要求。不得不謂爲支那鐵路政畧之餘波。夫然。鐵路政畧。今列強於東亞大陸。柔緩侵略之獨一手段也。

英國之統御印度也。其術甚巧。印度之亡久矣。於其內地。今日尙有侯國。有王國。而英國於印度則稱帝。所以能得統一。俾無紛亂者。以此故也。又不敢盡滅其內地之諸部落。而時時與之以古拙不適用之兵器等。買其歡心。其海岸線之地方。必自古領之。決不使印度人接。



海岸而有領土。故印度人者。自在英國之樊籠中。不得與海外交通之便。祇立於形勢上。全被控扼之地者也。是英國迄于今日。能統御印度而不來抵抗。大政略之所存也。而今對支那者。非獨一英國。而其形勢漸有近似印度者。法于兩廣。德於山東。俄於遼東。英於楊子江。水域一帶之地。雖未至如莫於印度。要港良灣之銜。既皆非支那之有。謂海岸線之地帶。概被制死命於他人。亦無不可也。當莫公使某氏。要請威海衛之時。清國大臣言曰。若許其要請。各國之要請。亦從而至。要港良灣。從此盡失。欲行拒絕之。然其言不過口實。其時亦既已大晚。雖然。今日支那深憂大患之形勢。則彼言盡之矣。今支那海軍要港。殆無一焉。夫於海洋時代。國於海岸線之地帶。縱令地大物博。不有要港良灣於其掌中。譬若無爪足之蟹。無論進退動靜。常被制於他。甚至爲俎上之物者也。

故東亞大局之最可憂者。不在彼急激侵略。而在柔緩侵略。而今列強之對支那。用其柔緩侵略手段者。即在以鐵路政略及海岸占領政略。包圍而攻之。苟支那永不猛省。英斷無寸兵尺鐵之動。不自覺亡滅而滅亡。何必勞急激侵略手段乎。況時至機熟。而後用急激手段者。猶摧枯拉朽耳。唯夫支那之地大物博。人口繁多。海岸之良灣。雖多附於他人。尙非全失海岸線也。若強而求之。豈無良軍港乎。其要港實權。雖概在他人。商業運營。仍有許多之自由。若至其鐵路。其既與於他人者。二三之幹線而已。若支那今日真能奮發。豈無可興之道。

哉。要之今日支那之覺。在不自奮。

東亞大陸之憂。不止東亞大陸之憂。亦實我國之憂也。支那朝鮮。果招柔緩之亡滅。我國豈獨得安全哉。列強之對東亞大陸政略。既在於柔緩侵略手段。我國於此。亦可無他政略乎。支那之自奮自強與否。支那自身之事也。非徒自外附以膏藥。可得治療之。我國宜先於隣火未及之時。講所以豫防之之手段。雖然。吾輩非敢漫然徒說日清同盟者。何則。同盟者。非獨彼我互同利害。故可得成立。亦實彼我共有緩急相救之實力。始可成立者也。蓋列國修好。玉帛相會於其中。特兩國若數國。特相同盟。則固以對抗他國爲意旨者。即與他國不得。不生親疎之別。例如對俄法同盟。而有德奧意之三國同盟。亦如對俄土戰爭。則有英法奧意之同盟。而吾輩於今日。不認與清國特結同盟之利益。亦實與清國不有特親與他特疎之關係也。故近時流布世間日清同盟之風說。決非有根據者。縱令清人中。或有抱其希望之人。我國人決無抱此妄想者也。唯夫支那與我國。境域相隣。人文相近。利害之形勢。亦相牽連。故我國人與支那人。自與列國人之於支那。不無所異。故我國人殊以隣人之交誼。促彼支那之自奮。扶其自強。使備列強之柔緩侵略者。隣邦本然之責任。即以救支那之禍。亦實所以救己禍也。然則吾人之對列強。亦不必存其謙讓。吾人固非云干涉支那之內政。唯望彼支那顧問我國人。招聘我政治家經濟家技術家爲教師。我國人何必辭之乎。以東洋

之先進自任。我國人宜應其招聘。贊助其自奮自強之事業。不徒然也。我國民與支那國民。爲經濟上之協力。謀社會上之一致。於啓發其文運。開導其風氣。不特有難逃之責務。亦實有權利之所在也。我國宜於支那朝鮮。能擴張我勢力圈。其鐵路權。其海岸線。我必要置於勢力圈之內。決非與列強同侵略之目的。蓋救援的手段上不得已者也。何則。我國固非有侵略的意思。苟於支那朝鮮之土地。支那朝鮮之利柄。在我國之掌中。猶與在於支那朝鮮之掌中同也。苟至自奮自強能抵抗他之時。再歸其掌中可也。要而言之。支那朝鮮。不持之利柄。我國不可不暫代持之。

夫然如柔緩的病症。要柔緩的治療。柔緩的侵略。亦要柔緩的防禦。雖然柔緩的侵略之一變。而爲急激的。亦不能限於何時。我國亦宜不可怠急激的防禦之準備也。

記者曰。中國有冥頑黨焉。動曰彼談時務者。每以外人瓜分爲憂。而不見外人即來瓜分。爲此說者。亦可謂妖言惑衆矣。而不知列國專用柔緩政策。先將全國鐵道礦產。港灣財政。次序收扼于其掌中。浸淫歲月。精華吸盡。然後舉而滅之。如摧枯拉朽耳。此所謂無瓜分之名。而有瓜分之實也。其禍更烈于即時瓜分矣。蓋列國若驟來瓜分。則人人有亡國破家之慘。刺激于心。必動義憤而與之決死。戰爭一起。材智奮出。或猶未至盡亡。若用柔緩政略。則知危者二。不知者八。岷蚩蚩。天夢夢。重圍已合。而始欲破圍。羈輓已固。而後圖



出軌。豈有幸哉。其過激者。傷于現政府之不能有爲。下民之壓抑猶昔。則曰大局如此。不如待外人之瓜分。瓜分已定。輸入歐美文明。民得安樂。如印度屬英。未嘗不勝昔日也。雖然爲此說者。亦知印度屬英之後。其不見天日之狀。不得受文明之益。更甚于前者乎。夫不能獨立。不能自主。無論爲何國之所亡。皆不免爲人犬馬奴隸。況今歐美之倡帝國主義。實盜賊之國家者乎。盜賊劫人。未有敢予人以自由者。況夫瓜分以後。間諜動靜。橫飛暴虐。明防暗制。倍蓰前時。雖有哥士孤亞刺飛之豪勇忠憤。何所施其技哉。願我中國同胞。一誦此文。而先機奮發。無俟庖人之奏刀而後悔也。

### 擬設考察支那會議

### 日本福本誠演說

余惟亘于今百年之一世紀中。全歐之富。驟然發達。其資本與工業之培植。滾滾晝夜不息。故全歐列國之現勢。對於此資本與工業。不得不多覓開吐口。日語銷以榮其國。否則有衰之勢。其曩者開通印度澳洲及我日本等。亦不過欲使此資本及工業受其利而已。然此諸邦者。或由他動。或由自動。忽自受用者出而變爲供給者。漸抗立于歐洲列國之前。若仍此故技。荏苒經過。則歐洲之吐口。將漸被壅塞。於是虎視狼顧。索虧隙于四方。未得恰好之邦上。不得已而着手于無主之阿非利加大陸。列國分割之。至各相競爭。而建造新殖民地。雖然警之。投果核于地。待其生而爲大木。而着花而結實。然後乃得收其效。雖少亦須經五六

十年。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以是列國方在于焦心悶慮之間。

無端忽遇我日本有中東之役。陡然得此絕大而老朽之支那。提出於人人耳目之前。而此支那帝國者。雖云一帝國。實世界之一大陸也。其地在寒暑之中帶。而其土世界之寶藏也。地層之表裏。堆積無盡之富。待時而開者也。加以其住民雖非達于文明之高度。四世紀來無此社會。而自其富之度而言。則受用廣大者也。自其人之性而言。則勤勉實業者也。使注入歐洲之汪溢資本。吸收充積工業。並用此土著人民。使開發廣土之寶藏。可得舉徧地無盡之原料。如近年新發見之緬倫尼甫地。金礦在美洲全歐洲列國爭赴之。其勢有如黃河之決大堤也。

自爾概觀彼歐洲列強之獲得權利與利益于支那大陸上乎。  
俄國

第一得同盟法國之贊。而引受四億佛郎之清國國債。

第二以二十五年間之期限。借受旅順及大連灣。且得施防備之權利。

第三得滿洲貫串鐵道敷設之權利。此線自伯都訥經寧古塔而達浦鹽者。而得本線之敷設權。同時又得本線中之自吉林至旅順及大連灣支線敷設權。

第四得以上之鐵道線。沿道用己國之軍隊保護之權利。

## 英國

第一使悉開放支那帝國內之諸河川。

第二得對於支那英國之貿易額冠于他列國之貿易額間。清國海關稅務司羅巴圖赫德之繼嗣者。常由英國之臣民中任之之特許。

第四取楊子江流域之地。不讓與他強國之特約。

第三得以旅順及大連灣之在俄國手中者。同一條件而借受威海衛之權利。

第五於德國之東亞銀行。共同上海銀行。引受四億佛郎之清國國債。

第六制支那緬甸國境。劃定條約之批准。同時得由緬甸迄雲南鐵道延長之權利。

第七得併香港及九龍之一帶刺母馬島。及能他柯島。并包含其附近之諸島嶼。并大鵬

灣及深圳灣九十九年間借受之讓與。

第八得南京上海杭州寧波間。及南京漢口間等許多之鐵路權。

## 德國

第一得借受膠州灣九十九年。及其近傍一切緊要施設之權利。

第二得山東鐵道之敷設權。

第三得於以上地方開掘鑛山之權利。



法國

第一制支那東京國境劃定條約之批准。

第二得老撾雲南間鐵道敷設權。以於俄國滿洲貫串鐵道同一條件。用已國之軍隊保護鐵道沿道之權利。又得以德國於山東同一條件於雲南鑛山開墾權。

同時又得諒山、龍州、南寧、卑鮮間及北海南寧間三線路鐵道敷設權。

第三取廣東廣西雲南及海南島不讓與他國之特約。

第四以於德國之膠州灣同一條件。借受廣州灣九十九年。

第五得清國郵政總務司由法國之臣民任用之之特許。

以上舉今日公然決定者而已。其他日本意國及美國之近頃更來入于局面。又與國之新欲伸手足。此亦何由而然乎。無他。歐美之資本與工業力。各索其吐口。不外驅國趕赴之耳。顧視我日本之地勢如何。島國上之小嶽國也。雖古來以農建國。此幅員狹小。而其三分有二。地勢屬于山嶽。今後可得謂以農興國歟。

惟交通之所頻至。大勢之所將去。我貿易對於歐美。亦可漸次有增進而無減退。雖然。歐美之所受用。概若原料。非距原料甚遠之蠶製品也。否則長于日用少許之美術品之類而已。日本欲一旦以工業國立于世界乎。永若此原料若此蠶製品。以少許之美術品供給之者。

而必不可不甘也。自得于歐美之新知識。不可不出于興新工業之舉。雖然此新工業也。既得于歐洲新工業之結果。則使歐美列國受用之者。於事理甚難也。去難就易。用力少而收功多。人與國之所擇取也。然則此新工業之大吐口。不于東亞索之于何索之哉。列國競爭。不于支那爭之于何爭之哉。

支那大陸。我工業之一大吐口。又我商業之至要版圖也。然則對於此。假令非競爭國。亦宜專心一意。勉力經營之。況於列國競爭而赴于此哉。抑列國皆爭赴于此一大陸。從事于各自之權利及利益之分領。既概舉之如上。而今日爲列國之所經營如何哉。或有勉于各種鑛山之發見。則有既發見之着手于其開墾。或有試鐵道鐵線之踏查。則有既踏查之始開其敷設。或有精查受用之品類。從事于供給之。則有選擇資本之投處。圖議集合之。概而言之。則今日之支那大陸者。歐州之經世家。技術家。資本家。工業家。及商業家等之一新馳逐場也。而此皆隨國而進。又無非國之自靡而使進者。

今夫是等之列國。皆無非於我工業之大吐口競爭。就中如德國。我之所認爲最戒心之一大勁敵者也。蓋彼德國尤後于歐洲之列強。而進入于工業之競爭者。故其勢不唯與英法等。敢所不敢。以不可不開工業之一生面。於是於現世界察生存困厄之實情。價格最廉。并出製造之製品。用此而惹四方之受用。以勉擴其德國工業之版圖者也。既用之而歷法與。

遠欲以爭衡英國。所謂德國製之至多。阿步。除勞媽地之旗幟。早至于摩英國工業之壘。如彼建殖民地于山東之一角。一舉而收黃河流域之地方。爲德國工業之版圖。再舉而擴大之于北滿南漢。三舉而欲迄于朝鮮。其他伸長之深意出。故工業上英國之畏德國。有如虎狼者。英之蓄力于支那數十年。其勢力範圍有工業之受用者。以一億八千萬之多。而輒近尙孜孜熱衷于擴大其吐口者。爲欲關防德國之侵蝕而已。思德國之採用工業方略者。大要亦非所欲我之擇取也。而彼既用之於歐洲。漸侵食我工業。今也於東洋再驅逐我工業。其象有歷歷可徵于最近之貿易表上者。彼一旦得志於支那大陸乎。我工業永失墜工業最大之吐口。是豈非爲我將來之國運之所可寒心哉。況夫爭同一之吐口者。不止於一德國乎。

然則我日本於今日。不可不豫爲之計。余惟迄至于今日。我商工業之不大伸于彼岸者。雖由有錯綜種種之原因。亦以未明瞭彼岸之事情也。若既明瞭真確。雖我國之資本不豐富。我民之心目不宏遠。事業豈寂莫如今日哉。如彼歐洲列強中之法國。於支那大陸之經營。夙輸一籌。於是國人慨法國工業之落人後。提唱里昂之商業會議所。聯利兒、蘇卑、波兒多、馬耳塞及羅鶯士之五商業會議所。組織此一大會。簡派一隊調查委員于東亞。一區于交趾、安南、東京。一區于柬埔寨、暹羅、緬甸。一區于雲南、廣東、廣西。一區于貴州、四川。調查鐵道。



河川、港灣、鑛山、農產及蠶絲等。歸而獻策于政府。兼啓誘國人。於是法國有極東政策。上確實之方針。看昨年來法國對支那政策。非着着進步乎。

惟着眼于東亞之經營。提唱者如東亞協會。如東亞同文會。企圖商業發達。從實行之者。如實業團體。當交通之衝路。爲媒介百貨之吞吐者。如日本郵船會社。如大阪商船會社。如東洋漁船會社。把握金融之樞軸。事業之動力。如日本銀行。如正金銀行。有爲助成鑄冶人物事業之發達者。如商業學校。如職工學校。又有巨于支那大陸全體至密之關係者。如東京、京都、大阪、橫濱、神戶、長崎、函館、諸市。其他以地方之特產有大關係于彼岸貿易之市。亦不尠。以上試舉其一班而已。由是等之協會、團體、社會、銀行、學校、商業會議所等。出各委員以調查之。必要者專門家、實驗家、技師、通譯等。航于彼岸。於我實業上之區域。加各種之實查。將來我商工之發達上。實不少小。可有效果無疑。誠備東邦協會之一員者。揭唱協會之先。得公共之協贊。而調查會之創設。至覩調查之實行。不堪翹望。至若其調查之區域。調查之事項。待會之成立。更有所獻替。

一期以上之實行。爲東邦協會置支那調查會之準備會。

二準備委員。任東邦協會會頭之指命。

三準備會者。任交涉于各種公私團體。迄至調查會之設立之事業。

英人對清意見

九月刊行之時事評論。其中國問題中。有曰於清國白人之責任之題目。其論曰。德與法對清之慣用手段。全用專橫之手段。以迫臨清國。畢竟自受清國人民之大反對。至于不可制御。此非策之上者也。故我英之政略。倘異日清國之局面破壞。我英國至於不得已而占領清國。則宜悉舉揚子江一帶以盡占領之。其臨之之方法。不可學德法二國之用專橫手段。想揚子江沿岸地方既歸我英國保護。其行政之責任。務開拓擴充之。計於商業上之利益。當必然不難。

其論者又進其方法曰。我輩初統治清國。宜用清國之方法。以治清國人民。除人民之不自願變法之外。不可強施急激之變法。如此則清國之民不與我反對。自安然入我之羈縛。甘心服悅而不自知也。豈不遠出于急激專橫之政策哉。

譯者曰。歐洲害人之術。做如妖魅之祟人。不直殺之。至必陽託相親。而陰用賂剝。及其膏血精髓。既將衰竭。然後現其猙獰惡怪之狀。此時欺侮屠戮。一任其所施矣。諺曰。笑臉殺人。尤利於劍。其歐人之謂乎。

夫所謂有形之瓜分與無形之瓜分者。不過對政府之策耳。至此有形之羈縛與無形之羈縛。則直對四百兆民之各個人矣。何謂有形之羈縛。如法人之施

於越南與高雷二州間。俄人之施于旅順大連等之手段是也。何謂無形之羈縛。如英人所欲施之手段是也。有形之羈縛。人猶知之。或因而自爲激發。則事尙有望。若夫無形之羈縛。令人入乎其中而不自知。雖或知之。殆亦晚矣。不更比有形之羈縛甚乎。

又曰我將來制治清國。於各省督撫。則與之厚祿。使之不誅求人民盜竊公財。於重要之地。則多置大砲。團聚陸兵。以備緩急不虞之事。陸軍多用清國人。而將官則用英人。以統率所招之清兵。別置英國人一名。令爲督撫之顧問。一切政務專聽其所指揮。能行此方法。不數年則清國所有關係重要之地位。漸漸皆代以英人。於是無論揚子江一帶各省。皆爲我統治矣。

譯者按英國昔日之滅埃及。純是用此手段。盡握其國之主權。則國未有不隨之而亡者。埃及中其毒已深。後雖悔之。亦已晚矣。以亞拉飛之雄。猶爲所挫敗。今日南阿非利加洲杜蘭斯哇兒國。亦爲主權之故。不得已起而以螳臂當之。非不量力也。與其坐聽其滅亡。寧爲戰死而已。故歐洲各國實如毒蛇。中之深者固必死。即淺者亦甚危矣。觀我中國。可不令人寒心。

外國人或笑曰。此法美則美矣。奈今日或不能遂行之何。雖然。我輩於清國之地。不欲拘執白人之責任與否。然爲時勢所推移。於早晚間自不容不執白人之責任。此勢之必至。理所



當然者也。當今之時。其隨清之政策。最善者莫如此矣。雖然。此將來之事。姑置勿論。就今時所當施者觀之。尚有可行之策。揚子江沿岸地方。其無賴之匪徒。往往蜂起而假害英國臣民之生命財產。不可不置少數之陸軍。然以予觀之。英國若爲此事。亦可借助于俄軍。此非不可行之策也。若欲依其兵。則英俄兩國必先將苦利美亞之夙怨。盡去除于胸膈之中。而修和好。

論者更說一方法。令英國公使館。能通曉清國之事情。其謀曰。我輩英國人在清國地方者。比列國爲最多。其知清國各地之事情者不少。且各地皆有我英國之宣教師。今北京之英國公使館。若能常就此等之宣教師。一一徵究各地之事情。彼等悅應之。而彼常與清國相接近。必然無所不知。但英國公使館不聽我輩宣教師之說。從來未嘗求彼等之說耳。論者不知何人。因其自慝己名。故無由知之。然亦是一英人之說。即此可以推其一國之輿論矣。

### 清國與世界之安危

添田壽一

外交與內政孰重。必曰外交重矣。蓋內政有時可改革。而外交則一悞難挽。悔莫可追。如海參崴一役。既成遺憾。幸世人今日多着眼于外交。以對清問題爲稍重。其對清之策。多有以同種同文。輔車唇齒。宜極力扶持之說者。是雖頗可嘉。然求其有一遠大之策。實能保全清

國者實少也。故敢畧陳鄙見。一以警醒本國內之黨派。免眩惑小利而至兄弟鬩牆各相分裂。一以資講究對清策者之參考。然今日清國之大勢加迫。今既經調查研究。正當求着手實行也。愚故為此以喚醒世人之注意。

一曰外交之變遷。於上古之競爭。是因入種之有異同也。如羅馬之法制等可證矣。繼則因宗教異同。而為列國離合之標準。如彼十字軍之役。是其尤著者也。至若中世之爭奪。其原因多不過以君位之取奪。及婚姻之左右而已。降及近世。自經拿破崙蹂躪以後。歐洲各國講求善後之策。於是以權力平均為主眼。而今也則又不然。將權力平均之主義。一反而為國家利益主義。國家利益主義者。是各自謀進取。強掠外國以利益己國。權力平均主義正與之相反。是求各人權力平均。使各自守而不相侵也。故今不可持往日人種宗教及權力平均時之大勢。而衡諸今日也。如今日欲制外交上全局之勝利。必須國論政策定一。舉國一致。國民為外交官之後盾。使皆有國家之思想。國民皆知己國是我國民所共有之物。非一人與數人所能獨據也。而政府與當局者亦不可如專制時代。濫自鎮壓國論。國民之當利用之。與同講外交政策。以禦外侮。

二曰變遷之原因。外交變遷之故。直歐洲產物革命之結果耳。物產繁盛無地消售之則必另創新局面而為消售之場。日本人稱之為物產革命。蓋改革舊局而鼎新之意也。然推原其故。是因格致發明。日促農工業之發達。擴充無已。蓋土地繁殖。生產力愈增。而人口亦從之而增加。且代人力之器械。於是先進之國。不能無土地不足

與消場隘狹之患。歐洲各國皆已膨脹。正如水之滿溢。稍低缺者則被其侵入。于是殖民之政策起。工業既覓得消場。因而保護產業。獎勵航海。以至有關稅之爭。如拿破崙之大陸同盟也。工商之中心點既移於法國。英國之貿易因成一大衝擊。又如德國之關稅同盟。皆欲以保持工商之業也。宜乎今日外交者之主眼。當求擴充殖民之地。與工物之大消場矣。如彼南北美洲及南洋諸島中之未開國。皆列強之啄下粒耳。其欲逐逐。豈有厭哉。

三曰外交燒點之轉移。

燒點者利害所及之處也。如火之所燃及。

列強之勢。燎原無已。撲滅甚難。今又延及于清國。

清國之人口繁多。土地廣大。貿易上之大新富源。而列強所垂涎注目之地也。則清國實為外交上之中心點。曩嘗以土耳其為世界外交中心點。今其勢東漸。而及於我友邦矣。俄法德等國。經營清國。惟日不足。以求廣伸其利益。即不求擴版圖之英美。亦以貿易之故。而注目于清國。甚至絕不相及之意。與小國亦躍躍然欲染其指。清國其岌岌乎殆哉。

四曰日本之地位。返而更考我日本之地位如何。我國人口與工業逐年增加。而清國與

我最相近。且民俗用品

民人之風俗所好用之物品

之嗜好與我相同。我所製作之品物無一不適彼之用。

是則支那者乃我國之最大市場也。豈易得哉。故支那之一動一靜。於我國財政上之消長。實相關係也。如是。則清國不可不保全。夫曰保全清國者。非特利於清國也。而我日本亦有與焉。寢假不幸而清國被列強所剖分斥割。則列強必各自務擴充其本國之利益。運已國



之貨於所據得之地。且禁制別國之商品入口。又有關稅等之阻礙。則其利盡為列強所壟斷而我日本之蒙其害。豈淺鮮哉。不甯惟是。且經濟即財以外之危害。亦總不堪懸想也。故彼英美人之欲支那門戶開放者。其利害亦稍明。此故也。然我與英美於清國之利害關係。又終不可同語。在彼則間接之關係耳。間接者是隔一重也。其利害非直遞到。下言直接者是無所隔而直遞到也。而於我日本則是直接之關係矣。如同室比戶中有災。則家人鄰舍必同其影響。故支那之安危。又即我國之安危也。誠如是。則吾小之首唱保至清國者。不可不立於注唱同盟。注唱同盟是倡主兩國相同盟也。之地位。又我日本之主義。但祈支那能自保耳。匪敢有他咎。故我欲將此真意以剖告之。使彼此之間。泯其疑跡。自清間之傳交。及兩國人民之交際。宜更加一層親切。多派有志之士。遊歷清國。又厚遇彼之來遊者。則彼此之情疏通。而相交益厚矣。我邦人之所宜注意者。是當以親厚待清國人也。吾人今所以通弊對歐人。則畏散失度。遇清國人。則藐視輕侮。夫我國之風俗。常令人。明不悔。鯁寡不畏強。禦之義。見強者固不可屈。而見弱者又不可侮之。故遇清國人。不可不生其憐弱之心也。又我國民不可徒甘在己國內互爭。外利當與清國人合力經營各種事業。鑛山、鐵道、航業、製作、銀行等。以扶植實益。於無事之時。倘逢機會。則藉以伸張其利權。或間有微嫌。則當學英法之所慣行。諸國民先在外國樹立事業。國家從而助成之。政府又於各通商地。努力以求占有利益。而人民則以不能承之為自省。此論乃今日外

國之所秉持者也。

五曰同盟之必要。由是觀之。支那之保全之策。於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爲我國外交上之一大方針也。然對清國之大任。一人當之則勞多而功少。故必須更得一土強國爲之左右而後可。夫同盟之國。又必得利害關係相同者。然後可持永久。雖然。此難言也。宇內諸國。誰與可任此哉。若無一定之主見。而謀與漂泊之國。執八面主義者共事。至一朝有事之時。至貽解體孤立。此不可不慎也。

六曰保全之方法。夫清國之土地被列強所分割。礦山、鐵道、銀行等之利益被其占掠。我又豈可傍觀屏諸局外。况有福建全省不讓與人之約哉。但祈我本朝野一心。眼光照于國外。遠察未然。宗旨確立。此外交政策之最宜者。也。今後清國之民。洞察大勢。覺破迷夢。能蹶然奮起。振真正獨立之精神。則我當獨力或依同盟。以防止其外部之危。此商業國中。之友邦之義務也。然而欲防止其外部之危。又必要其自能察大勢。審危機。具文明之利器。教育、鐵道、電線、警察、兵備、幣制、財政及其他各業。必加勉講究。煥然一新。于是乎其可也。若依然如今日之冥頑。迷罔不醒。腐敗搖動。不統一之狀態不脫。則且晚間斷難免外人之侵入。故爲支那計。即宜及今選派國之人才。使遊學他國。練習各種文明事業。又國民教育之方法。同時並改。教授適於時勢之學術。以廣養人才。他日自可爲本國指中國經營之貲也。至若

學生之留學者。則最便宜者莫在我日本。今述其利益於左。

- 一、土地接近。不至有父母親族之障隔。
- 二、物價低廉。旅費不至多費。
- 三、同文同種。故語學之練習不至甚困難。

七日文化與蠻力

即文明與野蠻

試由其所採之方針。而區別宇內之強國。不外如左之二種。

甲種、內重民權。布良政。啓誘人民之智力。使之發達。培養生產。外主平和。圖文明之

開啓。及貿易之擴張。於本國之各地。盡力布文明之施設。

乙種、

尊權壓制。君權肆濫。無憚失於武斷。乘他國之虛。縱其蠶食之欲。

民智壓民

權。貿易交通不能自由。於土地內一概文明之施設不相容。

甲者文明之目的。乙者野蠻之主義也。二者相冰炭不容。今後於兩者之間衝突日甚。其衝突之處。爆裂於支那海與清國平原沃野之間。故欲保全支那。必須使其盡去乙種之性。而進於甲種。則猶可治安。不然。則終陷于黑暗之世界矣。夫保全清國者。非特為同種同文之人。與東洋之平和而已。抑亦人類之幸福。關係世界將來之最大問題也。故謂支那之安危。即世界之安危亦無不可。



自甲午之戰以後。中國政府支絀之形。突然現出。列強侵略政策。頓形跋扈。膠州灣、旅順口、大連灣、廣州灣、威海衛諸地。次第被人占據。又忽有掌握滿洲鐵道權者。掌握蘆漢鐵道權者。掌握津鎮鐵道權者。及掌握其他各鐵道權者。要之其種種手段。皆柔緩侵略。隱約潛進。使受者不知。以成不川兵戈之分割之勢也。今世人以中華帝國爲第二之阿非利加。豈不然乎。歐洲之弱邦。如意大利如比利時。亦效顰俄德。不以英人對中國之策爲然。至出而與英俄協商。分割之形。殆有不能免之慨。雖然。形勢之變遷。決非一朝一夕之故。然今日之中國。雖極衰弱。其土地之廣大。人口之衆多。定非可與非洲並目而視。而列強之勢力。雖駸駸東逼。亦有所不足。其鞭雖長。究難及馬腹也。自膠州被占領。英俄協商以成。列強之對中國。侵略之力。猛進一步。各求擴充其勢力。占領其要港。掌握其鐵道權。要訂有利益之約。近日無大變動者。以其經營於此。不暇及其他。俟其勢力既充足之後。再爲急激侵略。此意中事耳。今日中國之形狀。恰當危病略甦之時。病者值此際。正宜發奮其精神。攝養其體魄。延良醫以療之。服良藥以治之。竭其精誠。安知不可驅彼二豎於膏肓乎。今列強之侵略。延一日進一步。得尺進尺。得寸進寸。殆所謂柔緩侵略者非耶。據港灣。握利權。是彼侵略之第一期。第一期將達於極度。吾恐其所望者。決不僮此而止。其第二期之侵略。必早晚可寓目矣。然則非友邦唱保全於外。志士唱維新於內以應之。決不能杜侵略之第二期。以重振中國。

國運。而保東洋平和局面矣。吾輩於是內考中國維新之氣運。外覽列邦保全之情形。果能有濟乎。未可知也。

英俄協商既成。世界大勢。遂傾注于東方。列強駢鋒並跡。遙遙作分割之形。使英俄爭競狀態。爲之一變。然中國分割之勢。雖漸逼近。而英俄爭競之形。尙相對峙也。近英國租威海衛。遙制長江一帶。及掌握內地諸鐵道權。雖不異俄德所爲。然猶唱保全主義。蓋英國自其對東政策之失敗。遂不能抑制俄占旅大德占膠州。因爭競上而占領威海衛。轉增加瓜分之勢。其意在保全。固無可疑。然其所以守保全主義者。豈有愛于中國哉。不過爲己國之利害計耳。其注意在獨攬中國利權。故保全主義始終不放過也。與英反對而堅持分割主義者。俄國其首魁也。於滿洲之經營。無一不可證其侵畧之策。法之經營南部。著著爲將來蠶食之計。德之經營山東。亦猶是耳。觀其於膠州。純然作殖民地看待。不可見乎。故以現在之形勢觀之。歐洲列強之對中國。不外二大策。一即分割政策。俄法德所主張者也。一即保全政策。英國所主張者也。如英國決然棄保全主義。而俄與法總合其宗旨。則中國之亡。可立足而待。東亞平和局面。必潰裂四出矣。故英國有事南阿。爭戰相持不解。旁觀者往往憂俄法德之有舉動。觀法之於廣州。恍惚有進第二期侵畧之概。決非偶然。雖然謂列強突作分割實跡。亦不得也。蓋英於南阿之戰爭。並不足以挫其全國勢力。日於其最稱雄之海軍。不能

舉動萬一。至其在東洋艦隊。尤不致沙減色。彼俄法德者。又何從乘隙而施其暴哉。且美國近復唱保全主義。求與英日之意見合。其詳固不可得聞。要之其不取分割主義。則固無可疑矣。或謂當美與西戰爭時。英人常表美意。作爲標榜。而杜各國之置喙。今美國爲此舉動。殆亦因英與日戰爭。故出此以控制列國之置喙。以爲報惠地也。雖然是或然矣。但美之立國。原不持侵略主義。其於中國。決非存侵畧土地之心。欲與英人同得商權之想望。蓋有之也。美國版圖。尙有廣漠之原野。其於布哇菲律賓。畢竟不外爲太平洋上海權之根據。則其無侵畧中國土地之心者。宜也。然俄法亦豈能妄動哉。俄爲財政所困。僅能以全力傾注西伯利鐵路及經營滿洲。其他則不暇顧。法則有國內黨訌之虞。德則有海軍欠缺之慮。第二期之侵畧。今固不能遽行之也。況日本陸海軍備。整頓之道。不遺餘力。即無英美之助。亦可獨任保全中國之責耳。

然中國分割之局。既未成。至保全之策。雖未極其周備。亦可苟延日夕。而日本之唱保全主義。與英美之唱保全主義。雖宗旨各異。而望中國之不分割。則同出一轍。其所以保全之政策。靡有異也。吾人不必問其宗旨。苟同其政策足矣。故日本今日宜與同政策者。互相提攜。以抑彼不同政策者。努力維持現在之局面。不使之決潰。能維持一日。即於中國維新氣運。益維新氣運。苟能發揚光大。豈無煥興稱雄之日乎。雖然。恃外人保全其力小。恃



自己保全其力大。恃外人保全者非保全。恃自己保全乃真保全。譬病者不自攝養。專倚藥方。必無濟矣。時哉不可失。是所深望于今日中國有志者。

觀之於外。保全中國之形勢既如斯已。苟內無革新氣運以應之。縱令有如何保全方法。終必成分割之局。若然則今日之保全策。猶庸醫投病者以補劑。徒延長其死期。而多其一番之苦痛耳。豈不愚哉。雖然。以吾人觀之。支那病症。尙不至於如斯。近數年來。迥非昔比。蓋甲午戰役。卽痊症之妙劑也。其藥力最猛。功效最著。一時遍達全身。於是上下靡然。已知非革新不可。企革新之最盛者。尤推南部各省。下自士庶。上至督撫。沈夢若失。倣日本改革之論。聯與國同盟之說。其聲遍大江南北。雖以北京政府頑固舊黨之壓制。尙不能遏抑之。如前歲北京政變。維新黨雖被誅逐。然決不可謂爲一敗塗地。無恢復之一日。蓋治生於亂。不亂則不治。陰雨之後。必有皓皓之烈日。蔚藍之蒼穹。理固然也。今轉觀北京舊黨情形。頗似稍變。如前遣劉慶等來日本同盟之說。固出誕妄。然亦可窺其有維新之意。又謠傳北京政府欲聘伊藤侯襄理國事。及招矢野公使爲顧問官。豈全無因而然歟。蓋彼頑固者漸知國運將斬。非革新不足以維持之。覺投身俄國翼下。終不可恃。故有親依日本之舉動也。觀近時俄公使對北京政府情形。可據而徵之矣。曩剛毅南下。首於江南沮廢維新事業。而旋撤旋復。公然不懼其指斥排擠。可見某督非苟且補苴之輩可比也。而近歲以來。其士人遊學日

本者。逐日增多。如湖南廣東江蘇浙江湖北江西福建四川安徽北京之學生接踵而至。或由官派遣。或自備貲斧。此最可注目之一大盛舉也。邇來南部諸省。其士庶人民頗熱心中日交誼。競相親愛。於教育商業上。思得日本人之援助。決非偶然。以此觀之。支那革新之氣運。殆足與外之保全形勢相應也。

夫然爲今之計。唯外以保全之策。助內之革新。於第二期侵畧未至之前。預備抵禦之方。免分割之禍。然日本以外。無能任此責者。亦無可任此責者。蓋英美雖持保全之議。究無實心興作中國革新氣運。即有其心。而人種不同。文字各異。無任此責之資格。今於外能終始持保全之策。於內扶助其革新氣運者。唯日本人而已。

### 中國問題論中里數皆英里

英人

本題之所包涵。廣濶無涯。故縷述事情。無復餘蘊。余於此題。草成數千言。以資有志者之考究。而題面既廣。紙面又狹。不免有文字單簡。紆迴曲折之譏。然亦所不辭也。蓋余之宗旨。在討論極東問題。而指陳其得失利害。揭出我英國之失策。非咎既往。乃以之戒將來。願我國人知東方問題狀態。而早爲善後之策焉。

千八百八十六年。即光緒十二年也。余有論曰。中法戰爭。萬國形勢。因之而轉移。而此轉移。中法二國未嘗注意也。然商業及殖民上之發達。相與並臻隆盛。促其發達之機者。法人爲

首。而俄人助之也。形勢遂轉移者何。政略曰趨新奇。其張末東滿問題。競爭太平洋之主權是也。太平洋主權。關列國之利害消長。故黨握此主權之國。必益強盛。失此主權之國。必趨於危弱。此至大之關鍵。將來不可不勇進奮鬥。英國之安危。實決於此。我國家之政治家。如以因循姑息之計畫處之。有辱全國良多。雖威名赫赫之英國。必至於墮落矣。是固不僅關本國及各殖民洲英人。亦關於散處天下之英人。此問題之重大如此。豈可玩忽哉。余吐露此說。雖已經過十餘載。自今思之。尤字字不虛也。

英國實爲亞細亞之強國。而我英人鮮有知之者。可爲太息也。英之於亞細亞。其領地及屬國。面積二百五十萬方里。有奇。人口二億七千萬。言語有二十餘種。本國人在亞洲隸軍籍者七萬五千人。工人之隸軍籍者十五萬人。海軍之權力冠於各國。唯日本可與匹敵。鐵道二萬一千里。陸地電線四萬七千里。海底電線二萬餘里。國債及官修鐵道之金額。二億五千萬餘磅。領地與外國貿易之額。每歲一億六千萬磅。其二分之一。行於英本國之間。又亞洲諸國與歐洲間貿易之金額。每歲六千萬磅。其五分之四。握於英人之手。地球各大埠。攬商務之主權者。亦多係英人。亞洲東部。及我澳洲殖民地間之貿易。今尙未大加擴充。將來必次第進步。以臻於盛大。今支那之外國貿易全額。英國居其七。即由三千二百萬磅以上。英國本土。與海峽殖民地。及暹羅中國。朝鮮。菲律賓。日本間。輸出輸入之總額。每歲過一億



三百年來。商務。通商。貿易。實。超過。印度。以。之。貿易。額。每年。必。在。二。千。萬。磅。以上。英國。於。全。世界。之。貿易。占。其。六。分。之。一。誠。可。謂。鉅。大。也。然。今。尚。未。推。廣。至。於。其。極。將。來。日。益。發。達。其。額。增。至。數。十。億。亦。未。可。知。故。吾。人。所。以。常。留。心。籌。畫。夢。寐。不。忘。耳。

俄國在亞洲之領地及屬國。面積七百萬方里。殆三倍於我國領地。雖然。其人口僅千八百萬餘。不及英國領地人口五分之一。且其地財源。較英亦劣。此俄國侵略主義。所以向印度中國作猛進之勢也。今俄人以裏海沿岸為根據地。擲多少人命。費多少財貨。經由中亞細亞。向印度而布設鐵道。開交通之利。又於西比利亞及黑龍江等處。速布成鐵道。以完全歐洲與太平洋之交通。俄國地位。逐日鞏固。其雄圖大略。獲施於中國印度之國境。占有東西海口。以為用武之根據地。西比利亞鐵道之支線。竣工之期。亦將不遠。俄國之進步。誠足震驚宇內。至於與亞細亞東部。交通商業。則微之又微者也。

俄國日夜講求經營東洋之策。勇力起行實事。其勢日長。今自北極嚴寒之地。次第向太平洋。壓土耳其。迫印度。入中國。侵波斯。西自浦史發那史海峽。東迄黃海。七千六百里之廣。駭南進。如中亞細亞。及西比利亞。不過人烟稀薄。不毛之荒野。雖不足詳說其進步。然既已迫印度。中國國境。不可不常措諸心目中。俄人之最大宗旨。不在西比利亞及中亞細亞。而在中國印度二膏腴之地耳。即使勢不能無障阻之處。然其宗旨既定。雖歷數百年。亦確

乎不可拔也。

據俄國所揚言曰。我向東洋之進取。唯順自然之勢而已。故進取之勢。惟我國獨優。不能抑遏之也。雖然俄國之人口。非過衆多。無開拓疆土之理。其執爲口實者。則以上數言已耳。其宗旨則在併吞印度中國。一富國。以開一大工商業場。其大欲則在擇良好港灣。以爲軍戎之根據地也。

法之領地。於中國交趾。二萬三千方里。人口百七十萬。於柬埔寨四萬方里。人口百萬。於安南東京。二十五萬方里。人口千萬。總計約千三百萬人口。貿易額僅七百萬餘磅。而其大分在英人之手。要之法國商業雖不振。猶有衆多人民可恃。其精神所注。在政略不在商略。商業不過其虛名而已。然法國政略。搖動非常。舉措不一。人口不增加。財政頗形困難。法國之殖民地。其可爲白人住所者。亦戛然不可得。而法國武功。除亞爾熱利牙以外。皆歸失敗焉。或曰。法必不能設殖民地。余雖不深信之。然法之殖民與商民。決不敢立足極東。無容疑矣。蓋法國不如他國過滿之人口。及無種種藉口之詞。且更無設殖民地之意念也。雖然法如有志於東洋之爭競。足與各國並驅爭先。然其於東京。僅三稜州爲豐饒之地。餘則深山大澤。無人之僻地而已。故法國財政。每歲欠款頗鉅也。我英國擴張殖民地。以商業始。或以戰爭終。法則不然。以戰爭始。遂終無所得而止。我人則以詭計始。目的既不能使之達。則用其不

兵力。至於用兵力之時。必痛擊之而後已。雖然法國之於中國及印度。所懷蓄之深謀。世人之所熟知。即法國亦不秘之。俄人之籌畫。亦世人所能共曉。所未知悉者。歐洲之猜忌。及對敵之形勢。自土耳其及地中海東岸。擴張權力而迄于中國海。又俄法迫英領之印度國境。及英國來之東洋問題是也。十二年前。余豫言俄法同盟。次第逼近。今其勢力。果臻強盛。鞏固印度之東北方。殆如累卵之危。誠可懼也。

### 中國人種侵略世界

日本竹越與三郎

竹越君於中東和局將成時。著一書。曰支那論。其志欲敗和局。全吞中國也。全書皆寫其妬意。此是其書之第四編。今略擇譯之以供衆覽。

中國人者。世界最易繁殖之人種也。彼等如鼠族一般。恰似自乘數之增加焉。三千年來二十四朝之歷史。無代不有革命。一殺人如草。流血如河之歷史也。他國之戰鬪。雖常有殺人。而中國之戰鬪。則專以殺人爲榮。兵之所過。幾無噍類。其歷史之所謂太平者。乃當人民洗屠之後。壯者已死而少者尙幼。產物衆而人數寡。故人民厭亂而小安。實不過一時苟且之太平耳。雖然。彼當暫時之太平間。未幾而人口之數如故矣。經幾千百回之凶殘忍殺。加以瘴毒。厲疫。濕熱之疾病。飢寒之死亡。全不講衛生之術。醫藥則徒用草根木皮。如是之國。於四百二十九萬方里之中。尙有三億六千五百五十萬之人口。以講求技藝與衛生之歐洲比。



之。猶不過於三百八十萬方里之中。僅得三億五千七百萬人口。然則中國之人種。豈非最有膨脹力之人種哉。吾日本人之甚繁殖者。於明治二十四年。一平方里內。有二百七十五人。全國皆大驚。俱謂不可不速求殖民地於海外。然以中國視之。據千八百九十年之調查。以彼四百二十萬方里之大國。一平方里之中。已容二百八十九人。以彼沍寒、酷暑、不毛、瘴毒、苛政、惡習、洪水、疾疫、參差不齊之國土。與我風光、和民政、寬技藝、醫術、精明之國相比。其繁殖之度。猶過我焉。苟於六十二年之內。彼四億萬之民。更增一倍數。彼等將以何地爲殖民乎。雖或襲美洲之曠野。或辟非洲無人之地。然當其膨脹力之初發軔也。其侵略隊之鞭所先及者。必於黃海、中國海之外。自北緯五十度至南緯四十度之諸島乎。今中國正行其人種侵略於暹羅、安南。實招法人之深恐。前法人加斯頓、蘭鐵兒之核算。暹羅人口一千萬之中。中國居其三分之一焉。於安南則土人屢退避於山間。而中國人泰然保有初連市。握其商工之霸權。故法人稱之爲不可壓之人種。今法國之政治家。每思及將來。則慄然惶恐矣。

英之人初占馬來也。招五十名中國人居焉。今則繁殖至數十萬矣。故謂馬來爲中國人所。有亦無不可也。彼等又方將以南澳洲作第二箇暹羅。此地之政治家大妬忌而痛斥之。遂效美國禁壓之法。于千八百五十一年。城多利亞洲初行排斥之例。各處遂尤而效焉。然其

壓力猶未甚也。至千八百七十八年克因斯蘭州效之。於是軍施其暴力。每船搭載中國人。則一人抽十辨尼。一辨尼約華銀五仙人頭稅。及船載貨一噸。祇可搭載中國人一人。至千八百八十四

年。則五十噸一人。一人抽三十辨尼人頭稅。既而各處又效尤之。皆務設至苛至虐之法。以

拒絕中國人。不使得越國門一步。又哥倫比亞故設許多刑律以隔之。使其一旦見罪。則另

加以慘酷之刑。務欲令其人膝戰股栗。裹足而不敢踏其地。英人亞非根號請政府禁止中

國人入港。於是各國又效之。德人結拉遮耳之論曰。吾等安古羅沙克倫。即歐洲人種之子孫。不

可不各以絕大之力以拒中國人種也。英國之將軍倭耳斯禮。長髮賊之時奉命遊中國探情實評中國人爲

馳奔之人種。曰。一時來則中國人種由西伯利亞、西藏、印度、委陀而侵略歐洲。俄不能拒。法

不能守。漸而波及於歐洲。我英國當與美國結安古羅沙克倫之同盟。方可以當之。云云。

此語雖或是外交家故意煽動之語。然其民無國家之依賴。無軍艦之保護。而出海外常五

百萬人。每年能獲一億萬圓回本國。豚尾漢。日人呼中國人之輕薄語曰豚尾漢以其辨髮類豚尾也無籍者。無籍者亦笑中國人之語謂中國人之無

政府可倚藉也此二語日人成爲俗談市上之小兒見中國人皆以此言罵甚至常有形於新聞紙中者之嘲笑之中。能獨自一箇吸收世界之富。亦不可

盡輕侮也。况其國內山澤之利源未闢。文明之工藝未興。苟一旦開採之興起之。輪船鐵路

縱橫國內。其財政吞吐之勢。正如洋海之汪洋無已。國愈富而人口愈益。人口愈益而國愈

富。於是四億萬之民。一躍而爲五億萬。兩躍而爲六億萬。三躍而爲八億萬。人種之波濤。以

滔天之勢。將直向日本之預定地而決來也。

歐人皮亞順嘗料將來之局。爲後日白人之隱憂。其言曰。

中央亞細亞及馬來羣島。此殖民地之最美者也。雖然。此美地將來必非吾白哲人種所能享受。然則將來之充此餘地者何人種乎。曰。中國人及印度人是也。

今日歐洲之文明。徐輸入中國。將是中國訓練大軍。直達亞細亞之中心。更利用其鐵路。東京、安南、暹羅、卑路麥、乃坡之權利。皆再爲中國所有矣。

中國人政治之侵略。雖未可確言。而人種之膨脹。則毫無疑矣。彼等直追白哲人種之跡。而發其膨脹於世界。白哲人種足跡所到之地。彼中國人無不接踵而至。彼等又能耐氣候之變化。堪勞勩之辛苦。非白哲人種所能及也。

彼等無論在西藏之高原。與非洲之熱地。皆能隨處繁殖。且勞勩者。商賈人。向有勤儉之資格。所以彼等到處與白人競爭。而終不落後一步也。吾白人于氣候之變化。每不能堪。甚難繁殖於異土。今開絕域之殖民地。正與迎中國人入享鳩居之利無異也。中國政府不自謀殖其民。而我歐洲諸國營營於墾荒。直若爲中國人闢殖民地耳。

著英國旅行記者。男爵標不乃路氏。驚曰。余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始赴新嘉坡。其時彼地之人口。白哲人一百。馬來人二萬。中國人數千。余於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再過其地。其時白哲



人及土人之數如前。而中國人則達於八萬六千矣。博士義耳馬耳德之馬耳支沙號巡洋記曰。

中國人縱橫侵入於馬來西亞。彼等以新嘉坡、亞穆、爲第二之故鄉。菲律賓群島之貿易。幾爲所專有。於馬加沙路與德人競爭商利。摩兒加斯之地。則儼如中國人之本土矣。中國人之勢如此之可畏。浸假彼異日能舉動自由。縱汜橫溢。我日本何能當其衝乎。夫中國人之侵略。決無已時也。吾人今日豈可安坐沉默。以保東洋平和之虛文乎。中日國民之爭者。直如英俄之爭爾。英法之爭爾。安古羅沙克倫及拉丁人種之爭爾。今日之必爭者。理也。勢也。人種的也。國民的也。國家的也。至爭根深結。則生死的也。今不計此要重之的。而徒用東洋二字之地理空名。以養百千年之深憂大患。果何益哉。

此是外交家憊息其政府及國民之文也。故多張皇之語。閱者讀此篇亦可窺外人妬中國之一斑矣。吾人有此絕大招忌之物。惹外人之凶暴壓力。今地球各國。孰不欲芟滅吾人而甘心哉。吾人今日苟不思振奮自保。必無噍類矣。可不寒心。譯者附識。

諭旨濫發

日本報

今之時離政治之常經者莫如中國。離文明之軌道者亦莫如中國。處列強環視之間。最爲人所輕藐所恥笑者。亦莫如中國。政府所爲驕橫暴慢。愈出而愈奇。亦愈出而愈怪。自政變

以來。所降諭旨。如捕治康有爲及株連各新黨。層見迭出。無一是處。吁。何其濫也。豈知列強益加輕藐。視若過眼雲烟。無足輕重。環顧世界之中。最難解決者。中國之將來也。雖以列強之實力。猶不能預爲之決。然其責任所關。大局所繫。有不容於緘默者。夫國之所貴者。政令耳。權力耳。今中國之政令。既無足取。而權力又無所施。特以大言欺人。虛張聲勢。今日下一詔。明日降一諭。一步緊於一步。一回酷於一回。是何異以無彈藥之巨礮。而欲虛發以驚人。也。奚取哉。初中國之背其祖制也。降立嗣之諭。而天下譁然。次欲購緝康有爲一流人物。又次而株連翁同龢陳寶箴以下數名士。而天下愈騷然。民心愈離散。環球明理之人。獨不解清廷之意。果何所恃而無恐乎。果何所謀而若是乎。將爲廢立之計。而剪除其羽翼。以爲異日之準備歟。則國民之忠愛。皇帝者。滔滔皆是。恐未必如願以償也。將爲阻遏新機。以自逞其威權歟。則疆域日蹙。民心日離。恐未必永奠河山。金甌罔缺也。然則時至今日。四海一家。雖極細微之事。而皆有關係於列強。斷不許其如暴客之殺害善良。如演劇之放逐廢帝也。維彼清廷。雖冥頑不靈。而欲輕於嘗試。吾知列強環結。終不忍袖手旁觀。而聽其所爲。卽如翁同龢忠懿至誠。寔爲政府之柱石。皇帝之師傅也。清廷將不利於。皇帝故欲除其輔翼於。皇帝者。何其暴也。陳寶箴爲湖南巡撫。其聲望才幹。遠駕張之洞而上。乃因康有爲之獲罪。被累革職。實榮而非辱也。沈鵬上書請殺剛毅。榮祿李連英三凶。遂爲大臣所忌。

奔走江南。文廷式客遊日本。此數君者皆清廷所欲得而甘心。殊不知今日之將不利於清廷。而實大有造於清廷者。豈僅此數君已哉。乃當軸之人。慮不及此。離文明之軌道。行暴政之覆轍。豈非自速亂階乎。雖然。彼之所爲。不顧情理。不思後患。實屬莫可如何。然有列強諸國。又有唇齒輔車之日本。豈忍如秦越之視其肥瘠。漠不相關也哉。日本新聞報所論若此。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彼昏庸政府。尙不知戒懼修省。徒以矯詔僞諭。貽萬國羞。終亦必亡而已矣。

### 修設亞細亞鐵道論

英人

西伯利亞鐵道竣工之期。尙須歲月。而今之亞細亞地圖。亦既有所變化。若使鐵道底於完成。橫過亞洲大陸。直通旅順口。洞開交通之利。則將來地理之變化。更速且大。無可疑也。既移滿洲爲俄國領域。遼東半島之大部。非隱然俄人所庇蔭之士哉。今改築旅順。以成天下無匹之堅壘。中國北方全部。雖非俄人之領土。猶在其掌握中也。吾人對此形勢。當何以應之乎。人皆嘆英國之政策。漠然不可恃。而其實在之策畫。以應之者。則無聞焉。白疊斯福侯查看中國各地後。籌畫方略。其意見以爲使中國自立。於極東伸長英國之勢力。抑無不能。餘亦先俟數月。漫遊中國。欲知其實在形勢。極不容易。英國當時時注意之也。白疊斯福侯之籌畫。頗能出衆。彼之意見。無他以爲中國非由他國所迫。則不能改革。英國以不得地利。



又政府之失計。遂漸漸失其勢力於中國。如昔北京重大之變動。無所干涉是也。若聯合三國以迫北京政府。或能使其革新。雖然。至于今不可望矣。而况俄人之勢力蒸蒸日上。英國之勢。滔滔日下乎哉。

然對之果用何道乎。或答曰。英人盍以俄之故智。步其舊軌。而增進英國之勢力歟。俄人竭力經營達中國之鐵道。求短縮其地面。英國何不可依樣畫葫蘆乎。何以鐵道不起自地中海岸。橫貫南亞而達揚子江。以與西伯利亞鐵道相對抗。以爲擴充英國勢力之基礎乎。且英如欲布設此鐵道。較之俄人之於西伯利亞。固屬易易耳。印度既已有四通八達之鐵道。假令貫通東西之鐵道。自苦拿機。或亞沙姆。以達緬甸。雖未全就布設。然其完成決不遠也。且以吾人之所知。則自來瀨至揚子江之途中。非如俄之鐵道。遭遇西伯利亞中央及排家耳地方難開鑿之天險也。彼我之所異。祇鐵道之達中國境。其經過之地。皆其領域。英則不然。勢不能不橫過他國領域也。雖然。若印度固不足言。如亞刺伯、波斯、土耳其、齊斯坦。覽世界之趨勢。英國可爲南亞地方之主權。既已久信無疑。他如歐洲諸強國。欲於印度洋沿岸擴張其勢力。斷所不許。是等地方。我英之能據其主權。以阻他國之侵入者。無他。即聯絡散在印度洋岸之英國領土。布設鐵路自地中海岸起。遙貫東方。以達中國中央。開交通之利。爲益非淺鮮也。

西伯利亞鐵路將來如何變化。不可思議。至於開西伯利亞之富源。其事距目前甚遠。旅客貨物郵信。可以速達極東。此固最近之便益也。據扶拿德米耳氏所著「太平洋上之俄羅斯」言。山西伯利亞鐵道赴香港及上海。較取海道經蘇彝士河之時候。與費用節省頗多。附輪車十餘日可達上海香港。由海道非三十餘日不可。又附輪車至浦潮港。復取海道至上海。一等客位。價金及食費。僅三百九十留。即四十磅約四百圓而取海道至上海。須七百七十二留。約八百幾多其一倍。將來赴中國日本印度新嘉坡等之旅客。必取道西伯利亞鐵道無疑。蘇彝士河及東洋輪船公司所常獲之利益。必漸歸於該鐵道矣。然則吾人主設自地中海經印度達中國之大鐵道。此勢之所必至。不可以有礙英國海運之俗論而止也。

### 交鄰善道

日本報

清廷壓制其國之維新黨。既一年有餘矣。而近時其頑固派之氣焰。愈不可嚮邇。或曰維持祖法。或曰扶植聖道。篤守其朽腐無謂之八股。及一切之弊政。有如生命。敢置其英明體國之君於不顧。而惟迎西后之意。弄西后之權。以實行其樹黨營私之詭計。其捕康梁而欲致之死也。發諭至無數次。懸賞至十萬金。明飭使臣以網羅之。密遣刺客以兵刃之。京中官吏有曾入康氏所創之保國會。及今日不甘心附廢立之逆謀者。悉驅逐之。禁錮之。株連而未已。又諭舉國之士人曰。其有放言高論。氣質囂張。染康梁之惡習者。嚴飭痛懲。乃至於鄉

會試場有作新奇之文體者。亦罰無寬假。又懼內外之報章。有以刷新其民之耳目。振起其民之志氣。於是竟不惜貽笑萬國。公然嚴禁閱報。猶慮外人之居各學堂教職者。有以開通其國之少年子弟。將來不遵其約束。於是乃諭令契約滿期之東西教習。悉行解職。而以己國之官吏代之。嗚呼。清廷至今日。新機已絕望矣。危機更不可言矣。夫老朽輩蟠踞政府。擅權至于此極。則必謀害其一意維新之。皇上。勢固必然。然其國民則知建儲之事出。即廢立之基成。聞風以電爭者。不數日凡數十起。其痛心疾首不願死生誓殉君國者所在多有。而東南之民氣。尤激切震撼。如銃炮之將燃。堤岸之將決。我輩自局外觀之。苟光緒帝一旦有不利。則其亂豈易收拾哉。是有心者窃窃然爲之隱憂者也。雖然。戒人於火者徒浩嘆於其旁。不若以曲突徙薪之言進。故我邦而無意扶救中國則已耳。有意扶救之。則斷宜伸忠告之情而不可默視。且清廷之所爲。純然與文明反背。阻世界之進化。於公理所不能容。況憶我邦維新之初。其時志士仁人之險阻艱難。斷頭流血。前仆後起。我輩更有所感觸於中。而不自覺者。以是有望于我外交當局諸公。對清廷大聲疾呼。而提撕警覺之。以生其悔悟。寔交鄰之善道。而當世之義舉也。

## 論英日美當助中國維新

台報

某西報會著一論曰。目下各國均着意南非戰事。即英國政府現亦注意於此。他處之事。不



遑顧及。致歐洲兩大國。乘此機會。在中國多方設法。欲將英人東方權勢壓制。且專心致志。一意圖維。絕不稍遺餘力。而中國內廷復爲之先路。是以內地民人悉有所不滿於心。莫不蠢然欲動。我英人設不將其不合處早爲揭出。不已失一分所應爲之事哉。即如現在剛相慶王李傅相徐相國等。所言皆非忠告。而內廷莫不信從。加以俄人暨他國從中慫恿。暗爲之助。苟再不妥籌善策。以阻遏其所爲。竊恐禍亂流血之事。將從此不遠。矧在各省民人以及各官。均預備起義。蓋亦視此爲重負。而急欲去之者也。溯自咸豐上賓後。太后即垂簾聽政。獨攬大權。稍經涉歷史冊者。已均心知西后總攬機務。實非盛事故。莫不有違言。自光緒皇上御極後。不幸之事。復層見疊出。既不獲事權在握。復不能獨斷乾綱。致釀成今日景象。假令西后不爲之制。一任皇上孜孜圖治。則中國亦何至有如此之情況哉。計自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後。國家大權。均不在皇上掌握。是以前年光緒皇上銳意維新。力圖自強。薄海民人。方冀中國從此不難日臻興旺。不意爲時未久。即已敗壞。皇上因欲振興國是。冀安百姓。而反因是失歡於西后。凡在民人固亦莫不曉然矣。如其北京肇亂。彼首先獲利者爲何人乎。蓋亂耗一播。俄國必將平時睦鄰之心。變而爲強梁之面目。其借靖亂爲名。而遂償其所欲也必矣。俄國既作俑於北。法人亦必步武於南。中國今日之事。洵危急存亡之秋。爲伊古所未有矣。且其內訌較諸外侮益甚。此時各省湘軍在中國最稱忠勇。幸有劉觀

帥制軍妥爲鎮壓。不致變動。設制軍赴京後。於諫阻西后之意仍然不克挽回。竊慮若輩之心。卽難再爲平靖。矧其狡焉思逞。業已早露端倪。祇候制軍入京後之消息如何耳。于中國事最有關係之英美日等三國。如中國內亂一起。其受害處亦惟此三國爲最多。萬不可以此爲藐小之事。漠然置之。並不有動于中。蓋現有兩大國正在竭力營謀。務使西后墮其術中而後已。除非英日美三國趕爲設法阻遏。庶足以敗其陰謀。然目下辦之之法。亦祇有最爲淺近之一宗。祇須英日美三國聯名請西后歸政與皇上。三國之使臣又須不時覲見。務請皇上仍以平時素志。力求維新。三國使臣更宜加意詳察。倘仍有阻截維新者。卽爲除去。如是則中國斷無有不臻上乘之一日矣。猶憶四年前。日本一國。尙能逼近京畿。使北京政府中人悉從其言。今更有三國勢力聯合辦理。尙何患事之不成哉。芻蕘之見。當不以河漢視之也。

## 英國協會會議一斑

## 日本某報

觀北清近日之騷擾。滿政府種種醜態。日出不窮。實可笑可憫而頑強可惡。若然。畢竟不足繫本國人民與各國之望矣。以滿政府之腐敗。內亂迭起。外患荐至。固所宜然。而勢至如此。尙復執頑冥之意見。仇視天下各國。其靈臺之暗昧。耳目之昏塞。不云甚乎。彼旣出此異舉。吾人不可不擇定宗旨。以爲抵之之方也。此一舉動。雖不可謂之爲萬國爭戰。然英國非殺

然決策禦之。則一場劇大風雲。恐不能潛然而息也。

雖然。即使於北清恢復平和秩序。而無策以善其後。則平和恢復之時。即危險暴露之日。使於茲優柔不斷。不但損英國之權利。又足以啓東之亂局也。所謂善後之策。維何。扶掖中國政府。改革一切弊政。使之百度維新是已。其責任英國獨任之可也。或與列國協任之亦可也。但英國如不能占特別權利。則他國亦不可使之占特別權利。若夫此策畢竟不能實行。列國瓜分之念熾。與夫中國無自存之道。當其時也。英國當勇猛奮進。揮全力於己國權力範圍之內。毋致落他人後。此必要之著耳。

雖然。試思分割中國。分割其四萬萬人民也。分割之後。各國必募編土兵。分布所轄各區。因而增兵之競爭。必不可免。增兵之競爭不免。則利害之衝突。必無術以弭之。如此。雖欲不戰鬥紛紜靡有寧日。不可得矣。而是等土兵。各能忠事其主權之國與否。固不能無疑也。且分割若是之廣。土衆民。抑豈易言哉。自分割開端。以至終極。必經多少歲月。多少困難。多少苦戰。此勢之所必至。理之所當然者。吾思當其決裂正劇之時。雖如何強暴之國。不中途而悔者鮮矣。

改革中國。與分割中國。其難易不啻天淵。如列國協同而謀中國之改良進步。更張其法度。嚴峻其國防。易租稅之章。肅官紀之制。猶反手耳。以中國人之才智。神州之勝地。輸入各國



文明。睥睨宇宙。超凌萬國。固非難事。分割之虞。復從何而至哉。然使中國改良進步。其責任在文明諸國。至於逞一時之私慾。招永久之禍患。非得計也。

### 列國對中國之政策

#### 一 俄國

俄羅斯欲瓜分中國者也。其陰謀早爲列國所猜忌。今欲實行之。不經一場劇戰。必不可得也。然俄國對中國之輿論。尙曖昧不明。且財政紊亂。人所共知。又魏鐸氏之財政計畫未成。主張侵略主義之孟拉肥甫氏。天奪其魄。亦旣悠然長逝。賚恨九泉。然即使俄人今日取祖宗之遺訓。執侵略之偉策。而決開戰端於東洋。未始非失計矣。又俄人不以孟氏之死與財政困難。稍抑其開戰之熱念。亦未可知。蓋俄國素非厭戰之國耳。

考俄國從來性質。有如流水之象。遇嚴而屈。遇堤而避。悠悠滔滔。不急不徐。當小敵。不憚破之。當大敵。則暫屈伏。以俟他日焉。雖然。俄固侵略各國之國也。然其侵略之道。不以戰爭。而常以詭術。恫喝之技。尤其所長。且其對北清之經綸。成算蓄蘊胸臆。已非一日。今俄與英與日或其他各國。急開戰端。雖非必有之事。然亦不能斷言其無也。而將來北清暴動。一經了局。當列國開議會之時。外裝強硬之貌。內實不欲戰爭者。其俄國乎。雖云逆揣。然亦不遠矣。

#### 二 英國

乘北清之亂。遂欲施其厲爪毒牙之國。疑之者不僅日本。即各國亦莫不然。因有此猜疑。是以分割中國之議。畢竟不能成焉。如英國首相與戶部大臣。既已宣言保全中國。著名各報輿論。皆同聲贊助。而尙以英政府對欲分割中國之國。不採強悍方策爲遺憾。如泰晤士報之論曰。事勢既至如此。吾人當決何策以應之乎。中國之利害。關係英國至重。恢復其平和秩序。英當直任之。決非可委之包藏禍心之國也。又古羅普報之論曰。保全中國。是英國所執定不二之宗旨。足以盟誓於天下者也。然因政府萎靡不振之故。中國遂徐陷於敵國之手。試思英國政府。抑欲自中國政府高揚英國之勢力者歟。云云。要之英國輿論。皆主于妨分割之舉動。對異己之國。而抗之以強梁之力。勿使寸步云。若然。如俄國萬一不憚驟開戰端。則英國亦不讓之也。然而俄豈欲戰者哉。

### 三 法德美國

至於法蘭西一國。如其善惡皆欲視俄爲轉移。則不足言。若其有勢力者。於國內大伸張國民主義。使國勢不寧。或因而轉致牽制俄國侵略舉動。亦未可知也。至日耳曼之國狀。對北清變動。甚覺沈靜。斯蓋以杜蘭斯哇事件破裂以來。與英之關係愈切。日耳曼有英國之援助。則可以制俄法之跳梁。英有日耳曼之援助。則得安然駕御南非。實二國所共利也。此際德如捨英而入於俄。轉以分割中國爲目的。非計之得者也。若美則於中國無勢力圈。唯欲







之變亂。唯望北京政府。猛省其氣運。深察其形勢。使就中興革新之途。故不得不進以忠告之言者也。

中國者大國也。即中國人亦以其國家混一天下。傲慢而自尊自大也。古來中國之朝廷。雖屢易姓。其主權雖屢被握於外人之手。而其國家者。殆有外形雖已滅。而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未嘗已滅之意味。夫中國之建國也。專主文教。故每朝對外。皆不免柔弱。然對中國而侵略者。每每以一方之武力。僅少之種族。且其目的者。單在掌握中國之政權。及得志後。却感化中國之文明。幾百年之後。其社會無不被中國之併吞。使今之列強之侵略。亦不過如斯。則禍患殊不深。其侵略不過一時。他日之恢復亦甚易。不知今之列強者。非如斯之侵略。其文明則優於中國。人口亦不少。其國民者。儼然成居國之社會。非復如水草無常。而轉移行國之蠻種。故其侵略。右手提干戈。左手携書券。前用牙籌。後備戰艦。其目的者。非徒掌握政治之主權。而遂滿足。不移風易俗。使其言語同化。使其文學同化。而自宗教學術根本上爲一大變不止者也。故其侵略有永久之性質。非止一時而已。有如吾人類之對於禽獸者。夫中國之外患也。古來以五胡爲最慘。其侵略非一時之蟒吞。乃爲永久之蠶食。其禍毒亦至深。人種者混同。言語者淆亂。教化者駁雜。禮樂者紊亂。至中國之今古史。畫一大鴻溝。則中國人苟思五胡之亂。其禍中國如何。即可想見今日列強之侵略如何矣。

古來中國之外患。唯五胡之亂爲最。其禍遂至深且大。而今也列強之分割侵畧。其外形固似五胡之蠶食。其實力則幾十百倍於五胡也。夫五胡之侵。自西北兩面。不過如今日之一俄國。今山東有德有英。南有英有法。而此外如美如意如比如奧。亦漸漸來迫。以中國之大。如往時聞雞起舞之劉鯤。中流擊楫之祖逖。竟無其人。却有屈膝事契丹之石敬瑭。人物豈非可詫駭之至哉。現海關者。與其鍵於英人。東三省者。勿論。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湖北江蘇廣東廣西雲南各省之鐵道。其敷設權。讓與俄英法德。膠州旅大威海衛廣州之要港良灣。隨意割贈。四境內外。無所防備。一出一入。他人族類。所謂貸盜以鍵。饋寇以糧者。非中國今日之現狀哉。然其形狀。非成於成之日。其所由來。固甚深久。吾輩者。決非徒驚怪今日之形勢。唯驚怪中國今日當局者之舉措而已。彼等者。尙不知今日之時勢。除根本革新之外。無他救濟之法。其狀何異於坐敝船之中。駸駸下墜。猶冥然罔覺乎。然則中國之運命。其前途遂無所望乎。

雖然。以吾輩之所知者。則中國國民之內力。非薄弱也。其民庶者。勤勉於生產。而堪勞苦。其生計者。儉素而工於貯財。其士人熱心於講學。而嫻禮讓。而至其礦物植物。原野河川之富。固不可勝數。方今北京政府。雖窮於財政。是出於理財之不得其宜。決非民力之乏。支那之兵雖弱。是將校無人。使訓練得宜。精良之兵。指日可得。觀於甲午戰役。我軍人之所親知。







因循推諉。將革新之氣運。自中而激發。革命之變亂。侵略之大勢。自外而演。分割之活劇。內患既興。外憂迭至。則它日之政府。豈能復爲今日政府之所有哉。故吾輩于此下一斷語曰。欲看支那之運命。在此革新氣勢之如何。欲觀後來之變局。在北京政府方針之如何。

### 論德國在中國之勢力

日本報

東邦均勢之破壞。其由來非一朝一夕所猝至。推其最始原因。不得不歸之甲午一役矣。此一戰也。英國勢力頓失。俄法德三國。遂因之而得伸其爪牙。故中日戰役。東方局面之第一變也。既而德以教案啓釁。強據膠州。尋而俄占旅大。英據威海衛。法領廣州灣。禹域分割之勢成焉。故膠州灣事變。東方局面之第二變也。列國既占有支那沿海要地。銳意經營。不遺餘力。方將逞其雄飛矣。乃忽有義和團之變。滿清政府以其凶饒。自爲戎首。啓釁各國。速人瓜分。此東方局面之第三變也。義和團之起。雖足使各國經營之力挫於一時。然其結局列國各逞虎狼無饜之慾。要求種種重款。擴大勢力區域。洞若觀火。不待智者而知之也。請言德國。

德國之跋扈于東洋。其所由來者漸矣。然以海軍力欠缺。故不能占奪根據地。乃適當中日戰爭結局之際。與俄法共起而干涉之。迫日本返遼東半島。自是而後。雄心勃勃。遂不可復制矣。至光緒二十三年之秋。乘山東土人之暴動。猛烈驟起。直率東洋艦隊。搗破膠州灣而



揭德國旗幟。於是德國爭勢力區域之根據地遂成焉。占領以後。復要求築設鐵道之權。滿清政府遂毅然允之云。

其一自膠州灣起點。經濰縣、青州、博山、淄川、鄒平等處。而至濟南府。更達山東省界。其二自膠州灣至沂州。經萊蕪縣而達濟南府。

此二線之承築者。德人與支那人合股公司是也。該線十哩英以內之地。德國有採掘礦產之權焉。

德既強占膠州灣。獨攬布設山東鐵道利權。猶以爲未足。復與英協築津鎮一線。該線起自天津。至山東德州府。渡黃河而達泰安。逕經沂州。越清江浦。從是藉運河堤防以達鎮江。長約二千一百里有奇。公債七百四十萬磅。竣工之期限以五載。還債之日限五十載。自天津至山東省南端。歸德人管轄。自山東省南端至鎮江。則歸英人管轄云。

膠州灣當支那海南北之中央。海澳廣闊。門戶鞏固。誠無上之海軍根據地也。山東面積二十餘萬方里。人口三千六百二十四萬七千八百有奇。穀帛豐良。礦產充盈。沂州煤田。面積二百六十英方里。可採掘者十之一。現所掘之博山縣礦層。積厚六尺以上。每日能出六十噸至八十噸之塊炭。嶧縣煤田。甲於山東。此世人所共稱也。其他如濰章邱等縣。炭脉之旺。聞亦不讓山西。噫。德國之盤據山東。不可不謂極東外交之一大成功。不世之偉業也。







夫自表面觀之。俄人野心。如自此俄然擴大。時駐北京代理公使巴浦魯氏竭畢生精力。使旅大二港。不動一兵。自入掌握之中。一面復將自滿洲南下達旅順之敷設鐵道權。一舉得之。所謂祖宗發祥地之滿洲。實已移爲俄人吞蝕東亞之發祥地也。中國上下人民。徒擁虛名。尙夢夢然受敵人之保護。不亦怪哉。不亦哀哉。

自是之先。俄國既得滿洲橫貫鐵道線之尤可。即設一中國鐵路公司。於光緒二十二年春初。特勘定一切章程。以俄國皇族侯爵伍福德史爲總理。兼中俄銀行總辦至是年八月。遂於哈拉賓

在松花江上游、當滿洲之中央、舉行興工式焉。爾來以該處爲中央根據地。所需材料。均取諸黑龍江松花江

二水道。今年二月。哈拉賓以東尼葛立史喀間之三百七十英里鐵道。兩端之竣工者已百

二十六英里。東六十英里、西七十六英里、中段二百三十餘英里。其土工亦殆將告竣。哈拉賓以西開達露

甫斯加間九百五十三英里。即西伯利亞鐵道之滿洲分歧點在梯塔與斯德立田斯喀之間哈拉賓以西四十七英里。與阿倫地

方之一段。現已開通。其間地形。危險逾常。布置工事。絕非易易。然俄人預期竣工於光緒二

十九年。其志堅氣壯。亦頗足驚嘆也。如橫貫滿洲鐵道之工事成。以前此所計畫約四千七

百九十一英里較之。縮短六百六十英里。延長線共四千一百三十一英里自海參威至俄都。僅須八日半云。

對右橫貫線爲丁字形而南下旅順者。長六百八十五英里。又自大石橋開一支線達牛壯。

該線長僅十五英里。自長春至吉林線長九十九英里。此間工事。迥非前線可匹。不但工事

最易。即材料亦甚便。今旅順北方奉天府間線。長二百九十四英里。均已告竣。營口支線。及長春附近三十八英里餘鐵道。亦皆開通。然近以義和團之亂起。以上線路。必不免破壞無遺。他日修理之力。極非易事耳。

當光緒二十四年。蘆漢鐵道。既入比利時承築。實俄國而俄人野心愈熾矣。延長滿洲一線。自

山海關直出北京。而以蘆漢鐵道繼之。中國重鎮之漢口。遂陰爲西伯利亞鐵道之終點。舉

中國北方。皆入於其勢力圈中。此俄人所日夜希望者也。不意一腹陰謀。竟被英所窺破。乃

舉關內外線路。北京、牛莊、奉天間悉入英實洋行之保護權下。於是數萬里之侵亞鐵道。頓被遮斷。俄

乃思於北京外交上。決一死爭。然而終莫如英矣。爾來俄經營蒙古線之志。忽起。思自恰克

圖築一鐵道。出庫倫。橫過大沙漠。下北京。而與蘆漢鐵道相聯貫。蓋欲遂其初志也。他日竟

副厥志。亦莫須有之事耳。

俄之鐵道策。非僅計通商之利而已。其線路所經過。必避繁盛之區。而設車站於無人之地。又俄國移民。皆純然建俄式市街。觀於哈拉賓可知。推其所以然之故。不外欲使滿洲純然化爲俄人之滿洲而已。吁。所謂滿洲人者。欲早晚不蒙驅逐殲沒。豈可得哉。近義和團之激昂。官軍和之。共奉征俄之旨。其原由始亦因俄人之自異歟。

### 義和團事與英俄德之關係

日本報







便利。而中國自生紛亂。偏又痛排外人以爲興戎之機。是誠德皇成功下手之日也。故今後無論英、俄、法、日各國。在中國作如何之舉動。而德國必足以應其力。決不至再落人後。而稍降其利權也。

### 論中國局面變遷

日本報

北清有暴族焉。端親王爲其酋。剛趙董等爲其羽翼。藉義和團以排斥萬國。致釀成今日之前古未有之大變。列國目此暴族曰文明之公敵。爾來執救同胞誅暴族之正言。調遣陸海軍隊。直趨北京。先搗破大沽要害之砲臺。次入天津。行將長驅而攻北京矣。近傳官兵與團匪。欲乘聯合軍未及齊發。天津南下以扼其北進。然列國至今尙未敢宣言開戰者。原思延己國官民之命於北京耳。今戰端既發。之自滿政府。列國於此時不遑顧同胞之安危。不得不與之言戰矣。聯合軍之至此。大改其目的者。抑勢之所迫耳。今列國使館。未成灰燼者。殆寥寥矣。德公使既已遇害。其餘各國官民之生命。亦在不可測之中。恐東江之水未至。而魚已先腐矣。然則今後之聯合軍。討伐暴族而重懲之之外。無他目的也。目的既不在救危拯急。則無庸直入北京。暫盤據天津以俟敵情之變動。此聯合軍現在之情形歟。

前數日曾有電傳曰。光緒帝被弑。西后逃匿。端王篡位。其真僞雖未可定。然果屬實事。則中國內部之情勢。其變幻殆不可以道里計矣。黃河以南之督撫。當今日之變動。皆漫然不顧。

甚至謂近來上諭。出於僞朝。相約決不奉行云云。事勢至此。彼等猶未決向背者。以西后與皇上尙顯然在耳。令帝弒后逃。逆賊篡位。彼江以南之臣民。復何所憚哉。聯軍結隊。北向而討逆賊。此必山之事也。若然。則中國南北分勢。北京暴族。必據直隸奉天各省。以陝甘之兵。抗江南之義旗。分禦外兵之力。用以防禦內敵。於斯時也。列國聯合軍隊。一面復仇。一面助中國革新。與南方諸軍。夾擊北京。此適當之任耳。

近日諸電。果屬確耗。則北京之外國人民。已成不可救之勢。僞朝之兵。直向聯合軍開戰。帝崩后逃。中國無主權者之可認矣。強欲認之。唯暴族酋長端僞王而已。夫一僞主。列國何以認之。然則中國既無主權者。列國於此。抑將何以處之乎。分割之歟。抑保全之歟。然今日之所謂保全。非保持現狀之謂。乃於中國大陸。保有中國人之國而已。若夫疆域增削。或廣或狹。必不能免。要之唯竭力存四億人口。適當之一國家。使世界各國共享文明之利。此保全之宗旨也。若斯光明磊落之宗旨。何國敢有異議。今我日本必宜首先倡之。使英美繼之。無容更猶豫者也。

雖然。列國之意。極不可測。見及中國之無主權者。如德國則以黃人亂暴。奸險爲口實。俄國則以滿人之統御爲目的。於是保守之論。生出種種障害。當列國議論不一之日。則在北清之聯合軍。必致解體。此自然之勢也。不幸列國軍不能聯合。則或擬占領東三省。或擬割取







熟思以上之改革策而一定國論也。

(乙)列國分離之時

各國各有內情。利害之軌不一。要求之件或異。兼以損害有輕重之分。派兵有多寡之別。戰蹟有大小之異。故聯合隊既入北京以後。必至不能永久協同。於是因利害相等而協同者有焉。因利害相背而分離者有焉。要求之款。必至支離百出。紛雜逾常。此可逆揣者也。當是之時。列國或至要求土地。亦莫須有之事。然占領土地。隸轄之經費多。獲益絕少。所得必不足償所失。歐洲各國。至近時已窺透之。兼以此次勘定義和團之辣手。可推知將來占領土地以後。必招土人反逐。故寧棄瓜分中國之名。取瓜分之實。淡視土地而占領各種之利權也。我國臨此局面。其要求之款。當自今決之也。列舉其要項於下。

一支那領海及河口。得設置漁廠捕魚之權利。

一條約所允許之內河內港以外之通航權。

一建築蘇閩鐵道權。

經杭州衢州而達福州廈門之線。與臺灣海峽錢塘江間之海航線遙相馳騁。此線較之閩潯鐵道自福州達江西九江線人口衆多。物產豐饒。故利益必盛於閩潯線也。唯杭衢二府地隸浙省。前英意曾均與清廷締有不割讓條約。所謂二重不割讓區域是也。欲獲布設



此線之權。必先得英意之協允也。

一敷設閩粵鐵道之權。

自廈門經福州而達九江之線。遙與臺灣海峽楊子江間之海航線相馳騁。此線二分之一在江西省。江西爲英國勢力區中之物。必先求英人之協允者也。

一採掘鑛山之權。

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各省。

一借用羅源灣及其後面地域之權。

羅源灣福建北部之良港也。日本在支那無軍事上之根據地。於此次之出兵足以驗之。羅源一灣其水遠入內陸。其口狹而內廣且深。加之後地亦平坦。故乘此機而借之。將來利益。豈有涯乎。即不能如舊例租借九十九年。即稍減期限亦可也。但求無放過之而已矣。

北京政府無勢力之時期

(甲)列國協同之時

若夫支那之騷亂。遍地蜂起。新政府無鎮壓之力。甚言之則成爲無政府之支那。當斯時也。日本與列邦之舉措果如何乎。原來支那一國。恰如纏綿癆疾。應氣候之變化而發。國內匪







生存競爭。天下之通勢也。至於今日尤爲烈矣。歐洲諸國形而下之文明。日益進步。而壤地褊小有以限之。非爭權利於境外。無以謀生活。此歐洲政治家之所以日夜焦慮也。此印度之所以亡。澳洲之所以滅。阿非利加所以爲殖民地也。今環顧全球。殆無隙地可復竊據者矣。有國於此。其土肥沃。其物產豐富。而民智尙未開。兵力尙未足。以爲取而有之。以利吾國。以殖吾民。天下莫有便易過此者。近年瓜分之說。蔓延政界。豈無故哉。自北方團變。動天下之兵。中國危慘。禍在旦夕。於是歐洲之政治家。益乘此機會。大肆瓜分之議。抑瓜分中國。實今日之一大疑案。當局者不可不熟思深考。究其利害也。

今列強之所欲瓜分者。其或止於中國沿海。非四百餘州之全土乎。以諸國之力。竭智經營。血戰數年。或可得志。然內地居民。心必不服。反抗之事。勢豈能免。觀臺灣之於日本也。不其前鑑哉。

披中國地圖而指畫之曰。經線自某度某分至某度某分。緯線自某度某分至某度某分。是甲國之所有權也。經線自某度某分至某度某分。緯線自某度某分至某度某分。是乙國之所有權也。如是紙上空談。則雖瓜分中國全土。亦無不可。至欲征服其民。占領其地。則雖合歐美日舉全力而圖之。豈必濟哉。旣不能征服其民。占領其地。則安得握主權而統治之耶。故吾謂瓜分中國之說。不過資口舌之談。萬不能見諸實事也。

北京雖首善之區。然欲奪之。非甚難事。舍海登陸。路程不過數日。四十年前英法合兵曾攻破之。爲城下之盟而退。今各國之兵。再入北京。甚容易耳。然破人一京城。不過兵家尋常之事。豈有裨於大局哉。當今之世。非破人一京城。即得人一國也。試觀千八百六十四年之事。及今日阿非利加之事。可以了然悟矣。

今試舉瓜分中國之難而言之。中國幅員之大。數倍歐洲。由上海至伊犁。長二千五百英里。由東京至西伯利亞。長二千英里。而鐵路未設。交通不便。道途險阻。車馬難行。藉令用兵于其內地。糧食軍火從何接濟。既不能接濟。而欲征服其四百兆之衆。豈可得哉。

中國大江有二。黃河長江是也。皆可以小炮艇直溯上流。接濟遠征。然我軍所能立足。視我船艦炮力所能到之地而止。倘我軍欲深入內地。須仿決剪拿在蘇丹之所爲。得寸守寸。隨築鐵路。乃能進兵。然決剪拿之征蘇丹。尙須十二年始克成功。況如中國。豈易爲力。以吾逆之。雖閱百年。前者仆。後者繼。猶未必有濟也。

中國之民。開化最古。歷史宗教。風俗習慣。淵源之遠。垂四千年。其拿梳拿里治之不易侮也明矣。外國別種人。雖以威力劫之。必不能服其心。徒釀大禍耳。今爲各國計。惟有扶其四萬萬人。所最愛戴之皇帝。使之復辟。再行親政。則義和團不平而自平。東方太平之局。可共長保矣。我政府萬勿聽各國之狂論。懷瓜分之野心。至捐有用之國帑。購求大禍。驅無算之國







之亦復如是。以此相習者四千年。此支那自古之國情。毫不足怪者也。不幸現際滿清失政。主權盡失。將漢人土地。舉而奉於他人主權之下。漢人雖隱忍于一時。然他日機會既至。則國民中之豪雄者。振臂而起。圖謀獨立。雪數百年之仇憤。爲東西球之強國。固意中之事也。今英俄德法各國。羣向支那以擴張版圖。其詭謀雖熾。然欲純據爲己有。與諸殖民地同觀。豈可得哉。十九世紀以來。東西野蠻各邦。恆被列強吞蝕。其例不一而足。然未可以此而例支那耳。支那國民。開化最古。賢豪英傑。代出不窮。其與印度西伯利亞人種。相去不啻天淵。欲取而長統禦之。吾知其難矣。即使列強分裂其疆域。離間其人民。不過屈服於一時。他日乘風雲以旋幹乾坤。獨立之旗。插遍神州。四百兆人民。同心協力。雖列強驅其勁旅。鐵騎爲鎮壓之具。恐亦無得而禦之矣。故決不可以今政府之腐敗。而抹煞其全國之人民也。征服民與殖民大異。征服民以力不起而屈者也。時至則脫其羈絆。逃其桎梏。此自然之理。如芬蘭、波蘭之入俄國版圖。既歷七八十載。然反抗之師。屢屢起。雖以力屈而止。而其心則未嘗一日死也。法國之亞魯二州。因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普法之戰。法遂割以酬普。然該二地人民。至今尙思歸服舊主。由是觀之。以異種而欲領有四千年歷史四百兆人口之支那國民。不其難哉。不其難哉。

要之。二十世紀人種競爭之場。必在支那大陸。白人力足以瓜分而占領之。必不能統治之。

此固洞若觀火。無庸贅述者。然則捨之亦可以全其版圖保其獨立乎。即否乎。以支那現時之政治。與夫上下之人民考之。不但不能長治久安。即禍機爆發之期。亦將不遠。非竭力匡助。甚難以度此厄運。然能荷匡助之責者誰乎。其日本乎。

日本歷史。二千五百餘歲以來。共戴一姓相承之皇室。國民忠愛之誠。冠絕宇內。自甲午一役而後。日本國值國家之價值遂高騰十倍。世界各國。因以後進國目日本。然日本人之智力技藝。較之世界各國之民。毫無劣色。使更加之以教育。則其進步必不止如今日矣。且不獨智慧技術之無所遜也。即軍隊之恪守營規。人民之忘私赴義。殆亦萬國所罕匹。唯所憾者教育未足而已。

日本之教育。近來進步亦速。然偏於智育而缺德育。德育之中。私德稍具。公德則甚乏。故智愈進而道心愈危。於是國力不免於麻痺。血滯神昏之症。即麻木不仁。甚可憂也。如欲刷新其教育制度。擴張國民之眼界。鼓舞國民之道心。此尤今日教育之急務耳。進而提携同種同文之支那國民。鼓吹其自立之精神。引導以自衛之技藝。則庶足言保全矣。

世或以早熟早老之小規模目日本。以爲智術雖巧。畢難與白人抗衡於爭競之場。蓋不思之甚爾。以人身生理之統計徵之。日本人之成熟。早於歐美人之說。罔無足證。即使島瀕老邁。亦非無任事之能也。古之封建時代。老者恆耽安逸而退隱。相習成風。然則係不欲當事。







首以雪會稽之耻。而棄土耳其之英國。固不能爲日本出兵助戰。如是日本實當賭國命之際。當道者之不能輕決。一是固無足深怪焉耳。况俄人干涉。藉口一時之保護。非永遠害朝鮮之獨立者乎。固與土國城下之盟。不可同日語也。故日本對之。惟僮以兵駐漢城爲警備。且小心避俄之衝突也。夫審此消息者。尙得以日本喻懦夫英耶。假令中日無開釁之舉。則對俄政策。必更強梗。或能與支那相提携。則與俄開戰端必矣。協二國旅力。以挫俄於一戰之下。使俄人永絕南下之夢。其功豈不偉歟。吁。此中日二國之責也。然前事往矣。夫復何言。自此以往。其毋放棄之可耳。願二國之自負焉。

### 論經營閩浙

志賀重昂

列國聯合軍既入北京。當茲議和未和之際。列國均勢爭衡。各欲遂其因利乘便之謀。乃先爲先發制人之舉。於是俄略滿洲。破城陷郡。日有所聞。英圖長江。厚蓄勢力。待時而動。俄英之力。於是南北對峙矣。而德國大兵。亦陸續繼至。聞其名則攻擊北京。實則別有所圖云。北清事變。變化莫測。今日局面之破裂。十倍於一月以前。後日局面之破裂。必十倍於今日。此意中之事也。然則日本未來之舉措。將如何乎。抑包藏禍心。思染指土地乎。試將日本面積。應分布之人口考之。臺灣及澎湖。尙可加住百五十萬人。奧羽之平野。可加住三百萬人。北海道可加住一千萬人。故窺覷中國大陸土地。非上策也。前中日戰役既畢。日本占據遼東。



半島。後經歐洲三國干涉。奉還故主。若棄敝屣。前當義和團勢。後將熾未熾之際。我國出兵三四萬以迫之。固在一反手間。然猶遲遲未動。迨歐洲各國均屬望我國。始決心遣發重兵。日本無燒天之野心。固彰明卓著。洞若觀火者耳。雖然。時勢變遷。日非一日。將來歐洲各國。齊出而占領土地。當是之時。束手坐視天下。固無是人情。與列強逐鹿中原。各竭其平生之力以爭之。亦勢所必至也。雖然。當戎馬旁午。外交紛紜之際。寧保無失機宜之患。居今日而詳察將來應對之策。正吾徒所當從事者也。

中國土壤。隣接日本最近者爲海壇島。該地距台灣淡水八十六海里。其南有一羅源灣。島嶼星羅。岬角棋布。前後左右。山巒圍繞。既無風波。水復深浚。誠天然之停泊所也。求之南方海岸。殊屬僅見。羅源灣之北。近浙江省界者爲南關灣。幅員約一海里。灣入內陸如帶形。港口水深二十尋。至二十八尋。自灣口更進三海里。則深僅六尋。或十尋。更進二海里。則復深至二十餘尋。更進十海里。亦尙深至七八尋。灣曲如溝渠。蜿蜒。二年前奧國會遣軍艦測之。以爲此係稀罕良灣。酷思染指。適爲英京泰姆士報所詬病。遂乃中輟。由南關灣北入浙江境。則有三門灣在焉。去歲意大利會特派軍艦測之。欲占爲根據地。屢要求北京政府。然以峻拒而止。閩浙各良港。獨能免白種人之蹂躪。蓋云幸矣。然湄州。羅源。南關。三門諸灣。水路專門家皆目爲無上良港。又與日本領土相鼎峙。據其一即可以制台灣海峽之死命。

故日本當對岸大陸之大變。勢不能不一舉而據之。否未有則不被人所制者也。

湄州、羅源、南關三灣。受轄於福建。與台灣及澎湖島相對峙。蓋台灣海峽。台灣爲其右翼。福

建又浙

爲其左翼。故經營台灣。必待經營福建完固之後也。要之台灣與福建不可歧視爲

二。其關係殆間不容髮。且福建

又浙

居日本勢力之中。欲於大陸擴張勢力。必以該地爲始

基。雖爲欲扶植日本勢力於該地。頗形棘手。此非中國人不欲日本扶植勢力之故。實歐美人之魄力較優於日本耳。蓋福建地形。南面全幅臨海。船舶之出入最便。自古代埃及、波斯、印度、南洋諸島之船舶交通以來。其後馬科波盧及謝錫特派之傳教師。亦往來此省。爾後與泰西之交通。遂日繁密。廈門、福州。遂開爲通商自由港矣。今該地境土。遙與五大國領地隣峙。英之香港、葡之澳門、法之安南、美之菲律賓、荷之爪哇。以五國貿易關係相等。故未至入何國之勢力圈中。且歐美列強蟠踞該省之勢力。亦較他省爲薄弱。今試將歐美列強勢力之蟠踞該省者。舉予所知而列紀之於左。

### 一英吉利

貿易之權。大半握於英人掌中。如福州、廈門之太古棧、怡和棧、廈門之利記、臺灣記、嘉士德、記、天祥、萬興、乾記、太平、興隆、裕昌、寶德、和記、華記等。其商業最爲繁盛。而能博中國人之信用者也。

銀行則福州及廈門之匯豐銀行。福州之渣打銀行。

閩海關

即福州稅關

稅務司及副稅務司、幫辦、醫師、潮信測量技手、會計、警察部。英國人凡四十

五名。日本人一名。

在幫辦四名之中

廈門稅關稅務司及司各務者。英國人約二十名有奇。日本人一

名。

福州俱樂部會長亦係英國人。

廈門大船島為英國人所有。

廈門之濟世醫館。水手醫館。何剛、何史披達之院長。及內外科醫師。

廈門之同文書院。

*Anglo-chinese Institute*

福州之華英書院。華英女塾。至南臺之女學校。現

已興工建設云。

福州之女子教習會。

廈門租界警察長。

福州德立日報。廈門卡射特日報。皆以英文發刊。其館主則均澳門之葡萄牙人。

沿海航路之測量。內地之探險。鑛山之查看。

傳教師及眷屬約一百二十餘人。以福州為本部。遍布福建北方。

## 二美利堅



傳教會中約八十餘名。遍布福建南部。

福州之救世醫館。聖教醫館。九仙山聖教醫館。婦人所主持

格致書院。女齊學堂。子女園。幼穉園皆設於福州。

### 三德意志

雜貨貿易之進步。以德國爲最速。福州之禪臣棧。廈門之寶記棧。皆勢力頗大者也。福州商業會議所會長係德國人。

香港、汕頭、廈門、福州、上海間之航路。臺灣福建間之航路。臺灣沿岸航路。沿岸航路之測量。

### 四法蘭西

福州馬尾船政局及船島之委員及技師、書記、教習等共十八名。此外合計有四十四名。該局經費原係各省所分擔。至近年則自各省先存款於戶部。由戶部復撥發船政局。爾來滿清政府以財政支絀之故。截用該款。於是局中經費遂貸法國之債以實之。今已積至百二十餘萬兩矣。其酬償則由該國造砲艦二隻。以供東京西貢間之警備。此外別造常用輪五隻也。然局勢愈弱。法國人隨之更得勢力。今遂至迫閩浙總督停罷英語學校焉。要而論之。馬尾船政局實法國人一時之根據地也。

光緒二十五年四月。開福建三沙灣爲通商口岸。乃中國各大臣欲設可容八九千噸之船。渠於該灣。其經費則由各總督分擔之。目下尙在籌畫中。然斯舉亦由馬尾船政局提調羅氏 Doglars 之發議耳。現以籌款艱辛。故未下手云。

布散全省各地之教徒。

### 五俄羅斯

順豐洋行。莫斯科人。家漸人所創建。此外則有阜昌洋行。皆各設有製造茶磚所於福州南臺番船浦。福建所銷之煤。每年約二萬噸有奇。此二製茶所與船政局之使用。殆達二萬噸。其殘餘則銀元局及小輪公司所使用也。

### 六天主教

以廈門爲本部。而分布福建北部者十三人。概皆隸籍西班牙。

福州南臺番館浦尾天主堂。

福州南門外澳尾巷天主堂人二十四名。

福州之仁慈堂。仁救濟孤兒貧孩而教育之爲宗旨。

歐美蟠踞福建之勢力。以上所列。雖未可云涓滴不漏。然其崖畧亦足概見也。夫福建一省。不與日本領土相隣近。則可。既僅數十海里之遠。其沿海之良灣要口。參伍綜錯。且列強勢。

力之蟠踞該省。根蒂尙未深固。求之十八省中。蓋絕無其匹。日本傾全力以扶植己國勢力。不亦宜乎。今支那全國。不入歐洲列強之勢力圈中。福建而外。始不多見。故日本之經綸東亞。實不可不以該省爲基礎。即捨此而他圖。必難免與各國之相衝突也。若夫自地形上觀之。福建地方之爲無上良省。固無庸俛俛饒舌矣。

日本南倚臺灣海峽以窺閩浙。北扼對馬海峽以窺朝鮮全國。南北之間。有澎湖列島、臺灣島、沖繩列島、薩南列島、九州島、本州島等領土聯絡爲貫珠。支那海宛如日本之湖。日本控制支那海以握其霸權。斯固在反手間。非詞章家之頌揚張大。與夫黑甜鄉之夢囈語所可同日觀也。地形之雄勝可知已。雖然。日本人之獨屬意福建。猶有他理在焉。爰考支那大陸南嶺大山脈之幹線。自西東馳。抵閩境。俄折而北走。故閩西界南嶺幹線。東瀕臺灣海峽。夾乎山海之間。與中原塹然中割。若獨立不羈之寰宇。以僻處偏隅。復與日領爲隣。今已儼然日本之囊中物。由斯以吞併支那四百餘州。此吾國大言壯語家所樂道者也。予輩前極言要求廈門專管租界權。及支那領海與河口之捕魚權。條約所已批准而外之通航權。築布鐵道權。採掘鑛產權。租入羅源灣之權等項之必要。今度北清事變之後。要求中必逐件提出之也。然歐美勢力之蟠踞該省。不爲不深且固矣。日本當今毫無經營。勢力既未鞏固。以立於不敗之地。則將來當割據該省之秋。其脆弱可推知也。



閩省地形之雄勝既如此。經營之道。不可一日怠荒。既如彼矣。雖然。其土地之瘠磽。則於十八省中。應首屈一指。若福州府。漳州府。泉州府。及廈門各地。花崗岩或片麻岩。磊磊滿目。一瞥而知爲礪礪之區。深入內地。則多梯田。以墾山於山遠望之。如梯形。故以名。故一望而知人口之過多。耕田之過少也。西洋人覈查福建面積三萬八千五百方哩。凡里傍加。口即英里。人口二千二百十九萬五百五十六。每方哩五百七十四人。此必非過大之積算。然土地如斯其瘠。耕田如斯其少。人口如斯其滿。如惠安一縣。四面惟見花崗岩平山。某西人造予問曰。聞此處爲支那全國最貧瘠之區。信乎否乎。予曰不詳。曰。此地近熱帶。而一切果實不生。如麥之生長。較倫敦尤劣。然轉觀城市與村落之住屋。其規模之宏大。建築之輪奐。彩牆畫閣。雕欄雅亭。紫白之色。交艷於日。豐富之象。歷歷可掬。又泃州小島。距廈門不遠。紅壁白牆。掩映碧波。儼有半幅畫圖之概。其故何耶。曰。閩民之輕離故鄉。投身異域者。比比皆是。若本國各省。若台灣。若英領海峽殖民地。若南洋諸島。若美國等處。或因貿易而往。或因耕耘而往。資本既裕。然後携歸以建屋植產。斯固無足怪焉耳。試稽該省人民之旅外者而列之於下。

同安縣 每年收穫二次。以地力之消耗。故所獲亦極寡。廢耕者亦漸有之。然村落則皆福裕也。沿海人民。或爲海軍。或業漕運。或經商海外。或售購私貨。經官所禁之物。或爲海賊。即旅耕於南洋羣島者亦不少。

安溪縣 多梯田而土地荒瘠穀類欠乏殊甚。旅耕或移住南洋羣島者頗多。

漳州府 為閩省第一沃地。然移住臺灣者絡繹不絕。

泉州府 土地平坦。然農產物甚少。米則仰外地之輸入。臺灣之支那人。此府人居其八。移殖南洋羣島者亦有之。

惠安縣 閩省瘠薄之區。此為其冠。雖居熱帶之下。而果實絕迹。麥之收穫亦極歉。聞廈門之水陸勞力者。多屬該縣人云。

興化府 福建省之業薤髮與豆腐者。概皆此縣人民。即其他各省之業斯二行者。興化人不少。赴上海為水陸勞力者亦多。南洋羣島中旅人。此縣人頗多。

福清縣 福建省之僑夫。皆此縣人。

更將由廈門出口之泉漳二府人民。表記之於左。

年號	英領海峽殖民地	呂宋	香海各地	合計
光緒十三年	二一、八九〇	一一、七六一	一七、七八五	五一、四三六
十四年	四八、三六九	一三、二六九	一二、〇二五	七三、六六三
十五年	四四、三三二	一一、〇二九	一七、一四九	七三、五〇〇
十六年	四二、七三三	一一、五五九	一六、四一五	七〇、六九七

十七年	四七、九二四	九、八三六	二〇、二五二	七八、〇二二
十八年	四六、六四一	九、七〇二	一三、一三五	六九、四七八
十九年	四八、〇九六	八、八五五	二六、六三〇	八三、五八一
二十年	五三、六六二	七、六三三	二四、六六六	八五、九六一
廿一年	八五、六四一	五、八七四	二二、〇八五	一一三、六〇〇
廿二年	六一、四七五	四、四六一	四、九六〇	七〇、八九六
合計				七七〇、八二四

更將光緒二十二年之出口人數詳列之。

英領海峽殖民地	台灣	呂宋	中國沿海	香港	西貢
五二、八〇一	七、六五二	四、四九一	二、四九一	二、四六九	九七二

往以上各地之外。尚有五十人。綜而計之。不下七萬八百九十餘人云。

史曰萬曆三十年即一千六百零二年呂宋殺華人之旅其國者二萬五千。其中以海澄人為多。海澄為廈門縣。足徵三百年前閩民即已移住呂宋也。

道光十五年之舊記曰。金門之地。不足於耕。其無業者多散之于外洋。如呂宋星架坡咬啣巴等。歲以百數計。隣廈門金門之一大島也。旅日本神戶之華人。三百中之二百五十



大抵係金門人。

日本長崎自通商以來。華人之旅耕該地。及爲勞力工人。多屬隸籍福建者也。至華人之往臺灣者。閩人占二百八十萬。內十分之八係泉州人。十分之一係漳州人。十分之一係泉漳二府以外之閩人也。

由星架坡往馬來半島耕稼或移住者。閩人最多。該半島內部。往往發見閩人之大村落云。旅非律賓羣島者。亦以閩人爲最多。然大皆業耕稼也。此外旅爪哇斯馬特拉者。亦不少。澳洲之歸斯蘭。新南越爾斯。域多利及南西澳洲等處。莫不有閩人足跡焉。

新西蘭飛屐列島。亦有福建人之部落。

旅布哇之華人。廣東人居十之八九。其餘則福建人也。

北美合衆國之太平洋岸。薩克拉面河之溪谷。英領之加拿大。南美之秘魯。非洲之好望角。亦有少許福建人。

以上所表列。惟僅就由廈門附輪船出口者言之。此外附民船往臺灣香港南洋諸島者。亦不少。約而計之。每年出口人數。不下十萬。而歸國者。不出五萬人。此五萬人。每名至少携歸金四百元。總而計之。每年輸入實款。可得二千萬元矣。更由海外購入米糧。則居然豐衣足食之良地也。要之福建之地力愈衰。耕地愈少。人口愈衆。則其地人民之徙于他國愈多。每

歲携歸之資。亦隨之而愈多矣。福建之外形愈貧乏。則愈豐富。此自然之勢。僅就人口過多。耕地過少之理。以測福建之富力。抑亦皮屑之見耳。

閩人有形無形之勢力域。意外廣大。其所至之區域。東自經線二十度。西至經線七十度。即跨零度及百八十度之兩子午線。東西兩半球二百七十度之間。南則將達南半球之三四十度間。苟以詞章家形容之。必曰閩人直瀰蔓渾圓球上矣。日本異日據閩以規己國之利益線。濶言之則擴張利益線於東西兩半球二百七十度之間耳。

福建地方之富力。既如以上所言。而天然之產物。亦爲各地所罕有。如松、茶、烟、葉等。爲尤著名于世者也。

福建一省。即其人民不蓄寸金。其山野無一材木。地中無一煤礦。然以逼近臺灣之故。且其沿海羅列無數良港。據一可以制臺灣海峽之死命。是以經營該省。萬不能付諸等閑。況其利源若是之大乎。

南嶺大山脈。蜿蜒東赴。達閩境而俄然北折。是以閩浙形勢。儼與中原割斷。東界高嶺。西臨大海。恍若天然之獨立寰宇。自地理上觀之。閩浙二省。不但區域合一。其利害休戚亦相同也。浙省沃野千里。水利縱橫。氣候和煦。物產饒富。固不俟論。惟日本置該省於利益圈外。僅顧及閩省。是則吾國之經營對岸大陸。其利益尙有微末之感也。

雖然昔英意二國曾前後與北京政府訂浙江不割讓之條約。所謂二重不割讓之地也。英國某氏公言於下議院曰。浙江為長江支流所注之地。是在英國之勢力圈中云云。雖然浙

江全省皆錢塘江之灌注地。水利所及之謂而非揚子江也。以該省為揚子江之灌注域。不如謂為

福建之支省之為當也。英國之學者又曰。揚子江支流與錢塘江支流共居一合同地盤之

上。今錢塘之出口。即昔日黃河入海之故地。故浙江可謂之為揚子江之灌注域也。是殆等

於拿破侖第一之占領拉英河。南德意志諸邦沿岸。戲言荷蘭在其下流而為法國之領地而已。

若是則吾徒亦可言南嶺大山脈入浙省渡海而復起於日本薩摩肥後之境內。是浙江與

日本九州之幹部共處一地盤之上也。故謂浙江為日本九州之圈域亦無不可。然余輩不

欲以學問上之戲言相爭。復不嫻於外交之辭令。惟冀英國讓該省為日本之利益圈中物

而已。蓋英國之勢力區域。但揚子江之所灌注地。其面積亦已占十二萬五千方里。日本里每

七里。人口二萬萬有奇。面積之廣。六倍本國。人口之衆。五倍本國。尙欲逞野心於浙江。將來

統治之事。豈易言哉。英國近因圖於長江一帶。擴張水師。增派艦隊矣。然水師之勢力所及。

僅其沿岸而已。斷言之則小砲艦之砲力所及。即英國之威力所及之地而已也。欲駕禦茫

茫亦區萬五千萬方里之面積。二百兆之人民。非藉強盛之陸軍力。其有濟乎。其無濟乎。吾

知其難決矣。然則英欲擁強大之陸軍力。其道何由乎。其以英人為士官而訓練華人。以控



制中國之土地與其人民乎。必有倒戈相向之患。其危險英人已嘗知之矣。抑由印度調發重兵乎。則印度士兵之技倆不可賴。且又不能多遣之外征。果爾。則英必悟日本以外無握強大之陸軍力者矣。英既知己力之單薄。揚子江一帶地。尙難制禦。必進悟制禦浙江之不能。勝任矣。英如計及于此。必悟棄浙省而讓之於日本。不獨日本之利亦英之利也。雖然。英嘗欲以舟山列島（隣浙江）爲海軍根據地。即日後讓其岸於日本。亦可聽彼占領之也。至於意大利之關係。則該國前曾向北京政府要素三門灣。未遂其志而去。然彼之定浙江不割讓之約。惟條約一紙而已。一切經營計畫皆未有。故該國干浙江勢力。實薄弱太甚。且以該國內政觀之。將來必不能染指于浙江也。

### 東洋之危機

日本報

### 俄國外交之勝利

俄國提出北京撤兵之議。既不能得英德之承諾。聞俄國遂電致駐北京俄軍司令官。令其屯駐兵一萬五千。是否雖不得而知。然思俄國提出撤兵之議。無論爲各國所容與否。而俄已得計矣。夫俄之爲此謀也。豈真有愛於中國乎。豈真有望東亞平和之速成乎。既無是心。則不必求是事成也。惟求其足以博華人之歡心。探列國之意向。而得東亞外交入手之權而已矣。今俄之提出此議也。而列國不應。則華人將必德俄而怨列國。即天下之希望平和。

者。亦莫不欣欣舉首歡望於俄矣。俄人內則包藏禍心。外則緣飾正大。千古奸雄。首推操莽。今俄國之外交。始不肯讓焉。

日本人某久在俄京。行將歸國。其旅舍之老嫗慫恿挽留之曰。君歸未及國門。而日本或已隸俄之版籍。君亦將爲俄人。何事僕僕於風塵耶。以旁人觀之。則以爲此老嫗出言不恭。而故爲侮辱。不知實老嫗本心之言。因愛某而後乃有此忠告也。俄國侵畧東洋之國。是其國雖小兒老嫗亦莫不知之。解之而世人猶有妄信其甘言翻弄者。其愚真不可及也。夫俄國侵畧之策。悠揚不迫。如大河之流。忽而飛流潮湧。忽而湛然平蕩。不急而能速達其目的。此實俄國之秘訣也。今回俄國對中國之舉動。或不必盡探激烈之手段。蓋不欲直傷感情也。且俄之經營西伯利亞中亞細亞及四面八方等處。有形無形之事業。不能不仰外債於他人。豈俄國只顧急於侵畧土地。不憚犯外國之疑忌。而不顧其資本所從出耶。故吾意其今回對中國之手段。或用平漸不用亟迫也。然則俄國何以畧取滿洲。蓋固其經營既已確固。今日不占據。將待何時。且其一面以好辭玩弄中國人與列國。使中國人不知怨。列國不得藉爲口實。而後殆實行其侵略之謀。其計豈非狡而密哉。且今回俄國提倡撤兵之議。其所得之益有二。一得中國人之歡心。一探得列國之意向。彼既以占據爲口實。而我亦得乘此以希望其機會。天下亦不能獨爲拒我。故列國之不應和撤兵之議。亦俄國所心喜者也。

## 南支那與北支那

上海電報謂李鴻章與俄國結有密約。將北方諸鑛山鐵道讓與俄國。及貸金于俄。以償英國之債。而俄將保置李鴻章爲清政府主要之位地云云。此報確否。不得而知。然計彼平日對北方之念。已絕無感情。此不特李之一人。舉南方之人莫不皆然。昔伊藤侯遊支那歸。撫然曰。一即支那中所稱爲諸豪傑之一人者。亦無全國之思想。只汲汲於一地之利害而已。其如是則支那不至瓦解不止。一蓋支那人之腦裡。絕無一人有全國之地圖。南人不顧北方。北人不顧南方。即稍可稱爲吾東亞之政友者。如李劉張等。亦不過於南方稍有熱心。而對北方則大異也。吾日本立於彼南北之間。當開化彼等。使彼等知有全國之觀念。深入人腦中。以爲將來東洋對外競爭之地位。此吾日本之責任也。

譯者曰。南北分派之弊端。是中國之一大病源也。我全國錦壤團結無比。若一方爲他人染指。則於全國之關係甚大。吾嘗聞號稱爲明達者之語。亦多主南北分治之說。吁。何其見解之陋。而思想之拙耶。夫治國者。睡榻之側。猶不許他人鼾睡。如俄國侵略波斯英國干涉之類况自己一天然團結之國乎。合勢則強。分勢則弱。將異邦猶且合之。是也况美德等是也。况本爲一團體之國。而反自離析之乎。且我國之恃以自守者。以各國之來侵我不易也。今以腹心之地與人。是縱虎入堂奧也。虎在門外。猶恐難拒其不入室。况縱之入室。



焉能拒之不啖人乎。今日以數千年之團體。猶不惜一旦棄之。况他日分離之後。而能有聯合之感情乎。且眼光如豆之輩。何往而不見小。今日於南北而有畛域者。將來於各省能保其無畛域乎。國之興衰。必有所自。今中國日被割据。而猶不知痛癢。蓋以無腦筋之人之多也。悲夫。

## 詳論漢事

字林西報

鄂中某大員者。近日在漢口捕殺唐才常等三十餘人。其間隱情之處。外間莫悉其詳。不可不查其實也。彼唐才常等三十人者。據本館訪事函稱。固爲阻遏亂萌起見。卽某大員平日所云力圖綏靖地方之宗旨也。且係中國維新黨。或稱康有爲之羽黨。究其命意之處。有三大端。前經該黨刊布傳單。一曰力扶光緒皇上復辟。二曰保護各屬教士教民身家產業。三曰別立政府。俾中國漸臻文明云云。茲者以其在漢約期起事。謀爲不軌。罪以叛逆。置諸典刑。固其宜也。但其中情節。想駐漢英領事當必究其底蘊。胡爲而興此大獄也。想彼唐才常等雖屬至愚。斷不以區區三十人貿然在漢起事。其理明矣。况其間多人係曾赴日本遊學回華之學生乎。唐等特恐長江各屬哥老會乘機竊發。力圖消弭。故長江至今安然無事者。未始不藉於唐等之力耳。蓋唐乃湖南產。在哥老會中有絕大權力。該會各首領無不聽其指揮。唐嘗力禁其輕舉妄動。某大員前有所聞。或以唐具有此等權力。恐爲貽害地方。

必須及早剪除。故爲此舉耶。憶自政變以來。該大員固極趨承舊法者。茲就現事而言。北京各使署前後被匪攻擊。均經奉旨特允。彼時南省各督撫雖經立約保護地方。得獲安全。然其間實多守舊者也。即如此次西兵入京。中國果有深諳外交之大員。則必力諫勿庸西遷。何至使兩宮僕僕於數千里外耶。

又云。近日唐黨之案。竟成大獄。殊出意料之外。其黨二十八人。刻已一律處決。先於禮拜殺二人。禮拜三日殺十一人。某日又殺十五人矣。內多外埠民籍。到漢不過一二禮拜。就捕後乃直供不諱。爲康有爲之羽黨。顧其間不乏明達幹練之材。使導之以正路。畀之以權符。則裨益於中國者。豈淺鮮哉。此外漢鎮各種會匪。實繁有徒。該匪志在幸災樂禍。遇事生風。乘機竊發。以遂其欲。惟唐等有無與之串通合謀。抑或各樹一幟。不相干涉。則不得而知也。究其宗旨各別。唐等維新黨者。則主力保西人。其他會匪則以戕殺西人。焚燬民屋爲首義。以此觀之。則未免欲加之罪。爲之牽合耳。

### 俄人處分支那議

### 日本某報

此次支那肇前古未有之奇亂。鎮壓而蕩平之之力。俄國最多。即循舊例而與清廷開始和議。俄國之握發議權亦較重。雖然。自吾人思之。我俄國壟斷所有問題。以買各國之怨。不若速解決支那問題。而迫之以威。施之以惠。之爲優也。

俄國對支那之策既定。則列國之隨吾舉動而爲轉移也必矣。欲保世界之安寧。謀己國之幸福。必以杜絕割地分土之要求爲第一義。此吾國待支那相傳之舊術。亦各國待支那之老例也。揆諸理與時勢。蓋最適宜耳。

轉而傾覆滿洲朝廷。蹂躪四萬萬人民。分裂二萬里土地。使歐人之威。大振於東亞。亦痛快壯絕之舉耳。雖然。破滅支那。不過一舉手一投足之勞。然遠瞻前途。細思來局。則所謂以上之急烈手段。其害不可枚舉。故不如任其賠償重款。而保持和局之爲愈也。識者之見。想皆略同歟。

俄國所執之方針既若此。則此後必善聯清廷。享無窮之厚利。且尤須杜絕永遠東亞之紛擾。如曩者日本之強占遼東半島是也。日本吞併朝鮮之陰謀。至今日愈顯而迫。吾人尤不可不豫防之。蓋東亞飛火之日。即吾國破產之期耳。

右爲俄國古拿齊報所揭之論。該報社係該國保守黨領袖麥斯德公爵所設者也。次落威報西八月二十一日所揭之論說。後譯其大意於左。

聯合軍拯救公使之目的。既已達矣。然則此後之目的。在要求賠償與杜亂而已。然賠償杜亂。抑非易事也。說者曰。列強欲雪以前之憤。絕支那將來之兇暴。必於現時重創之。使之瞻破心寒。重創以後。復向其要求鉅款。使之國困民空。永無虐待外人之夢。此策之上也。



以上所云。其差謬不難看破。夫以強暴手段待支那。使之生恐懼戰兢之心。豈統禦四百兆之支那人之善策哉。今日之支那人民。雖不足恐。使自今而後。改革一切國政。用文明之器械。刷古昔之積弊。則其勢誰能當之耶。假使歐洲列國。協同嚴禁輸兵器於支那。則支那必廣建製造兵器廠以造之。於是不須數年。而支那全國之兵備充足矣。可不懼哉。目下急務。在聯合軍各司令官與夫外交官。潛心靜氣。併力以推將來之談判而已。無十分成算。則談判不可驟開也。今列國公使既安然救出。此後局面更緩。聯合軍惟坐鎮北京。徐觀清廷之動靜。完全天津太沽間之連絡線而已。此外則待清國主權者出。以開始談判也。至於開萬國會議於歐洲何都城。用以決議支那問題。此則非吾人之所望也。

### 論處分支那

日本某報

北京既破。各國聯軍救援公使之目的已達。然一切善後處分。頗難着手也。俄國則首倡撤兵之說。德國有索治罪魁之議。意見紛如。甲然乙否。茫不知定點之何在。今據歐美新聞雜誌。以察世論之趨向。蓋亦不必求諸一致也。

隔週評論。普爾濟雅氏曰。此舉必掃蕩北京。空其所有之物。使支那人民之心。目中有故宮禾黍之荒涼。凄慘。庶足以警其冥頑之性。破其沈迷之夢也。或我英之力。不足以濶辦此。則可推日本爲之。蓋日本軍威甚壯。國境相鄰。爲之甚優也。滿洲朝廷既已顛覆。是支

那四百餘州。已無中央政府之跡矣。此時可招列國會議。而決然分割之。至分割之方法如何。列國固早有把握。而會議所則可主張于倫敦開之。

古林武德氏著論述其對清之意見曰。清人之暴虐已極矣。不可不示威以懲戒之。并此後對支那之政策。當斟酌適宜之法。他國有征服支那或分割之舉動。我英當于未釐成之前。而再三熟究其得失焉。

台西氏之言曰。英國唯當勉盡能力。維持支那之現狀而已。其他非策也。

的鋪羅麻替加斯者。有名之外交論者也。嘆英國外交上對支那之失策。著論以責之曰。羅慈別里卿固執已見。遂至任德國逞志于極東。不得干涉之機會。從此則英國欲不受三國同盟法俄德之困苦。不可得也。又德國占領膠州灣之時。沙士勃雷侯若肯以一言阻塞之。則英國在支那之勢力不至稍衰。而黃種之禍。或亦可緩。然完全之策。今已失敗。補救之方。更不容遲。則一旦支那瓜分之後。爲我英計。莫如保支那之餘地。使其莫都干南京。以圖偏安之局。而置干我保護之下。庶猶得收桑榆之效也。

寬典波拉利雜誌載支那人之支那一篇。邊補里的氏之作也。其說曰。列國之對支那人。之支那。第一宜規則于一致。其實施之方法。則當以數國或一國擔荷恢復全土秩序之責任。全土之鐵道概敷設之。又列國之間。一面協力同心。以開放全土之門戶。唯不得偏

恣一國之私。必宜泯一切之猜疑嫉妬。各指定其勢力範圍之所在。而後會議一適當之政策。各就其地以執行之。則得治支那人之法以治支那矣。

以上名節皆英人之論。除普爾濟雅氏之外。無銳意極口主張分割者。亦可見其國民政黨對清之大概也。尙有俄法德美各報之公論。容續抄譯之。

### 論中國事變及國際法

日本中村進午

欲知現時列國對清國之國際上關係。當先以歐洲各國之特色。及我國與清國之特色比較。以觀察其情勢。

第一法國 俄法同盟爲何而起乎。無他。對德意奧之三國同盟耳。即少讀外交史者皆知也。俄法同盟之結果。俄國之享利益夥多。而法國之利。不過僅可以牽制德國之行動耳。當明治二十八年干涉遼東附還之際。其俄法同盟之條約。記載對德奧意同盟之事。作爲公然之事實。至現時亦然。若一朝日俄之關係破裂。法國果能以同盟之誼援助俄乎。未可必也。蓋彼兩國之同盟。所謂義俠者。不過單對德奧意三國同盟耳。此外別無他意。若夫爲此同盟之連鎖者。則法國之金力是也。法國以金力買俄國之歡心。凡百之事。皆供給俄國之資本。俄國亦樂得因之以興起各事務。爲固定之資本。唯但於返還一事。則絕不介意。而法國亦不期返還。但祇藉其同盟之勢。以制德國則足矣。此法國之金力特色也。



第三俄國 俄國之特色可記者。農業與君主專制政治也。至若外交之巧亦足多者。即其已事言之。獲大連旅順。奪土耳其黑海之地。皆不借兵力而得實利之確証也。特其對土耳其也。爲列國所注視。故雖欲以戰勝之餘威。逞其野心。而當爲列國所阻。卒不能達其目的。遂因而外交之巧妙。至成今日之形勢。能不矧一兵。不折一矢。而收巨大之利。此其所以爲俄國乎。俄國之特色。有不止此者。彼彪然大國。能統一之。亦不易易。況人種之雜多。風俗氣候之不同。如俄國者哉。能統一之。而使皇帝之威德及於四方。實可嘆稱也。雖歐美各國常云。非立憲政治。君民共主政體不能治民。行專制君主政治。是野蠻之國。然俄國能以專制君主政體。統御如許廣土衆民雜族。而無些少障礙。亦足奇也。豈非特色哉。

第三德國 德國行立憲之政。軍政學術皆名冠當世。加以輓近工商發達。居然與英美並駕齊驅。各處市場。貨物皆有足與英美抵抗之勢。至探其內情。則有種種黨派。如亞路沙士羅連黨。其所屬之議員有十一名。以再報法國爲目的。以是觀之。德國之行政上非困難可知也。

第四日本 日本人之慣語曰。日本東洋之英國也。東洋第一之商業國也。其實不然。以日本關稅之收入額。較之中國。實有未及。然則以海軍爲東洋第一乎。夫日本之戰艦。徒漂浮於東洋各國之港灣。無一定之根據。加之財政困難。不能與各國比肩。然則以陸軍稱雄乎。

若戰雲一度。起於大陸。日本能出五六十萬之夫兵乎。若以工業論。則北海之砂金不足道。至於足尾之銅。九州之鐵。亦不足供軍艦及種種之材料。至若學術法律政治。則遠不及歐美。如謂以日本之風光稱羨。實不能多招外人之矚覽。火車之遲鈍如蝸牛。道路又甚凸凹。少雨則泥濘股脚。其不便不可言狀。但有一可記者。唯與各國聯軍齊戰中國。日軍勇猛冠于世界之一事而已。

以今之形勢觀之。日本之兵力。得占極東第一之地位明矣。日本人之平素想念。以爲在東洋之實力。薄弱於歐美。如東洋一旦有事。英國一電之下。可集數百堅艦。俄國一令之下。可得無數勁旅。此等想像。可因今回之事。而盡消之矣。日本之軍隊。於明治二十七八年之戰役。嚴守國際法之條規。秋毫無犯。今回之役。彼二三國之軍隊。奪略良民財物。凌辱良家子女。日軍本隊。規律整然。以買中國人之信用。使彼依賴日本之武力信義。蓋日本守國際法之力。足誇於世界之一大特色也。

第五中國 中國人之所有特色。與歐洲人比較。則中國人之特色殊多。世人謂其無愛國心者。謬也。彼等尊重祖先。視先祖墳墓。更重於己之身體。若外人建築鐵道。有破壞其祖先墳墓者。則必舉戈相向。又其團結力之富。甚可感者。如服裝一事。可見矣。彼無論至何國。皆用其本國服裝。橫行闊步於大道之上。此中國人之富於團結力之一證也。

且其富於蓄財力。又其一大特色也。中國人之出也。甚古。其目的皆在積蓄多金。以彼如斯勤儉。加以有堅持與自重之心。因此於歐洲之商業。中國人之能博信用。過於日本人數等。日本人賣物於外人。專炫飾其貨。辦爲騙誘。其實際則貨甚粗惡。故不能博人之信用。而中國貨物之聲價常不減。實足令人感心者也。

人或曰。中人富於排外思想。惡外人如蛇蝎。雖然。此排外思想。非中國所獨有。而歐美各國人亦莫不有之。如英人指德人爲野蠻。不唯不屑與相交。亦且排斥 *Made in Germany* 德國製造品。

德法及英俄之間。亦皆如是。且歐洲諸國之排斥猶太人爲尤甚焉。故謂排外思想者。非中國人之專有物也。若謂因中國有此思想。可分割之。則歐美列國亦應入分割之列。然則余輩於今回中國之事。不特稱其爲無罪惡而已。且實足尊敬之。此余之所不憚斷言之也。

事變方始。外國即派多兵於中國。以爲保護其旅居之民。已有少脫常規之感。列國又以第一波蘭日中國。曰中國戰敗國也。野蠻國也。宜共分割之云云。然則中國果有何罪惡。不可分割之乎。若謂中國屬於國際法之外。不可以國際法律之。宜乘機藉勢以分割云云。此不過因殺二、三教士。而謂其罪遂至不容於滅亡。然則我日本於三十年以前。亦曾傷法國公使館員。燒燬英公使館。亦應滅亡矣。而日本不唯不滅亡。並片土亦不被割取。今世界之文運大進。國際法亦大進步。以殺二、三教士而略取膠州。因居民不安而割割滿洲。豈非奇



怪之極耶。

且夫近來列國所口稱勢力範圍者。吾人之所甚驚訝者也。夫取他國之地圖而妄加以朱線。遂謂某地是吾之勢力範圍也。如山海以北稱爲俄國之勢力範圍。山東江蘇則稱爲德國之勢力範圍。揚子江沿岸及安南東京雲南則稱英法之勢力範圍。嗚呼。是豈非背法非理之言耶。今假令以烏拉爾以東稱爲日本之勢力範圍。俄國朝野必大震怒。若謂因中國無力之故。遂任意敢爲之。則國際法之謂何。夫國際法之眼中。力無強弱。國無大小。唯以限制各國放恣爲目的。近來欲於支那限制列國之舉動。非先以國際法之正理正道不可。日本以遵守國際法之大特色誇於世界。不可不以國際法限制列國之任意妄動也。

論義和團事與俄國始終之意見

外交時報

觀俄國將校在北清之舉動。則俄國所執者。殆分割主義歟。以後因事實之變化。或遂歸此主義。固觀度測。然不能因將校之行爲。遂認聖彼得堡政府之意。亦在此也。蓋俄國遠征將校。恒握無限之權。其在外之行爲。均出獨斷。不待政府之命令。故恒有將校在外之舉動。而政府因外交上之利害。或爲之或否之者。是俄國之慣例。而自其已往之經歷上觀之。即能悉也。

俄國現今之對清主義。所堪憂慮者。不在分割主義。實在他點。故茲不論其分割不分割。而

述其點之所在。

俄國于出兵時。已宣言其目的在助中國回復其秩序。而非與中國開戰矣。是時清廷之實情。尙不詳悉。西后端王爲主張此事之人。尙無知者。故人不詫異視之。

華德斯任指揮官之時。清廷之實迹。已人人共見矣。而俄國之政策。猶抱初意。且於八月十五日之機關新聞。宣言之。其畧曰。

俄國雖以法國及他強國之協議。置所派兵隊于德國元帥指揮之下。然非遂改其施政之條目也。俄國毫無利己之意。唯勉力回復鄰國之秩序。而守歷史傳來之主義耳。縱中國騷亂無已。俄國續派兵鎮壓。亦不背此主義也。

其所謂歷史傳來之主義者。即一千八百六十年英法合軍入北京之時。使以誤拿得夫爲中國調停。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中日戰爭之役。爲中國索還遼東諸事也。蓋俄國之所以派兵與列國攻北京。唯圖回復秩序之便利。而遂與中國政府失舊來之和好也。

當此之時。北京陷落之報。猶未達於歐洲。至八月十七十八日。始得短報。至二十三二十四日。得上海電報。始深悉其情況。遂于廿五日。提北京撤兵之議。于是日以長電達駐各國外交官。使以之達各國政府。而求其贊成。其電文中所宣俄國政府對此事之目的。其一即保護北京之俄國公使館。及俄國臣民之安全。其二即助中國現政府回復其合法之秩序。而

其處置此事之準則。第一日維持列國之一致。第二日維持中國從前之國家編制。第三日不爲分割中國之先導。第四日回復合法之中央政府。使依列國之協力。以維持其國內之秩序。

由以上所宣言者觀之。有最宜注意之點二。

其一在回復西太后之舊政府。夫所謂維持從前之國家編制。所謂回復合法之中央政府者。果何事耶。夫西后與諸臣之政府。非所謂合法之中央政府耶。使彼等仍執權以行舊日之政。非所謂合法之秩序耶。而俄國欲回復之。維持之。其所圖者果何在耶。無他。亦以西太后之舊政府。既心服俄國。既詐俄國以無限利益。於俄國以後之要求。既將無命不應。而忽以此次之事變。一旦變更之。甚非俄之利也。且西太后之政府一斃。或南方諸總督起而爲改良政府。或他人起而立革新政府。皆于俄國之經營上生不便者也。故使李鴻章回復其勢力。保西太后。使益賴俄國恭事俄國。皆俄國政府所甚望也。

其一於前後兩次宣言。無一語及懲罰中國政府及擔承以後事。是爲最不可思議之點。而自俄國觀之。則最合理者也。俄國之待中國政府。恒裝助弱之仁義面孔。以籠絡之。而以強迫之手段。讓之他人。是其外交之無上善策。而八月十五日之機關新聞。所謂歷史傳來之主義也。嗚呼。自堤北京撤兵之撤。而人所岌岌之懲戒。現在擔承將來諸語。俄國則不出于



口。宜前時中國政府樂墮彼術中也。

雖然。西后端王既爲義和團之主張人。則不可不加以嚴罰。豫防後患之再生。則不可不收其擔承。故英德皆反對北京撤兵之議。而法國雖與俄同盟。於得爾解塞之演說。亦謂聯軍於破北京之後。尙宜對過去求賠償。向將來收擔承。合衆國對俄政府之提議。亦只虛言上表同意也。

如是。故俄國與他國間之大問題不在分割與非分割。而在回復舊政府與否也。

### 評論中國結局

日本報

預測將來變局結果。大旨不外乎賠償已往之軍費。及擔保以後之和平二者而已。然前一項中國或可漸次賠償。至於擔保日後和平一事。則列國中當於此時議定。以期實行。其辦法亦不能出於一途。譬如迫令中國政府改行新政一事。既能實見施行。其他二三列國。有不得不讓步者。不論其南方北方。均須一律保其和平於將來。則先當實行於中國政府。須官民之視教民與平民一律看待。不得異視。此其一也。而各國更當認真節制其在華之教士。今特舉擔保中國北方平和一端而言。則直隸灣一處。必須撤去一切軍備。以爲完全自由之口岸。不論何國。均須不設軍備。此乃裁定將來變局結果之第一策也。天津太沽兩處。中國固不得再設軍備。而旅順口俄人之軍備。亦不得不行撤去。此自然之

結果也。至於威海衛之英軍。亦可撤去。蓋亂端之啓。皆由於土人之危懼猜疑而生。此次華人擾亂北方。一則由於民教不和。而一則由於俄人來據旅順。且俾呢直隸灣。而使土人忽生疑懼。故欲圖擔保和平。莫如先去此疑懼。俄國欲連絡其西伯利亞鐵道於黃海沿岸。故特永借大連旅順二港。現在永借之權利。雖依然自在。而欲以此爲東方屯兵地步。不僅有害於列國均勢而已。且易滋北方華人之危懼。不知鐵道原文明之利器。港灣亦通商之要具也。俄國既得開築之權於滿洲。又得永借之權於旅大二港。天下誰無戒懼之心哉。故俄人而存心於擔保和平也。當於此時撤去遼東軍備爲始。

俄人而撤旅順之兵備。英人固不必在威海衛設備。直隸灣如此開關。全爲自由。而天津太古之間。亦爲中國北方第一商埠。一無障礙共進文明。緣中國北方。若不開關商埠。則華人与外人永無交通。至於土匪偶然蠱起。在中國殆爲平常事耳。若恐其蔓及於天津附近。則列國定准若干年限。若干連軍。常駐該處。亦無妨碍。如是辦法。則德國之膠州灣將如何處置乎。德之於膠州灣。實猶俄之於旅順口也。既有此永借之權。則列邦又不可不禁止其設軍備於該地也。何則。俄國撤旅順之兵。則變局自然結果。且俄人既謂於滿洲三省平亂以後。自應退去兵隊。則直隸灣開關之事。固有可成之望。亦一要策也。舍此不圖。將來禍亂再生。可計日而待也。否則徒有裁定變局之名。而無裁定變局之實。卽

我日本屢出大兵。仍屬一無裨益也。

### 論清國財政改革之急務

日本松岡忠美

今清國因暴徒之發作。遂至構難于列國。國家之存亡幾不可測。不幸而被分割即已矣。若保全有可期。則當以財政問題爲第一急務。清國若放棄此問題。而取姑息彌縫之策。以希一日之苟安。仍如今日之不變革。夫如是假使即能逃滅亡於今日。而異日亦必因財政以自滅也。故真欲期清國之保全。必先要大革新其財政。以圖政紀之振張。惟是清國財政。無詳細之報告。又無精密之材料可證。則考察甚難。幸有新聞紙上之報道。亦稍可得而徵考。按其所報之現狀。至近年來則愈趨愈危矣。內之戰後經營之事業增加。外之外國借入之債積長。顧其財源則惡稅之誅求無所不至。人民之困苦已極。國費之增加如此。財源之困竭又如彼。清國財政之前途。欲不危其可得歟。

清國之歲入果達至幾何之額。雖未得而確知。然據駐上海英領事遮尾順氏所載。在上海加捷脫新聞上之清國歲入調查。由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至翌年二月一日。又以清國政府戶部上奏及上海中報之揭記相對照。其實如左。

遮尾順民調查

戶部調查

地租

三、一、八、五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鹽稅	一三、六五九、〇〇〇	一一、二〇〇、〇〇〇
釐金稅	一一、九五二、〇〇〇	一三、四〇〇、〇〇〇
海關稅	二一、九八九、〇〇〇	一五、五〇〇、〇〇〇
內地關稅	一、〇〇〇、〇〇〇	
阿片稅	二、二二九、〇〇〇	二一、四〇〇、〇〇〇
其他諸稅	五、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八八、九七九、〇〇〇	七二、五〇〇、〇〇〇

吾輩於此二調查中。將以何爲最可憑信。然不必拘也。但即此可推想清國政府之歲入。不出由七千萬兩至九千萬兩之外。以彼如許之大國。而歲入不足一億萬兩。即假有一億萬兩。然以國民之頭數分之。不過四角五。其數如此之少。而民尤苦於苛稅。實令人難解其故。我日本之歲入。以人頭分之約五圓七角。俄國十四圓。英國二十七圓。以此比之。則清國固輕極矣。而尤稱苛稅者。蓋由徵收之法不善所致耳。歲入之狀況既如此。今更進檢其歲出若何。彼自甲午戰役之後。諸般費用。皆頓加增長。唯恨不能探知其實數。然祇以遮尾順氏所查戰爭以前之歲出。亦稍足以資參考也。今將其表列之於左。

中央政府皇室及滿洲守備費

一九、四七八、〇〇〇兩

南北兩洋海軍費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海防費及洋式練軍經費

八、〇〇〇、〇〇〇

東三省及甘肅省邊防費

六、六四八、〇〇〇

稅關燈臺炮臺及土木諸費

三、九七八、〇〇〇

十八省行政費及軍備費

三六、二二〇、〇〇〇

國債費

二、五〇〇、〇〇〇

其他諸費

二、一五五、〇〇〇

合計

八八、九七九、〇〇〇

以上諸費約八千九百萬兩自西曆千八百九十四年

光緒二十年戰爭之後。雖略減北洋海軍

費。然至千八百九十八年

光緒二十四年

以後。北洋水師復興。每年支出造艦費百八十萬兩。又購

買兵器及製造等費數百萬兩。

又清國近年募借外債增加之數如左。

募借年

金額

利息種類

債主國

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 六二七、六五五 〇、八〇 金貨債 英國

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 一、六〇四、二七六 〇、八〇 銀貨債 英國

一八八四年十年 一、五〇五、〇〇〇 未詳 銀貨債 英國

一八八六年十二年 二、二五〇、〇〇〇 未詳 銀貨債 英國

一八八七年十三年 一、六三一、〇〇〇 〇、五五 銀貨債 德國

一八九四年二十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 〇、七〇 銀貨債 英國

一八九五年廿一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 〇、六〇 金貨債 英國

一八九五年全 一、〇〇〇、〇〇〇 〇、六〇 金貨債 英國

一八九五年全 一、〇〇〇、〇〇〇 〇、六〇 金貨債 德國

一八九五年全 一、五、八二〇、〇〇〇 〇、四〇 金貨債 俄法

一八九六年廿二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〇、五〇 金貨債 英德

一八九八年廿四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〇、四五 金貨債 英德

一八九八年 二、六七一、三二〇 〇、五〇 金貨債 法國



一八九九年<sup>廿五年</sup> 一二、三〇〇、〇〇〇 〇、五〇 金貨債 英國

自千八百七十四年始。至千八百八十七年。共借外債五回。皆年年依期償還。至甲午戰爭開始之時。未償還者僅約不過五十萬磅耳。因戰爭之役。為戰費及戰敗費之迫。故籌借外債又起。由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九年。前後六年。共借外債九回。其驟增之迫。甚可驚也。右各債共計約五千九百四十餘萬磅。一磅約值華銀十元即除鐵道債外。一八九八年及一八九九年之公積是鐵道公積其年年應償還之額如左。

年次 償還額 年次 償還額

一八九九年 二二、二七六、二〇〇<sup>兩</sup> 一九二三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sup>兩</sup>

一九〇〇年 二四、七二〇、九〇〇 一九二三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〇一年 二四、五六四、九〇〇 一九二四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〇二年 二四、四〇八、二〇〇 一九二五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〇三年 二四、〇八〇、七〇〇 一九二六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〇四年 二三、九三五、三〇〇 一九二七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〇五年 二四、七七二、五〇〇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〇六年 二四、五六〇、七〇〇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〇七年	二四、三四六、三〇〇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〇八年	二四、一三〇、四〇〇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〇九年	二三、九〇八、三〇〇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一〇年	二三、七〇四、八〇〇	一九三三年	一三、一〇六、九〇〇
一九一一年	二三、四八七、一〇〇	一九三四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一二年	二三、二七四、四〇〇	一九三五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一三年	二三、〇五六、七〇〇	一九三六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一四年	二三、八四三、八〇〇	一九三七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一五年	二〇、二〇五、五〇〇	一九三八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三九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四〇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四一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四二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二〇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四三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二一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四四年	一、〇一二、四〇〇

## 合 計

八〇三、三九八、九〇〇

如右所列。須自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起。往後四十五年間止。方能盡還。其鉅額達八億萬兩以上。若合計鐵道債則達八億五千萬兩。欲清償之。即盡以清國每年所入爲還債之用。亦須要十年。甲午戰爭之前。清國之外債費每年約二百五十萬兩。自後外債日增。則歲入日形不足。至其每年不足之額。雖不明其確數。以吾輩所計。則達三千萬兩以上。果然吾不知清政府將何以填補此不足之鉅額乎。

今檢中國之財源。其主要者爲地租、開港場收入、釐金、稅、鹽稅、阿片稅、內地關稅、六種。然則增徵此等諸稅。以填補歲入之不足。救財政急迫之艱苦。亦不難事。雖然細觀是等諸稅。其增徵之事。亦似有難行者。請先就地租而言之。中國本是尊農政治。以蹈襲其古來之故例。故地租一項。比他稅甚輕。苟或一旦增徵。徒令民心激昂。以啓內地之擾亂而已。以中國之現勢觀之。有不易實行者也。若夫開港場收入增徵之事。本實一大財源。唯是欲行諸今日。增加收入。以補歲入不足之鉅額。則非易望也。蓋關稅改正之事。必不能不經外國之協諾。然此事乃中國之所熱心。而外國之所冷淡者也。今日欲能達此目的。則甚難矣。至于釐金。稅之增加。雖或可行。然實於商工業之發達。甚爲抑阻。且於財政上。反生一大影響耳。加之釐金之法。實爲最弊之稅則。分卡長任意徵收。除戶部指定額之外。其餘皆以充以實此。實



成爲一種積習之弊風也。今戶部收入之釐金。所得雖不過千二百萬兩。而其實則不知幾十萬倍矣。如是苟再加徵。則民間之負擔益重。其生產之傷害。有不可測者。此釐金之所以不可增徵也。內國關稅一種。其弊實與釐金相同。阻害產業之發達甚大。其不可增徵。固不俟論。且亦當相機而全廢之也。更觀鹽稅。食鹽歸於政府專賣。雖或可高貴增收。然食鹽爲民生必需之物。不可與煙酒同論。若增徵太高。是直困民生也。其弊比我國之醬油稅尤甚。是既非課稅之所宜。況於增徵乎。即就阿片而論。華人之癮染已深。未易輕減也。故阿片之徵稅稍重。則民間之苦情白出。往往有不能達其目的者。此屢有前車之可鑒。今若再行之。畢竟亦歸于失敗而已。

現據中國之財源。歷觀其主要之六宗。其宜減稅者多。而可增徵者實稀也。即其表面上稍似可增徵之稅。而實行之。每每有不易者。如阿片稅之課征。曾於千八百九十九年三月實行之。每家阿片店不拘大小。每年皆課五十兩。於北京上海一帶施行。人民不堪其害。屢訴告乞止。後以人民有此不樂之狀。遂於是年五月止之。即此一事可知矣。要之增徵課稅之事。必不可行也。雖今日中國諸稅。分頭額不過四百二十五文錢。然此不可表面者耳。若夫官吏之征收。不知踰此幾倍也。故今日欲改良徵收。宜正官吏之奸曲。即得今日實際徵收之半數。而中國財政。鞏如磐石矣。清政府雖有知之。而乏實行之力。唯徒以增稅爲濟急之

法。其迂謬可謂極矣。既增稅不能救其財政。將何以爲法乎。曩清延以一時糊塗苟且之政。策准詹事府左中允黃思永之議。於西曆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三日發諭制定昭信票。公布各地。令地方官普勸民間應募。然其民以政府爲不足深信。故多不應之。其募集之額。概算不過如左。

安徽省	三、〇〇〇、〇〇〇
江蘇省	七、〇〇〇、〇〇〇
江西省	六、〇〇〇、〇〇〇
廣東省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廣西省	五、〇〇〇、〇〇〇
河南省	三〇〇、〇〇〇
山東省	二五〇、〇〇〇
奉天省	三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三二、八五〇、〇〇〇

初意預擬募集額一億萬兩。不料結果只得三千二百萬兩。且此內多有口約之應募。而實際以銀換股票者無幾。後因勸誘之法不合宜。民間屢訴其不平。遂發上諭令除北京及外

省官吏應募。與民間已允應募之外。一切停止。於是內國募集之舉遂作罷論焉。

增稅既不能行。內國債又不能募集。清國政府之財政策。則無方法可施。於是諭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九卿等。命其整頓各省釐金關稅及鹽課。使會議其事。而其結果遂於西歷千八百九十九年七月十一日發整理財政之上諭。其上諭所言以下各款。

一特派剛毅於江南諸省。查辦關稅釐金鹽課等。

二勒限各省將軍督撫於三箇月內詳細稽查關稅以下諸稅。酌量照帳冊裁去陋規中飽之額。以綜核提歸公用之額若干。擬定章程奏上。

三限盛宣懷於三月內將輪船招商局電報局之收支數分晰開具清單。

四命裕祿查明開平礦務局之實際情形。一體辦理。

五命整頓漠河遷安兩金礦。

六命嚴辦承辦關稅釐金鹽課等各員之私曲。

七命各省將軍督撫自籌餉練兵。於各所管轄之地。通局籌劃布置。

如上諭所言。剛毅南下籌款。與各督撫會商。各督撫亦奉命查辦其所得之新增歲額入概算額數如左。

南京釐金總局

二〇〇、〇〇〇兩



鹽 庫

一三〇、〇〇〇

上 海 道

一〇〇、〇〇〇

招商電報兩局報效銀

一〇〇、〇〇〇

南京練將高等兩學堂閉鎖

六〇、〇〇〇

南京機器局

三〇、〇〇〇

鎮 江 道

一〇、〇〇〇

南京商務局閉鎖

一〇、〇〇〇

蘇州地租

六〇〇、〇〇〇

各地釐金分局

一〇〇、〇〇〇

廣 東 省

一、八〇〇、〇〇〇

廣東省釐金

四、〇〇〇、〇〇〇

四川浙江江西諸省

一、一〇八、〇〇〇

共 計

八、二四八、〇〇〇

右各項共計約達八百二十五萬兩。約及平年歲八十分之一。此乃右之上諭結果之實也。然清國今日之財政。不足者尙甚多。仍不知清國將何以填補其不足之鉅額乎。聞說清廷

大小官吏之意見。以爲有利於目前。而不害民生之法六項。已決于各地試辦云。其六項。今列之如左。

一由各省鹽商之承辦販賣食鹽者。增徵其免許狀之賦課。

一阿片之釐金稅。無論外國產及土產者皆增徵。

一課酒煙之釐金。照各省從來之稅率增徵。

一各省之印稅。使送納其已徵收之現額。令停滯中飽之弊。

一各省進納京餉。協餉等。節減其銀兩之輸送費。

一各織造官進納各種之織物染料等。其現銀改正。

以上諸件雖頗善。然所得究幾何。清國政府之經營財政。始可謂苦心矣。然而大廈之倒。非一木所能支。況今又構事于外國。其財政之損害。幾不可測。且今回事變之結果。使除戰費及被損害之外。其自整其國政之費亦必大。其前途之困乏。豈堪言哉。

吾輩非謂清國政府之財政。到底不能使其滿足。若清政府能當此際斷然改革其官制。以先塞其弊竇。徐整理其財政。以圖國家之健全發達。此吾人所厚望者也。夫支那之國制。由來只尙形式。恐廉低則墜卑。爲帝室之尊也。則多置設官級以崇之。示官職之貴也。則濫多官員以高之。表面粉飾。唯恐不周。此歷代之慣習使然。清朝起於滿洲。一得握其權。即利用

其舊來之習慣。以故爲張權作威之具。加以滿漢之職相衡。其冗員因此益多。加之清國登庸親族。授官與職。皆昔之所無。無能之姻戚。踳踳高位。以致政務不舉。至掌財務者。則腐敗益甚。置公務於不顧。徒曉營私。以苦民窘國。且又官吏之賄賂舞弊。非一言所能罄。如是而望國庫充實。民生不疲。豈不難哉。故不改革官制。則財政終難望其整理。是以廢冗員肅官紀爲政事之始。若實行之。則宜先設警察。藉嚴肅軍隊以爲擁護。或有細民之奸惡及官吏之橫肆。則直加懲戒。此雖似容易之事。然其實際之下。自華人之眼親之。則一大變革之事也。豈易行哉。清國今日必無此斷行之勇者。既無此斷行之勇者。則整理此危殆之財政。將誰托乎。

以吾輩竊思之。清國今日財政之窮。非民貧之故。實民富而國庫空也。民富而國庫之所以空者。實由徵收之不得其宜。昔著清國通商總覽之荒尾精氏曰。若改良其方法。清國之歲入可得十五億兩。又精通支那事情之某美國人曾云。支那之歲入。使其每年達十億以上。亦不難。以清國之大富歲入十億萬。亦當然不足怪之事也。彼警察制度之不行。郵便電信之不通。一國之軍備不舉。以致今回事變之起。亦莫不因此。其故實原於官吏之貪賂。政務之不舉也。試即其兵備觀之。清兵數稱百萬。而養兵之資僅三千餘萬兩。兵氣之所以不振也。又其釐金官吏。雖局長之年俸。不過一百二百五十兩。固不能怪其營私也。然要之清國



財政之現狀。雖瀕於危殆。苟得其人。亦無不可救之者。而清人中既無其人。如上所述者。然則爲清國政府計。宜開其襟胸。以請助於友國。招聘精通政務及財務之人爲顧問。其改善自可期矣。若謂財政之事。不許外人容喙。何稅關之事。則可托之英人。郵便之事。則可托之法人。陸軍之事。則可托之俄人。日人。豈財政獨不能託之他人之理。故不可不先以此事托之於友國也。

如上所述清國財政之現狀既如此。其前途又如彼。將何以整理改良乎。必有方策也。吾輩望懷抱保全清國之士。研究此問題也。

### 文明國人之野蠻行爲

日本報

滿洲布拉哥斯丁斯克之支那人男女老幼數千名。非戰鬥員也。竟爲俄軍所驅逐。人民狼狽倉卒。不能驟爲渡江。遂全爲俄軍所虐殺。此酸鼻之悲劇。歐美諸邦之有心者亦漸有批評。天下苟以支那人爲非人類。則俄國之虐殺。可免人道之罪犯。若以支那人爲人類之一部。則口稱人道之文明國人不可無感覺也。我國之新智識派。日本人士之有論今同北京事變者謂匪之起。不可專罪之。而亦各國之不能辭其咎也。日本目憎拳匪及日本之言保全支那者。爲文明之敵。獨至於布拉哥斯丁斯克之慘事。則以冷眼觀之。吾人之所甚不解也。此酸鼻之事已閱二月。我國之論壇。未有  
一人興起以倡提人道論者。佛教徒基督教徒宗教家等皆沉默無一言。公法家亦置之不

問。豈其事實之真相未明耶。將或以其被害者是支那人也。何人道論之寂寥。一至於此哉。當六年前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之秋。土耳其之軍隊及土民等以私怨虐殺亞路美尼亞人一萬五千名。爲歐洲列國之一大問題。其形狀恰如今年之支那問題焉。今拳匪不過殺教士數十人。與彼殺亞路美利亞人相比較。不過其數千萬分之一。而列國即嘩然。軍艦陸軍擁填。充塞於天津大沽。清政府漸遮之。即無端衝突。現出交戰之情形。然則拳匪虐殺之事如上所述而已。其於人道之罪未深也。

今布拉苛斯丁斯克之虐殺。是一大酸鼻之事也。其報道即使非真。目擊之報。然一時之間。虐殺男女老幼數千人。驟聞之下。即令人震駭。復何暇問其實據耶。若夫近日諸新聞所載之通州慘事。據田口外吉氏視察之結果。俄國及法國之軍隊。於通州及其他各處強姦婦女。屠殺土民。劫掠財帛。焚燒屋宇。於文明時代聞此。已出於不意。況有目擊之證人可據耶。彼拳匪之殺外國教士數十人。則持人道與之相論。而堂堂文明大國之軍隊。到處恣其剽掠。亦已甚矣。而猶未足也。姦淫婦女。焚燒屋宇。尙不足以餒其心。飽其志。必至屠戮靡遺。然後快其大欲。文明大國之軍隊。固如是耶。

歐美人專咎支那人之野蠻。謂其不解人道。而今歐洲所謂文明國人。其犯人道之罪。甚於支那人如此。歐美人之新智識派。亦不咎及此事。抑何謂耶。曩列國之促日本出兵也。逼之

日日本近在鄰邦。送兵最便。猶且踟躕遷延。以悞時機。以歸責於日本。政府聞之。即決於倉皇出兵。其時上海之外國人。皆日本出兵之遷延。爲犯人道之罪。夫出兵遷延。猶有犯人道之理。而強姦虐殺。固本然之事。非人道之大罪犯耶。日本國民若默過此不仁無道之事。將天下皆謂我東亞之無知人道之國民矣。此大問題。宗教家公法家之所宜提倡。固不俟論。苟關心于東亞之前途者。亦宜反省也。

譯者曰。俄人之虐殺事件。前已再三譯登本報。事經二月矣。而東西諸報之主筆。皆見而笑存之。天下之大。仁者之衆。而竟無一人興起提倡公議。致此薰天之慘事。居然默過於世間。此有心人之所憤也。然外人吾無誅焉。唯最可痛者。支那華字各報。經二月仍竟東筆鍼默。噤若寒蟬。將從此遂無一人倡一論發一語及此事。不唯貽外人之訾笑。而亦我等諸報館之羞也。夫天下之事。猶水也。不動則終古皆成止水。動之而激之。可決江河。今幸得此篇。讀而愛之。亟譯載報。以爲論波激揚之助。將來成過頽之勢。或基于此。一欲以促吾人之言論發機。一欲以冀友邦堅持此議。此余之幸望也。

美人某氏曰。「今回北清之變。人皆知端榮剛等爲首魁。然推原其由。實不獨此。蓋其因有二焉。其首因蓋由德人在山東敷設鐵道。及其他行政上。多有橫行暴虐之舉。其他不論。姑就其敷設鐵道言之。所至之地。盡將村落民家壞拆。遇墳墓建物即毀掘。不惟不迂



路避之。且毀墳拆舍亦一文不與。此舉動是不以人類待土民也。民切齒飲恨已久。無所告訴。以延至今日。是忍之而又忍者也。其土民田廬皆歸烏有。無以飲食。無以棲止。父子夫婦兄弟流離道路。相轉死亡於溝壑。不知幾人矣。諺云蜂蠶有毒。况可畏兆民乎。窮途反噬。理所當然也。且即此事。吾甚謂支那人之能堅忍矣。假使我美人若遭此事。早已揭竿而起矣。何能久延至於今日哉。若夫其第二之原因。不過端等藉之以遂私而已。始吾聞拳匪之舉動。吾甚究責其野蠻殘酷。後細查知如上之情。然後知拳匪之無辜可哀也。以上美人之語。余不加評一字。祇姑錄之於此。以供有心者之覽。自有天下公論。今並將近日日本報所刊之田口鼎軒君之北清視察談略。擇譯一二列之于下。

自天津至北京。沿道之民家無一全者。皆罹俄法等兵之暴亂。

俄法兩軍之暴行各異其趣。法兵則無論亂入民家與否。必先殺戮丁壯之男子。然後姦淫婦女。然後掠奪財帛。俄兵則入民家。先掠取財帛。後淫女子。再後則殺之。最後將其屋宇焚燒。此乃常例也。

被禍至慘之地方。以通州爲最。通州乃北京之門戶。商業繁盛。士民殷富。皆超于北京。其人口二十餘萬。聯合軍之近迫通州也。通州道臺某告示于民人。使歡迎聯合軍。特仰日本軍之保護。故人民皆留。簞食壺漿以歡迎聯合軍。不圖彼等既受歡迎。即大逞

其欲如例肆奪財帛。強淫婦女。現通州上流之婦女。既被聯合軍所淫辱。重清節而自經尋死者已五百七十三人矣。其餘下流女子。不知廉恥之輩。雖被辱而仍不死。故其數不詳。

又某地之人民等。聞聯合軍之招安而歸村者。其被殺虐辱遇實甚。土民捧狀訴於日本軍。其文中云。一月之內。少女之被強姦者九名。人民之妻子被姦淫者百四名。內死者十二名男子之被殺害者十四名。遭掠劫者不知其數云云。其行爲以俄軍爲主云。

所云乃田口君目擊之談也。又近日外報之揭載俄國告示。一俄國在吉林鐵道敷設所及之地。其左近之村落民家等皆宜預先遷避云云。一又前二月各報上載云。俄國之布告曰。「誓將支那人之血。染紅北清之地。」又近日俄國某報所載。某俄國大政治家之支那處理策。其大意如下。

支那人占黃種之多數。其地富。其種優。其智強。固將爲我白人之大蠱。若此大簇之人民。非輕易勝也。今際其內政顛倒。自以釁與人。驟得敗其軍。陷其京。此實非容易得之機也。吾人得此難得之好機。宜勿輕易失之。必設法使之不能復振。庶無慮有死灰復燃之一日。則黃種從此可衰。然此方策將何出。最妙則莫如置支那於列國共治之下。政權兵權財政。皆掌之自我白人。支那可長此無反側之慮。吾人得此幅員廣大之富

源。爲地球公商之地。其利不亦鉅哉。且支那民氣甚怯弱。厭武畏兵。若實行此策。則支那人可從此不有一兵。亦支那之所好也。吾人正宜善用其好焉云云。

此俄人政策之一斑也。嗚呼。中國之前途。可不危哉。然吾聞之。壓之愈甚則升之愈高。世人論法國革命之原。實胚胎於路易第十四。近世之有名暴君美之獨立。成於英國重課。而我中國敢謂獨不然耶。吾謂中國之胚胎亦遠矣。吾人之望中國當亦愈切矣。

### 張之洞論

是編爲朝日新聞譯西報普烈士所論者也。揮毫縱議。悅悅數千言。能知吾邦人之所不能知。道吾邦人之所不敢道。夫外人豈有惡於張之洞哉。誠以公理大義所在。不能默然緘口耳。茲特譯之。亦可以見外論之一斑焉。譯者識。

湖廣總督張之洞何物乎。中國問題中之一要件也。自一面觀之。儼然不失爲支那之一偉人。然其性情。不無首鼠兩端。外正內邪之感。如昔爲倡率維新之人。自前歲北京政變而後。遂與改革派爲仇敵。以致有故友失望。志士寒心之事。且彼亦嫌泰西之教化而疾傳教者之人也。然此次之大騷亂。彼之保護教士。差可謂周到。故頗獲外人之歡。然其庇護教士。亦僅掩蔽世人耳目之策而已。

張之洞大清帝國之一碩學也。千八百三十五年生於直隸。及長而才壓儕倫。後於北京殿



試博探花之策。而入詞林。直任四川學政。並曾爲鄉試正主考。且聞其甚專心於獎勵士林。云無何而山西飢饉之事出。張之洞曾於斯時奏陳補救之策。因是得以調任該省巡撫。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始自山西轉任廣東。該省之政務頗因之以整頓。至其任鄂督也。開學堂。創鐵政局。設紡績塲。且欲築聯貫漢粵之鐵路。蓋其亦欲遠取泰西之新知識。以輸入老大帝國者也。

當中日戰爭之際。劉坤一在北方。張之洞坐鎮金陵。斯時亦曾仿泰西土木之法。築新馬路。建陸軍學堂。聘德人而訓練之。其規模至今猶依然存在。由以上觀之。則張之洞直改革派矣。雖然。此惟論其行事而已。而吾人之所欲論者。彼之品與性情。及其對滿洲頑固派之情形耳。

昔日之張之洞。固才智秀越。非鄙庸腐朽者可同日而語。惜其晚節不振。致貽天下笑罵。殊足憐也。然就其所處之境遇而思之。則尙未可以深咎焉。蓋爲中國官吏。雖以如何之人物。具如何之才智。亦難保無去位之憂。故張之洞一去其職。則以前所成之功業。必至煙滅瓦解於一旦之中。此張之洞所以毅然殺戮其友朋也。非不愛敬其友朋也。乃愛敬朝廷之念劇耳。愛敬朝廷。斯足以永保其祿位耳。又張之洞於歐美之外交法。率皆茫然。於泰西之政治學。亦不能無所疑。至基督教則尤其所疾惡者。彼所謂改革。亦不過形式上改革而已。總

之張之洞既年途六十有五。其不如少時之敏惠慷慨可知。故巧避患難。迎合逆賊。投身朝廷。握柄者之翼下。蓋理所必至。勢所必然者也。

當北京改革極盛之時。皇帝銳意維新之際。張之洞於斯時。一面攻擊守舊。一面趨向改革。或上奏以啓皇帝之視聽。或下示以訓愚民之盲昧。以是當時改革之士。多以國柱目之。而引爲良朋者也。

無何而風雲驟轉。變生莫測。遂有滿洲守舊輩跋扈之奇變。囚皇帝於孤島。拘改革黨而下之刑部。張之洞知之最速。乃致電北京請速殺之。是以此等志士。遂遇害而不能受適當之裁判云。然彼等爲國家人民而死。足以使頑夫興懦夫廉。故雖死猶生也。惟張之洞以卑陋之狡計。賣友欺己。故獲全其祿位。苟延生命。以迄今日。聞被殺諸士。多皆張之洞之故友。或係其門下。而長受其薰染者。及事敗則致電促殺之。以圖一己之安。去亦可謂明哲保身矣。要而論之。政變以來。至今歲北京破後之張之洞。乃榮祿諸人之嬖人。而守舊朝廷之奴隸也。

劉坤一曾抗廢立皇帝之議。欲張之洞協同一致。逼迫西后。謀皇帝復辟。以安社稷。而張之洞乃爲飾心之遁辭。謂皇帝與西后之間。有不相洽。係一家私事。非臣下所當與爭云云。于是劉坤一知其以僞君子自居。甘心從賊。無復可望。乃獨自拜摺而強爭之。義聲大振。其後

西后及慶王等。見封疆大臣中。尙有一劉總督可憐。其諛謀亦因而漸阻。

當張之洞不從劉總督抗爭廢立之時。兩湖人士見張之舉動。咸嘆息痛恨之。至去歲冊立偽嗣。其屬下官僚。亦有怒不可遏者。有按察使某及文武官紳等五十餘員。身出名以爭廢立。擬定摺稿。請張之洞代爲陳奏。而張見其奏稿。一語不發。只搖首而已。少頃。顧謂按察使曰。君等此舉若行。徒自殞身。于事無濟。不如其已也。某按察使聞其言。忿不可耐。而數其苟祿位喪廉恥之罪。自擲其官帽于督署而去。彼張之洞惡之刺骨。自不待言。然以其忠義之氣。照人耳目。當時無如之何。然旋而借他事彈劾之。以雪其胸中之恨。雖然。張之洞處心積慮。欲自爲反賊逆臣。固無足惜。而欲以其狐鬼手段。抑制志士。而置兩湖人民于幽暗之地。率之附逆。則豈可得哉。

本年西歷五月。張之洞往校場閱兵。列陣而出。威風凜凜。及至操場。忽有放鎗狙擊之者。幸而不中。猶存殘息。然亦可見其部下之離心離德。非僅平常侮蔑之。而竟至有不惜已之一身。直欲手刃之以快天下者也。嗚呼。以半世聲名煊赫之張之洞。而墮于如斯之境遇。不亦可笑可憐哉。

夫張之洞既賣其故交。而立維新黨之怨府。乃靦然顏面。俯心低首。乞憐于滿洲之老頑固黨。苟固爵位。以終殘年。使如是而頑固派果誠心收之爲失養之義子。委以家政。引爲腹心。



則無怪其甘心從逆。以爲得計也。詎意自改變目的以來。營營二年。先意承志。尙不能泯頑固黨之猜嫌。而已之官位生命。無日不懸懸可危。俯仰天地。自慨形影。吁。羶羊觸藩。于張之洞之進退見之矣。

義和團之變起。張之洞非無與團匪同情之跡。特外國新聞未推究此點也。蓋張之洞本籍屬直隸。其鄉民實爲亂局之中心點。且其親戚故舊。與于義和團者。絕不乏人。故彼惟以輸送軍器彈藥于北方爲專務。及天津陷落之後。海道有阻。乃改由內河轉運。迨劉坤一與各國領事訂南方平和之約。張之洞亦隨從附入。而一面聯結頑固黨之歡心。仍助其爲排外之陰謀。全力以援救西后。此固彰明難掩者也。

今日之張之洞。自外面驟觀之。雖似居于中立之位置。然設一旦后黨之勢力復振。則彼固將從端王之僞命。屏斥新法。而以舊式之操法。練其軍隊。舉一切皮毛之新政略。盡裁棄之。彼又嘗發告示。威嚇基督教徒。輕外國領事之爭論。始行撤去。其買滿洲頑固黨之恩。顧不可謂不至矣。頃者復于漢口捕斬青年志士數十輩。鸚鵡洲前。淋漓碧血。夫此輩志士。豈所謂亂黨哉。實悼心于國事。而思竭力以挽回之。其未舉事之先。即聲明保全外國之生命財產。蓋彼等皆已受文明教育。以改革之健兒自待。決不放棄國民之責任。坐視邦國亡于賊臣之手而不救。遂致冒死爲之。以求萬一之效也。嗚呼。其苦心爲如何矣。張之洞乃驚愕其

所謀之壯大。而悍然殺之。且僞詞飾說。以愚外國之傳教師等。而使傳教師等頌其功績。稱其防患之手段。嗚呼。誰寔知其真相而云然耶。夫張之洞何故下此毒手。殺戮帝黨。不遺餘力。無非迎西后之意。以欲絕盡人民改革之思想也。此豈難知哉。依我輩之鑒衡。則張之洞之品性。可洞見矣。乃外國領事失于覺察。向此蠻性橫腦。顯然奸逆之徒。而交附萬苦千辛。爲國犧牲之志士。任其肆毒。公然爲文明之讎敵。無復忌憚。其喪心病狂。不誠可惜歟。

### 論侵畧中國之無謀

是篇爲俄國名士贊布落之論。其意蓋恐歐人之侵壓中國太迫。吾中國人一朝起而獨立。則其前日慘淡經營。盡歸於無有。因故爲此論。以教彼侵略者雍容不迫之法。使吾國民隨竭血枯於無形。四肢皆痿。無反抗之力而後已。歐人之滅人國者。皆用此術。可不畏哉。

### 一 侵畧支那之趨勢

膨脹熱謂熱心於行膨脹政策也。今已盛行於歐洲列國之間。其病毒之亢進也。遂令舉歐洲全土爲侵畧病患者。病毒病患等字。乃借以形容其甚也。如所謂患於山某癘之意也。於是共振其搏噬之爪牙。而盡馳向于支那。方其始也。其態度猶頗持重。緩裕而雍容不迫。至四五年來。忽然改絃更張。取非急激之步。

武。各相競爭於侵奪。有抗抵者即排除。有障礙者即蹴倒。益用其過激之手段。或以虛勢恫喝脅迫。或藉兵力以行其強硬之手段。務足以充其侵畧之欲耳。

國于世界之上者雖多。然如支那人之好愛逸豫者甚稀也。不觀之乎。軍人者在歐洲實爲世間上最尊崇榮幸之職務也。然支那則全然相反。竟視之爲最卑極賤之人。豈非天淵之懸異耶。支那之諺曰。製釘不以好鐵。當兵不用良民。即此可知矣。

彼以文官爲國民最敬重尊榮之標準。其最高最貴之地位。獨使文官占之而已。若是之國。在今世覓之。舍支那而外。無復再見於世界中矣。其一國之政柄。甘盡授卿相大臣等所全握。及數百年帖耳俯首。羈絆於專制君主之下。且甘心安受歐洲列國之鞭策欺凌。而不知一毫之差憤及抗抵。非以此故歟。

十九世紀之前半期。支那以其全力鎮壓內亂。不遑他顧。及其內亂僅平。而瘡痍尙未全復。歐洲乘時要請開港。支那無餘力以斥之。故遂得承諾。支那不特開其港灣。許外國貿易而已。且容治外法權之制。許各國領事。得行其各己國之裁判權於支那領土。今支那之港灣。開爲萬國互市場者。即支那人之呼爲占領地又分割地者也。得知其開港之時期。亦頗爲有益。列表于左。

西歷  
一八四三年

止海

港口數  
一



一八五九年	廣東				一	
一八六〇年	汕頭				一	
一八六一年	鎮江	天津	寧波	福州	牛莊	五
一八六二年	九江	漢口	芝罘	廈門		四
一八七六年	瓊州					一
一八七七年	溫州	北海	宜昌			三
一八八九年	龍州	蒙自				二
一八九一年	重慶					一
一八九六年	蘇州	沙市	杭州			三
一八九七年	燕湖	南京				二

以右表觀之。其開新港非常急激。或是商業上必然之趨勢。然此果是穩當之處置否。不能無疑也。今計一八七六年以前所開之十二港。其輸出額五億七千四百佛郎。每佛郎約華銀九角八分。其輸入額六億一千六百萬佛郎。以後開之港。其輸入僅八千四百萬佛郎。其輸出額亦不過七千九百萬佛郎。故余以為苟使不再開一八七六年以後之港場。亦或可得同等輸入商品額也。

列國於支那得萬國互市之場。猶以為不滿。而更欲於支那要求土地。以置兵營軍隊。為己國之根據地。於是支那之分割遂始矣。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日本 奪臺灣

同 七年 德國 奪膠州灣

同 七年 俄國 奪旅順口

同 八年 英國 奪威海衛

同 八年 法國 奪廣州灣

同 八年 意國 強請三門灣

同 八年 日本 強請福建全省

既得如許之開港場。復得軍港及領土之割讓。故令外國傳教師等倨傲無已。致釀成支那人公衆之激怒。遂惹起反動殺戮之事。當此時。歐洲列國正宜取溫利之手段。以漸平其憤激。乃不唯不出此。而反以迫害殺戮等為奇貨可居。若土地之割讓。及鐵道鑛山之特權。更藉勢要迫強請無已焉。

加之進步派之支那人等。見各國新聞皆喋喋言開通支那之利益。使其即生分割己國之憂。又歐洲政府之代表者等。對支那人甚侮慢而不加尊敬。其下等之歐洲吏員為尤甚。幾

有令人有不可忍者。從來得巧慧之外交家難。而求之於對支那則尤難也。支那人乃極易感激之人民也。而蒙如斯羞辱欺侮而猶沈默忍耐者。蓋以見時勢之未可。而姑且一時飲泣吞恨耳。歐洲人見之。以爲彼真以是卑屈不足爲之輩。彼讓一步。我進兩步。其慾望無所底止。視支那帝國絕不在眼中。至作之爲奴隸爲屬國。而任意予取予求焉。

如支那之關稅。比之歐洲諸國甚輕廉也。比之德法不過四分之一。比之俄國實十分之一。彼自甲午戰爭之後。其政府迫於財政。欲增加其關稅。此實當然之希望也。因派李鴻章于歐洲。以謀諸各國政府。列國盡拒絕之。彼政府遂飲恨無已。於是中止。

## 二 打擊者却與其覺醒之資耳

夫絃張太急則必絕。支那有四億萬之衆。賦性聰明。而富於氣力。其當業務也。能堅忍不拔。克耐勞苦。自奉極少。不事浮奢。雖性質溫利。似甘受壓制。然御之過刻。彼亦未嘗不思脫羈絆。而牛反抗之心。

支那之開化。文明史上最古者也。其文明足與巴比倫埃及斯波比肩。其開化實與希臘羅馬並轡。夫然。彼於上古既已開化。於今世孰敢斷其文化不能發達耶。況其人口瀕年增加。當十七世紀不過六千五百萬人。至今日已超過四億萬矣。甲午戰爭之後。歐洲列國皆以爲支那蒙此大創。將來內亂一發。或不能免土崩瓦解之虞。乃不但全出此豫望之外。而反



爲其覺醒之資。令其着着進步。改革兵制。購買軍器。大聘教習於海外。以研習戰術。訓練士卒。惟日不息。又同時以鐵道之權讓與外國。及藉外國之力。致陸上之轉運利便完成。窺其讓敷設鐵道權與外人之深意。非爲交通之便。貨物轉運之易也。實不過望防備之完成耳。世界中如支那天然舟楫之便者甚稀。若有欠轉運便利之地。加開運河則足以補之。夫蘇彝士運河。歐人稱爲最大工事者也。然以觀之。彼於十三世紀前所開之北京至上海運河。其工事之大小又何如。以余觀之。如支那河流之縱橫。及其地價之低廉。安知鐵道之果足勝於運河乎。此頗可疑者也。

列國皆以彼爲既死之大怪物。其實非死也。乃眠耳。此次北京之騷亂。乃大怪物之一搖鱗而已。依此觀之。今回公使之暗殺。列國實陷於騎虎之勢。而結局之方法將何如。無他。祇防其日下暴徒蜂發之患。及免其他日疾視之再發而已。然欲免其再發。此策豈易言哉。

今之支那人動曰。亞細亞者。亞細亞人之亞細亞也。嗚呼。此叫聲將來不止支那人而已。他日由英領印度經東京延至西比利亞之邊境。到處皆受其反響。嗚呼。誘致此可恐之事。非支那人之發。此可恐之叫耶。然令支那人之發。此可恐之叫者誰耶。

如侵略支那以圖攫取利益者。實不過妄想也。今歐洲列國存此妄想。而陷於支那侵略病。Chanoine 之發狂之容態於己國不唯無益。不過買怒招怨而已。今不此之顧。而尙頻向

支那奪略其土地港灣。猶病氣作用之饑渴。至滿腹而尙不知飽。得益求得。遂使強於堪忍之支那人。不堪其煩苛抑壓。終令其怒。倒如誘其與歐洲相戰。愚莫過于此也。此實歐洲將來可寒心之一大問題也。然世人將此重大之問題等閒看過。幾無有深究之者。此余之所以特發此論。而喚起世人之注意也。

余於此言。一則爲列強作取得支那利益之精細計算書。一則論究因攫取利益。而刺激支那之奮發興起。倒使歐洲列國爲其所脅。故特將其利害。以一衡其輕重焉。

### 三 支那人對歐人之感想

於作利害對照表之先。不可不研究支那人將來之果有革命的運動與否也。雖然。與其若余於此豫論支那之革命。而招杞憂之謗。寧請論現下之反亂。指義和團之事探究其所以致之之原因焉。夫支那人之對歐洲之情況何如。及歐洲人對支那人之舉動使彼之感情何如。今欲一一論之。

世人皆以支那人爲無愛國心。國家如何被人凌辱。國旗如何羞恥。土地如何分割。權利如何被要挾威迫。而彼人民竟坦然自安。陶然自樂。彼支那之諺曰「國破家猶在」。又曰「無論誰人爲君。吾皆同此納稅」。此實彼狃於歷史習慣之結果。而仍以此衡今日生存競爭最烈之世也。歐人即乘其弊。以爲有隙可開。固可任意剖解。自當遊刃有餘也。又世人以行

於別國有罪之行爲。施於支那爲無罰。此列國人人心中目中皆同此思想者也。余謂此等太輕藐支那之思想。實足以助支那人憤激之心耳。試揭千八百九十八年。支那駐美國公使伍廷芳於美國學士會院之演說證之。其言曰。

維持開港政策。中國政府施政之精神也。想歐洲政府之對支那政策。或亦在於是歟。不幸不能飽其所欲。得益其得。其欲日增無已。今聞在支那外國宣教師之言曰。「外國冒險的利益之探檢者。以後或不來支那。將不再生葛藤于支那也。」昔二十五世紀以前支那之哲學者孔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富貴。其無用如飛散之浮雲。」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個人與國民皆當共銘守此金言也。今日若以不義而得富貴之國民。他日自當悟矣。

世之自稱文明人者。以別國民爲野蠻民族。然其所謂文明之一字。果何意義乎。余不得不反問之。夫文明之謂。豈惟有形上之勢力。即攻擊防禦之兵力而已之謂歟。果惟是也。則於予之所聞文明者大左矣。文明云者。非特有形上之富強。攻擊防禦之勢力而已。此外尙含蓄有許多意義。此余之確信不疑者也。然則何謂真正之文明乎。以余觀之。文明之民。必敬重他國民之權利。恰若人羣之關係。人人皆有敬重他人權利而不可犯之義務焉。此余之所謂文明開化者也。至謂彼之輕視他人的權利之國民。而猶稱爲文明國民者。余甚難索解也。何則。蓋掠奪他人之物。於余之所謂文明者。實不許也。



由人道之大法觀之。蹂躪他人權利之事。決不可行也。今十九世紀之末。居然盛行而不諱。豈不悲哉。後世之歷史家其將謂此何。嗚呼。正義公道顯明於世之時。猶未至耶。距今二千三百年前。支那之哲學者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則捨生而取義者也。若彼基督教徒等。昂然自以文明之民高居。而對弱者則暴戾殘忍。無所不至。害人掠財。略地奪國。覩然不知自恥。而猶詡詡然以文明自誇。文明人果盡如是。則吾固不獨不自願爲文明人。而並望天下之人莫効爲文明人也。若徒口稱尊信道德。而其實行全不少踐。又奚取焉。支那之懇待各國國民也。於其港口。不問其何種族。何國民。及奉何宗教。總一切以平等相看。許其互通貿易。支那人之待外人。既如此。而所望報酬於外人者。亦不過欲同此反待耳。支那人者。愛平和之國民也。不欲外人干涉妨害之人民也。且切望外人。不以無理加於我之國民也。此外非敢多望矣。支那人之所要求者。不過欲外人之待已也。一若已之曾以待外人者耳。此豈過分之求耶。此正當之要求。雖何人亦決不能拒之也。吾人今非將入二十世紀之門耶。然吾人豈學中古野蠻時代之互相殺伐爲事乎。予於此點甚不願世界之退步也。竊思世界之廣。邦國之衆。豈盡皆以迷利沒義。殺傷辱略爲國民之能事者耶。余信其間必有高明正大。能眞解文明開化之意之貴女紳士。余於美國深知此等之貴女紳士甚多也。貴女紳士。呼叫美國文明之國也。美人開化之民也。此予所深信。而諸君所

熟識者也。諸君以正義公道爲行爲之標準。無強弱無貧富。其待遇實相同也。此等之貴女紳士既自己不欲枉正義以害公道。則其不欲其政府之有暴戾之行也自明。發揚維持一國之德義及名譽者。實在此等貴女紳士也。今吾人將共見萬國仲裁裁判所之成。此實由此等貴女紳士之義俠。且寬大慈仁之盡力所致。吾人皆無不希望此博愛寬仁之計畫之速成。萬國仲裁裁判所若一成。其效果必普及全世界。彼時萬國之紛擾皆釋。將爭城爭地殺人流血之慘劇。可無復見矣。是非曲直不必憑干戈以訴其不平。樽俎禮讓之間。即足以決定之矣。揆言之。則可恐之戰爭。將沒迹于天地。而平和之幸福。可施及於宇宙。當是時也。商業及萬般事業。皆不受干戈擾亂之恐。則其發達繁榮。必日因之而進步。而商人間之信用益親厚。而人人得各從其欲以從事於事業。此非世界之福歟。各國民之欲益相親近以互頒其慶者必矣。

以私見觀之。以上所縷述之幸福。乃伴萬國仲裁裁判所之成立而自然生之結果也。今幸藉俄國皇帝之廣大寬仁聖慮。先提出萬國解兵案。世界之大國亦起而和之。其成就之期尙不遠。此余之所深喜也。此萬國解兵案者。實爲萬國仲裁裁判所之先駐。此余之所祈祝者也。滿心熱誠。切切望之。此不特余一人之希望而已。亦滿堂貴女紳士之所同此希望。即全國民亦無一不同此希望也。云云。

依右之演說觀之。乃支那人憤慨歐洲諸國對清政略之洩語也。且對歐洲之政而直加以正當之判斷。支那人之憤歐洲諸國之非道無法凌迫奪略之極。即右一篇可略爲之證據矣。

#### 四 對歐洲人憤懣之理由

支那人之對歐洲人。其不平憤懣之諸點。有不特如右所述者。此外尙有許多理由。今試舉其重者。

一 美國、澳洲、加拿大、等處。排斥驅逐支那之移民。並同時嚴刻限制支那勞動者之航渡。且加以一則歐洲人向支那威迫租借土地港灣。強奪鐵道鑛山之特權。二則支那人自己之家鄉既失。蕩然於外。如被己國驅逐。若是。雖支那人極柔順極好平利。然對此偏偏頗頗苛酷殘刻之待遇。豈猶能再忍耐而不激憤耶。

二 支那屢敗北于歐洲。其中之商業因此而中止者。或因此而被家蕩產者。實不鮮也。支那人之對歐洲人而生極高之憤怒者。此其一因也。

三 海外諸國皆減少支那之勞動者。因此其勞動者之工價遂低落。此亦惹起憤激之原因之一也。

四 與日本戰爭之後。彼因償款及支出各等經費。則不能不迫其增稅。然外國貨物輸



入之稅。諸強國力制其不許增加。彼政府不得不益益增加其內國稅焉。且支那是行政不規則之國。其官吏藉政府增稅之名。乘機恣求中飽。橫征暴斂。其民日在水深火熱之中。此實使其人民對外人而生不平之大原因也。

五 外國宣教師等。以前雖取穩當布教之方法。至近年其布教手段全變矣。傳教士等初見支那人未有入其教者。後思出一奸策。此奸策屢用之而奏奇功。因藉此以伸其教。其奸策爲何。乃干涉民事及刑事上之事件。藉己國領事以庇護其教徒。不問是非曲直。惟以恃勢強袒爲主。此又其一因也。

六 國內近年常有凶荒之事。此亦使民氣不穩之一也。

支那人之憤激怒恨外國人。其直接及間接之原因。既如上所舉。此外尙有如外國公使及領事等。以暴慢倨傲之體度。以對支那官吏。此使支那人不能默止者也。支那人乃重虛體拘小節。若他人少欠禮式。則易生含憤之國民也。此世人之所熟知矣。今外國人等之對支那官吏及其人民。高傲輕藐。絕不加敬意。此豈非故令支那人憤起耶。

當此時。英杜之戰爭。破裂于南非一角。支那人注目瞻視其戰爭。即此足知英國兵力之強度如何。彼見舉堂堂大英國之全兵力。與波亞相持年餘。而勝敗相半。豈不動心歟。吾知彼支那人必思曰。以歐洲第一強國。爲區區五萬敵兵所苦。若以我支那四億萬之民。提最新

式之精良。武器以當之。雖與全歐洲爲敵。其勝負未易前知也。

夫支那人對外人而憤怒之原因。既如是之多。又其以歐洲諸國兵力之強爲不足恐。如右所述。加以歐洲列國素與支那屢生齟齬。紛糾不絕。其赫然激怒而圖反抗者。實不可避之事。支那中最有盛名之李鴻章。前年不能達其使命。由歐洲而歸。指求增外國貨物人口稅之事當時達識之士。豫知中國之亂肇於此矣。故今回北京騷亂之起。此等先見之士。不惟不怪。而却更恐將來之騷亂。實由今日始破裂也。

遭此激烈反抗之歐洲列國。今不特不可不講求鎮定此騷亂之良方。更宜使彼永遠不能再發此種反抗之亂。兼宜豫爲後來歐洲諸國與支那大戰之防。然欲達其目的。非全掃怨恨奮怒之原因不可。然而除去清人憤怒之原因。必將如右所言。歐人向支那強迫掠奪港灣土地。及各種凌迫。然後再將侵略無益之諸證據收集。俾得細比較其利害得失。而後方可決論也。

以余右之所論。第一欲先將歐人在支那所得利益果如何。以一研究之。

##### 五 輸入支那之重要貨物

歐洲列國之所以強請支那割讓土地者。苟以爲列強諸國年年人口增殖。無能容之之餘地。故不得已而欲支那一隅之地。尙可想也。奈何事有全然相反者。支那之山間水澤。無處

不有居民。即不待外人移住。而支那自身已有人口過滿之感。其四億萬生民能足以營生及得日用必需之物於地者。非以其土地廣大而人民稀少之故也。實以其得巧於農耕方法之惠澤耳。此世人所夙知也。是故歐洲諸國強請土地之原因。全非爲作殖民根据地自明。余並將支那之人口稠密之程度。與北美合衆國相比較。以爲此論之證。据千九百年亞路馬拉多哥他之說。合衆國一啓羅米突平方之廣約八人。支那同此平方之廣約三十二人。然則支那之人口密度。實比合衆國四倍。

歐洲列國侵畧支那之目的。既非爲殖民根据地計。則其要求於支那之利益。唯有歐洲貨物輸入支那之一點而已。然吾又請就此點而論。支那人之生計。極簡單而質素。人民貧而無購買之力。故其所需用者甚少。且支那之婦人。全與歐美之婦人相反。等於男子之奴隸。支那社會組織之基礎。全依婦人服從之法則而立。故欲其變更。非經幾十年之星霜不可。故欲貨物輸入支那之增加。幾如待河之清也。假使各國之婦人之地位。盡移於支那婦人之地位。則現今商業之額度必忽減跌一半。蓋婦人占人類之半數。將此半數降而爲奴隸。奴隸之需用必不及主人也。加以支那之衣服家屋並室內之裝飾皆非如歐洲諸國之逐時興尚。而隨世變態。又其食品亦甚簡單。故歐洲諸國於世界互市場上有千百之需用。而支那則無如此等之需用也。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輸入支那貨物之總額。僅八億一千一百萬法郎。其輸出額亦僅六億五千四百萬法郎。其額可謂極少。不足顧盼者也。余更以同年間德國之輸出入觀之。彼不過五千四百萬人口。其輸入貨物之總額六十八萬佛郎。比之支那之輸入實八倍。若人口比較。德八百人之用物。比支那百人約多六十倍。又德國之貨物輸出額。五十三億六千萬佛郎。以人口之比例。亦多於支那六十倍。加之更就支那輸入之重要貨物調查之。益足以證明列強諸國之希望之空想矣。請就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支那輸入之重要貨物觀之。

鴉片 一億一千二百萬佛郎 棉花 三億一千二百萬佛郎

織物 二千一百萬佛郎 砂糖 四千萬佛郎

米 六千萬佛郎 煤油 五千二百萬佛郎

煤炭 一千五百萬佛郎 機械類 一千一百萬佛郎

鐵 一千萬佛郎

右僅少之表。更除鴉片非歐洲所產之利益。然則因此僅少輸入之貨物。何故列國必要於支那求專有之港灣乎。此余所欲詰問者也。試觀之德國。彼並無專有港灣在支那。然德國品之輸入年年增加。千八百八十八年由德國輸入支那者。二千三百萬馬克。至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增加至二千九百萬馬克。其輸出一千六百萬。升至三千二百萬馬克。今觀之英

國。反見減少。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其輸入六千四百萬磅。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減至二千六百萬磅。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中之輸出。六千萬磅。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亦減至五千一百萬磅焉。更如意大利。不過輸入一百萬梨路。一梨路與法國一佛郎相當約華銀四角之貨于支那。而欲要求支那得一己國專有之港。其意果何在乎。不能不疑問之也。若謂意大利年中於支那購取貨物有一千八百萬梨路。因此理由。而必要求一專有之港。此吾人所不能索解也。是故關於輸出貨物於支那之事。吾人直可置之腦後。何必因此無益之事。而要求專有之港。及重糜軍費乎。

### 列國之態度

列飛伯流

俄羅斯之目的。主在擴張其國之版圖。滿洲及朝鮮是所注目者也。於北支那一帶。欲永遠樹立其統御之權。俄國望支那之平和。而又欲支那之薄弱。永遠不振。使常惟俄是倚。而後隨肆其欲。此俄之大願也。以是之故。努力妨阻列國於支那得新勢力域。常恐支那有脫然獨立之一日。俄又妨列國振其多大之勢力。故不敢脫列國之協同運動也。

英國雖無包藏吞食支那領土之野心。而其通商利害之關係。比諸他國非常之大。關係於支那之通商。不啻其本國而已。印度亦然也。故英國欲保全支那。使支那不妨其自由貿易。因此並妨他國於支那有殊大之勢力。英國之所欲。先在開放支那門戶。彼於北方雖不

能十分行其政略。然於中部南方則斷乎決行此政路也。彼非急於分割支那者。而於中央支那亦不等閒視也。

法蘭西既於南方支那占領多大之土地。且於廣東廣西雲南四川有大勢力。因維持此權利勢力之故。法蘭西亦願保全支那。俄羅斯欲大樹植其勢力於支那之朝廷。法蘭西爲其事業之資本主。因有此關係。俄國亦不甚有反對法蘭西之陰謀。又法蘭西有保護加特力教傳教士之責任。至近來雖各國皆各自保護其傳教士。但法蘭西已多年當此於極東保護傳教士之責任。於此任務之下。其獲得利益實不少。

德國於支那之關係。至近年來方始發生。既經營多大之通商海運。且利用最初之機會。但膠州爲勢力之根據。威廉二世之野心。實欲盡占領山東全省無疑。彼又希望併蘇州徽州。以設立人口四五千萬人之帝國。雖然。德國不欲於形式上分割支那。但欲加壓力於支那朝廷。因之以保護其利害而已。又欲操縱總督以行其所欲。德國之雄大軍隊。亦決非無勢力也。

美國之利害的關係。唯在通商而已。美國之傳教師被迫害殺戮。美國政府亦不甚重大視之。唯他列國相助。亦隨之以處分焉。美國之所最切望者。在於藉支那門戶開放之下。以致其營業之隆盛。因營業之故。亦欲信用半野蠻之支那朝廷。支那之元兇亦欲一任支那政



府之處罰。而甚願顧之。

日本之於支那。其利害關係甚大。雖然。日本之對支那態度。又頗難說明。千八百九十四年。日本加大打擊於驕慢支那。今彼則欲保護支那。自俄羅斯占領旅順口。英國占領威海衛。日耳曼占領膠州之後。而欲保護支那之念益切矣。日本獨力或能救濟北京之公使。但恐俄國阻碍。故不敢也。至欲支那之強盛與否。此甚難斷言。其望北京政府改革。如己國改革之事。彼將來之行動。因俄國之態度及朝鮮之運命。不免有多少之變遷也。

清國處分何如

尾崎行雄

列國相協同而遣兵於一邦國之疆上。歷史上不多覩者也。列國既裁定北清之匪亂。進講平和條約。於形式上亦漸將結局矣。雖然。清國之平和秩序。果全能克復保持安康否。蓋不可不一疑問也。

以兵力鎮定支那。若屢次內亂紛起。列國悉進剿之。此固非但列國所不欲。英國傾闔國之兵力。尙不容易鎮壓杜蘭斯哇兒。懲於此事。宜列國之不欲以兵力從事於征服支那匪亂也。故於清國不容易拔除其攪亂平和之原因。雖形式上締結平和條約。然一旦結局之後。其果能永遠平和之事。寔難期也。聯合列國於今果尙未有處分清國之力乎。實以列國不通曉東洋之事情。無鑑識清國之明。屢爲謬誤之觀察。因此對支那之外交方針不定。故屢

至國際之案件紛起。常被擾亂之禍。至今殆不能堪其弊。又不特過去及現在之事而已。即至於將來亦難免如故焉。不知須臾惹起多少案件。使列國一懲再懲之後。漸通曉清國之實情。而後方始知處分清國之道。而後始得處分清國完全之手段。然則此事將期三十年二十年。然後始通曉支那之實情。方得完全處分支那乎。尙難保也。清國問題。將長閤煞列國之外交家。不知更多少惱其頭腦也。其原之來既遠。其處分之了結。固非數年間之內可望也。

英國於東洋久有勢力者也。猶不免於外國之事情有涉遠。昔美洲大陸之南北戰爭。豫料南人之勝者。英人出。於普法戰爭。而豫期法人之勝者。英人也。近年之日清戰爭。而豫籌清國必得勝利者。亦英人也。不唯如是。其對清國也。歷代之政府不通曉清國之清實。固嘗於國際衝突之來。應施前後矛盾之政策。久與清國關係之英國。尙誤解清國。而外交之措置。全無結果。屢不免衝突之禍。況其餘各國之不曉清國內情乎。因不能決其適當之處置於國際。今受其禍。固不足怪。雖然。此非獨列國之過也。實亦由清國之藐視國際之交誼。冥頑不靈。常越國交之常軌。無所顧忌。我邦人。指日本之研究支那者。對支那能得正當之觀察者。亦甚罕。嘗叩於所謂通曉支那之人。非極厭惡支那人以爲不足與共。則却反爲支那人所感染。徒表過分之同情。亦有一派稱爲通識支那者。徒罪列國之以無理對清國。敢於強奪。

威占。暴虐亂行。不知顧憚。至若支那人加暴行迫害於外人。清國之對列國之如何不顧友誼。毫不詰責。是斷非公平之觀察也。然則列國之敢於不法占領。敢於非理要求。固不可不非責。而清國及支那人對外人有如何之不法暴行。亦不可不問也。況於清國屢次案件之起。非列國啓之。支那人自內使之破裂。清國實爲主動者。而列國應之耳。斷不能不謂非清國之罪也。

支那人原來本無國家之思想。秦之先姑置勿論。如秦漢六朝唐宋元明。雖有諸王朝之名。非對外國之國家觀而成也。其國家云者。亦唯下室昇指。與宗廟社稷同一意義。至若如今日宇內通義之國家觀念。未嘗理會也。既對外國不有成一國家之形之概念。因此不能解國際之關係。隨而無視其國交。侮蔑國際之友誼禮讓。實當然之事也。故雖國際之條約。亦常以無理而破棄之。或違犯之。絕不知憚。因生動亂之原因。常常履此故轍。而列國猶不能解其侮蔑國際之友誼禮讓之故。尙再結條約。妄信清國能遵奉履行。此所以列國幾被動亂之禍。猶不知正常處分清國之道也。如今回北清之動亂。形式上雖締結平和條約。若望清國履行。殆屬於妄想。條約議定書。不過虛文而已。且夫無益之條約。固不可締結。即有益之條約。亦斷不能望清國之實行。對違犯條約視爲正然而不怪之清國。雖結如何有益之條約。其初不過空文。指日可明矣。平和條約之締結否。及其條約之有效否。於清國原痛癢



不相關之事。以平和條約之結。爲清國之問題達於終局。此過於速斷者之思維耳。

故清國問題之了結。固不能以條約之拘束可期。又非列國在外部維持所能得。唯除却其由內來之禍。捨此更無適當處分支那之妙方法。外來之禍。以列國之均勢。或可防遏之。北方有一二野心之強國。對清國出其破裂均勢之行爲。列國之間。以外交之活動牽制之。若拘束之。或全然禦遏。此尙或易爲之事。唯其由內而來之禍。既於今舉聯合列國之力。尙且有鎮定之困難之感。今後不知更蒙多少之禍亂。實難豫保。故方今支那之處分。最可苦心者。在於拔除此內來禍之根源矣。然內來之禍。其所波及。不獨列國而已。而我國指日本之蒙其禍害損耗。實甚焉。若夫此內來禍得拔其本塞其源。是不獨列國之幸。寔我國之大慶也。雖然是至難之業。即舉列國之力尙不能奈之何。今日敢云爲之易易也。自林則徐燒棄阿片以來。內來之禍。嘗屢使列國投入於動亂之中。其來既遠。若拔其本塞其源。亦固至難之事也。

然則果如何方能完清國之處分。得克復保持平和秩序。是固雖易言而難行。攷之清國之實情。當使之如埃及。捨此之外更無別道。列國若協定顧問區域。其中央政府及地方總督府。皆由列國派遣顧問官。令當百般行政之局。得將來以之維清國之平和。一地方之總督府。須要五十八以上之外人。如是使清國內無禍亂。外來之禍亦隨而減少。保持其平和。維

持其秩序。永遠舉政治之實。使受文明之開發之捷徑也。人或云。清國之政治宜使支那人董理之。雖然。若支那人果有政治之能力。則不俟言使支那人爲其政治。當然之事也。但支那人元來無政治之能力。却多賄賂苞苴之弊。奈不能舉一政治之實何。赫德久督清國之稅關事務。氏公平之人也。氏欲使支那人從事於清國之稅關事務。故氏嘗使支那留學於歐洲。盡力教化之。黽勉以企養成此支那人以登用之。但皆不能堪此稅關事務之職。蓋賄賂行苞苴不止。若不能一歸除此弊。則此惡風之漸將。稅關部內不免有侵染之虞。氏於是遂斷然停止登用支那人。邇來專以歐美人當其事務。至輓近亦漸有採用日本人掌其職。氏之採用人當其事務。無論何國人皆不拒絕。而以支那人爲到底不能用。而停止之。由是觀之。支那人之不足用可知。即一稅關之小事。尙不能從事。其他諸事。益無堪用之能力無疑。果然則清國各部之行政政治。必須設外人顧問府。非使外人從事監督。則諸般政務。一無就緒之期。因之清國創設之行政機關。到此不可望。期望其平和秩序之保持。恰如俊黃河之清也。

雖然是固非一朝所能行也。列國更經幾多清國動亂之苦。懲其禍害。數生紛亂。數締結條約。更數被違犯條約。數加新條項。遂悟非以此方法。則不能覩行政機關之健全發動。不然則未易言也。欲清國內舉政治之實。外致通商之盛。使列國永遠平和之交誼。不至掃地而

盡捨此將何取歟。但歐美列國能悟此真相之時，亦非經幾十年不可也。苟不能悟及，則支那之問題，雖經幾年，終無了局之期矣。列國人可不小心考察哉。

尾崎行雄氏日本中最有名望地位者。歷來所主持之議論，專在分割支那或征服支那。曾作有書名「日支邦處分案」。書中所言皆主唱征服支那，以支那作印度觀，援英國征服印度之例，以爲日本對支那之策。今此篇之議論，則以支那作埃及觀，言設監督，設顧問，握中央政府之權，奪各省地方行政之權，及專以外人占財政及各要地位。皆昔日列國待埃及之故志也。總而言之，無論印度抑或埃及，其所以致滅者則一也。今特譯之以爲我邦人之警省。

### 清朝興衰之關鍵

譯者附誌

譯東報

今清朝際極衰之運。當其分崩殆不能自保之日。回想其興隆旺盛之時。元代以來。拓未曾有之版圖。北與俄國爭西伯利而挫其鋒。西北征準噶爾。威振中央亞細亞。西藏服。廓爾喀議和。安南緬甸入貢之時。孰不驚其變態之甚可駭耶。研究此興衰之關鍵。於今日則甚有趣味之事也。因試討論之。乃起此稿。

大動則謂支那北強南弱。一概多信此言。謂北方之夷種征服漢人。殆若自然之數。莫不作



如是想矣。雖然，此極薄弱之論據也。章潢之圖書編已聞北人之懼南人而不聞南人懼北人之論。計東之籌南論亦以吳楚爲勁兵之處。以經畧西北。今姑不須遠譬。只就明末之時。明清交戰之迹觀之。明兵不必弱於清兵也。袁崇煥通曉邊事。富其議戰守。思挫滿洲騎射長之方。避野戰而憑堅城。用西洋大砲。數破清兵。清太祖努兒哈赤爲其所苦。悶悶而死。且祖大弼嘗以五百騎突清軍於錦州。又幾及太宗之馬腹。而嘗率死士百二十人夜突太宗之營於白雲山。火藥逼帳而起。使諸營皆爲之驚擾。其驍勇亦未嘗非清兵也。故永平灤州等關內之四城忽失亦忽復。關外之四城非至吳三桂開關邀清軍時。清軍決不能拔之也。清兵既不能拔。屢屢由獨石喜峰等之他口深入。雖直隸山東之州縣盡爲其蹂躪。燕京告警。恟恟驚擾。而太宗亦終不能得志於明。

明之亡。多由其失政。終滅於流賊。非滅於外寇也。山海關之內外置二總督。又昌平保定設二總督。千里之內四總督六巡撫。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八總兵。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等。不達今日之直隸一省及山海關外牛莊之疆域。而棋布如許多官。事權不能統一。又爲關官太監所監督。握重兵以牽制等。皆非策之宜者也。若袁崇煥之才。亦遂爲反間投獄誅死。其兵餉自萬歷以後。歲徵遼餉六百六十萬兩。崇禎中復加剿餉二百八十萬。練餉七百三十萬。共增千六百七十萬兩。是皆用以充山海關以東之戰費者。彼袁崇煥之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

養遼人之長策。終不見用。於是中原盜賊蜂起。而任剿討之將帥。或主招撫。或縱之而不窮。泊滔天之禍。遂不可救。此明之所以滅亡。而非因明之不足當滿洲之強可知矣。

盛京通志所記薩爾滸之戰。清兵以五百人敗明兵四十萬。魏源辯之云。一明之四路之師。實止二十萬。合朝鮮赫葉爲二十四萬。每路各六萬。而薩爾滸所破乃杜松一路之兵而已。敵軍二萬圍同界藩。四萬營薩爾滸。而太祖太宗以六旗兵攻薩爾滸。每旗七千五百人。是以四萬有餘之兵攻四萬之敵。以二旗援界藩。是以萬五千攻二萬之敵。杜松軍破而後我軍皆萃尙間崖。馬林破而後我軍皆布達里岡。其後都城留守者僅四千人。是則八旗人盡行。亦傾國之師也。戰非一日。軍非一路。兵法當垂於後世。烏得以五百人破四十萬人之誤。詞疑史冊哉。」

乾隆四十三年。帝巡狩盛京之際。上諭云。一山海關京東之險。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軍每由喜峯居庸之間道內襲。如入無人之境。然終有山海關控扼其間。內外聲勢不接。即入其他口。而彼得撓我後路。故棄貝勒阿敏、灤永、遵遷四城而歸。太宗雖遣之。而終不親統大軍入口。所克之山東直隸之郡邑。輒不守而去。皆由山海關阻隔之故。」

此等足以證明之興亡。不由北強南弱之故者。且吳三桂之反也。清兵皆畏縮不進。以

宗室親王貝勒之重。猶爲之被罰。益可以知吾言之不誣也。

世祖入關之後。清朝南方經略之手段。取以漢人平定漢人之策也。任明之降臣洪承疇。經略五省之舉。孔有德徇廣西。尙可喜。耿仲明徇廣東。吳三桂徇四川雲南。皆明之降將也。藉其所領部下之漢軍綠營兵之外。加以從地方招徠之兵力。以致平定。若夫史可法之軍敗。亦專由馬士英與左良玉之交闕。人心解體。以至南京失守也。魏源曰。一國朝兵事大者曰前三藩。後三藩。前三藩者明之福王。唐王。桂王也。後之三藩者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尙之信。靖南王耿精忠也。語敵寇之名。則前順而後逆。語國家之兵力。則前甫新造而後乘全盛。語戡定之功。則前若拉朽而後若摧山。事倍功半。勞佚相匹者何也。勢重則藩鎮劇於股頰。助少則守成勞於創業。一我指日本德川氏之於關原。大阪之役。則不勞而於島原。教民之亂。殆窮天下之力。可以例之矣。當其取明之天下也。用明之歸附。因明之糧餼。以拓明之土地。故爲力易。若夫康熙三藩之亂。擬尺寸之士。則有滅我土之人。失我民心之患。且順治八九年間。歲計之出入。超八十餘萬。十三年後。頻年增餉。歲入之決額。至四百萬兩。承財政匱乏。後之康熙初年。決無餘裕。加以三藩皆落經百戰之謀臣猛將。藉積威以脅內之清廷。當時宿將一人。皆非吳三桂之敵也。趙翼云。其時漢人旣不可信。漢軍亦多與諸藩氣類相同者。故屢催不進。詔嚴飭。交王大臣議奏。不敢遽加斥革。唯訓之勵之。此出於不得已者也。然



則平定三藩之亂。將藉滿人之力乎。是斷不然。魏源讀平定三逆之方畧。舉其戰勝於廟堂之策云。一諭勵綠營諸將等曰。自古漢人之叛亂。止用漢人剿平。豈滿兵之助其戰爭乎。以故一時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恩克、奮起於陝。蔡毓榮、徐治都、萬正色、奮起於楚。揚捷、施琅、姚啓聖、吳興祚、奮起於閩。李之芳、奮起於浙。傅宏烈、奮起於粵。羣策羣力。敵愾同仇。又任岳樂、傅喇塔於宗室。拔圖海、碩岱於滿洲。一時宿將已盡。諸臣皆非三桂之敵。而率能剪蠹。尤於涿鹿、覆繡布於荆吳者。實以此也。一故清朝之所以興隆者。由能驅使漢人。可決言者也。是於研究清朝之史乘之不可不注意之點也。

然清廷固不能不恃滿人也。魏源曰。一草昧之初。以一乘一旅敵中原。必先建羽翼於同部。故得朝鮮人十不如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如得滿洲人一。族類同。則言語同。水土同。衣冠同。居處同。城郭土著射獵習俗同。故命文臣依國語製書。不用蒙古漢字。而蒙古漢軍各編旗籍。而滿洲不入八旗。齊風氣。一心志。所以基業固。規模宏。窈也。一又引乾隆帝御製實勝寺之記云。一西師之役。命健銳雲梯兵數千爲選鋒。凡行陣參伍彌縫之際。畧覺鼓餒旗靡處。得健銳兵數十屹立其間。則整而復進。斬將奪旗。雖以索倫兵之馳突一往。而知方守節終不如滿洲世僕之心定氣盛也。魏源因附記曰。乾隆尙爾。國初可知。索倫尙不知。綠營可知。故阜味經營。北討南征。日不暇給。皆禁旅與駐防迭供撻伐。而周召榮散出入行間。一

蓋以禁旅八旗駐防八旗爲全軍之中堅。殆如今時憲兵之地位。而索倫之驍騎及綠營之漢兵在其行前。不能不致死力。是不多損傷其世僕而收全功之法也。在一軍已然。在天下亦擴張此法。故凡事皆無不務控馭。此愛觀覺羅氏之遺法。世世相承。以此致興隆者也。當其始也。僻處滿洲一隅之際。猶勉力招徠漢人。如洪、范、孔、尙、耿諸人。皆藉歸附而得建功。其極盛之時。當乾隆之際。南征北伐。其得奮大力者。大抵是滿人。如福康安、阿桂、傅恒等。皆立大功。而漢人幾不能並肩者也。故乾隆時代。其滿洲的國粹之發揮最用力。往往雖非無是非顛倒文飾史事。而彼滿洲中堅之法。至是大定者。不得謂非由乾隆之特持滿洲世僕之言。而發揚之也。亦猶我指日本德川氏之於關南大阪兩役。盡驅使豐臣氏之臣僕。以剪削豐臣氏。及天下大定。專賴三河之舊臣僕。把握權力。定立威武。而清朝竟如關原一役。非常之勁敵。天下之取與決於一戰。其建國比諸德川氏猶爲弱勢。其盛時能文飾昌平者。特由積威之漸耳。

其致興隆者爲此法。而其所以衰頹者亦莫非此法。累世寵待滿洲臣僕之法。反爲招叢腫腐敗。德川氏三世家光之時。在極盛之運。已有磨下窮乏之患。况彼世祿之制。比德川氏更薄。八旗之法。亦甚不善。其入關無幾。而窮困即來者。固不足怪也。而其山野騎射之夷種。不能比我指日本三河武士之守律義。其不法之行。侵害良民。不可勝數。且就左所列諸項觀之。

其法度之漸紊。其窮乏之漸加。可見。

順治五年。王府之商人及旗員之家人。禁在外省貿易。初有禁東來人。即從帝由滿洲來之滿漢人以賣人。獲爲名。擾害地方之事。然猶許於南京、濟寧、臨清貿易。至是並禁之。令在京市易。違者重罪。

同十年。賑八旗之貧人。滿蒙二軍。每佐領一佐領統三百人布二匹。棉六百斤。米百石。漢軍半

之。自後每賑。助增米至三百石。同十二年。發內帑之銀。賑八旗之窮兵。十四年同。

同十七年。內大臣伯索尼所奏。商民捆載至京者。滿洲大臣之家人。出城迎截。強買商人。畏縮不前。又諸大臣私占邊外商人之採木山場。請並禁之。

康熙三年。八旗之莊田災。賑米粟二百萬斛。十年同。

同五年之上諭。內外之奸棍。妄稱顯要之名色。於各處貿易。霸佔船隻。關津。著令嚴拿送部。

同十八年。廷臣遵旨議定。色衣之下人。王公大臣之家人。領賞本。而霸占關津之生理。倚勢欺陵者。立斬。

同三十年。償還八旗兵丁之債負。以後許以官銀借貸。特派大臣管理。

至六十一年。猶有王公家人。爭買草炭。居積俸利之禁。又悍僕豪奴。凌民駙僧。導之使



縱暴以爲利。故屢煩朝廷之禁約。

雍正五年。諭管理旗務王大臣曰。從前王考。兵丁致力行間。軫念致有負債者。曾發帑金五百四十餘萬兩。一家賞至數百。末聞置產業者。一二年間蕩然無餘。其後又賜帑金六百五十餘萬兩。亦如前。立時費盡。朕即位以來。賞給八旗兵丁一月錢糧者數次。每次三十五六萬。入手妄用。不十日而爲烏有。庫帑者國家之正項。百姓之膏脂也。豈無故而濫行賜賚耶。若以惡習而不改除。即朕雖有加恩之意。亦無以行之也。

乾隆元年。諭曰。朕因旗兵寒苦者多。借給庫銀營運。自應仰體朕心。宜撙節以爲久遠之計。乃聞領銀到手。不知愛惜。而市肆將綢緞衣物。增長價值以巧取之。乃曉諭各該營官。案是年借給官兵之俸一年。至次年又借給兵餉半年。然旗人未領帑銀。而錢物之價已騰貴。以御史明德之奏。復嚴行曉諭。

此年又諭曰。八旗從前之風俗。最近于古。迄承平日久。生齒日繁。漸即侈靡。服官外省。奉差如收稅。即恣意花消。虧帑犯法。親戚朋儕。牽連困頓。而兵丁閑散。惟知鮮衣美食。蕩費成風。旗人之貧乏。率由于此。朕即位以來。軫念伊等生計艱難。優卹備至。其已虧空之錢糧。奏部令免。入官之墳塋地畝。已令給還。華退之世職。亦查明請旨。無非欲家給人足。反樸還淳而已。惟曠典不可數邀。旗人等宜深猛省。自爲實家之謀。如但冀朝

廷格別之賞。以供其揮霍。濟其窮困。有是理哉。

王慶雲曰。大抵旗人狃于揮霍。炒于鮮衣美食。經商逐利。不待禁而不能。借帑金以資營運。猶謂之禁經商逐利耶。亦徒資其惰窳之口實而已。

至其宗室。創業之當時。禮、鄭、豫、睿、肅諸親王。及克勤郡王等。皆親自戎服馳突於干戈之間。以擁護王室。而禮烈親王以其長兄。非有太祖之遺訓。讓太宗之賢而擁戴之。在明人當時。已爲之驚歎。睿王當入關之際。有周公輔成王之功。而其締造艱難之遇。或更過之。其後王族材藝之多。歷朝亦所鮮見。怡賤、莊格、二親王輔翼之功。成親王之書法。禮親王之學術。皆可傳者。其後漸趨倨傲。終致爲王室之大患。現端郡王勾結無賴。發國家之大難。觀禮親王之曠雜亭錄所記。其由來知非一日。雜錄曰。

近日王室蕃衍。入仕者少。飽食終日。毫無所事。又食捐繁多。每患貧窶。爲不法之事。累見奏牘。蓋宗室習俗倨傲。不惟漢士大夫不肯下之。而滿洲親戚之稍知貴重者。亦不肯甘下之。唯市井之小人。日加諂媚。奉爲事主。宗室樂狎之。一朝失足。遽難回步。每干法紀。有司以天潢之故。屈法市井之善良者。又畏威勢不與抗。適足長其凶焰。故俗日卑也。

且康熙中猶有親王郡王典兵者。至乾隆嘉慶。宗胄遂無專征之事。據魏源所云。嘉慶以後。

歲計支絀所由來原因之大者宗祿之增加也。順治初從龍入關者二千餘。道光中三萬餘。歲祿費數百萬。如此多數。則宗室為惡棍逋逃之藪。其侵害良民之事。殆不可測。蓋其勢之徵候。早著于稱為極盛之乾末嘉初之川湖陝教匪之亂也。

嘉慶四年。太上皇即乾隆之登遐也。天子命軍機大臣傳諭四川湖北陝西之將師督撫。邇年

皇考之春秋日高。事從寬厚。即貽誤軍事之永保者。本應嚴交刑部治罪。仍邀寬宥。其實各路縱賊。何止永保一人而已。奏報粉飾。拚敗為功。其在京諸達之侍衛章京。無不營求赴軍。

其由軍中歸者。無不營置田產。頓成股富。故有將士日以玩兵養寇為事之語。又同時詔諭

云。川楚之軍需。三載之經費。至逾七十餘萬。為從來所未有。皆諸臣內恃和坤乾隆末年專權之宰相嘉慶四

年被之庇護。外踵福康安和琳之積習。在軍惟以酒肉笙歌自娛。以國帑供之。浮冒而各路

官兵鄉勇。餉遲不發。朽腹無禪。以牛皮裹足。跳行山谷。此弊始于畢沅之在湖北。而宜綿英

善在川時相沿為例。蓋由此時始。用鄉勇團練。推原其因。乃襄陽之賊犯孝感時。隨州之居

民村莊。預掘溝濠。壘土山。嚴守禦。賊無所施其技。遂免於焚掠。諭各州縣用此法。使與官軍

為犄角。又詔以徵調黑龍江之兵。徃反數千里。供億浩繁。不習水土。不熟賊情。計調黑龍江

之一兵。可募數十鄉勇。且衛身家。可免虜脅。以是專恃此策為剿匪之計。然是時各路之官

軍臨陣。輒命鄉勇為前列。綠營兵次之。滿兵。吉林。索倫。又次之。而賊營亦先驅難民抗我。願



行。其真賊皆在後觀望。故鄉勇日與難民交鋒。而兵賊常不相值。又鄉勇傷亡。不庸注冊。拚  
敗爲功。至若京師禁旅之傷亡。必當具奏。戰時不居前敵。及戰勝則後隊之弁兵。又攘以爲  
功。而衝鋒陷陣之鄉勇。反不與得。以是保奏者。皆滿兵居多。綠營兵間有之。而鄉勇之見  
于奏章者。百中一二。是不特滿兵驅使由漢人成之。綠營兵更生出一種被綠營驅使之鄉  
勇。使與被脅從於被難民相嚙噬。至是詔令鄉勇之有功者。一例保奏。陣亡者。一例議恤。以  
收敵愾同仇之効。而終不過祇劉清、繆思舉、桂涵數人。此外得被錄功者。幾希矣。此數人之  
事跡。亦不多見于奏牘。魏源特敘述之。足以見滿人驕盈之甚。德川氏之末造。屢禁庶民之  
習武。是實壓下士人情弱之反映。以禁令不能制其滔滔之勢。江戶幕府日本昔日之大將軍德川氏之亡  
滅。八萬騎之麾下無能爲。惟清朝亦有之。此寇亂之際。陝甘總督長麟。其治內之法日密。以  
爲團練之有益于今日。大爲將來之害。民氣日趨強悍。或聚衆械鬥。抗官拒捕。不可不防其  
漸。以奏請防遏之法。然未得詔許。惟取鄉勇須由官購買鎗矛之法。得一時無法。然其積勢  
日下。至髮逆之亂。滿兵綠營全不可恃。時雖有勇將塔齊布爲滿人之後勁。其勦平之功。不  
能不全歸楚勇湘勇。國家於額兵以外。更順養此楚湘皖諸勇自衛。於是有釐金之別徵。生  
出兵制財政之一大變革。而滿洲中堅之政略。全終爲故紙。要之彼之興隆之所由來。實由  
特寵滿人驅馳漢人之法。而其致弊亦由此故。遂成此轉移之勢者也。而此微妙之機。實在

于乾隆嘉慶之際。滿人之寵用。於乾隆時達于極點。而嘉慶以後。徒受其弊而已。國勢之衰弱。遂不可支。此所謂興衰之關鍵。在清朝史乘最要留心者也。

### 論支那保全及滿洲處置

日本肥塚龍

#### 一 支那保存論之種類

本部十八省、東三省、滿洲蒙古、西藏、天山南北二路、東土耳其斯坦、共稱爲大清帝國之版圖。昨年團匪暴發以來。世界之輿論。皆云保全支那帝國。其內唱保全支那之說最盛者爲我帝國。願我帝國舉海陸軍與支那決雌雄。僅五六年。而今我同胞幾盡主張支那保全說。以支那之分割。如割我之領土。其起是感覺者何哉。非爲彼是同文之國。非爲彼是同色人種。亦非爲宗教歷史舊關係之深。實以彼與我土壤相接近。利害共通。有貿易上之大關係。彼生一治一亂。於我國受同一之影響故也。

我同胞幾萬口同音云。支那帝國之保全。而其保全分拆之則。大略有二。一曰。由山東盛京二省一掃。俄英德三國之割據。二即唱戰前復舊說者也。

前說即第一說。徒開事端。增長紛亂之禍。余輩不能與之同意。雖然。滿洲亦支那領土之一分也。

戰前今同開戰之前。屬於支那之滿洲部分。尺寸之地。不可使他國割取也。

團匪暴發以來。我同胞特注意滿洲前途之命運。然亦有不可不注意之理由也。如滿洲一

部分之盛京省。我國所取之一種鴉爾沙斯、羅連也。此二洲之地是法國與德國所戰勝之結果

而歸我有者也。若德國因他國之干涉而以鴉爾沙斯、羅連返還法國。其返還之領土不期年而爲其干涉強領有之。德人其甘諾之耶否耶。我同胞云支那保全。中以滿洲地方爲最重。亦因此故也。暴徒暴發以來。滿洲方面之行爲。我政府不爲使我輩心滿之舉動。聯合各國亦不有使余輩心滿之舉動。今日之形勢。滿洲三十萬方英里之地。黃龍旗之影將不復見於此歟。

團匪暴發以來。各國之舉動。其使余輩有滿洲無事即返還支那之思者。唯一國耳。即北美合衆國也。合衆國政府於去年八月二十九日。西曆送駐劄伯林德京維也納奧京巴黎法京倫敦英京羅馬意京聖彼得堡俄京美國公使訓電。其電曰。

昨日午後駐劄華盛頓俄國公使。以對支那之俄國政府目的。陳於我國美外務省。其證言如左。

俄國政府於支那之領地。並無有分毫割收之心。

與他聯合國共同一致。以圖公使館之安全。且欲助清政府鎮定暴徒。

固俄國境地必要防護。以軍事之故。不得已占領牛莊。若事歸平定。且他國不有妨

害我退兵之舉。俄國當立即由其地退兵。

清議報全編卷十八 第五集外論彙譯論中國下



以上是昨年九月二十八日。其駐劄盛頓俄國公使代表本國證言於合衆國政府者。而同政府即電通知駐劄各國之各公使者也。據此證言。則俄並無有一點分取支那領地之心。若派遣於牛莊之兵。俟平和恢復亦當召還。然則此後俄國之舉竟何如。吉林省要害之地。已以兵力占領矣。與朝鮮接近之安東縣。今已爲苛煞克兵馬騎所蹂躪矣。黑龍江固不俟論。盛京吉林二省。今亦爲俄兵所占領。

英德協商起於合衆國政府之訓電後。此協商實爲對清外交上之新生面。而俄國之受其惡感觸不少。此協商之第二第三條。支那保全者見之。雖有幾分滿足。然字字精察之。則使人有彷徨於雲霧中之感。其第二條曰、

德意志帝國及女皇之政府。不乘清國現在之亂分取其領土。且以不減削支那帝國領土爲執行之政畧。

### 其第三條

若有乘支那現在之擾亂分取其領土者。則英德兩國爲保護在支那之兩國利益。取臨機之手段。豫當協議。

支那保全論者。讀第二條則意稍壯。快讀一過。轉至第三條。則兩國之決意其在於分割乎。抑保全乎。雲耶山耶。彷彿不能見其真相。或以爲若俄國出分取之策。則兩國以武器抑止

其行動。或以爲若俄國出分取之策。則兩國爲先機擊人之手段。乘機先奪南部豐饒之地。分取超過俄國所取之領土。此二意皆可解之。此外交家常用之爲異日融通之利用語者也。今有二人約焉。一我等兩人決不爲盜賊。但第三人有爲盜賊之舉動。我兩人當臨機應變。豫思量之。一吾人不能斷此兩人爲有干禦盜賊之意。彼之條約。無乃若是乎。支那領土保全說可謂急矣。

## 二 滿洲處置

英法之聯合軍轉戰于大沽天津北京之野。北京皇帝蒙塵熱河。此間無一兵卒之勞。而取黑龍江三千里之地。四十年前俄國所現出之外交伎倆也。二十萬之貔貅越海。轉戰于山東盛京之間。而聖彼得堡早開三國之密議。俄國百年希望而不得之不凍港。於金州南端。一旦直得二所。使得與西伯利亞之鐵道得連絡之便利。此五六年之俄國也。据近日西信之所報。俄國三以此手段。大策畫滿洲方面。其報云。俄廷以在俄清國公使及李鴻章得北京朝廷之歡心。與結滿洲全體之政治主權。委在俄人之手之約。此報之信僞雖未確知。然以從前俄國所施之對清策推之。余輩不能斷言萬無此事。俄之外交策經。是以己之逸乘人之勞。今回十餘之聯合各國。一意汲汲於令清廷服從平和條約。他並無運方略之餘地。當此時北京政府

寧謂之西  
安政府

李鴻章等與俄廷密電往復。此密電非關於滿洲之生死者

乎。若此密電是將清廷之主權一委之俄人之手。則滿洲之危機益加一層切迫也。近日內外之新聞紙所載。由十一國全權之手所成之十二條平和條件。清廷已略有同意。差可滿足。然以余輩觀其條件。中幾是類於兒戲之要求。特更覺滿洲一帶之地增一層危殆。其明記於通照文之末者如左。

聯合各國若有無厭之要（於十二條件以上）清國政府不欲允意。德、澳、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國。得於北京及直隸省考量各國兵上陸之議。

英德領商中分明記有支那領土 Chinese Dominion 及領土分割之利益。Territorial Acquisition 等文字。又合衆國政府之訓電中亦明記有 Territorial Acquisition 等字。何故十一國之連名要求。不云清國領土而特區限北京及直隸省乎。滿洲亦清國領土之一。而俄兵之於滿洲之行動。支那人亦最受苦痛。於北京直隸則思外兵若在。必易生取清國之危險。而於滿洲豈猶不然歟。今聯合各國結平和條約而獨除滿洲於例外。是以滿洲許俄國任意行動之意云乎。若許俄國行動之自由。則英德協商中之清國領土云云之文字何如乎。俄公使之對合衆國政府之證言。所謂無分毫有分取領土之心者。此宣言又何如乎。豈彼故許俄國於滿洲行動自由。俄國若出土地分割策。則各國從而効之。而先豫爲此餘地乎。十一國之十二條要求。清廷多已許諾。然滿洲問題。猶不解釋也。



十二要求中。而滿洲不在其內。說者以爲義和團暴發以來。各國於清國之舉動有二種。一共同行爲。一單獨行爲。於直隸及北京。各國軍隊皆取共同行爲之策。至若盛京吉林方面之禦防。則一委之於俄國。各國曾不干涉之。故於此方面。軍隊之派遣及上陸。其辦理不可不一任於俄國。蓋俄國於此方面爲單獨行爲也云云。余輩欲決此問題。不可不斷定俄國於滿洲之舉動。宜其單獨行爲否。及即使其單獨行爲。至其決理滿洲宜一任俄清兩國自談判否。余輩敢斷之曰。俄國於滿洲之舉動。不得令其純然單獨行爲。即使其單獨行爲。而滿洲處分亦不可放任俄清兩國相對談判。

何以謂其不得純然單獨行爲。曰。盛京、吉林、直隸。其省雖異。於征討團匪之上。各國之利害共通也。當團匪之妖焰盛時。假令直隸方面無各國之軍隊艦隊。俄國能以獨力舉滿洲禦防之實乎。北京政府舉全力與俄軍戰於滿洲之野。俄國之軍鮮不一敗塗地。俄國於此方面得全其禦防之功者。實賴聯合軍扼大沽天津之咽喉。一舉而衝北京。使北京政府不能派援軍於滿洲方面故也。於滿洲方面。俄之受損害比聯合國固大。然其得使全其功者。賴聯合軍於直隸方面牽制清兵之行動。比之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本以獨力與清兵相戰。不可同日而語。若戰爭之時異。原因異。場所異。利害異。則滿洲之戰可謂之俄國之單獨行爲。

至夫對共同之敵者。同時同處相戰。無一非共同行爲。而謂俄國爲單獨行爲。於理不能許之也。

假以此許俄國爲單獨行爲。而戰後之滿洲處分。宜任俄國單獨行爲云若是。余輩定不能許之也。何則。支那與日本固不俟論。於聯合各國利害之點。亦有不能放任俄國之單獨談判者。今若一任其單獨談判。俄國初雖不爲割地之求。亦必有過大償金之索討。償金過大。則支那政府之力不能如其所求。於是遂轉而爲割地。俄國既爲割地之要求。而其他聯合各國遂以俄爲例。於是德索山東。英取長江一帶。法求貴州雲南。支那本部十八省之地。遂至爲歐洲餓虎之肉。形勢至此。騷亂相繼。東洋無寧日矣。是則一滿洲之分割。爲支那全帝國瓦解之端緒。延至攪亂全世界之平和。實開於此也。即使滿洲分割不至爲別處方面分割之端緒。我帝國於利害之點。判之亦必不能默過此分割也。前回之役。本與共同行爲無一點關係。而尙俄德法三國。以我之割取遼東爲於東洋之永遠平和有害。以武裝之干涉。強使附還於支那。滿洲一帶面積三十四萬方英里。非與我一旦割取之掌大遼東之面積相比。遼東掌大之地。歸日本領有。則害於東亞永遠之平和。而三十餘萬方英里之地。爲俄割取。豈獨無害於東洋之平和乎。大連旅順之租借於俄。其至大影響及於我國防之上。此上彼取。盛京吉林。則於朝鮮之獨立不可望。俄以浦潮馬山。旅順作根據。據黃海日本海之

海權。恰如英之設支布拉路他路亞路他西布拉斯三砲壘於地中海。其勢正相同也。旅順大連之租借於俄國。於東洋之平和已增幾層之危險。况更與之滿洲乎。此吾人斷不能同意者也。

### 三 最後之斷案

滿洲尺寸之地。不能令俄國藉擾亂之名割取於他國。然別如何而可乎。曰。聯合各國對清國提出和約之前。聯合各國先互相之間訂一條約。如千八百四十六年之巴黎條約者。此余輩之所幸望也。其條件當如下。

其一 共訂平和條約之聯各國。當無論滿洲之地。亦將戰得所得者。舉而返之清國政府。

其二 今後若不聯合各國之許可。則尺寸之土地。亦不得割取於清國。

其三 以租借之名由清國借受土地。此事雖可。然於其他不准設武備。

第四 由清國取償之金額。於聯合使臣會議評定之。若單獨向清廷商議者。一概禁絕。

此數條實對東洋永遠平和之必要件也。協定此等條件後。聯合各國於是方始許與清國開談判。而此協商之發案者。宜以於東之平和有最大最切關係之日當之。想英美亦或可



贊成。若英美贊成、日英美聯合一致。則其餘聯合各國容易同意矣。何則、蓋此等條件於我實無一點之私。東洋百年之平和。盡包含於此數條件中也。

#### 四 參照

余輩當我同胞及聯合諸國與支那訂結平和條約前。二十餘年俄清兩國問題起有一紛紛之事。吾望其記憶之。其事爲何。無他即所謂克爾渣問題是也。克爾渣之地。西方與北京相去數千英里。幾與中國之消息盡絕。俄國侵略中央亞細亞之最盛時。其地暴民橫行。清廷之政令不行。俄遂乘機發遠征軍。藉口代清國鎮平暴亂。無事之日即當以返還清國。此千八百七十一年事也。及後暴徒已鎮定。而俄不返還領土。是時雖軟弱之清。亦不容俄之放縱。故令左宗棠爲將與俄開戰端。自千八百七十九年至千八百八十年。二年之間與俄軍決戰。左氏雖老。當時清國有名之將官也。各處之戰。俄軍不利。後於俄京清國全權與俄國政府之間交換條約。於是經數回談判之後。俄國僅得五百萬之償。將此地返還清國。余輩按滿洲之前途。自克爾渣之紛擾後二十年。今回俄國又藉鎮定馬賊及暴民爲名。口藉一時占領爲遁辭。而將來一年又一年。遂令一時之占領成爲永久之占領也。老大帝國無二十年前之氣力。而俄國之武力不比二十年前。平和條約結了。而俄國之軍隊不同時令其由滿洲引還。則一時之占領實成爲永遠之領有矣。支那今日之政府雖不足倚信。然平

和恢復後。聯合各國監督清國政府。主權集於皇帝一身。改造內閣。開國進步之國是一定。制止馬賊之橫行。容易之業耳。余輩望我政府斷行戰前復舊之策於支那。併俄之藉鎮定暴民爲名。以其軍隊單獨橫行於滿洲方面。方宜令一概斷絕。

### 論列國宜妥商保護滿洲

日本公爵 近衛篤磨撰

我同志之士嘗籌支那時局。莫不以保全爲宗旨。蓋保全支那。不獨適合乎人道。亦爲宇內各國均享有太平之公理。苟不出此。則世界大局忽形割裂。浩劫無已。塗炭千萬。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我國人皆知之。翕然同辭。前英德二國商立不分割支那土地之約。聲明列國。列國政府亦翕然贊之。由是觀之。保全宗旨。不徒爲日本一國公論。亦爲世界列國公論。亡可疑也。獨俄政府居心叵測。陽言互訂和議。並無他意。而陰爲經畧滿洲之地。急急恐後。其所言與所行判然出於兩途。忖度其意。似藉保全之名。以行分割之實者。於是列國窺覷俄人命意所在。不能不爲滿洲憂也。嗚呼。渠曩倡辦弭兵會議。以爲宇內太平標榜。其事猶在人耳目。今忽割人土地。甘爲戎首。余竊爲俄人惜其有始而無終也。乃今有一派意在附俄者云。保全清國宗旨。不能無限制。保全云者。俾其維持自主之權耳。苟無損于自主。有時即削奪其一地。亦仍於保全之義無妨。蓋其意在彼略甲地。我亦取乙地。以爲均霑利益之計。月前德宰相於議院宣言。似亦寓是意。言我日本有占領支那南部之說。又有經營朝鮮

之策者。此皆謬持前論。出於意度之見。其人不獨罔識利害。抑亦不通於大局之甚者矣。余謂保全宗旨。縱有限制。然如彼所言。我即得南部或朝鮮。而任俄之奄有滿洲。非維持彼我均分利權之道。何則。分割之端一兆。全局爲土崩瓦解之勢。不可復收拾也。

列國之經營東亞。其位置最便而勢力最巨者。莫我國與俄若焉。但我國以自衛爲主。未嘗事遠畧。其心事既昭然若揭。視於往年退還遼東侵地一事。可知矣。俄則不然。志在闢地。意存兼併。一定其志。徑行直前。不復恤人言。曩者當我取遼東。渠以有害於東亞太平爲言。迫我退還其地。乃已不旋踵復從而奪之。尤而倣之。果孰是而孰非耶。野心狼子之行徑。既如彼。其經略亞東。位置最便而勢力最巨。又如此。若令其據有滿洲。是傳虎以翼也。言念及此。能無痛心乎。查俄人之有意於滿洲。已非一日。今僅一染指於金州一帶。絕無大舉動者。並非潛心蓄謀以待機之來。又非國中形勢未便於遠略之故也。早知滿洲不據爲已有。其地高山大河。荒漠平原。爲之屏障。不便於南下。今將屏障撤去。南進之勢。頓增百倍。猶決大河而注之海。其孰能禦之。世之昧昧者。不知是理。猶謂俄人佔有滿洲。知亞東全局。無甚關礙。是亦不思之甚耳。滿洲一歸其有。附近之地及太平洋一帶。彼得以肆其所爲。我曩所得之利權。亦將爲渠所竊奪。至是時。尙欲保全支那朝鮮。恐不可得也。

往年我國與清國開釁。糜費數十兆。流血數千里。傾一國之力。而始略遼東一地。入我版圖。



其名正事順。究何害於公法。乃俄人聯德法二國移文我國云。貴國略有遼東。西迫燕京。東脅朝鮮。非所以維持東亞太平之道。三國并力。出而阻之。夫我所得不過遼左數百方里之地耳。而以爲有害於東亞太平。今滿洲全土十倍於遼左。其有害於東亞太平。當較前更甚。乃以日本則爲有害太平。俄人則爲無害於太平。俄以此等命意。誠令解人之難索也。由是觀之。俄人之有滿洲。不問其出於明奪與暗奪。均爲背公理之舉。又爲列國之大患。而列國中最承其弊者。莫我日本爲尤甚。我國現在水師只有二十五萬墩。陸軍只有十三師團。視之列國。詎得謂爲雄且強哉。但我既據形勝之地。一朝有事。可立調兵集餉。不難于先發制人。彼則海有重洋惡浪之險。陸有疊嶺絕漠之扼。舟車往來。動須數月。雖有雄師堅艦。不能猝然奮技。故我日本之能國于東亞。不失自主之權者。非我兵力強於彼。而彼地勢不便於我也。以俄人之欲壑無厭。狡焉思啓。開港以來。不能有加於我者。徒以地勢之不便於彼故耳。一旦滿洲折入于俄。彼我形狀爲之一變。而優劣之勢。亦未可以道里計也。當俄人未據有滿洲之日。其兵力爲地形所限。用我十萬之寡。當彼二百萬之衆。而有餘。滿洲既歸其有。西伯利亞之鐵路既成。旅順大連之防備益密。滿人棲息養豢於其下。假以懷柔濟以恩惠。地方一切稍事整理。胥就範圍。加之糧糈充實。士奮馬騰。大舉以出而爭衡於東亞。我雖有水陸軍備倍於今日者。亦將難撓其鋒矣。况俄人極力經營滿洲外。增添海軍。

已載重至十八萬噸將來猶可逐漸增加。東洋形勢不尤可慮乎。

以上係專就兵力而論者。今請更就商務言之。俄人奪領滿洲一事。亦於我國利害有大關係。支那民物豐阜。爲宇內第一富國。列國同視爲外府。其商賈麇集各埠。賤買貴賣。其所獲之利不啻十倍。我貨之售于彼者比年增加。即就紡紗一項而言。其初進口之額。明治二十六年唯有六萬元。二十七年增至九十四萬五千元。二十八年百萬元。二十九年四百萬元。三十年一千三百四十萬元。三十一年二千萬元。三十二年三千萬元。三十三年團匪之變。商務頓衰。猶且有二千萬元之譜。其暢行之速。非列國所得比也。查其暢銷最盛之地。不在南省而在北省。據明治三十二年報冊支那北方各口進出商貨計有四千七百六十一萬元。而其一千九百五十二萬元。係我國人所經紀。即居金額十分之四。可見北省地方爲我貿易樞紐之地。查其所由。彼有黃豆及豆餅產於滿洲。由牛莊一口運出。與我紡紗相抵。均爲大宗。以致兩國有無相通。彼我並有利益。一旦俄人佔有滿洲。必重征我貨。以爲保護內地之貨起見。我欲永享有貿易之利。恐不可得也。先我商人將名古屋地方所產之棉。及紀州哈刺呢。齋至海參崴出售。暢銷頗爲獲利。進口之額。年多一年。我商窺期以爲將來貿易大宗。詎俄人至今驟征重稅。以致出入不能相償。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可深引以爲戒也。

俄人佔有滿洲，不特爲我國之不利，亦爲害於列國者不少。列國而不願捍衛已之利權，則已。苟欲捍衛其利權，不宜不出阻。俄人令其勿得逞志於滿洲，而後始能保全其商務。但列國觀望袖手，徒爲均霑利權之謀，絕無大舉動。我國不可不勢逼處此，獨出而排之，不復顧列國之向背可也。俄人方極力經營東亞，其兵與年並增，以俟其根蒂既固，之他年再與之從事疆場，不若於羽翼未成之今日圖之。

或問滿洲情勢棘手如此，既聞命矣，轉危爲安，消禍爲福，究當從何出策。余謂滿洲土地，理宜還付清國。唯是清國運瀕末造，勢岌岌不可終日。經此大痛，若猶不能奮然而起，大加振作，僅知以自存爲幸。縱繳還滿洲，仍恐難于整頓地方，維持權力。與俄國對峙矣。既不能整頓地方，亂必接踵而興，不能維持權力，外侮必乘隙而入。凡此皆爲滋事之源，輾轉糾纏，致東亞再亂。無或一日得安，是返還之舉，仍不免爲分割之端。非獨害於列國，亦非所以保全支那之道也。竊籌善後之法，滿洲固不妨返還清國，令其領有，守持主權。但非列國併力保護，則不可。列國併力保護，一面洞開何地以通商務，一面安撫人民，以開風氣。該國或猶有危而復安，亡而復存之日。蓋強國與強國境地相接，動易生隙於其間。存一小國以爲中立之地，庶幾可免於競爭。如暹羅在英藩印度法藩越南之間，如阿富汗間於英俄二國之間，其有效於息事弭爭者，其已事也。夫滿洲爲列國利害所關至深且重，非暹羅阿富汗可比。



若能爲併力保護之區。如前者之例。庶可捍衛清國北境。以抑制俄人南下之勢。計無有善於此者也。

洵若是也。亞東之地。永保安平。商務通暢。列國亦蒙其惠。不特支那之幸福也。余切望列國注意大局。不事目前均霑之小利。又望我國家倡率前議。以爲列國之先。嗚呼。時局變遷。朝不知夕。近聞清國政府已飭其全權勿簽押俄人所議之約。世人或稍安意定神。然保無俄人不猶包藏禍心。乘機伺變。以逞其慾壑哉。若夫銷禍于無形。防變于未萌。在我國人之定志而已。果其勇往直前。維持大局。得以永享此太平之福也。則我國幸甚。清國幸甚。東亞幸甚。

### 論賠款過大

日本報

北清議和。先議償款。或云十億圓。或云八億圓。德國一國要求賠款金。僅二億五千萬圓。俄法兩國亦要求賠款至一億圓以上。獨美國只要求五千萬圓。若列國能公平議定。美國之要求賠款金。尙可減半也。俄國之在北清戰爭軍費。只二千餘萬圓而已。據彌刺氏之言。若各國只將軍費及損害各件之事。要求賠款。則只二億圓足矣。由是言之。格外要求。以貧人國。尙得謂之文明國之舉動哉。

不觀三十年前普法戰爭乎。法國敗而賠款。法國統領傑耳。百力哀求。而德相畢士馬克。尙

強限法國三年之間。交出賠款五十億佛郎。德相之意。蓋欲使法國速貧。再不能立國也。今德國要求二億圓。亦用當日德相之手段矣。當義和團滋事之時。德國新聞載各國出兵之數。云俄國派兵五萬。日本派兵三萬二千。德國派兵一萬六千。法國派兵三萬五千。英國派兵一萬二千。美國派兵七千。伊太利派兵二千。奧大利派兵一百七十人。及去月西歷五月三十一日。列國水兵之入北京也。德國兵無一人同行。及至翌月。僅派武官三名。兵士五十名。進北京。各國兵在北京戰爭之時。德國兵亦只有二百名而已。聯合軍之本意。在攻破北京。救出各國官民。德國待北京救出之後。始派元帥華德司爲聯合軍之總司令官。徒擁大兵。無濟于事。每日肆行掠奪。苦害良民。而今日要求賠款金數。有二億五千萬圓。是以當年制法國之手段制支那也。

雖然。支那人者。與法國人大異。法國雖敗。若有餘力。尙能復仇。若支那人者。有餘資。則不思亂。窮困則生變。今德人欲以賠款重額。以懲罰支那人。反使支那人排外之心。益益強盛。今日支那之亂。亦不過因各國傳教師之暴行。致激成今日之反抗。若激成支那全國人反抗仇敵之心。亦非列國將來之利。故德國不可以當時制法國之手段制支那也。

論支那政府向背於東亞大勢有干繫

日本 山根立菴

支那古來亂亡相踵。或八百年而亡。或三百年而亡。或百年而亡。乃至十年而亡。但其亡止

於移鼎革姓。詩書禮樂如故。宗教學問如故。風俗習尚亦相守而不失。政府雖亡而其人民則未嘗亡也。不特此也。北方異族用其暴力君臨中土。在其初則屠城夷都流血百萬。如欲盡滅種類而後甘心者。創業垂統至二三世。騎射游牧之俗漸被衣冠禮樂之化。犽獷粗樸之習漸染繁縟奢麗之風。狃於故常弱積不振。及其末造。毫不能自立。爲他所取。與前代無異。蓋支那國人同化之力太盛。能變夷爲夏。所謂胡虜無百年之運者。職是之由。故支那君主雖敗於上。而其人民固安於下也。於是乎有支那不滅之說。據云以歐美之強且大。不能如支那何。縱取之矣。不能持永久。獨執筆人竊不謂然。古來傾覆支那者。前有匈奴拓跋鮮卑。後有契丹寇顏滿洲。其兵力足以制勝。故得以君臨中土。然只以其同化之力太微。故入居中國。羣居雜處。習與俗移。就古今大局言之。固無害於中國。況其創業之初。英辟哲后。前後繼武。振刷勝朝積弊。開創一代風氣。與天下更始。國富兵強。民以蘇息。由是觀之。受馭他族。不獨爲無害於事。亦爲支那羣黎幸福。獨至秦西種族。其同化力之強。且大過於支那。殆非昔日匈奴拓跋鮮卑。及寇顏滿洲之可比。一旦受其牢籠。加以箝制。欲脫其羈絆而不可得也。波蘭芬蘭。其前鑑乎。獨恠衰宋弱明之末造。中國君臣猶防禦北方強敵。死心塌地。背城借一。有生之心而無死之心。近日俄人割掠滿洲。中國官民視如對岸烽火。漠然不動於心。至其太甚者。依藉其威。以脅制朝廷。賣國罔君。雖有百身。孰償其罪。執筆人



竊恐俄人入踞中國之日。即中國民族滅亡之日。而爲古今未有之奇變。不特愛親覺羅之城社圯墟也。或言俄人唯意在滿洲。我失滿洲。仍可以國。不知滿洲爲支那北門重地。所以古來北方種族克復支那者。莫不以經略該地爲先。故宋之亡不在崖山覆舟之日。而在燕雲割讓之時。明之亡不在桂林緬甸受辱之日。而在棄關以外地之時。以今日支那形勢。其士大夫於滿洲事。宜如何怵心嵩目。以死從事。猶沃焦持漏。不顧國家之急。如越人視秦人肥瘠。嗚呼。誠何心也。且夫割讓滿洲。不特爲支那一國之大耻。亦爲全球列國之巨患。而承其弊者。莫我日本爲尤甚。前近衛公爵已論及之。支那既不自惜滿洲。舉以寄俄。似於他國無甚干涉。不知俄人佔有滿洲。勢必及中原。朝鮮亦得受其脅矣。朝鮮一歸其手。勢必及我國。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俄人方刻力經營西伯利亞鐵路。又添造戰艦。其於遠畧汲汲施設。不遺餘力。如假以年月。海陸軍備。力量加厚。滿洲地方亦就其範圍。根深蒂固。難於動搖。與其圖之負嵎之勢已成之後。孰若防之固蒂之備未成之前。我國家向俄政府移電。以不允割讓該地。蓋亦是意。其宗旨與執筆人所見同。但俄人狡展爲性。眼無公理。且稔悉我當路大臣姑息翼安。並無決斷。於是婉言拒絕。但言是事係俄清兩國間事。於他國無關礙。我亦不任意要挾。妨害他國利權。如約款中有窒礙者。不妨再商改訂。其意灼然可見。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不可以欺五尺童子。而欲以此欺堂堂俄國大臣。適見其不自揣。

耳。我人若聽我國言。退還滿洲則已。如猶悍然行其非而不悔。我亦不忍坐視。必將從事于干戈。蓋非此無以絕其異謀而折其兇焰矣。徒以口舌間折衝往來。仍無濟耳。我國民同盟會。曩定保全滿洲之議。蓋出於是理。該會中人大抵布衣之士。其有爵秩者。皆係散官。均於社稷民生無任責。唯以是舉國家存亡之所關。奮力蹶張。呼號海內。以冀當路采擇于萬一。近聞江南地方積憤之士。亦有感時局。會同志士。聯名上書。極論滿洲不可割之意。詩云。他人有心。我忖度之。支那志士之謂也。誠令四萬萬人。同抱是志。奮其大力。彼俄人者。將退行而却走之不遑矣。安見支那時事之不足爲也。但空言佔名易。實事奏效難。執筆人竊爲支那官民諸君告焉。夫我與俄爲難。不特爲自衛本國起見。亦出於善隣保種之義。爲支那人。民者宜如何感激。同仇敵愾。以禦強俄。如事端決裂。我與俄干戈相見之日。支那向背。於成敗之數。有干繫。支那政府若袖手爲壁上觀。俄可得而專注力於東方。厚集大兵於海參崴。朝鮮方面。與我對抗。如訂同盟之約。與我左提右契。攻守進退相偕。以今日積弱衰敝之餘。其水師駐屯江陰地方者。亡慮有數十隻。指揮有人。足以當一方面。其陸上有西式各軍。猶能牽制伊犁滿洲蒙古各邊境上俄軍而有餘。可分其兵力於西南。我乘其虛以制勝。然則日俄成敗之所分。謂繫在支那可也。支那有識之士。明於事理。通於大勢。處於今日。不必爲開門揖盜之舉。只一國權力偏安西安。其扈從大官於世界形勢。並無所通曉。且以俄人百

方脅制。窃恐日清聯絡之事可言而未可行也。執筆人於是大聲疾呼爲支那積感之士告焉。維翰專權而晉祚移。秦檜當路而宋社屋。古來亡國滅族。莫不造端苟偷。大臣千古同揆。東西一轍。今猶古。古猶今。諸君而廓清中原。恢復燕雲。須改造政府。一定國論。始有亞州聯合之期。苟不然。徒出於聯名定議之舉。虛憍作氣。以爲估名銜聲之地。如曩者上海電阻立大阿哥之舉。無效於實事而有害於時局。非執筆人所敢問也。

此編於陽四月三日夜半脫稿。直付諸手民。俾載第一冊。當時朝野國論洶湧。人心激昂。不覺筆躍墨騰。爾後亡幾傳俄人廢約之事。物情漸穩。而此稿限於編幅。不得登載。至今乃爲十日黃花。唯俄人之性。執志太堅。其斂羽翊於前日者。安知非所以奮手足於他日哉。此編未可付覆瓿。錄以待他日之變云。立菴氏自識。

### 論支那局事

日本 大隈重信撰

歲在丙申十一月。於東邦會館論支那局事。大要謂凡國家之亡。非由敵國外患。而由於內不能自存。支那歷代衰亂相踵。而其民人不從王家而亡。但天運循環。一泰一否。孰代無之。支那今日之衰。安知不爲他日興起之兆哉。爲我日本者。宜出其大力。扶持捍衛。以維持其自主。庶幾乎東亞永樂太平之治。列國均享通商之利。由是之後。經二年再於該館演說。敷衍前意。均邀大衆傾聽。蓋保全支那爲余一大事。因緣篤守不渝。以至於今日。所以茲論該



國事宜。反覆丁寧。不以陳言爲嫌。余之持保全宗旨。厥有二大端。一爲政事起見。一爲富國起見。二者均用世界列國公道爲鵠的。不專爲日本一國私利立論。

曷謂乎保全支那有利於列國政治。支那宇內大國也。舊國也。聽賢之國也。克征服四方之國也。觀於其史乘而知之矣。亡論其人民體力偉大。克耐勞苦。平居儉勤營生。以致富厚。有事則慷慨赴義。不避水火。其性質固不在泰西種族之下。即如萬里長城。如運河。均爲天下之大工程。夙優於埃及三角塔及羅馬宮殿。訖今爲列國所驚歎。非其國人智巧。其國力富厚。安有此哉。故當其盛時。征討四方。遠略諸國。其勢力達于至遠。歐洲亦不免爲其屬隸。如成吉斯汗帖木兒之流。泰西諸國人聞其名者。莫不舌橋目瞠。股栗汗流。又近有黃禍之說。以爲將來黃種能克服白種。其說雖無稽可笑。而西人之恐支那亦不可謂無所由。及至清朝中葉。綱紀漸弛。致國運不振。道光中有鴉片之役。香港割於英。咸豐中有熱河之幸。都城陷於英法二國。光緒初年有越南之釁。馬尾略于法。割地開口。均取大謬。然其受擾之區域。大抵止于口岸。腹地輿區。不受其蹂躪。國家安固。金甌依然不缺。曾紀澤謂今日中國猶睡獅。列國識者以爲知言。竊謂支那猶難謀也。甲午一役。敗於我國。黔驢之技畢露。於是列國爭出而爲咆哮搏噬。大饑飽食之計。無端而旅大割于俄。無端而廣州割於法。無端而威海割於英。無端而膠州割於德。內地鐵路開礦之權亦均爲其所奪。侵入日深。靡所底止。猶混

池之日被鑿其一竅。若一旦九竅盡開。則必死矣。雖然。其前者土地雖見割。賠款雖已失。君主雖被辱。然當其衝者。不過政府數人而已。其人民仍相安於下。罔罔不擾。鷄犬不驚。歌舞湖山。優游卒歲。其視國事。不啻對岸火災。推原其故。蓋由利害之不切于一身耳。今也。內地利權。概割于西人。浸假無已。則將立錐無地。於是乎排外之舉日成。如鬧教堂殺教士。毀鍊路。逐工師之類。與外人爲難者接踵而起。若其今回之義和團。乃其勢之大而禍之烈者耳。論者或謂該團爲匪人之羣。無足掛人齒頰。余以此說爲大不然。何則。若謂該團爲匪人之羣。則如我維新志士亦可謂之匪人之羣矣。其成敗之迹雖不同。其心志請神氣魄則無不同也。而於此則以爲是。於彼則以爲非。天下豈有是理哉。天下豈有是理哉。獨惜該團中人良莠不一。正邪混淆。不審國家困辱之所由。搆難列國以快一時耳。但該團之搆難列國。在彼雖不免失計。然就大局而論。則不利于清國。何則。若使渠等搆端一國或二三國。其敵國可以得藉口之資。割地奪權。恣其所欲。致爲全局土崩瓦解之漸。亞東之一大不幸也。唯渠均敵列國。使列國聯軍以救出使臣爲名。所期出於一途。且彼此互相牽制。形禁勢格。不能獨擅其所欲。以俄之欲壑無飽。不免遭列國抗拒。將滿洲條約作爲廢紙。由是觀之。搆難列國適爲清國之利。轉禍爲福。不難行于今日也。然則保全清國如之何而可。余謂在廢科舉之制。科舉一事。爲清國百弊之源。前輩既詳論之矣。誠除此弊。則百害悉除。百利悉興。不待

崇朝矣。蓋科舉者所以區別治人者與見治于人者也。其敝也。治人者飽食暖衣於上。見治于人者饑寒呼號於下。不將國事掛意。馴至使國中。人失其愛國之心。支那歷代積弱不振者。實造端於此也。科舉一廢。有用之學。斐然而興。有用之士。勃然而出。而後派學生出洋留學。聘客卿以羅羣材。行警察法以代團練。改兵制以廢旗營。凡所以富國強兵者。次第仿行。切實辦理。發我維新之治。若是而國不興者。未之有也。夫國之興。爲列國之利。不爲列國之害。興甲兵。危士臣。以分割其土。快則快矣。然此霸者之爲。非文明之爲也。況支那人民。富於同仇敵愾之念。若異種一踞其地。彼必紛然蜂起。有其土。不可以爲版圖。有其民。不可以爲臣。丁壯殲於鋒鏑。老弱勞於輸輓。其費千百倍於今日。孰若保全其土。使其自主。以收通商之利哉。

曷謂乎保全支那利於列國通商。支那土地衍濕。民物蕃庶。五金煤炭之豐。甲於五州。但其政治不善。民智錮蔽。雖有其富。不能開發之。故致今日之貧弱耳。余嘗怪支那有大水路而無大陸路。古聖王以開物成務之主。猶不及於此乎。既而讀其書。古有車戰之制。而始恍然於其故。蓋在其盛時。大路康衢。縱橫旁通。車方軌。馬併騎。行旅自在。貿遷相通。及後世制度頹敗。道路亦從之而荒廢。一旦使其變法更始。將農工商務極力整頓。不啻繼盛三代至治。凌駕泰西最富之國可也。支那之富。亦列國之富也。今吾國一年外國貿易之額。每人有十



二元之譜。支那則僅不過一元五角。如民智開發至我國之度。即可惟擴進出總額以至五十億。況支那富力非我國可比乎。

凡外交之要在得利益。徒闢地拓境而不得利益。不可持之長久。列國於支那亦然。其與分割土地。孰若保全社稷。永得利益。人或以支那一興。反噬列國。永爲禍源。猶古之元朝爲慮。余謂是杞人之憂。渠在昔日侵略四方。由當時公理之未明。一旦開發風氣。爲文明之國。豈敢仿成吉思帖木兒之尤哉。從來籌清國事局者。不一而足。綜之有二端。其一以爲強大可恐。其一以爲衰弱可侮。不恐則侮之矣。至失其實則一也。論支那者。先去此二病而始不失其正鵠焉。

### 致薛錦琴書

錦琴令孃貫下。渤冰未破。天雪將解。朔北風威。頻襲春夢。極東風雲。倏度慘愴。觸情感物。慨嘆如何。妾初耳令孃之名。繼檢閱敝國新聞紙。知令孃爲中華之貞德。壯志奇懷。表于吐屬。妾雖不敏。實與令孃同其志。與令孃同其情。然抑何堪同厥感情耶。妾下愚識淺。量狹。不勝自克。或慨時勢。或悲世態。一旦激發。遂至不可自制。是以外婦道而犯越俎之罪云。妾半生以來。虛度年華。然耿耿于中心者。莫非國家身世之事。唯所經多與願違。不無遺憾之感。雖然。往事已矣。來者可追。前途浩漫。此妾所以欲努力于將來也。

爾來西勢東漸。東方危亡之相迫。殆間不容髮。是實我東亞同胞所共憂者也。然貴邦敵國之當道。以優柔不決爲長才。苟且偷安爲國是。當道如斯。況于民衆。男兒如斯。況于婦女。嗚呼。不可哀耶。妾愚陋狹小。常見聞歐人之亂暴恣且不堪憤滿。今天降令孃于東亞。且賦以義烈不羈之襟懷。妾等聞之。欣躍奚如。敢不奮發鼓舞。以隨令孃之後耶。愚陋之譏。豈違計哉。

妾素愚陋。不能精覈萬國之趨勢。雖然竊思東亞之危運。至于今日。迥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攷歐人之東侵。以千四百九十八年發斯科達家馬之達印度爲嚆矢。自是而後。或建設會社以督殖民。或調遣遠征隊以略土地。始占島嶼。繼奪港灣。終窺大陸。今則駸駸齊向貴邦邁征矣。彼等自維也納會議以後。而武裝平和之政策出。遂以權術易于文以狡謀代彈劍。角逐凌轢。繼晷以夜。今則萬馬駢蹄。萬衆齊視。以直衝我東亞大陸。欲充其貪婪無厭之慾。棄仁義。滅禮義。寡信實。而惟利是視。磨牙礪爪。乘隙而動。噫。東亞其危乎。殞哉。抑東亞之衰頹如此。西歐之強盛如彼。其故何哉。此豈天然之形勢。抑亦民氣之雄偉。餒弱所致耳。然歐洲民氣之所以常活潑不羈。東亞民氣之所以常銷沈下振者。蓋由有婦人爲其後援與否而已。

思婦人之于人間世也。常握有偉大之潛勢潛力。組織人間世之二大原質。曰智與情。婦人

之所以能揮其勢力于人間世中者。未始非情所致也。試觀男子之對女子。其情愛必獨深而切。情愛既深且切。則將歡其所歡。戚其所戚矣。共其歡戚。而猶不感應同化者。未之有也。夫所謂民氣雄偉。即情力堅強。不拔活潑。有生氣之謂。所謂民氣餒弱。即情力萎靡。不振生氣銷沈之謂也。蓋情爲意根。人之善惡賢否。莫不皆情力爲其主力。而男子之情。能爲女子所操縱。左右之。然則男子或善或不善。民氣之或奮興或銷沈。皆不得不歸諸女子之操縱力爲如何也。女子之責任。不其鉅耶。歐美之婦女。能以柔克剛。故其國民之元氣日臻雄偉。而東洋之婦女。反甘爲男子之翫弄物。吁。東洋之民氣不振。日瀕于衰亡腐壞之域。得無故耶。

嗚呼。歐人之驕橫暴厲。豈可不痛心切齒哉。雖然。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歐人之所以獲逞其豺狼水草之性者。抑亦由東洋民氣之衰頹不堪耳。日暮途遠。人間何極。大海遼濶。精衛徒勞。悵禍水之橫流。悼長夢之難醒。搔首問天。痛泣何之。

妾聞歐人曾自號曰。吾歐人有囊括四海之天然權力。世界者吾人之私有物也。噫。是何言耶。茫茫宇宙。豈白人所得而私之哉。嗟爾令孃。今之東亞非我黃人之東亞乎。妾等生于斯。長于斯。妾等之祖先長蒞治于斯。今任被綠眸赤髻奴染指於斯土。豈非吾人之奇辱耶。吾祖先傳來之邦土。逐日淪亡。跼天踏地。漸至無同胞容身之地。迄今猶不圖恢復之策。則噫。



濟之悔。又何及耶。嗟爾令孃。東亞之風雲。如是其急。而立乎東洋諸國。舉世優遊。如日不足。妾等將賴誰以挽此千鈞一髮之頽局乎。妾等雖女流。然人同此性。性同此理。觀國家之危亡。聞同胞之耻辱。得無痛恨哀泣也耶。

妾思今日人類之競爭。非在國與國之間。而在東洋與西洋之間。而西人常強梁。東人常屈抑。西勝東敗。殆如天數使然。其然豈其然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豈西人所得而私之哉。然西人既絕無忌憚。以壓抑人之自由爲威。侵害人之權利爲勇。若是。則西人直東人不共戴天之寇讎矣。今欲勝之。非鑑我之所短。師彼之所長。不可。取彼之所長。以補吾不足。然後以吾之長制彼之所短。此勝敵之道也。而吾所短彼所長者。即有婦人爲之援于後。與否而已。東方婦女。當此時機。其亦知之否乎。使東方國民。妻助其夫。母訓其子。姊督其弟。以遍國婦女激勵。遍國男兒。使國民之精神。常巍然其不可拔。凜乎其不可挫。則何懼白人之侵略爲哉。嗟吾同儕。處今日之地步。盍一奮發以求一決焉。

中華與大和。同建國于東洋。立同憂同患之地。令孃與妾。地域雖隔越萬里。心志既一。魂夢自相聯貫。惟望令孃相應相援。相携相扶。使東亞之民衆。皆奮勵振興。以擴張仁愛之大道。並祈爲道自愛。爲國自愛。臨楮慷慨。不盡所言。日本福田英子頓首。

歐洲列強與支那有大關係者。無若英俄法三國。俄於支那。英於揚子江一帶。法於南支那。各求擴張勢力範圍。利益範圍。蓋自中日戰爭以後。支那之真相暴露于世界。列強皆知其易與。于是經營極東之略。日益進步。然何以處此老大帝國之真問題。猶未起也。俄而新進之德意志。占領膠州。突然上列強競進之舞臺。而關係諸國。遂以疾風迅雷之感。迎此大勢。竟講求所以保護其利益與勢力之手段。如餓虎之見肉。如羣蠅之見臭。或租借土地。或要求鑛山。或要建鐵道。或訂土地不割讓之約。于是四百餘州之山河。遂有四分五裂之虞。然何以處此老大帝國之真問題。猶未起也。此真問題之起。實在一千九百年義和團事變發生以後。列國既異口同聲。聲言門戶開放。豈言不分割。而所以處置此真問題者。唯有一道。即認定各自所有之權力範圍而已。如俄雖屢揚言不占領滿洲。而其實勢已成。英與德。因欲各保其所得之地位。而有協商之事。此際法人之政策。當執何方針乎。此不特法國政治家所焦慮。亦世人所極注意者也。保全支那之說行。則法人所得之利益較多。何也。以安南隣于列強。則不如任老大國之臥病于側也。雖然。若分割之說。施諸實行。其時法國又當何如。巴黎虬而拿新聞論之曰。

支那尙在。則不可不保護之。雖然。若當土崩瓦解之際。尙袖手傍觀。是愚之極也。一旦分割之勢成。我法國亦於亞細亞政海中。自定其位置。不出列國之後耳。

法國於支那南方。既有崛起之根據地。此地與支那邊境相接。亘連數百里。無論廣西雲南。即北及四川。皆我國勢力所到之區也。是以東京當路。嘗注意于此。庵兒尼與舊皮易諸氏。早有欲舉南部支那官資。盡從我領地之海口流出之謀。我國之探險隊。既已深入西藏內地。講究其航路。雖然。湄江潞江諸水。天然險阻。急流奔湍。舟楫不通。欲開作通商航路。殊屬難成之業。故政府乃改水路而建鐵道。今日自河內至諒山之線。既成。自諒山延長百米。突之遠。即可入支那境。自是分歧線出南甯。即可達廣東香港。又將開線路。出老開蒙自。經雲南而抵叙州及四川。此線路今已起工矣。今日誠法人活動之時機也。雖然。吾人又宜觀自緬甸出雲南之英人之勢力也。英人所設之線路雖長。然其工事之神速。實有甚可懼者。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法領東京。不過有百吉米之鐵道。而英人之在緬甸。既上千九百吉米。然英人之銳進心。日益增高。乃謀揚子江與布拉馬普德拉及酒路煙之連絡。屢經失敗。曾不少挫。今又延長鐵道四百三十四吉米。以聯絡九龍與門大列。此線路若成。則支那之物產。可依此千餘吉米之鐵道。直出南甯矣。現英銳意從事。其三百吉米間。既已開工。聞告成之期。在千九百四年云。此線路實四川之第一要路。其成否。實足決支那中部之歸于誰手也。然則英人勢力之銳進于南甯地。寧不可驚哉。此吾人所以宜速謀與之齊驅之法。勿墜乎人後也。



吾國對清政策。專注南方。其勢既如上所言。是誠然也。夫雲南廣西。夙稱支那之富源。往日法國深險者。詭羨之。千八百九十五年。里昂商業會議所之報告書。盛稱之。雖有謂其荒漠不毛。無足注意。是何足信乎。所可惜者。法國從事于此之熱心家。其方法不甚得宜。又加以獨占揚子江航路之英國。拋巨資建鐵道。以排法國也。國人中又有謂宜重注意北清者。其說曰。一南清地方。較之北清劣甚。吾人不可得些少利益。遂自滿也。吾國于北清。有無數宣教師。自十六世紀以來。即於支那扶植法國之勢力。又有大商。以絹絲貿易北清者。皆吾國現在之利益。不可等閑視之者。豈坐觀英德俄諸國之汲汲然垂涎於黃河流域。而我國毫不染指乎。以上二說。各有長短。因時勢察利害得失而用之可也。

### 滿洲問題

俄國軍隊。占領滿洲以來。世人無不注目于滿洲問題。而俄國則自謂不過一時占領。俟秩序復後。即當撤兵。故俄國無有食言之處。俄滿洲秩序之回復與否。可決之矣。夫俄國曾于滿洲敷設鐵道。並有租借地。其暫占領以保其在留國民之生命財產。亦勢所不得已。故列國亦默然視之也。然欲判斷秩序與否。全在事實。俄國之所見。難保與他國無相異者。故中國與列國。必無以滿洲之事。一任俄國之理。亦必無拱手虛糜歲月。能使秩序回復之理。

是亦中國與列國共有講求其事之責任也。

謂中國之地久廢弛防備警察之政。草賊之橫行無常。及謂中國之政治必無秩序回復之望。此不過專以文明國之準規云耳。未可以律中國也。故若騷亂一得鎮定。而地方不聞警。即可謂之秩序回復矣。俄國之所謂滿洲秩序者。亦不可不律以此義也。且俄兵之入守。最易動擾。是非華兵無節制。士民不通大體。加之滿洲邊陲之地。交通不利。事勢壅塞。則每每有相誤解而生衝突者。如牛莊布拉哥威斯克之事實其例也。故撤俄兵以中國訓練兵代之。實滿洲秩序回復之第一要義也。至若俄國爲保其既得權。而特結關於滿洲之約。則須不侵列國之地位。不與列國利害相衝突。此外可任兩國互結契約矣。俄國既誓于列國共同之外。不別有獨立行爲。屬于滿洲事之損害賠償。皆求北京使臣會議公決。則是北京使臣會議。有解決滿洲問題之權也。今償金問題已定。不可不求滿洲問題速解決之。今衆口皆開放滿洲。其事固善。但縱橫論議之徒。多有未詳其意義者。往年法國政府。就亞非利加問題之事。藉保全柯脫曼帝國之領土爲口實。拒絕他國之行。於時衆論起焉。今日之唱保全領土。亦欲用以排除他人之勢力耳。所謂保全中國之語。亦有幾分會此意也。唱開放中國之論者。以美國爲最熱。蓋彼在中國無租借及領土諸利益。因欲防他國之獲領土。故唱此策以制一國之橫行。而進交通貿易之利。列國之所以贊成美國者。亦此意耳。今

於開放滿洲之一事。即現在占領滿洲之俄國。亦必贊成此議。無難詞。何則。俄國自稱爲保全中國之首唱者。如開放港口。實彼慣用之口吻也。苟不求其開放之實解。除其一切閉鎖主義。而立協議案焉。則開放滿洲之問題。亦不過空論而止。惜與往年歐羅巴諸國言保柯脫曼帝國領土。同資世人之笑柄而已。今開放滿洲之眞否。與我有利害之關係。誰望其以鬪空論終乎。

吾嘗論開放滿洲之要。在中國整其行政。正其司法。保護其列國國民之交通往來。居住營業之自由平等。列國亦於其既得權外。不爲特別之經營。又俄國宜將得領土之心。與相傳之保護政策。一概放棄。此吾人昔日所常論也。若開放滿洲。則先以奉天爲陸上貿易之中心域。內樞要之都市。均與條約港同一。又滿洲之鐵道。其運搬及運費。以平等待外國人。雖貿易場之外。一切居住營業之事。華人與外國人。及外國人與外國人之間。不可有畛域。又英俄嘗有約焉。英築鐵道。不能至滿洲關外之地。俄築鐵道。不能至揚子江之流域。此兩國之關係而已。第三國不能與焉。於英國協商之旨趣。及開放滿洲之方針。不能兩立。今兩國不可不改其約也。又俄國於滿洲鐵道。雖屬既得之權。然於此一定之線路外。決不可有別種效果。列國進而設聯絡之鐵道於中國北方及朝鮮半島。以牽制俄國之勢力。實進世界利益之必要。



中國衰亡之原因。千條萬緒。而其官制儼有滿漢之別。期以勢力均衡。而維治平之局者。實其一大要素也。考清朝之祖宗。執滿漢互制之主義。而定國制。如內閣大學士及六部尙書侍郎等。均係滿漢人各半爲之。餘如任漢人爲總督。滿人爲將軍。滿人爲巡撫。則漢人爲布政。其間尙畧有舉滿人以抑漢人之處。惟其立滿人壓漢人之制。乃得以二百五十餘年間之武力。駕御既經。征服之支那四百餘州也。雖然。滿漢兩種之軋轢。亦因此而不絕。且相軋轢相反。目之人。常處一衙門中。任同一之事。互相牽制。不獲各行所志。辦事則迂緩放漫。靡有專責。一切政事。委之胥吏。與己若不相關。且也中國官吏。性最陰險。而多猜忌。便佞而無誠實之德。所思與所言相反。所言與所行相歧。是固其國之風氣。抑亦朝廷任滿漢兩種立于兩相雜居。兩相牽制。險惡不穩之官界中。以養成如彼之性也。故中國改革。必先着手于正官制之根本。蠲滿漢之區別。使支那國民。生感情。至于官職。量才任用。俾可獨裁獨斷。以抒其伎倆。如此官吏之風氣一新。行政乃得靈敏矣。中國之日言改革者。幸于此加意焉。前者西安朝廷改革變法上諭。如燬各衙門之案卷。命一新胥吏僚屬之敝風。開經濟特科。以求人才。設督辦政務處。以行新政。意者中國政府。殆亦懲悲此次之巨創。而圖逐件改革也。迨近得廢總理衙門。而設外部衙門之消息。又不能無失望之情也。跡其來由。實爲議和所

通。非政府之本意也。故政府中之有志維新者。宜斷然革去之。另作新制度模範。以表發新政新法之精神。實行之時。即有持反對之論者。然片言可破之。不得如議和了結時。應外使之要求。爲姑息之舉也。依其所訂外部衙門之官制。置堂官五人。一人爲總理。二人爲尙書。二人爲左右侍郎。尙書及左右侍郎。皆以滿漢各二人任之。据近日電音。以慶親王爲總理。王文韶爲大臣。瞿鴻禨爲尙書。徐壽朋聯芳爲侍郎。按慶聯爲滿人。王瞿徐爲漢人。其尙書二人中。雖有一爲大臣。一爲尙書之別。然堂官五人。以一親王與滿漢人各二員同處。一外部衙門中。是與前述官制正相符合。迥異總理衙門置內閣大臣各部尙書侍郎等之制度。而與六部衙門置尙書二人侍郎二人。或四人。滿漢人各半分任之制度。同出一轍。當此六部之制。亟宜改。滿漢官制。亟宜變通之時。而于六部之外。加一外部。以處理外交事務。夫亦值矣。推原厥始。蓋慶李兩全權。應外國使臣之忠告。與要求而勉辦此耳。殊令吾人不禁嘆清人思想之難移。制度改革之匪易也。

顧北清使臣會議請革總理衙門者。蓋以其衙門中大臣多係他衙門中大臣兼任。且員數甚衆。責無所屬。議論交涉事件。常有緩澁之弊。故耳。今外部衙門中置大臣五人。仍屬責無所屬。自官制表面上言之。似乎總理者即主任之大臣。猶日本之外務大臣。其他大臣尙書。猶日本外務總辦長官。或參預官。然据其官舊例。則滿漢尙書二人。任一切重責。而處于其

上之總理。並不實地視事。不過虛擁監督之名而已。大清會典定例。六部衙門。雖係尙書二人。以滿漢分任。然未載管理某某部事務之官職。故知此職非專任之本官也。故所謂外部衙門總理者。即同于六部衙門之管理耳。實地長官依然爲尙書也。而以尙書二人爲長官。與外使請設專任大臣之意。全然相反。就實地觀之。慶親王乃全權大臣。茲爲外部衙門總理。似不得與大臣王文韶尙書瞿鴻禨漫然例之。然外部衙門官制。係以大臣五人爲長官。所辦之事。由其公議。故吾儕不能無憾于清政府最有改革責之兩全權。施此姑息手段。以整頓改革第一着之意也。且夫和議垂成。皇上回京後。正外交事務最緊要之時也。初意其時當外交折衝之局者。依然爲主謀外部衙門之李鴻章耳。迨近得電音。則外部衙門主任官。乃王文韶也。瞿鴻禨也。風聞任王瞿之出。實行在守舊黨之敬遠策。噫。中國政府之所謂改革。誠非局外所可豫想也。總之滿人唯知有滿洲朝廷。不知有支那國民。漢人則汲汲焉。唯利是圖。無能肩國家大事。且頑固而擁兵力之漢人。多爲劣等之滿人所利用而戕其同類。夫四億漢種。不能制四百萬之滿人。革其偏頗不公之制。而反因其制度。養成猜忌陰柔便佞之惡習。而今猶酣然無覺。故謂中國衰亡之端。及改革之障礙。實由于此也。今也外部衙門之設。吾儕不能謂其已啓改革之端緒。更何能認爲改革之精神根本哉。



西歷七月十四日。日本舉行彼理提督上陸紀念碑除幕式。彼理者美國水師提督也。初來航日本時。以軍艦強請通商。日本遂大開國門。與列國相交通。政導入于泰西文明空氣中者。皆其賜也。近日各新聞記者皆往觀焉。東京朝日新聞因此感發其歷史之興。遂即作論一篇。論中日兩國因開國之異。而盛衰之所由來。今摘其大要譯錄于左。

曾有一碩學論中日兩國外交啓端之相異曰。日本開國之容易者。外國即美以強大勢力威嚇強請故也。中國開國之經幾多障阻艱難者。外商以英商為最。以哀懇之態度。與始通貿易。苟不至損其利益。則唯中國官吏之命是從。中國因此益長其一層驕傲心故也。即日本開國之始。是由政府與政府之間。先相談判。而後商民之貿易繼之。中國開國之始。是由商民與商民之間。先行貿易。而後政府間之交涉隨之也。

此論雖不能盡兩國之全斑。然于兩國上安危之關鍵。實能洞悉矣。想彼理提督之來也。假令只以溫和和平正之手段。減四隻軍艦為一艘。不來浦賀。而入長崎。由長崎長官而遞國書于幕府。則天下之耳目不致震動。而幕吏之心膽亦可安然無恐。將何至惹起國開之思。惟夫彼理提督奉美國政府之命。內實取平和開發之手段。而外則陽裝威嚇之態度。知長崎為外船泊港之地。遂直突入江戶灣。橫如城之軍艦于國都之前。強迫開港。國民之神經之衝刺。幕府之驕心為之挫折。遂至頑迷因循之政府。不能不排除俗論。而許容其要請焉。當

時有志之士。雖不勝慷慨悲憤。在今日觀之。却若與我一佛棒耳。至若中國外交開啓之始。則不然。外商來航于廣東澳門之方面者。徒密賣阿片煙。至多歷年所。其事漸盛。英商獲利夥多。中國受損益大。朝廷之官吏。見英商之恭順。而英國不爲之援助。于是中英間遂惹起第一次之戰爭。與我國開國相比。其幸不幸何如耶。又彼林則徐之燒棄阿片時也。外人之在場觀者。莫不稱頌中國施政之公。以諷中國官吏。且英領事不敢單以此事遂至用兵。因是益長中國之驕傲。後雖屢被打擊。而其頑迷尊大之性。終不可移。所以至今日之衰弱危亡之狀態者。實開國時所遇之勢。有以使之也。

更進一步論之。中日兩國開國事業之順逆難易。所以不同者。謂由開國當初之引導者不同。更易明焉。中國與始占印度之富而膨脹于東洋之英國相接。始開萬國之貿易。日本與越太平洋而初試通商于東洋之美國相接。初啓開國之端。此難易安危之所以各異也。英國以阿片戰爭之結果。割取香港。開廣東廈門上海甯波諸港。後又因北支那之戰爭。令開有幾多港灣。遂舉對東洋之勢力。盡傾注于經營中國貿易。若美國之與日本交涉。則異是。其通商談判之第一着。即嚴禁輸入阿片。設海關。定港稅。及徵收船舶之噸稅。此比之中國因禁阿片之輸入而受大打擊。其幸不幸又何如耶。假令天保八年被砲擊之美船。是英船。弘化三年求通商之美艦。爲英艦。安政四年謁見將軍之巴耳利西。爲巴麥。則英國對我

雖有友情。吾恐阿片烟產出之一事。其公明正大必不如美國也。英國之不以對中國者對我。以美艦之先來也。彼理爲使節也。巴耳利爲公使也。美國之高義及當時以公明之行動嚮導我國也。而中國之土地人民能充求利而來之英商之慾。致不先來我國者。其間接助我幸福不少矣。吾人溯中日兩國開國之初年。回想其外交程道。不勝興感。今因彼理提督紀念碑除幕式。觸起當年史事之感懷。故一論之。亦實所以感中日兩國盛衰之跡也。

### 論中國宜改良以圖進步

東洋報

中國之問題。雖人各有種種之說。余更有一家之見。因列舉于左。敢以質諸當世君子。一中國之保全及風氣之開發。考中國從來之形勢。雖固宜保全。然細思之。莫如中國自謀改良進步之爲愈。假令徒曰保全。于世界之大勢實所不容。終至獨立之國家失其自己維持之權利。蓋中國以外之文明國。其進步漸次發展。殆無有限制。人口增殖。通商貿易之範圍益擴張。世界之狀態。年年由不完全而趨于完全。至今日雖最廣大之世界。亦日伴交通機器之發達而縮少。無論如何國土。終爲人類一般所湊會。彼荒漠中國之邦土。若不伴文明諸國進。而安于從來之狀態。終必至失其獨立。早晚爲文明國所奪。彼文明國者。不外以非常之手段。開拓其地以謀進步耳。此實可爲中國人痛歎悲傷之事。爲中國人者。當此際。必直悟大勢之趨向。速自就改良進步之途。以造成獨立之資格。夫謂中國人須自發奮



改良方可冀免被略奪之禍之事。實非誑也。請試觀彼亞美利加洲乎。亞美利加洲素爲蠻民所居之處。後歐洲人入而占領之。遂變成今日文明之境。今爲一般之人類言之。彼廣大有用之土。盡委之野蠻人之手。空成寥落之區。得文明人往拓其邦土。化其物質。是非曲直。有定論也。今中國人徒污瀆彼廣大之國土。頑守古代之陋習。不知進化于文明。與彼蠻民之占領美洲。又奚擇焉。故今眞爲中國人之計。宜速自覺此大勢。努力開發。保持自然權利之風氣焉。

二支那道德之缺點。中國之萎靡不振。至于今日之境。雖有種種原因。然求其主要。實因道德之缺點焉。中國雖爲富于文學之舊邦。而德教一致。不雜異端。此一大弊源也。孔孟之教。爲中國德教唯一之基礎。近來雖有泰西文明新思想輸入。而尊崇孔孟教之念。依然不變。彼張之洞之勸學篇。雖頗獎勵新思想之輸入。至于孔孟道德之教。毫不挾議于其間。今世界之大勢。刻刻更變。比于閉關自守之日。尙可。而于交通今日。尙可行乎。况徒株守孔孟之弊。即于國內。亦有阻碍思想發達之毒害耶。

三耶穌教輸入之利害。如前所述。孔孟之道德。既不完全。然則不能不藉他以充補之。此必要之事也。但或有主持以耶教代孔孟之說者。實不能盡當。何則。蓋耶教與孔教之歷史。雖不同。其實際之信仰。亦雖各異。然其根本之思想。甚相近焉。今試舉之。

一耶教以神爲基礎。儒教亦有天有上帝。其異幾何哉。蓋其彼此之教雖有不同。而稱神則一也。

二耶穌教人以愛。孔子教人以仁。韓愈釋之曰博愛之謂仁。然則不外人道的博愛耳。耶穌之言愛亦奚以異。

三耶教以天國爲在人之胸中。安心之地。存于方寸。儒教以天命之分子在于方寸。如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言性爲天與之分子。而在于人之方寸中。此儒教安心立命之地也。

由是觀之。孔耶歷史之發達。雖大相異。而其教義則實相同。故今爲中國人計。不必廢棄孔教。妄迷耶教。以自失其立脚之地。蓋德教之義。不外于儒教耳。夫迷信儒教。既有害智識之發達。今轉而迷信耶教。又奚異焉。雖然。孔教雖不可廢棄。以迷信耶教。然耶教中亦多有美點。足補孔孟之缺者。故耶教之國。中國不唯不可拒之。且須歡迎之焉。蓋其利益之伴。彼教而輸入者不少也。今舉之于左。

(甲) 添活氣于中國思想界。當中國思想界萎靡昏沈之今日。得耶教傳教士之熱心布教。以激刺之。昏睡之源。因可以攪醒。其利不鮮也。

(乙) 耶教輸入可豐富中國之思想界。異性質之大思想感情輸入。洵可令國民之思

想豐富。故即使不信奉耶教。亦非無可研究之價值。且彼教中有人人皆可實行之格。言不少。于中國經書中常有不見者。是特宜注意也。

(丙)採耶教諸美點以充補儒教之不足。且可以破儒教之迷信。如一夫一婦之制。爲中國教中未嘗有。蓋蓄妾之義。爲儒教所默許。此輸于耶教之點也。今宜採之。以補德教之缺焉。

就以上觀之。是知耶教之于中國。實有利無害。且中國終必不能撲滅耶教擯之境外。莫若歡迎之。而獨戒人之迷信之爲愈乎。

四 自然科學之獎勵。自然學之欠乏。是東洋之普通性也。然以中國爲尤甚。中國之天文醫術本草學數學等。雖少有發端。然一時過後。絕不發達。推原其故。皆由獨尊孔孟。餘外所謂諸子百家盡擯斥之故。捨孔孟之學之外。別無他學科矣。追求西洋今日之大進步。所以能壓倒東洋諸國者。無非因其自然學之發達。而物質之開明。至于高度耳。不然東洋豈有多遜之之他點乎。若彼電信電話及各便利機械。皆自然科學之助成耳。故爲中國人言之。莫若以獎勵自然科學之發達爲最要。彼近來雖稍覺悟。畧習機械工藝學。然于物理學生理學等。不過初步耳。未見有精密研究之也。且是等之學。必要素養。且多費年月。故中國人不可不大注意于此。又機械工藝之學。屬于有形。能目睹之。不難知其重要。如是倫理學等。



中國以其從來之道德爲足用而不習之。是其大謬誤也。倫學雖屬于無形然精密研究之自有正確根據。亦須待自然科學研究之結果也。中國人之宜學西洋者。豈特有形之學科哉。

五日本假名字之輸入。最阻礙中國國民之發展者。言語不便也。若以彼之俗話用之文體。雖其意稍覺明顯。然中國人之習慣。相談則以俗話。而執筆則依用古文。其教育亦然。彼古文無變化語尾無動詞之變化。又無過去現在未來之區別。唯臚列各文學之形而已。以此文字。現表精密論理思想。不其難乎。苟欲詳寫其精密之意。不爲古文例所困。則章句自流于冗長漫滯。世遂斥之爲惡文。若是欲以簡潔古文達論理思想。實最難也。且彼南北之方言各異。不能通于全國。故雖欲以語言爲文章。亦不易行。中國之文字文章。信是將來一大問題也。今我國之識者。雖頻唱國語改良之說。以比之中國之文字文章。則日本之假名字之語尾變化。猶爲便利。故余謂中國宜暫輸入日本假名字用之。可以輸入新思想。且日本之教科書。亦可仍之通用。因此日本之文運。併可發達。信最便利之事也。

六精神開發之急務。中國人歷來盡皆有墨守之弊。至今日已稍有抱進步思想以企改良者矣。是不徒爲中國慶。並可爲東洋慶。且直可爲世界慶。雖然。其所謂進步云者。改良云者。不過購機械。整陸軍。置軍艦。築砲臺。修工學等。徒在物之開化而已。故今日更要注意于

精神之上焉。不然即令有利便機械堅固軍艦砲臺而無操縱之之精神。亦豈足用哉。故精神上之開發。尤爲急務。中國今日之衰頹。實由精神之敗落而展發之之乏人耳。故今彼之學者。常以研究哲學宗教倫理教育等爲最要。中人常有悅日本之維新者。雖然日本之維新之原動力。無非不因精神上開發所至。如彼美爾盧騷溪佐福祿特爾波克爾斯賓塞諸氏之說。由精神上研究。頻振起國民之元氣。其結果生出一種浩氣以促進步之展發。今中國恰如山長睡中初驚醒。必須急藉此精神之力以鼓舞之也。故欲開化中國。必其以精神上啓發四百餘州之風氣爲最要乎。

七日本學術之輸入。近來中人之有志者多。謂莫如輸入日本之學術。彼等之意。殆謂日本之學術。取自西洋。而中國翻譯取讀之甚便。蓋言取西洋學術之便也。然豈止此乎。夫西洋之學術無量。其分科甚繁雜。卒爾甚難着手。彼中人不過初步。若直入研究之。恰如投之五里霧中。徒使徬徨苦于甄別耳。于此點若得日本學者之指導次序。學習固甚便。加之如前所述。風氣之開發。先由精神上爲急務。若只翻譯西洋之哲學倫理宗教等諸學科。豈遂足供研究乎。故必須參以東洋古來哲學倫理宗教。使東西兩洋之思想渾合調和。不可不經此層之特別研究也。即如倫理一學。西洋學者諸說紛紛。快樂主義之對有克己主義。厭世主義之對有樂天主義。利己主義之對有愛他主義。彼此互相反對。若今譯之。仍之嚙下。

則腦爲其攪亂。不能解其理。故欲咀嚼此等諸學。須要有調和兩洋之思想之見識。日本學者之苦心慘憺。研究于此已有年。中國人若就而跡之。不獨得知此學術。更足見日本之先導者之對此等諸學之方針。此最要重也。即彼等研究己國之學術。其方針亦不外出于此途耳。

### 共同論

戊戌八月。西太后勒奪皇權。殺戮新黨。思大樹威于海內。乃命董福祥率其部下入京。爲威壓之地。人心恟恟。變在不測。列國公使皆謂此滋事之端。不如早爲之所。乃合議聯名照會總署。以撤退甘軍。如不得請。列國協同行其所欲爲。不復顧支那政府之意。方總署大臣接有該咨。視爲具文。略不加意。繼審列國使臣汲汲修備。執心太堅。于是將甘軍撤退城外。頗極狼狽。世人均以其所爲。前後矛盾爲疑。後乃審其曲折。恍然于其故。蓋總署譯官。概于西文。僅得皮毛。凡語涉公法掌故者。如盲于色。誤解英文。共同 Concert 字爲音樂會。經繙譯繕呈。所以王大臣等視爲故常。略不措意。當時列國使臣傳聞之下。無不相顧笑焉。余謂總署中人。暗于交涉掌故。爲他詬病。固其所也。然按交涉前例。所謂共同語。徒存其空名。其見于事實者。幾罕。乃知此事。不啻見支那人之無學。適見列國各汲汲于其私利私名。不以公利公名爲念耳。蓋聞共同語濫觴于數年前。歐洲列國聯名照會土耳其政府。商辦克勒度



島事宜之時。爾來列國各種交涉之案。紛紛橫生。然未曾有以共同從事商辦者。其有之前。有勒退甘軍。後有拳匪之變耳。唯拳匪之變。在其兇燄方張之始。胡越同舟。艱難共濟。其方向不期而出于一途。及一日。使館圍解。利害之念。方萌于方寸。同盟爲解體之勢。列國各行其所欲行。略無顧忌。共同之實。于是乎亡。嘗讀本年四月俄國官報。載有支那交涉事宜數節。便係俄政府提議經列國贊允者。其一曰。列國宜維持共同之局。其二曰。支那政治宜維持其秩序。其三曰。凡事涉支那分割之端者。務須禁止。列國政府。迄今篤守其宗旨而不渝。獨俄國渝其約。種種不法。更僕難數。即如前者佔有滿洲。見其藐視公理。眼無列國。頃聞俄人又與支那大官密商滿洲之事。吾不知其野心狼子。蠶食人士。伊于胡底。夫俄人不法。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矣。固不足言。但英人峻拒列國連合擔保支那債券一事。亦不可謂之善于共同者。後來列國中。如有一二國擁其券。以臨支那。任意勒索支那土地利權。爲其所佔有。他國延被其弊。分割之端。又兆于此。而作其俑者。未嘗不在英國也。余謂支那所償之款。宜一律清償。不得彼此有異同。而始爲公允。惟惜俄法二國有違言。英政府所提之議。遂歸空文也。再者中俄密約第十款。中有鐵路公司所受之貼款。不妨將其全數。或若干。成交換土地暨他項利權云云之語。此亦禍機之所伏也。余謂列國處支那局事。終始以共同爲宗旨。一體服膺。不失可也。

中國國民教育論

日本子爵長岡護美

亞細亞洲地積廣濶。人口夥多。非他洲所可企及。然國于此地。其能保全獨立體面者能有幾何。今東亞爲世界各國所注視競爭勝敗之大博場。中國與日本正立在此場裡。欲支持國家之運命。豈不曰其難其難。夫中國與日本人同種。書同文。人情風俗亦不甚異。自古已相依如輔車唇齒。況今日以往。不更當親切耶。中國亞細亞之大國也。中國之隆替。不特于日本之利害受其影響。即東亞全土之消長亦係之。以是欲冀東亞將來之平和者。無不注重于中國焉。予雖不敏。冀我日本運命長久。及東亞永久平和之心甚切。是故慮中國之富強發達亦甚深。乃不顧不敏。盡東亞同文會之力。謀事業之進步。創設南京同文書院。並踵臨其開院式。藉此機以觀風于南清各地者。亦不外出于圖中國開發之精神而已。此中國人士之所深諒者也。予今欲有所述。但與政客相異。于中國之內政外交上不置一詞。只欲于國民教育上略呈鄙見耳。內政外交之事。非敢謂不重大。然較之國民教育之事。則有枝葉根本之別。外本內末。可乎不可。願都人士勿以予言爲迂遠。而留意細察之。則幸甚。

中國今着目于教育。只汲汲于養人才。或于國內設高等學堂。或派留學于海外。是于急一時之急固可。但欲國家永遠富強則未足。故欲爲國家永遠之計。非普及國民啓發其智能。涵養其愛國之性必不可。請以戰喻之。將士雖多。謀多略。而兵丁愚昧。乏敵愾之心。亦難以

之制勝萬里。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越之勝吳。實是十年教訓之結果。烏有無教訓之衆。而可以作堂堂之伍者哉。烏有無教育之民。而可以成泱泱之國者哉。今日世界之競爭。乃國民的競爭。非一二英雄之競爭。猶現時之戰爭。是隊伍的戰爭。非一兵一騎之戰爭也。故立于此競爭場裡。欲決輸贏。非先教育國民。使億兆一心。以鞏固國家不可。且夫率無教育之國民。以立于世界競爭之場。不特無以制勝。且每有無端之爭起于內。非故之釁啓于外。甚至于目前一時之利。以至賣國亡家。永遠失其幸福。從來因國民愚昧。而致國家土崩瓦解者。不可勝數。爲國家者。可不自爲以教育其民哉。

普魯士于西歷千八百年之始。敗于拿破崙第一。舉國爲其臣妾。其國之賢相施泰因曰。「欲雪此恥辱。非先教育國民。發揚其愛國心不可。」是實普國國民教育之原動力也。普王符里特力威林曰。「雖國之面積縮小。對外之國威已墜地。然吾等宜養內心之力。務發揚內心之光輝。今後盡力于國民之教育。是朕所深望。」普王與宰相施泰因。需國步之艱難。專致力于國民教育。其結果不特能使普國獨立。後六十餘年。卒令法國爲城下之盟。納巨萬之償款。割地二省。宣揚普魯士之國威。實賴國民之教育。毛奇將軍曰。「普國制勝隣國之功。宜歸之小學校教育。」誠哉此言。法之所以敗。普之所以勝。實在于國民教育之普及與否。此史家之所普知也。自此以後。歐美各國。不特專以軍備相競。而以國民教育相競。夫



國民教育之制度。雖因國勢民情而異。然普國民皆有課子弟教育之義務。則同。普國童男女自六歲至十四歲爲義務教育之年。英國則五歲至十四歲。法國則五歲至十三歲。那威丁抹則七歲至十四歲。父母怠此義務。則嚴罰之。若無父母。則責罰其託後之人。故今日歐美各國之男女。當義務教育之年而不教育者。未之有也。

日本亦課義務教育于國民。于茲三十年矣。今童男女當義務教育之年而不就學者。中僅十餘。再數年。想當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矣。中國如亦欲永固國家之基礎。其先施國民教育之制乎。

且今特觀中國之形勢。假欲釐革內政。振刷外交。凡爲此之要。首在得人。然取人之法。于中國不外以科舉。然科舉之弊。實已爲世所評論。即中國之大官。亦言之不少。蓋三代以上。祇有學校。並無科舉。試觀周禮當時之學制。恰如西洋之今日立山門學校。日以文明的思想治民。堯舜聖人之道。大煥發于一時。政治教育。共臻整備。智識之發達顯著。禹之治水。事業率先之後。而商工百般事業。無不得其所。降至戰國。文物漸衰。至秦有焚書坑儒之禍。漢重明經。以謀興復。一旦廢絕之物。猶不容易起之。由是所謂文學。祇餘文章而已。至唐韓愈之徒。罵斥駢體之弊。以謀古文之再興。至宋中葉。遇金元北狄侵入北方。野蠻勢力。強力爲之壓迫。昔時周代之精神。至此全滅。經明至清。康熙乾隆之朝。雖稍振。而今只遺其餘弊。道光

後之文學。弱敗不堪言矣。當此時。猶欲以科舉取人。將焉求英靈活潑識時多才之彥哉。故欲革新政治。必求廣養人才。必宜先廢科舉。盛興學校。以進國民一般之智識。則其庶乎。科舉之制。于今日之事情。雖或未能即全廢之。然早晚必盡止之。則無疑。將來取材。必依政治法律軍事財政學各專科。而擇其長。故此專門之學。不可不修。唯是普通教育。乃專課目之門徑階梯。先修之。則入專門科有所憑藉。若無普通學之素養。而求專門科目。猶入室而不由門徑。登堂與而棄階梯也。如今派學生出洋留學。及其歸朝之時。皆不驗其學力。而妄用之。于啓發科舉之端。未嘗不可稱羨。但此等留學生。未經普通教育。而驟進之專門。恐未必遠能修業完備。故中國今後欲廢科舉。以養成俊秀之士。當先以普通教育爲其基礎。夫如是。甲定欲國永遠基礎。則不可不廢科舉。培植真人才矣。不可不廣設學校。施國民教育之制矣。欲求養成專門優俊之士。則不可不以普通教育爲基礎矣。而此教育之界。當以整備普通小學教育之制爲尤要。今觀現時之實狀。于小學普通教育制度。全然缺如。如上海南洋公學。普通兒童之在學者。不過漸有八十人。是豈非現時之一大缺陷乎。假令今不能遽令全國建小學校。如歐美及日本。猶可以先于各州縣設一小學校。以漸次推廣增加。亦未嘗不可。若夫小學修業年限及其學科課程。今予雖不敢臆斷。概或可準吾邦之現行制度。亦庶無過乎。予前在上海嘗以此意說盛宣懷氏。盛氏亦大贊予說。頃詳書愚意致于

盛氏。想盛氏不久或可見諸實效。以副我之願乎。願中國之有志官民諸君子。其勉于是哉。

論中國之現在及將來

東洋報

拳匪之亂。變起倉猝。殺公使。禍外人。實爲各國之大害。抑亦爲中國之幸事。夫中國統一。中土數百年于茲矣。外無敵國。內無法臣。晏安醉飽。漫漫長夜。從未有創之巨而痛之深者。庚申一役。雖曾被警。甲午之寤。亦云巨變。然亦未曾有如此一役之快心辣手。深警痛責。雖京城被破。巨款湏償。而睡獅或望其得醒也。

不觀之。昨歲十二月之變法。上諭乎。懲前毖後。銳意革新。采天下之公論。正人物之選舉。破常格。求人材。特設經濟特科。獎勵留學學生。即律例案卷。既爲兵燹所失。亦因而廢之。另約新法。設政務處。以慶王爲其總裁。劉張二督爲其參與。其外種種革變。迥異昔日。如諭儉約。絕例貢之類。無非爲變政新法。皆着着實行者。于此觀之。則未始非爲拳匪一役所造之福也。

八股之弊。自明至今。其抑塞人材。沮止進步不鮮。所關於國家之盛衰甚大。從來中國士夫。亦多有唱論其弊者。然而知過而不改。彌久彌昌。七月上諭。遽爾廢之。實爲識時務者一快心事。抑亦爲變法一要關鍵也。夫中國人好奇喜新。雖其不知新學爲何物。究亦多好研究之者。所奈朝廷取人。棄新守舊。應試科舉。必須八股。不特不獎進新學。而且力抑壓之。所以



風氣不開。人心斯息。天下固好新學而亦無如之何也。今有此一諭。以風行草偃之勢。乘生成固有之會。吾知此後。新學間。新智慧。應靡然風行矣。

此外復于各省製鑄銀元。設立武備學堂。設立文學堂。即以省城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設中學堂。各州縣設小學堂。并多設有蒙養學堂。皆無非與興新學風行海內也。

觀以上各端。皆爲吸各國之文明。以輸入中國。中國現在變法之曙光。已見其一斑矣。然其主策畫變政者。多由于劉張二督。所上奏摺。與所下上諭。多有相照合者。觀二督之奏摺。即可以知變法之大端。且可以卜中國之將來情形矣。今將二督聯銜所上奏摺。撮其要語列之于下。以資閱覽焉。

#### 第一次所上奏摺四條

- 一 立文武學堂
- 二 變科舉
- 三 廢武科
- 四 獎勵遊學

#### 第二次所上奏摺十二條

- 一 尙節儉

如網例貢之類

二 破常格

如設經濟特科破格薦人之類

三 廢捐納

鬻爵賣官。則仕途難清。而人才難得。國事被誤。故首廢捐納。所以選擇人才也。

四 重俸祿

厚官吏之俸祿。所以保其清廉。免行賄賂也。

五 去胥吏

六 撤差役

差役之設。所以索賄禍民者。廢之而代以兵勇也。

七 恤刑獄

新法施行之際。無知愚民。必多觸犯。先恤刑獄。所以寬民心也。

八 改選舉之法

九 籌八旗之生計

十 裁撤屯營

從來于運行輸運米穀。沿道各地。設有屯田。置兵耕墾。謂之屯營。今則概由海運。所以廢之也。

十一 裁撤綠營

綠營需給。年須一千萬兩。米二百萬石。爲國庫支出最大者。今裁撤之。所以濟國用也。

十二 簡文法

第三次所上奏摺十一條

一 廣派遊歷

派遣王公大臣以遊歷各國。所以增益其見聞。知識也

二 變洋操

兵勇操練制度。全做歐式。

三 度軍實

令各省做湖北南京設砲兵工廠。

四 修農政

五 興工藝

六 制定鑛律路律(鐵道法)商律交涉刑律等



七 論用銀元事

八 行印花稅

九 推廣郵政

十 官賣阿片

十一 廣譯東西各國之書

劉張二督聯銜奏摺。概略如此。觀此亦可知中國將來變法一端矣。二督爲中國之重臣。現在其所上奏摺。雖未見皆施之實行。然其人既爲朝廷所倚重。則將來所行之新政。可望如二督所上奏摺者也。雖然。中國之將來及現在變法情形。其大略概如此。而日本密邇鄰邦。值中國新學風行之日。亦須少盡責任。夫國家之興。莫非在人才衆多。而人才之衆。實在于教育。歐美二洲。識時務者。多有注意于中國教育。如英國從前爲山西教案所得償款。皆以之津貼宣教費用。今回則以之供普通教育學費。又投三十萬兩。以設香港普通學校。觀此則各國于中國教育。實爲孜孜不倦。蓋以實力教育。則可以獲人心。而商務可從此以擴張也。日本與中國爲鄰。豈可不注意于此。而讓各國先步耶。

中國守舊派親俄之主義

朝日新報

今日支那之頑固黨人。不知俄國之野心。以爲真實無二心之友國。莫若俄國一人矣。故李

鴻章榮祿及西太后。皆以俄爲親依。信爲友國而不疑。而不知其陰險可畏之達其極點也。彼等不知俄國之陰險可畏。故惟俄是親。吾今言其親依俄國之理由。彼等不畏列強之怒。而獨畏俄國之怒。恐其不利於己之禍之大也。其所以畏俄國者。以俄國爲世界第一之強國。而莫與之敵也。俄國與中國。境壤相接。最爲綿長。一旦有不測之變。無論何處之相接者。皆有在在可虞之境。彼等以爲若與英日決裂。雖不得勝。而敗績之後。英日兩國。不能侵占其領土。一旦與俄國破裂。則無法可以抵禦之。故去年北清之役。列國軍隊之所占領者。不過直隸之一隅而已。而俄國軍隊。則獨占領滿洲之全部。列國政府。於戰爭之結局。稍有成。就。倉卒即撤退其軍隊。而俄國有永遠駐守滿洲之勢。彼等以俄國之真爲可畏。而不敢稍違其意。不自知其失策之甚也。西太后及榮祿李鴻章之徒。寧可爲俄國之附庸。仰其鼻息。而忘俄國之野心。亦不計中國之利害。並一己之禍福安寧。徒爲目前之計。此不得不依賴于俄國之理由一也。

又有一不得不依賴於俄國之理由。則以北京之地勢。與之適相逼處。若移北京於金陵漢陽等處。則彼等畏怖俄國之勢力。當不至如今日之怯縮也。奈何北京偏在北方。與俄國之勢力。適當其衝。北京爲彼等之中央政府。全國之所關係。故必極力媚俄。與之結爲友國。而後自以爲安全也。若與俄國苟有齟齬。或以兵戎相見。則北京國都。必大震動。彼等必震駭。

欲死。而無駐足之處也。不觀滿洲之問題乎。俄國不撤退滿洲之兵。彼等不敢回鑾北京。遂因此事之故。西太后屢爲之躊躇不決。回鑾因之展轉。至今未定。莫非因此之理由。其苦情亦可見矣。彼等以爲若回鑾之後。欲求北京高枕無憂。自必以聯結俄國爲第一要義。甘心割棄滿洲之問題。蓋以爲媚俄之策。冀以得其感情。速爲結締。中國之要求。但求俄國速能退兵。彼等或可回鑾北京。此榮祿李鴻章望西太后借俄國之保護。由此觀之。則亦依賴俄國之理由又一也。

尙有一理由。吾人不可不知之。聯合同盟。必擇強者。此係支那人之自尊心。抑亦其依賴于人不能獨立之心。故今日之支那人。自信其國之能獨立自立者甚少。皆不出於依賴他國之勢力。同盟之提攜。免此滅亡而已。故支那之人。聯俄聯英。聯日之語。萬口呶呶。不能出此範圍。其改革派。則聯英聯日之論最多。其守舊派。則聯俄之論最多。榮祿李鴻章及西后。欲託保護於俄。即此理由也。要之國於大地之上。不能自立。而托庇他人。終亦必亡而已矣。

記李鴻章

上海字林報

中國政治家之具大才抱大識者。自當以李中堂章鴻爲首選。今方辦理交涉事尙未了而已云亡。夫亦可哀也已。聞其致病之由。蓋因五年前曾與俄人議立密約。此次將欲簽押。適以未邀太后慈允。怒氣之餘。血管遂裂。因此遂致作古。中國政治在其掌握者。已



有多年。今即議其辦事之善否。似乎過早。顧其死後中國事之如何辦理。尙不可得而知也。中堂父本曹姓。曾入贅安徽合肥李家。故遂姓李。曾爲縣令。中堂與昆弟即在署中讀書。至二十四歲。即入詞林。當粵匪作亂時。入曾文正幕府。與左彭諸公同事。請於文正。願親往安徽募兵。以爲助勦之用。文正從其請。由此遂得有功。不次遷擢。其後所稱爲淮軍者。蓋即其所立者也。淮軍既立。各處平亂。均賴之。當匪亂正熾時。中堂已陞福建延邵建道。未幾又陞贛臬。惟均以在營統兵。故未經履任。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陞江蘇巡撫。乃握篆務。此爲初次履任之始。既爲巡撫。後即招用戈登。令其助剿。所至有功。遂得逆酋納款。當逆酋投誠時。戈登允其不殺。解交中堂。後亦允不斬。乃未幾即逕自斬之。無遺。由是戈登大怒。佩槍在身。欲得中堂而甘心焉。嗣以氣平而止。至一千八百六十七年。陞授鄂督。至一千八百七十年。調補直隸總督。在任二十五年。凡有外洋交涉之事。悉出其一手。經辦。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中東之戰。中國水陸師俱不得力。中堂遂不能辭咎。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至日本馬關講和。幾傷於刺客之手。回京後。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奉 旨使俄。以賀俄皇加冕。中堂即乘此時徧游天下。所經各國。無不從優相待。回京後。即奉 旨入總理衙門行走。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以英公使有違言。遂由朝廷撤去總署差使。至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補授學督。去年乃奉派爲議和大臣。跡其生平。雖屢經被人參劾。亦曾奉 旨摘翎一二次。惟自始至終。

從不易心以事太后。至晚年乃與俄人交好。然亦始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也。中堂與俄人交好之意。因俄人曾允爲中國之助。中堂亦以俄人肯爲中國之助。則中國庶可不亡。假令英政府亦仿照俄人。允中堂以保護中國。吾知中堂亦必以待俄者待英矣。

中堂生於一千八百二十三年之春。以西歷計之。至明年正月初五爲止。已七十九歲矣。其家資最充足。謠傳言其有逾千萬。則無根之談。不足憑信也。安徽李姓。以中堂爲首。其長子經芳。實其兄李瀚章所生。承繼中堂者也。今雖身居道職。然生平並未建有功業。

李相今日之亡。華人未必痛之。惟其位分頗重。欲另以一人承其乏。實有難副其選者。其心力頗堅。凡所至地方。均能以鎮靜出之。此即其明證也。其辦事實心實力。與中國一切政治家不同。于中外交涉之法。知之尤爲透切。惟生平頗鮮廉潔之風。雖不致如其兄之甚。然亦可稱爲巨擘矣。設更能持躬清正。而盡忠于國。則中國自受無窮之益。亦何至今日之地步乎。其爲人頗明達。凡中外爲難處。一經其出場調停。無有不可了結者。此次和議業已告成。苟無李相辦理。恐亦將有不堪設想之處。蓋慶邸名雖爲議和。大臣實則無此才力。不過不出其阻力耳。今中國權勢最大者爲榮祿。而外情則一無所知。所畏祇中堂一人。今中堂亡矣。壓制者已無人矣。且不獨榮祿不知洋務。即兩宮左右諸大臣。亦無一能知洋務者。將來中外爲難之處。由此可以預料其有矣。此次李中堂之亡。實爲中國大損之事。去年之亂。

起於榮祿。欲令中堂爲之助。幸中堂不允。中國乃賴以不亡。吾英人雖無事可感。然亦深知其人明達有才。生于今日。實爲中國不可少之人也。

支那滅亡論

尾崎行雄

尾崎者。主張分割支那之一人也。此演說雖有走於極端之論。然其道破處。殊足發我國人之深醒。語曰。知病是藥。憂國者當可以察受病之根。而求下藥之法歟。

(前略) 支那之運命。將來何以不能維持乎。夫立國者如鼎之有足。苟缺其一。無以自立。立國之第一足。是居是邦者之愛國心。第二足。則當敵國外患之來攻。而有以抵抗之之勢力。即戰鬥力是也。第三足。則所以治其國之人民。而保其太平之事務。即政治的能力是也。此三者如鼎之三足。所以維持其國。護衛其國者。亦不外此。如彼土耳其。其民非無愛國心。然皆本於宗教。故其愛國心。少異於他人之愛國心。此有宗教的愛國心之故。遂立於兵馬之間。敵精銳俄羅斯之軍隊。而有甚強之戰鬥力。二者雖備。然以乏政治之能力。遂岌岌不可終日。殆淪滅亡。此外不問何國。於三者之中。苟缺其一。殆無有能以自存。而不終於滅亡者。諸君一讀世界歷史。當知其詳。固無俟鄙人之贅述矣。

夫戰必有戰之器械。乃可爲戰。然支那無固有之武器。其現時所有之鐵砲及利刃。非自外國輸入。則自吾日本。諸君試往遊就館一覽。遊就館者。日清之役所奪之刀槍器械。皆陳列於斯。其所謂青龍刀者。非二三



人擔負而行。未易運動。名此爲殺人武器。又名爲戰具。誰人不掩口而大笑耶。其青龍刀之外。又有種種之予戟。此等斷非兩手所能迴舞。必藉四本五本之手。夫戰具所以殺人者也。故日本之刀。鋒芒鍊鏗。以輕巧銳利爲主。然支那反是。總以大而緩爲目的。其双鏗非所計。故其間或附以鳴金。或附以長帶。蓋揣其意。持此長大不適於用之品者。非所以殺敵。乃所以恐敵也。至若旗鼓鑼。皆支那戰具之要品。且其旗之大。世界殆無其比。故一有戰爭。各持世界無比之大旗。擔大而能鳴之青龍刀。運數人乃可迴舞之矛戟。出千手觀音乃可擊射之砲。執喧聲振天之鼓鑼。而出臨戰陣。諸君未目擊支那之戰爭。觀支那人之親供。即可知其詳。如云旌旗蔽空。又曰旗鼓相當。或曰劍戟如林。是其戰爭。非決戰略戰力之勝負。只決旗鼓矛戟之大細多少。凡所謂流血漂杵。殺人數百萬等語。皆史家鋪張點染之詞。蓋其所有之戰具。非互相殺戮。乃互相恐嚇者也。

或云支那古來有干將莫邪之利劍。然據考古者之言。此等利劍。皆以銅製造。以銅而製。其利可知。不過於木刀石刀之時代。有銅刀者。比較上稍爲銳利耳。又觀支那之劍術。其第一義謂敵刀自左而揮。則可以已之右手而格敵。若用日本刀時。以赤手而拒敵。其手早已墜地矣。然於支那。則絕不聞其有可以負傷之語。則其銳利。亦可想而見。故謂支那自古已無戰鬥力。諸君當亦知吾言之不謬也。

請以最近之戰爭而一爲比例。夫西班牙與古巴戰。古巴者人口不足三十萬。人口既如此。尠小。其地面之廣狹可見。然與西班牙五六萬之大軍戰。直七八年而不屈。遂見救於亞美利加。而脫西班牙之厄。又杜蘭士哇兒及阿連治自由國。合婦孺而計。不足六十萬人。然其專門之兵隊。殆無一人。除老幼外。只餘三十萬人左右。又除去病死傷亡者。其所餘有幾。然能敵英國二十餘萬之大軍。能亘二年之久。尙不屈服。以如此戰鬥力極少之小國民。尙能爲如此之抵抗。而支那者。日清戰爭。勿論。即如去年之義和團。以精練之武備軍。全國之五十萬兵。不及兩月。即全破於號令不一。制度各異之各國兵。戰鬥力既無。其不能獨立。固非意外之事耳。

第三無政治的能力。其他勿論。但即稅關而觀。亦可知其大概。以全國四十餘所之稅關。盡委英人赫德而監督。執其役者。皆以外國人而組織。雖被化支那之赫德。於其治下之官吏。努求使用支那人。然支那人爲竊盜貪婪賄賂之性質。自先天而遺傳。及一使用。便即失敗。故復派少年之支那人於歐美。雖習練多年。然亦卒不適於用。是以赫德今日有專用日本人之議。夫稅關之事務。本非繁雜。苟稍有腦力體力者。自克勝其任。然支那人獨不能任此等事務者。蓋其竊盜賄賂之性質。永存於腦髓。故一着手。便現出其先天遺傳本來之面目。其失敗也固宜。夫以稅關之簡單之事。尙且如此。則其他綿密精深之各種政治。更可知矣。

故吾謂其無政治之能力者此也。

三者俱缺。故日本雖如何提倡保全。英國雖如何熱心保護。亦終不能使之獨立。夫三足苟缺其一。或藉提攜之力。扶助之功。恃其義足。或冀能行。然三足俱無。惟有坐以待斃而已。是支那之運命。不出於滅亡二字之外。支那人者。將漂泊於世界之中。終爲第二之猶太人。故達觀大局之運命者。不對此而施政策。不至誤國不止也。

### 清國兩江學政方案私議

辻武雄

東亞多事。年逼一年。有心者能憂之而莫能援之。近聞清國有廢科舉之詔。改八股而崇策論。廢武科而設學堂。即武備學堂。又命各省府州縣。建立大中小學堂。以求才選能。挽回衰局也。自今以後。吾知經國之英。干城之選。取之無盡。用之不竭。則設立學堂。講求實學。實爲今日之急務也。吾觀劉制軍坤一所統轄兩江地。據三省。北控京畿。南連浙閩。西接楚蜀。東濱洋海。其人民則俊秀英傑。其土地則肥沃豐富。誠乎據重要之形勢。人物地利。夔絕各省。此所以生育人材。啓發風氣。當得各省之先風也。其砥礪爲雄。誠有不容緩者。予也。雖爲東鄰之鷄。然值天之將曙。其嚶嚶以聲。亦不能已。是以不揣淺陋。聊草此案。雖或有小補。然觀者亦宜當之爲東鄰一鷄。值此時其鳴嚶嚶也可。

居今日而欲清國變法自強。莫先于多得人才。而得人才之法。則莫過于盛立學校以教育。



子弟為要也。雖然學政此學政謂學務政治非謂官名也而不得其序。教習而不得其人。則學堂雖屬林立。書

雖屬載道。而人才之出。仍恐難如所望。此所以予深有概于茲也。放眼東邦時局。久欲一

談清國之學政。講究研磨。不無小補。因以編述此學政私案。以資有心東亞者。惟恐規模遠

大學識淺陋。其大綱細目。屈指難盡。以故先就劉制軍所統轄之兩江。歷叙其學政方案。其

他各地。則請俟之異日焉。

一總督衙門內。宜設立兩江學務總局。以總轄兩江地方之教育事務。舉總辦一人。以統埋

之。又于其總局內。分置總務教育圖書三局。總務局者。以專掌機密事務。及會計建築衛

生等事。教育局者。以專掌大小各種學堂。及外洋留學生視學藏書樓各種學會等事。圖

書局者。以專掌學堂功課書及參考書等事。而于各局均設督辦一員。以主其事。于各府

縣衙門內。亦宜分置學務局。以受統轄于學務總局。管轄其境內之學務也。

一學堂之種類。今列于左。

一大學堂 一高等專門學堂 一中學堂

一小學堂 一高等師範學堂 一師範學堂

一陸師學堂 一水師學堂 一造兵學堂

一交通學堂 一體操學堂 一速成專門學堂

一大學堂者。專以研究國家需用學藝之蘊奧爲業。分爲政法、文學、格致、工藝、農務、醫術、商務七門。

一高等專門學堂者。乃教授國家需用學術技藝之理論及應用。分之爲政法、工藝、農務、商務、醫術、格致、文學、美術、音樂九門。

一中學堂者。乃教授國民需用之高等普通教育。

一小學堂者。乃教授兒童以普通學也。

一高等師範學堂者。專以之養成師範學堂及中學堂之教習也。

一師範學堂者。專以養成小學堂之教習也。

一陸師學堂者。乃養成陸軍將校之所也。

一水師學堂者。乃養成海軍將校之所也。

一造兵學堂者。乃養成造兵技師之所也。

一交通學堂者。乃以之教授交通機關之方法事務也。分之爲郵政、電信、鐵路、商船四門。

一體操學堂者。乃養成各學校之體操教習也。

一速成專門學堂者。乃以之教授農工商之學術。而務以速期成學也。

以上各種學堂。皆爲必需者。而各大小學堂之間。莫不有連絡之關係。爰製圖如左。所以

明各學堂之關係。及功課之次序。生徒之年限也。

清國學堂系統一覽圖

<table border="1"> <tr> <td>陸師學堂</td> <td rowspan="27"> <table border="1"> <tr> <td>學堂</td> <td>體操</td> </tr> </table> </td> </tr> <tr> <td>水師學堂</td> </tr> <tr> <td>海軍學堂</td> </tr> </table>	陸師學堂	<table border="1"> <tr> <td>學堂</td> <td>體操</td> </tr> </table>	學堂	體操	水師學堂	海軍學堂	交通學堂	高等專門學堂	27	高等師範學堂	師範學堂
	陸師學堂		<table border="1"> <tr> <td>學堂</td> <td>體操</td> </tr> </table>	學堂	體操						
	學堂			體操							
	水師學堂										
	海軍學堂										
	26										
	2										
	速成專門學堂			中學堂	21	師範學堂	師範學堂	師範學堂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小學堂			小學堂	9	師範學堂	師範學堂	師範學堂			
					8						
					7						

修學年期

一 體操學堂必需由小學堂或中學堂第四年級畢業方能入學  
 一 師範學堂入學年期亦與體操學堂同  
 一 師範學堂與高等師範學堂高等師範學堂與大學堂中學堂與高等專門學堂與大學堂互相順序連絡  
 一 中學堂必須由小學堂第四年級畢業方能入學

一 速成專門學堂須小學堂畢業方能入學  
 一 交通陸師水師造兵等學堂必須由各中學堂畢業方能入學

雖然。至于開辦學堂。亦有緩急之時。先後之序。不能紊亂。而設置學堂之地。亦須詳加選擇。據愚所見。則如大學堂及高等專門學堂中之美術音樂商務三門。交通學堂中之商船一



門。及速成專門學堂等，即俟之數年以後，猶屬未晚。今舉各學堂設置之位如左，以便觀覽焉。

### 江蘇省

政治學堂（南京）

總督駐紮處

工藝學堂（南京）

醫術學堂（南京）

格致學堂（南京）

文學堂（南京上海）

農務學堂（蘇州）

陸師學堂（南京）

水師學堂（楊州或崇明島）

造兵學堂（南京）

郵政學堂（南京）

電信學堂（南京）

鐵路學堂（南京）

高等師範學堂（南京）

師範學堂（各府）

體操學堂（南京）

中學堂（各府）

小學堂（各縣廳州）

### 安徽省

農務學堂（廬州）

工藝學堂（安慶）首府

醫術學堂（安慶）

格致學堂（安慶）

文學堂（安慶）

陸師學堂（安慶）

高等師範學堂（安慶）

師範學堂（各府）

體操學堂（安慶）

中學堂（各府）

小學堂（各州縣）

### 江西省

農務學堂(南昌)首府

工藝學堂(南昌)

醫術學堂(南昌)

格致學堂(南昌)

文學堂(南昌)

陸師學堂(南昌)

高等師範學堂(南昌)

師範學堂(各府)

體操學堂(南昌)

中學堂(各府)

小學堂(各縣廳州)

合而計之。則兩江三省之地。小學堂須有二百。中學堂師範學堂。須各有二十九。高等師範學堂陸師學堂交通學堂。須各有三。高等專門學堂須有十七。水師學堂及造兵學堂須各有一所。如此則學校林立。實學勃興。富國強兵之材。可期而待矣。

一開設學務總局。其總局總辦及分局督辦。必須才學兼優。德藝超羣之士。乃能勝其任。其局員亦須通明學術。乃不有誤也。

一學堂章程于教育局中。須畧依日本學校之制。並參以歐美各國之制而定之。或聘外人爲顧問。以資參畫。或有資助也。

一學堂功課書籍。則于圖書局中。廣譯各國之善本。加以參酌折衷。編纂印刷。藏板局中。而頒之境內。以便于教育子弟也。

一學堂屋宇。當先假現在之府學縣學。以便暫時之用。此後漸須建築。乃行遷徙也。

一學堂教習。當先選秀才以上之道藝兼優者任之。而使其各自就于其學科及功課。各

行講習。且時開講習之會。請聘講師。以講習各學科之道理及教授方法。復又聘請外人以爲教習。使通譯者轉授于生徒。或外洋留學生學成歸國。亦宜隨材舉之爲教習焉。此外如學務總局官制。學堂章程。功課書編纂方法。各學科教授方法。則予尙有詳言之。茲不暇及。請俟異日焉。

如此則于總督衙門內。既設有學務總局。以施行學術政治。則三省府縣皆行創設學堂。造就人才。吾知不數年後。風氣大開。人才輩出。國家無事。則上下一心。勉業振興。家給人足。足以競富強于五洲。國家有事。則舉國皆兵。桓桓赳赳。同心戮力。內紓君父之憂。外挫強鄰之氣。是則不獨兩江之幸。抑亦全國之幸也。





第五集外論彙譯

論外國  
通論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主社輯印





# 清議報全編卷十九

第五集中

外論彙譯三

論外國

論日本陸軍

日本西報

考日本常備陸軍一大隊。據日本面尼治報所論。謂日本第二次依圖聚會。定議太平時。常備陸軍十五萬人。開戰時。豫備陸軍五十四萬人。政府曾將其籌兵用意。對衆宣說云。日本豫備陸軍之多。蓋非獨自衛也。如徒自衛。則內變耳。外患耳。以爲防守。亦何須如是之多乎。蓋其中有故焉。自甲午一役後。日本遂獨立于東亞中。而支那與高麗。至今尙無維新之機。欲維持東方太平之局。惟在保護此二國而已。日本今日。太平時常備陸軍十五萬人。戰時豫備五十四萬人者。乃至至少必需之數也。觀日政府所說。欲以此常備之一大隊陸軍。不獨可以自衛。并可以保護支那高麗者。恐未必然。夫東方時局。險要之處。全在中國之北京。欲得極大權力。必在北京咽喉之地。占一要區。駐重兵以守之。此一著。英俄德皆視爲極要之圖。故俄據旅大。英占威海。德領膠州。俄英更派武員以訓練清兵。倘遇禍亂。不必稽延時日。遠調本國之兵。卽可以此爲抵敵。兵法先發制人。殆謂此也。而日本屯此一大陸軍于本國。徒糜餉項以重民困。又非得要害以占人先。且大言自矜曰。保東方太平之局。誰其信之。北

京一日難作。爲問計程幾日。可以調此陸軍乎。即以現時而論。第一兵到中國鐵路未成。則諸多阻礙。第二運載兵糧之船甚少。第三兵器馬匹皆不足用。即使鐵路已成。船隻兵馬皆已敷用。而此大隊陸軍者。當有事之秋。用戰艦護衛。直抵中國海濱。惟俄之旅順陸軍。英之威海陸軍。德之膠州陸軍。及英法兩國之戰艦。聚於東方者。堅如壁壘。爲問日本陸軍。將何以踰越登陸。得達于北京乎。即能入海灣以登陸。亦須數禮拜之久。方抵北京。計其兵到之日。北京大事已定。則日本之兵。又將奚爲乎。然若當中日開戰之後。則此隊陸軍。尙可有爲。今時會變遷。與前迥異。日本欲決定東方未了之事。維持東方太平之局。不當轉而變計哉。吾今且爲進一策。曰。先擇北京險要之地。爲屯駐陸軍之所。與中國政府商允。派武員以操練清兵。乃能著手。倘日本無此膽量。照議舉行。是徒發此一大隊陸軍。虛耗國民租稅。且于大局未必有裨。甚無謂也。然若得中國政府允肯。依上所議而行。則日本可減陸軍一半之力。其餘尙足以自衛也。

### 論美據非島之非

日本西報

日本報嘗曰。我國人觀非律賓情形。逐一細察之。實以其人而自治其人。較愈于歸美國管轄也。夫非島商務之盛。物產之多。日人之垂涎。已蓄之二百年之久。今歸美人宇下。蓋大失所望矣。其報又云。倘美人既據非律賓。將來我國於南洋一帶。所有舉動。將爲美人所阻礙。

此等語我輩讀之。鮮不驚爲詫異。今試將其所論者錄於下。

其說云。美人之據非島。其所失甚大。且于德行上亦大損。蓋美爲民主之國。既據非島。將來所施政策。必與其宗旨大相悖馳。且其自由之論。嘗謂凡人生於天地間。皆當平等。吾度其待非島。必不如其自待。此一語現時已先違之矣。且其政府所有之權力。乃平民所歸護者耳。他日其民必曰。美國既自居于民主。而于非島之人。又非一律管轄。將自由平等之謂何矣。夫以人之同生于叢衆之中。皆圓顛方趾。戴天履地。無彼高此下之別。無彼貴此賤之分。此其自由之言。實可尊可貴。今美人蓋全失之矣。且其諺常云。五洲萬國。治亂得失。我美人全不干涉。此策蓋保守百五十年。藉以享太平富貴之樂。誇張亦已如是之久。今何如乎。觀非律賓及其附近各島。其政治之變幻。如雲霞蓋天。將有大風拆劈之勢。不久即飛沙走石而起。今美國既爲非島之主。自必立意以與俄德法相抵拒。從來美人本不需此政策。惟東方大局。現未了期。則設法以爲底定。自不容已。且美國在東半球。而據如此之屬島。於東方事勢。正不能不一關心。如前之安享太平矣。吾見其不久即于政治擾攘之中。挺身而起。冒險以與外國開仗。夫開仗須增廣軍務。卒之軍務勢力既厚。則美國亦爲一法國焉矣。夫美國之得非島。爲各國所目擊。將來必至失信于各國。當其與西班牙開仗時也。謂此一戰不關要害。必不至至兵連禍結。至爲一大戰爭之勢。故美國如據非律賓。必失望于其與國。



與其與國成爲仇敵而後已。既爲仇敵。則其與國必怨美之不信。將羣起而攻之。其攻之也。實出于公道。夫美國本一邦治之邦。爲各國所仰望。今如此。則其聲名將掃地。殊爲可痛。以上所言。皆足損美國之德行。而美人知進不知退。則失德之事。固所抵受而不能解免也。日本各報。嘗論美人之据菲律賓。其所糜之軍費等項。甚覺得不償失。蓋謂其當增設水陸軍以保太平。否則島人必起而畔亂。今雖各武員多主分兵守衛之說。然派兵非及二萬。不足以資調遣。如此。則每年需餉必及十兆元。此實照最下之數計之。而一切官員薪俸。通報往來消息。運送軍糧。築砲壘。建兵房。諸費。皆未入算。況其餘雜用。必年增一年。不能豫算。試言水師。夫菲律賓海島也。若言守禦。必要大增太平洋戰艦之勢力。以爭東亞海權。如此。則所需經費。亦不下十兆元。而製造船械經費。尙不在內。除經營水陸軍費外。築造鐵路。所費仍屬不貲。總及三十兆元。乃云足用。計菲律賓島。每年所出。總不出五兆元之數。除算年需津款二十五兆元可知矣。夫以美人無端而割取人地。其失德既如此。而津貼用度。其失財又如彼。美人之有識者。不勝感歎。無如國內仍多輕薄夸大之徒。欲國家之闢地。以戰勝西班牙爲榮。政府誤聽此種夢囈之談。輒以沒入此島爲大有益。故美國曾遣委員往法京巴黎太平會議論此事。其會長已允補銀二十兆元與西班牙。認非島永歸美國管轄。并議將來之治非島。不以美國之法律治之云。此議若確。惟望其永無改議而已。

## 法民自苦爲兵

日本太晤士報

錄美國門沿利阿路報云。查法國人數每年及二十歲者約三十萬人。除體弱廢疾及例應免兵役之人。餘俱列入軍籍。雖欲輸金求免。例實不能。統法國人數計之。大約四人即有一人出而當兵。夫國家養兵。必取足于本國之民者。謂可藉其各矢忠忱。以衛社稷。然法本民主國也。而人民常厭於兵。此必有其故矣。

德國與法境相鄰。僅隔一禮吳河耳。乃其人民。每言及軍事。輒喜形於色。故常有少年人例應入伍者。旁人莫不勸駕。且勉其終身以圖戰功。蓋出法人之好武。而國家又待之厚善也。至法國人民之爲兵。多非所願。然有念師丹之恥。欲爲其父兄報仇者。亦多能舍身入行伍中。然既隸軍營。又常不免愁怨之聲焉。蓋法兵常追論拿破侖第一時。所布軍令寬賒。刑賞得當。凡從其役者。無非爲求功名計。今則不然。故兵士每追譽昔時。聊以自解其憤悶耳。推原其由。皆因法國俸餉微薄。軍令太嚴。操演之餘。復驅兵民以供雜役。飲食又粗惡。即營中小弁。亦極受上官之苛虐。以視昔日拿破侖之與士卒同甘苦。誠有天淵之隔。夫養民爲兵。欲其盡忠爲國。而軍法一壞。即有以生厭惡之心。行伍將不可用矣。

欲觀法國軍營之情形。莫如看法國之笑話報。其中逐款演明。最爲詳細。夫法國繁富之國也。人人皆可謀生。其不欲棄離家族。以遠去從軍。情也。今不辨貧富。盡奪其向學操業之勤。

兄弟家人之樂。而驅使爲兵。迨既入兵籍。則飲食衣服起居。一切皆淪於極賤。自縫綴衣服。尙要手自爲之。無一時可以自娛。早晚之間。長官時至巡察。不得稍放。即間有營弁到來。亦能以禮相待。惟不常耳。

統查法國每年隸入兵籍之人。約有三分之一。係屬小康之家。有三分之一。係屬村野貧窮少年。及工藝之輩。又三分之一。係屬農商家子。或善筆札之人。及方在學堂操業者。此輩少年之人。正多望其有爲於異日。而遽使之從軍。必多失學之人。然國家既立有此法。凡少年人須知無才不能免役。應早自爲計。勉成學業。庶或免歸營也。然以法國抽擇兵役之例考之。仍以農商家子弟等爲多。夫人年近二十前後三四年間。正學問之時。若從軍三年後始復業。不免老其歲月。勤苦難成。是舉國中學問工業人等。皆因軍事之阻抑。使不能速成矣。法國人民凡隸兵籍者。額當三年。如民間子弟。係屆應入兵籍之年。除現在大學堂肄業者。考試領有文憑。方準減免年限。如在學堂考試能中選者。雖牧師之徒。寡婦之子。隨後入營。仍當補足三年之額。以符定例。

至於富家子弟。有入營者。欲求自便。往往用錢籌法。以避免軍法之苛毒。如營伴有貧者。則將錢與之。使其服侍於已。且法軍薪餉既薄。故兵民常有在營中另謀操作。以冀獲利。蓋不如是。則無以供雜費。且以供奉各小營官也。



嘗有一法國富家子名士。覓惹路包地者。性本浮浪。置身營中。常任十餘人自供使喚。至營中武弁。亦有貪其多資。聽其指使。遂至公私各事。多請人代勞。日遊蕩於酒店茶館之間。每於夜間告假出外。晨起回營。赴長官看驗。卒以此勞動過甚。成疾而死。有某報論之。謂軍中。有此等人。實足爲軍營之害。

美國現今之陸軍餉額。每名月給十三元。所有衣裝飲食各雜用。均爲國家給養。至第三年。則每名月加給餉銀一元。英國陸軍餉額。每名月給銀一磅。衣裝飲食等費。亦歸國家給養。英美待兵民如此之厚。故英美二國民。常有自請爲兵。法國則自抽選強押而來。非甘心爲之者。無怪不及二國之兵也。然則法兵今日尙稱可用者。其在誓報德仇之一念乎。

### 論列強搆兵之禍

日本西報

自俄國倡行萬國弭兵會。東西各邦。議論譁起。有西人名士別者。在英國聖占士大會堂演說弭兵會事。其言云。

三十年前。舉歐洲各國。每年水陸軍總費。共金一百二十兆磅。當太平時。各國整頓軍費。靡耗如此鉅款。是時人人已爲之惋惜。今每年竟耗費至二百三十兆磅金。三十年之久。幾增至兩倍之多。英國三十年前。每年所需二十四兆。已足防禦。今每年用四十二兆磅。尙不足用。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柯羅士比利大員。代英政府向俄政府條陳息兵及禁造軍器之

議。當時俄政府聞之。深違其言。惟適遇中日構釁。其事遂沮。故歐洲每年虧耗。比之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條陳時增多二十七兆。倘當時柯羅士比利之計得行。歐洲各國軍費。不至虧耗如此之鉅也。

諸君皆知僕遍遊歐洲。回國不久。當路經俄國時。得晤俄皇面談一切。予觀俄皇之爲人性。尙武。息兵非其本心也。俄太平時有九十萬兵。爭仗時有七兆兵。地跨歐亞兩洲。俄皇一言一動。關係甚重。故世人嘗謂俄皇握此大權。凡所作爲。無不可任意爲之。予曾將息兵一事。與之商榷。今將其答予之言。爲諸君述之。

俄皇曰。予遍觀全球。今之所稱爲文明有教化之國。未盡稱意。凡地方未經歐洲統轄者。歐洲各國虎視眈眈。皆欲爭奪而有之。予觀此情形。實非盡利。如以各國所占據之地論之。其土人多嗜鴉片。耽烈酒。至增百病。治地之人及受治之人。界限分明。又重抽其稅。以酬教化之報。至若得地之國。又徒生疑忌。以各相仇視。故必大增水陸軍備。以爲守禦之計。水陸軍備既增設。則虧耗愈多。其虧耗之資本。太平時人民所得享者。而擲諸無用。故上者擁有鉅資。享富厚者甚鮮。其下者貧民愈多。是以貧富貴賤。界限相越。人類遂多缺憾矣。此世界中。所以有無窮之禍亂也。予所以不稱意者此也。雖然予既知之。何爲而不能免也。以今時勢論之。各國慘淡經營。整頓軍備。以陸軍而論。須

擇精悍者乃募入營。倘遇開仗。其必互有傷殘。可知戰務費用之鉅。以一國計。爭戰日久。其國帑未有不耗竭者。現在各國講求軍械。靡不精良。其武員之死于兵器必多矣。以今日戰務論。有數害。一殺傷人類之害。二耗損國庫之害。三殘戮官員之害。雖戰仗既勝。以予觀之。亦不過亂世之民賊而已。衆人聆畢。同聲稱善而罷。

### 論太平洋之未來與日本國策

日本商業世界報

自本世紀之初。列強相迫相逐。其地位日接近於太平洋上。今已有肩摩轂擊之狀。將來殆至于握手接吻而未有已也。然則太平洋之未來。於政事商業宗教學術。凡人種增進。及其爭奪之事。關係不小。而將爲萬國民之大戰場。殆不容疑也。及於彼時。則其動機所起。有二個之現象。一曰科學之進步。二曰列強之均勢是也。

近者科學之進步。縮地球而小之。能使此國與彼風馬牛不相及者。今則愈相接近。大有變人間世界成縮本之勢。距今三十年前。法人列士布開直徑百英里之蘇彝士河。通地中海之潮于紅海。而西比利亞之鐵道。使東半球之地球頓爾緊縮。尼加拉瓦之運河。使西半球之地球頓加緊縮。而太平洋海底之電線。希馬拉耶橫貫之鐵道。與各國紛紛獎勵兩洋之航海業。近者步武益進。遂使淼渺重洋。殆如一葦。大地球化爲小地球。因之人種之親近。國土之緊接。乃當然之結果也。然惟因其相親近相緊接。智力有優劣。國力有強弱。而物競天



擇。優勝劣敗之公例出焉。英國之蠶食印度。占領香港。掠新加坡等埠。法國亦併吞安南一帶。於是昔者大西洋爭奪之戰。轉瞬移于太平洋矣。

列強權力既伸于太平洋。英法以外之強國。見英法占地于東海。失均權之利益。然進之不能禁。英法使撤回其侵地。退之又不能坐視。讓兩國之獨占。於是悉心經營。殆非一日。法國乃猝然奪膠州。爲海軍之根據地。俄國次欲旅順大連之兩港。使其西比利亞鐵道得達于浦港及大連。猶進而深入于南滿洲之地。美國既合併檀香山。馳騁于太平洋上。更與西班牙戰。奪菲律賓。殆將卓立于太平洋之中心點。法國有買收拉多龍諸島之說。意大利有要求三門灣之說。其他英之垂涎揚子江沿岸及舟山島。法之屬望南清一帶之地。德之對于山東全省。俄之對于北清。一一回想。但覺歐戰之強國。皆輸送其境土。遠來于太平洋沿岸。故可謂之爲東洋之英國。東洋之法國。太平洋上之俄國。美國。德國。意國等。皆次第出現。遠太平洋化爲近太平洋。西洋諸國變爲東洋諸國矣。諺曰。去者日以疏。今當以而言之。曰。近者日以繁。嗚呼。太平洋之前途。既多可望。復多可危也。

然則我日本國民當于此時。豈可袖手傍觀哉。或主瓜分支那。或主收掠福建省。或主四國商業聯盟。或主滿國開放。或主保全扶植支那。而唱亞細亞萬歲。其他或云帝國主義。或云侵略主義。或云平和主義。蓋東亞問題之解釋。殆如雨後之松茸矣。

雖然、以吾輩見之。以上諸論到底不免近視眼的政策耳。何也。據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理。亞細亞者終不能據爲亞細亞人之所獨有。視爲此外之桃源。今者當進步、競爭、侵略、利己優勝、劣敗之時代。雖經哲學者、道德學者、社會學者、經濟學者、多方設法。欲遏其橫流。而世界之大勢。滔滔而趨動于強者指揮之下。終不可抑。然則今日於支那問題以外。其背後尙有一太平洋之大問題。其于我日本之將來利害所關。更爲重大。於政治上。于商業上。我日本將爲世界之大日本乎。抑爲東隅之小日本乎。皆將于此大問題以定之。而支那問題。不過其內所含之一小問題耳。

然則我日本人士。刻下當講究者如何。則經營太平洋是已。惟水能生文明。惟文明能利用水。而太平洋則水之最大者也。能利用之者。豈非世界最大之文明國哉。今我日本幸而所位之地。有可以利用此最大水之形勢。至其能利用與否。則惟在人爲耳。

中古之時。意大利之都府。占天下形勝之地。握地中海之權。商業日隆。南歐政權。遂歸掌握。葡萄牙、荷蘭。此奪其海權。于是商權政權亦去彼移此。英國出破荷蘭。大西洋之海權。忽歸英手。商權亦遂爲其獨占。至今霸天下。此已然之事也。然則他日握太平之政權者。即世界之必在商權海權最優之國無疑矣。雖然。太平洋今已非黃種人之太平洋矣。故今日欲握太平洋之霸權。不可不與白種顏顏相敵。又明矣。白種之智識。于我爲先師。我自輸他一着。然

于自然之地位。我踞其形勝。故苟能利用之。則未始不可相抵。利用者何。舉日本全土為太平洋上經過之貿易地是也。

以全國為貿易經行地之策。於政治上為平和主義。而非侵略主義也。為積極主義。而非消極主義也。所謂無花而得實之策也。舉森渺無際之太平洋岸上。凡洋島之各色人種。各色產物。各色風土。打為一丸。自南自北。自東自西。所有輸運的貨物。悉朝宗于日本。復由日本而分布于四方。所謂商國主義。平和積極主義。無以過此也。外之支那問題。亞細亞問題。因之可以斷定。內之貿易政策。自由保護兩者之孰當。內外人平等之主義。可行與否。修築港灣獎勵航海之事。當急行與否。海軍擴張之程度。當如何。凡此諸問題。皆可一言而決矣。

(甲)太平洋而美洲諸國

	(輸入)	(輸出)	(合計)
	磅	磅	磅
智利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	二四、五〇〇、〇〇〇
玻利比亞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秘魯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埃及德兒	一、五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
哥倫布及中亞美利加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二三、〇〇〇、〇〇〇



美國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英屬加拿大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二、五〇〇、〇〇〇	九三、〇〇〇、〇〇〇
(乙) 太平洋中諸島國			

檀香山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薩馬	八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
菲志	二五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
紐格那	五五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〇
紐格德那	五〇〇、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〇	七七〇、〇〇〇
菲律賓	二、二五〇、〇〇〇	四、二五〇、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〇
蘭領東印度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四一、〇〇〇、〇〇〇
社會島及附近羣島	二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二二、六三五、〇〇〇	三六、六一五、〇〇〇	五九、二五〇、〇〇〇
(丙) 太平洋面亞洲諸國			

支那通商口岸	(輸入)	(輸出)	(合計)
香港	磅	磅	磅
日本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三、五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朝鮮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西伯利亞東部

三、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暹羅

四、五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五〇〇、〇〇〇

安南及法屬各地

五、〇〇〇、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〇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

海峽及巫來由

四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七六、〇〇〇、〇〇〇

卑麻及印度

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四二九、〇〇〇、〇〇〇

(丁) 澳洲

六四、〇〇〇、〇〇〇

七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

全太平洋國總計沿海商務總額概畧如下

(甲) 太平洋而亞美利加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乙) 太平洋內諸島國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丙) 太平洋而亞細亞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丁) 澳洲

一三、七五〇、〇〇〇

合計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由是觀之。太平洋上之商務。每年殆不減十萬萬。而其人口則如何。合洋岸及洋中各地之總數計之。現數八萬七千五百萬。就全世界十五萬萬人口比較之。殆居其半而有餘。然則太平洋一帶。人口最密之地也。然其大數。屬于未開及半開之人。雖然。文明之進步。與銷用各物之進步。同一比例。此資生學家之公例也。今太平洋一帶。其銷用各物之力。驟增巨額。

實可驚訝。因銷用之力增加。則生產之力亦與之俱增。故太平洋商務之進步。遂遠非大西洋之可比矣。記五十年前。美國上議院議員某君嘗云。太平洋上之諸國。自今以往。其人種將一躍而主持世界之大舞臺。豈不信哉。

然則我日本介立于此大市場之間。利川其水與其地位。握商業朝宗之大利權。以視英國之于大西洋。比利時之于歐洲大陸。過之數倍。我邦人士論國是者。盍少留意哉。

#### 四國近政

商業世界報

德國垂涎東洋有年矣。日俟時機之至。會清民殺其國教師。於是相議曰。時機不可失也。突然勃起。不顧天下是非。強奪膠州灣。增陸兵。加軍艦。慘淡經營。以圖進取。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天津有萬燈會。四德人往觀。騾車突入人叢中。衆怒至擊傷之。次日。駐劄天津德國領事。訪直隸總督。請捕討兇徒。且聲罪要緝。巡捕吏辭色俱厲。德國外務大臣得報。直抵議院說曰。清政府若不捕討匪徒。或再有如此。政府斷然有所爲也。因電令德國駐北京公使曰。宜嚴責清政府。且令東洋艦隊。張虛勢以迫之。嗚呼。清政府有何罪。受嚴督如此乎。古語謂小人無罪。懷璧其罪。清國之謂也。

意大利需索三門灣。是劈空而來者也。意國於東洋。有何利害。以需索三門灣乎。有何所藉口。而欲索三門灣乎。其本國財政紊亂。朝不及夕。有何餘貲。而派遣兵艦三艘於清國乎。北



爲歐洲諸強國所苦。南敗於亞非利加。

前年與亞卑仙尼亞爭門意人大敗

有何餘力而遠欲當東洋之難乎。且

三門灣在浙江。英國與清政府約。不許割讓於他邦。此非不知其故也。或曰。英國嫉意大利。

以出於此舉也。豈可不謂奇乎。或又曰。英藉德奧意三國同盟。欲解釋清國事件。先說服意。

大利。意大利亦欲結英國。外緩歐亞之禍。內保其國安寧。遂與英約。突然而需索三門灣也。

英國于二月二十二日。已擴張陸軍。加增兵弁七千五百人。未經旬日。猶以爲不足。更多增

兵員。製造戰鬥艦十六艘。巡洋艦三十六艘。砲艦十四艘。水雷艇。破敵艦五十三艘。不日而

成。更期十閱月間。完成三大戰鬥艦。今又欲擴張海軍。支出金二億六千圓。造戰鬥艦十八

艘。排水噸數三十五萬

其急於戰備可知也。然英政府猶以爲未足。請智利亞撈毡治三國。購覓其帥

艦。其實有何舉動而然。我輩不能知也。唯忽有怪報。若從天而至。曰倫敦太晤士報曰。清國

將敗亡。英政府觀破之。因相議曰。時機勿失矣。觀破清國敗亡之由者。其獲清國乎。

英美同盟不固。夫英美之盟不固者。豈偶然哉。於鐵銅業。英美不能不爭也。於船舶業。亦不

可不爭也。於航海業。亦不可不以死爭之也。至如販綿絲綿布。素日殆若賭命爭之者也。美

之得志於東洋。英之所患也。英之雄視於南洋。美之所忌也。美之合從南北。執其牛耳。是又

英之所忌也。英之連衡南北。二美而爲其盟主。是又美之所疑懼也。一事一物。英美不相容

如此。英美有何所恃而同其盟乎。是其盟之所以不固也。嗚呼。英美兄弟國也。骨肉相食如

源氏。世豈無北條氏耶。源氏骨肉相食。北條氏以源氏外戚。遂奪其國。

### 論萬國平和會議

俄帝提出萬國平和會議。于和蘭之首府海牙。本月十八日開會。此事世疑之者多矣。歐洲列強對東亞大陸舉動。與平和會議之精神。全相矛盾。此所謂假仁義也。今不問俄國提倡此會之意如何。然既為世界之問題。決非俄國一己之問題也。世界之公問題。學者宜勵精而研究之。政事家宜盡力而實行之。縱令其効不可見之於一時。亦宜期之於永遠。俄國提議二要件。軍備制限。仲裁裁判。兵器限制。軍備制限及兵器制限。其標準頗為渺茫。雖必有各種之議論紛出。而至仲裁裁判。今日之公法例。得發見許多新問題也。明矣。故于今日之時勢。以平和會議。而對萬國之平和。功德以為鮮少。而對所謂平和會議之名義。豫防戰爭上多少之慘禍。不得謂無其效。吾人特注目者。則問其平和性質。果為世界乎。果為歐洲乎。一事。在俄國提倡之名義。固自為世界。我國派遣委員。亦為此故。雖然。歐洲中人。往往以歐洲平和解釋之。原來歐人所常言之平和。乃歐洲之平和。非世界之平和也。其為維持歐洲之平和者。其勢所趨。即以東亞大陸指中為角逐之場也。況乎歐洲公法家中。于國際法之區域。尚有限基督教親族間之僻見者。故平和會議之推行。難保其不別生議論。例如兵制必要限制。在歐洲列國間。不足為重要之問題。若在中國。今日正宜大加整頓軍備。擴張軍備。

若現今即限制之。是不公不平之甚者也。苟東亞之平和。度外視之。徒主歐洲之平和。所謂萬國平和會議者。一變而爲歐洲平和會議而已。夫平和會議。固多所望。而吾人所注目者。固于此而特爲鰓鰓也。

### 英杜之主權問題

主權問題者。英杜紛議之本原。而參政權者。是其形體也。主權問題者。實即國家存亡之間題也。故該問題不得着落。則事局因之而紛亂。所以不達其終點。則必不能已。此理之當然者也。然則英杜兩國主張之要點何如。

英杜兩國於千八百八十一年。有不力德利亞之條約。此英國對杜國之認明主權。內外主權皆在內

其後千八百八十四年之倫敦條約。唯制限其國之外政耳。毫無制限其內政也。因倫敦條約中。既不如不力德利亞條約之具載明文。故杜國之意。則因有倫敦條約而欲廢前不力德利亞之條約。杜國之內政。皆有主權。唯外政稍被制限而已。而英國所主持之意。則異是。必欲仍依不力德利亞之條約。使英國得干涉杜國之內政。而後已也。要之兩國所紛爭之要點。在於解釋倫敦條約之各有不同也。

倫敦條約。祇有制杜國之外政。不能制限杜國之內政。其前之不力德利亞條約。則可制限杜國之內政。要之欲解不力德利亞之條約。可因倫敦條約而廢棄否。且看其當時之狀況何



如

對南非共和國。英之宗主權尙能存乎。又倫敦條約能廢棄乎。今試舉其大者觀之。

千八百八十三年。英國政府受杜蘭斯哇兒國使節。當時余受德路卑卿之聘。爲通譯官隨之行。嘗預兩國全權會合之席。當時英國與斯會之人。皆已爲黃泉之客。幸余得保餘命。以至于今日。當時杜國使節之目的。在於廢除諸痛苦。主權問題是其懇訴之一要點也。當時余蒙英國全權之人。沙尅乃士、羅邊爽氏之信任。屢得與陪其公私會之席。氏語於余曰。杜國大統領克流騎路氏。常顧慮其主權問題。嗷嗷不休者。其何意歟。假令英之對杜。不有其宗主權。而杜國決不亡我英之利益。至於反目相視。故吾對杜國之情意。毫無異議云云。其意與德路卑卿相同。余甚探之。唯英對杜之廢棄主權。而不插入于條約之明文。則頗不贊成矣。此事余猶憶之。

就當時兩國之事實。恐英國外務省或無記錄。何則。當時公文書來往甚繁。且英國外務省之人。在于談判會者。既爲異卿。則不能專任記錄。雖杜國克流騎路氏之書記官尙在。然余雖不大關係于兩國之利害。而當時亦在目睹其事實。則余亦是一證人也。敢不實證之。除倫敦條約第四條之制限外。英杜兩訂盟國。英對杜國之主權已全廢棄。此既訂明。互相合意矣。故余自好望角歸後。以千八百八十四年四月十七日。揭載其事於科路

斯拉德之新聞紙上。中有云。英國之主權遂已廢棄。此實重關於杜國人民之大事。已除去其一大苦痛矣。爾後杜國得自主之權。可任意行其內政。云云。

沙他得、力嗽由之記者。訪問于英國當時全權之人。曾在杜國與全權會之人羅斯滅德卿云。千八百八十四年之條約。亦如前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之條約。英國仍有杜國之主權乎。羅斯滅德卿答之曰。以主權之主義既已撤去。故此回條約中省去主權之語云。

右所摘譯者。是德披科路氏 Dr. F. A. 於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八日。與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氏書之要旨。該書經美路拉氏之手。以昨年四月九日傳遞與張伯倫氏。然同月二十八日。哈巴德氏承張伯倫之意。謂科路氏之書。出于虛謬。不足取信。于是通文于美路拉氏云。科路氏之書所言。除倫敦條約第四條之限制外。英國對杜所有之主權。經已廢棄。云云。此實甚錯誤。英國政府因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所定之條約。許杜國有自治之主權。故於千八百八十四年再定約章。不過欲改變昔日之定約耳。以此觀之。英國既不肯認已許內治權與杜國。杜國則主持謂因千八百八十四年之條約。既已廢昔日之條約矣。我杜國之自主權。英國不復能制限也。又昨年四月十六日。杜國之國務卿路里士氏。移文于好望角太守美路拉氏。以洋洋數千言。說破英國所以拋棄杜國主權之故。今畧述其要旨。

杜國因千八百八十一年不力德利亞條約之故。故於千八百八十三年。通杜國使節於

英。實欲懇英國廢棄所得杜國之主權。承英國俯允。故千八百八十四年有倫敦之條約。所以改棄前之條約也。英國之有杜國主權者。於前約則有明文。而於後約則已省缺矣。此實英國之所喜允。出于千慮百議之下。非偶然倉卒者也。緬思倫敦條約之當時。我國之使節對英國之全權。明求廢棄主權之一要項。爲英國全權之所深諒。故不載主權之字於盟書。今約章中既不見有主權之字。亦可爲英國既已廢棄主權之證矣。且再伸引其證據於左。

千八百八十一年之條約。其條文及序言中。有明載宗主權 *Suzerainty* 之文字。千八百八十四年之條約。則條文序言。皆不有揭載宗主權之文字也。

若云英國有宗主權。則八十四年之條約。應該插入爲是。何以不於文條中序載哉。且八十四年之條約。乃英國好望角太守所訂。此猶可言也。至八十四年之條約。以英國皇帝陛下親臨。有宗主權之資格。而不明記者。實英國已明拋棄之矣。

若八十四年之舊條約。或存其條款。豈有於八十四年之條約中。而不再插入哉。依八十四年倫敦條約序言之正文觀之。不存舊日之條約。日變其意思。則明白八十四年之條約。已盡廢棄可知。

八十四年之序言。英國明認我杜國爲新國家。不如八十四年之序言。以杜國之主權盡



屬于英國皇帝陛下。記爲杜蘭斯哇兒州。 Transvaal Territory, Subject to the Suzerainty of Her Majesty. 而今祇記爲南阿非利加共和國 South African Republic 並不附他辭。則我杜國自有宗主權可知矣。

餘尙有甚多。今姑擇其一二耳。傍徵博引。沿沿討論。措擊英國之有其主權。意氣頗昂。

又本年五月九日。杜國國務卿拉寺氏移文于太守彌爾拉氏書中發露其滿腹之熱腸曰。

「南阿非利加共和國現在所保有之自治權。非得之于千八百八十一年之條約。與千八百八十四年之條約。實共和國所自應有之權利也。」至是杜國之意確乎不可輕拔。亦以爲交戰之事終不可免。故一意堅持。毫不肯放讓一步。而英國之外交家又不甘有一毫之欠點。竟欲以彈丸硝藥屈折杜國。仍可再得占其頭地也。故張伯倫氏之答杜國通文曰。

「英國政府非欲以宗主權問題討議于共和國。今共和國雖自認爲國際 日本以國與國 相交曰國際 上

之主權國。然毫無法律上與歷史上之證據。安足取信哉。故不全作虛認。是以英國政府據歷史上之實事。及先進當局者之意見。欲使汝共和國第一宜遵不力德利亞條約。次宜遵倫敦條約。此實出于我英國皇帝陛下之深恩鴻澤者也。」

兩國紛議之原因。上已說明。予茲不再贅。亦不徒在局外揣摩臆測。今只論英國所主張之不力德利亞條約。其終能有效否。以供判斷之資而已。千八百八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杜

國全權大臣致英國全權德路卑卿公文。其詞曰。「杜國不唯反對千八百八十一年之  
定約款而已。即該約全體亦皆反對云云。」則此觀之。則杜國之意在全廢棄八十一年之  
定約。而英國全權亦深諒之。應其所議。故明年有倫敦之約。

威路斯揭明條約解釋之原則曰。「當定約時。其條約如有兩樣之意義。則當詳釋載入。不  
該有含糊兩可之意義。故條件不可不嚴密也。」又九月下旬。不力德利亞之新聞紙載一  
篇公文。該公文乃好望角殖民地太守致杜國政府者。其公文附有千八百八十四年二月  
二十八日之字。其中該括倫敦條約之約款。言杜國之內政當與柯連治自由國相同。得享  
有全然自治之利益。從該條約之第四條。則英之權利祇可監督杜國之外政云云。杜國遂  
藉茲文書以抗英國。藉爲口實。

#### 南非英蘭兩種人之戰鬥力

南非問題之要點。在于主權問題。主權問題之所來。因在于英蘭兩人種之競爭。通觀世界  
之歷史。其競爭之激烈而可戰慄者。雖有宗教上之爭。政治上之爭。與及種種之爭競。蓋皆  
未有如人種之爭。其慘憺結果之甚者。於南非之蘭人。其數比英人遠過甚多。而五六十年  
來常爲英人所窘逐。故蘭人已久含深怨。夫柯連治自由國及杜蘭斯哇兒共和國之建立。  
實由迫於窘逐之餘而成者也。其散在英國之諸殖民地之蘭人。亦常有脫英國之羈絆而

自治之心念。所謂無日忘之也。以是此等之蘭人常通欵于二國。雖其身現在之地位在英國女皇帝陛下臣民之列。而心則全向自由國及共和國之天耳。英蘭人種相競之熱。自千八百九十六年之尖純侵入事件以來。其競爭之烈。日增無已。至于今日已達其極點。夫英蘭之爭也。既積之久而蓄之深。則其一日爆裂發露。亦在於事之不可免。而意之所及料者也。

自交七八月以來。英杜兩國間之事局日陷于困難。故兩國皆早已陰蓄兵備。以謀應于一朝緩急之策。英國以八月中旬命印度政府。使由印度輸送一萬兵勇。以禦備與杜國交戰。又由本國輸送兵士軍器于南非。當是時英國情形。一若以戰爭之事爲不可避者。又因八月二十八日張伯倫氏之演說。過于激烈。以促戰機。于是交戰之心愈決。彼杜國亦一面陰蓄戰備。不敢稍息。後因一事牽連。而事變遂起。于是有好望角之議會喧鬧之事。其事何由叻哉。蓋因杜國陸續陰蓄戰備。其軍火欲由葡萄牙國之領地德拉呵亞灣頭。經羅陵疏馬路士克港。葡國雖不欲抗拒。但爲英國以威強要。故葡國窺英國之鼻息。不敢輕自舉動。以縱任杜國由此輸入軍器。然當時好望角之內閣議長消乃納路氏。直任杜國自英領殖民地及別地方經過。以輸運軍火入柯連治自由國內。於是英人大憤該氏之舉動。於議會中大痛駁之。謂其陰袒護杜國。而該氏悠然答之曰。於條約上並無有禁止軍器之例。即使不



幸。英杜兩國不已而交戰。而好望角殖民地亦當採中立之例。英人聞其言。遂至交罵。消乃納路氏爲國賊。即此可窺好望角之蘭人對波亞人之情矣。

在南非一帶之蘭人。其意嚮旣如斯。試將於南非之英蘭兩人種之比較統計。而較量其兩國之戰鬪力。据不拉丁氏去八月之所論。其於好望角殖民地而屬於亞非利加更大之蘭人。大畧有二十三萬人。其餘之十四萬六千人。乃英人德人及其他之白人種也。此十四萬六千人之大半。雖素爲英人。然皆散在于各處。多從事于商工等業。至于和蘭人。皆是年來土著之農夫。或勉于一定之農業。或事狩獵游牧。故其所用之鳥鎗。頗稱操慣。二十三萬之蘭人中。有五萬人正是恰當血氣強盛之壯丁。善騎馬。自幼即慣于操銃。一朝有事。則此五萬人可充波亞之戎行。此可得由好望角殖民地而募集者。至于其他之白人種。則全然不同。英國人大半多住居于都會。其幾部分散居于田舍地方。雖間有慣于鎗器之用力者。但皆不能精善。此等英人。住居于中央地方及東部各地方等處。其壯丁之數。最善者不過約一萬人。此等壯丁可集爲義勇兵。其中必要以五千人駐于各都會以爲防禦。不能不滯在于殖民地。得募集以爲征戰者。所餘之五千人而已。

柯連治自由國。其白種人之總數。約八萬人。以德國人爲最多。德人皆體力強健。素與波亞人同化並趨者也。据千八百九十年之調查。自由國之住民而能堪戰鬪者。可超一萬七千

人。此原是十年前之所統算者也。以今日觀之。當必有達于一萬八千以上。英國人住居于自由國而不堪武器者。不及一千人。要之此自由國中之波亞人人數之多。其身體之強健。與其從事于狩獵而用鎗之精慣。騎射之良善。氣力之勇悍。亦不遜于杜國之波亞人云。於杜蘭斯哇兒之和蘭人。其純粹可用者。不下八萬五千人之間。與波亞人同化之自由公民。Burghers 約有二萬二千人。英國人之在于育哈納斯不兒者。其總數雖不下九萬人。然其中。有甚多是屬於別人種者。其他又除女子小兒等。則其能任操鎗者。其壯丁之數。不過三千人而已。如是故英人之在留于杜國者。其攻守力。決不能入于豫算之內。英領地加拿大。白種人之總數。僅在三千人之間。其他在別大部分者。不過有和蘭人。而能操鎗者。亦僅有一千人內外。拉他爾。白人之總數。約有四萬三千人。其中有七千人。是住居于達班地方者。然此總數。不過是据千八百九十一年之調查耳。由今日觀之。大概其數必增至四萬五千人。除羅德沙以外。祇南非諸州中。拉他爾州。其英國人能戰爭者。其數不過六千人。而在於拉他爾之和蘭人能堪戰爭者。亦約有千五百人以上。羅德沙之英人。在南非英領內諸殖民地中。其習軍事之人。稱爲最多。得從事于戰役者。約有二千人。

依以上所統計。於南阿非利加能堪戰鬪力之英蘭兩人之員數。總括其大概于左。

好望角殖民地	英人	一七、〇〇〇	蘭人	五〇、〇〇〇
柯連治自由國	全	一、〇〇〇	全	一八、〇〇〇
杜蘭斯哇兒	全	三、〇〇〇	全	三三、〇〇〇
拉他爾	全	六、〇〇〇	全	一、五〇〇
英領地加拿大	全	五〇〇	全	五〇〇
羅德沙	全	二、〇〇〇	全	三〇〇
南阿駐在英國兵	全	一〇、〇〇〇	全	
合計		三九、五〇〇		九二、三〇〇

如右之表所列。是能從事于戰役者。加之南非守備隊之英兵一萬人。其總數亦不過三萬九千五百人。而波亞人之總數共有九萬二千三百人。以此觀之。則蘭人之數優於英人之數三倍。右之概計。是据千八百九十年之調查。於後十年間英人之移住于南非者雖亦不少。然蘭人之增加者又實繁有徒也。加之近年來德國人移住于杜國及柯連治自由國者頗多。皆與波亞人之意嚮相同者也。果如是。則於十年間其員數之增加必非常之進步。雖然。以上兩處之總數觀之則如此。但事變之來。不能保其不出于豫想之外。但以總計上觀



之。則英蘭兩人種之優劣既可明白。若英不從本國或印度多發援兵。斷難制勝矣。

二十八

### 南非概論

混一兩種民族。鎔合鈞陶。而更生出一種之新國民。以輝耀于世界者。古史中雖不乏之。然數千載以下。及于今世。則無聞矣。若其有之。其惟今日南非之波亞乎。

波亞者。蘭人及法人之苗裔也。自其祖先移住以來。二百餘年中。習慣、風俗、嗜好、言語、宗教、混一人種。而民族固有之特質。則蘭人之堅忍。法人之英銳。兼而有之。加之南非之地。寒煖激烈。新來民種所難堪。地理學家若列魯枯曰。南非隆冬如七月。而朝夕則寒。威刺膚。日午則炎。熱如火。波亞移住之久。世易時異。身體與其氣候相練。毫無侵害焉。噫。宜其有今日也。

嘗聞之游南非者曰。波亞人身長六尺。摯實剛毅。通國中概同一致。噫。其性質既如彼。其身體又如此。若加以十分之教育。練其智慧。達其腦筋。則天下誰敵之者。何況今日之英國乎。抑聞波亞者。農民之義也。夫此新民移植其地以來。專以農牧爲業。幾不顧其他人。人皆呼爲南非百姓。而有波亞之稱。是波亞者不過一農民之國耳。乃至今日業已開好望角。開拿打。開阿連治。開杜蘭斯哇兒。而徘徊于鴉米湖畔。將進達阿非利加之中心而後止。然則其欲爲歐洲文明之先驅前衛乎。不然。何其求進之勇猛也。

夫波亞者。苦于英人之虐政。每每欲起而獨立。英又困之。故彼之憤恨英人。深入骨髓。而國

民中遂常有稱爲惡英。思脫英政之羈輓者。然推究其身體剛強。性質堅忍之原因。則實由其逼迫于土番猛獸。戰鬪于洪水飢饉。癘疫困憊。以搆成之者也。

夫波亞國民之慣性者。往往棄其山園離其室家。率其妻子驅其牲畜。以遷于未知未到之地。遷之又遷。漂泊不止。乃漸厭城市。好田園。而互相離羣索居。噫。如是者綿綿不斷。即不爲鄰邦之所吞併。已爲幸事。今乃儼然欲與堂堂大英。論雌雄。決勝負。有敢死氣。無畏懼心。豈不出人意外哉。然今姑不論之。且論其戰爭之原始。

戰爭之原始者。所謂波亞人與外來人之爭。農牧民與商工民之爭耳。然而南非共和國者。前此之參政權。選舉權。掃地殆盡。百年苦戰。始得見獨立之一日。而獨脅迫干涉者之不已。是實一國之死活問題。而波亞之所以不能不出死力以爭之之原因也。

惟夫南非國民。人口雖有八十六萬八千餘。就中波亞人不過五萬餘。柯連治之自由國人。不過二十七萬七千餘。而自由國者。外人復居其大半。究之亦不過五萬餘而已。如是合而計之。僅十萬餘人也。盡此而從事於兵役。亦不足以敵強大之英者。今乃其氣更勝于強大之英。而所謂五萬兆國民之中國。能無靦然立於人間世乎。

當其將開戰之時也。南非大統領古魯家。致書于新約克之同情者曰。英國全然欲以兩共和國爲其隸屬之國。且動輒對小共和國及杜國。擴張其最大之權。吾輩今日之起戰端。乃

欲壓世界人種之高價。使其知蕞小爾國。亦非可藐者。後英相聞是言。付之一笑。且以爲不自量也。然而南非國民愛國之心。與排外之心。充盈五內。卒至蚌蟻相持。至于今日。嗚呼。亦非偶然矣。

雖然。英國前以輕視之心待之。既屬悔無可及。至于今則已成騎虎之勢。有不能不動大兵者。然則將來交戰之久暫。與其變象之如何。結局之如何。又爲現時世界中之一大問題矣。留心地球大勢者。其可忽歟。

### 論英杜戰爭

英杜戰爭出于國利之衝突。英若曰。被制限移住。則我國利不能完。杜若曰。不制限來住。則我國利亦不能完。各各打算己國之利害。不復他顧。由世界之上觀之。則孰曲孰直。不難剖分。四海之內皆兄弟。而杜之禁制來往。雖頗覺曲在彼。然於國民之生存。是亦有出于不得已者。英又嘗于己之屬地。制限異種之來往。以限制我日本人。而今則嗚杜人限制英人來往之非。誠爲可哂。夫英之對南非政策。視之如眼中刺。必盡除之。而後甘心焉。不復顧他國人之論其孰是孰非矣。

英與杜各顧其國利。不問他國之贊成與否。雖然。毀富人之高樓。無甚深憂。若失貧人之一舍。則寢食無所矣。今大國與小國同爭國利。然大國于區區一地。尙不介意。至若小國則涉



小之地。猶關乎死活之問題也。夫大國與小國共立于世界之中。大國固當容忍小國。然大國爲國利。小國亦爲國利。必不能獨咎英之討杜。固出于國情之必須。然杜之察事。亦未免太失于輕率也。

戰爭之結局。難遽判斷。英未能立即制勝。以英之勢力未足也。觀其歷史。往往於爭戰之初。必躊躇逡巡。屢次退却。將垂于全敗。然後漸占地位。遂經歲月。竟達其志。其終于全失敗者。惟在美國之役耳。其他則初雖凶而久則變爲吉。今杜之事。比諸美國之獨立。則小而比于埃及之亞拉卑事件。及馬支事件。則大。其果能如美國之成功乎。抑將如亞拉卑之運命乎。此一疑問題也。

合衆國之獨立。人口大約三百萬。杜國之現狀。白人二十五萬。土人六十三萬。後者之不若前者可知矣。合衆國之獨立。民智頗開。產業亦進。杜國之現狀。無智蒙昧。賤農賤商。恰如遊牧之民。後者之不若前者可知矣。合衆國之獨立。非于加奈陀之外。杜國之現狀。好望角殖民地與羅德沙。皆莫不非假道于敵。後者之不若前者可知矣。雖然。杜國位于高原。有天險之可恃。非如合衆國之易攻。杜國之蠻勇頑癡風氣。非如合衆國之迷于理。杜國統于一于克路騎耳之下。非如合衆國之割据。然則杜國雖微。未必終不能獨立。雖然。縱令杜國至于獨立。而英國豈遂因此而墮其國威哉。不因一勝一敗。而變其國是。英國當下失爲英國也。

## 英國之陸軍

英之出兵于杜蘭斯哇頗負果敢之心。而卒難以制勝。說者動曰。英國陸軍宿持舊習。一旦有事。勢所不能者。議論沸騰。謂其速當更變。噫。是不然。英國陸軍者。出數千里以外之異域。亘數月而不稍倦。性質如此。烏得專罪。蓋亦有故矣。請論之。

意國之與德奧聯盟約以當俄法也。雖張海軍。而張陸軍爲多。兵役近三十萬。加以豫備兵。民兵及沙魯睢尼亞隊。殆越百萬。儼然強且壯矣。而卒戰敗于亞比仙尼亞。堂堂法國。拔山倒海。爭雄世界之拿破崙一世。伐意伐德伐奧伐西。如疾風之掃落葉。似雄矣。及其伐俄。一戰而敗。所携四十萬兵。僅遺三萬。身幾不免。然則謂其兵士之拙乎。非也。地勢之拙也。觀于近海殖民地而可知。近海殖民地者。如加拿大。如印度。如墨西哥。以土兵敗強國兵之事。時常有之。不足怪也。何得以利鈍擬之。若以利鈍。則德國以強兵。嗚。未見其戰勝于域外。亦大異事矣。是故英之二百五十萬之精兵。出南非。未克一旦奏厥成功。不得專罪陸軍也。且日本之征中國。戰必勝。攻必取。如入無人之境。似乎陸軍之強矣。及其掃蕩臺灣。以第一精練之近衛兵隊。平定之。屢屢苦于土匪。又似乎陸軍之弱。今者英國與杜國之相隔。幾倍于日本之于臺灣。而杜國波亞人之武器。亦遠勝于臺灣。英國雖大。波亞齊一之心。勇敢之氣。又何能一旦掃之。此又不得專罪陸軍者也。

然則何故。曰。開戰端者。必豫先詳敵國之地理。察敵國之情勢。使之臨戰時。於敵國之地理。與情勢。皆如在心目中。方能施之裕如。立于不敗。今英之當局者。毫不詳南非之地理。察南非之情勢。所當注意者。皆瞢然焉。而沙士勃雷氏之於外交。雖若甚巧。及其負任大事。則心粗計拙。忘其所以防備禦侮之法。此則其陷意外之困。罹不測之敗。一大原因已。

### 英國之危機上

自英杜爭戰以來。已二月餘。杜國以南非蕞爾之一小邦。不過英之保護國而已。英國之領地。遍於宇內。日月所照之處。無不有之。既已足誇稱於世界矣。而以杜國之弱小。能試其奮鬪。是實以螳螂之臂而當車也。然其人民慄悍好戰。舉國皆然。有鬼神叫號。天地震動之勢。雖以英之武威。與之開戰。一舉而揉潰。東敗於獵得司米司。西圍於麥佛荊。首尾不相應。道路梗塞。莫能相救。籌畫機宜。悉未得其要領。此間將校士卒之隕命者。不知凡幾。甚或俘虜士卒。至二千餘之多。是實英國近來一大危機也。

抑英國之兵備者。以國於海中之故。故以擴張爲第一要事。至於陸軍。則僅足供退守防備而已。然此回爭戰在亞非利加之南端山阻水隘之地。是誠英國意想不及者。舉全國之兵。遣發於南非。似此大舉。爲英國之歷史。拿破侖戰爭後之戰事。百年以來所無者也。兼之此次戰事。道途寥遠。自坡之馬司軍港。至於克撲朶海路。已費三禮拜。其赴各口之戰地。亦經



數日。雖以英國之富力。不易堪其所費。今已費數百萬磅。其所費之始末。尙不知有若干之巨欸也。英之所恃爲命脈者。有英蘭銀行。今則大有戒心。支出金利。未能貸出。世界各國皆知其事。即如日本之遠隔。亦爲所動搖。其關係之重大。一至於此。

英國之危機既如此。然則南非之事。非可以尋常小爭戰視之也。英國於此時亦有非常之奮發。遂召昔年建功業於印度之巴特將軍。充其統督之任。又昨年於埃及奏蘇丹削平之偉功之荆結拿將軍。充其監軍。使赴戰地。然巴特將軍以二十三日發坡之馬司港。寄泊於機不喇盧打。而伴荆結拿同航南非云云。此兩將軍者。蓋英國第一流之武人。兩將軍之胸中。已歷歷勝算。未久而兩將軍達於戰地。然果以前後二十餘日可奏蕩平之功。使歸於平穩無事。若非然者。則曠日持久。兵不能進。或招其敗亡。南非人種不服從於英國之治下。乘勢而起。則英國者人氣愈喪。國體愈失。所屬之土地。恐生將來之變。列國之環視者。或生干涉之念。英國之威望。一時失墜。是地球之禍亂之所由生也。豈不可寒心哉。

### 英國之危機下

頃據西來電報。英杜爭戰之事。聞英國戰敗之報至。歐洲諸新聞舉相慶賀。竊笑其期望失敗之意云。蓋英國之雄大。能孤立獨行。睥睨宇內而不顧者。列國有所嫉妒。疾視欲乘其蹙阨而挫其銳鋒者。已非一日矣。今見此事。皆拍掌相慶。即如法蘭西有亞非利加問題。未免

有利害不相容之勢。於拿牙境界有紛議云。於蘇丹領有葛藤云。無一日非反目嫉視之時。又其同盟之俄國。嫉視反目之事。更有甚焉。願距今二十餘年。俄之定國是者。在發揮其雄圖南下。而衝土都君士但丁。奄有黑海沿岸之地。蓋其志在避北方。而就南方。溫暖豐沃之境。大擴張其國土也。其所爲絕無忌憚。縱橫步武。併吞君士但丁堡。遷首都於此。跨有亞細亞歐羅巴之二大陸。以行其壓倒歐洲列國之舉。事至於此。則英國之損害。不可不言。地中海上之權。忽而失墜。而俄國欲窺印度。且欲握支那之商利。俄之權遂至不可復止。英國有見於此。於是乎試其防提古拿米塞戰爭以來之國。是所謂國力平均之名。且唱扶植土耳其之義。強請訂山司得哈落之盟約。開伯林會議。僅能遏止俄之跋扈。於是乎俄悟難逞雄於歐洲。遂注意於絕東之地。自西伯利亞之開拓。從事於烏港之修築。以待時機之至。孰知日清爭戰事起。支那國狀衰弱之內情。暴露於世間。俄忽乘隙。遂奪其東三省之地。得行其夙願。世人之所知也。比年英國於支那地方。遇俄之蹂躪。欲消滅其權力。亦顯著之事實也。

英俄之關係如此。故南非之事。得速爲了結。則已。若事至齟齬。再致于一敗塗地。英國本土財政業。今已告急。國民稍有倦怠之色。則其意嚮一變。而唱戰爭中止之議。亦未可知也。果若如此。則認南非共和國之獨立。南非英領之民。過半數者。屬荷蘭人種。而不逞之徒。乘此

間起其騷亂。紛紛擾擾。前之英國有威望於南非者。至今拂地矣。如俄如法。稍發輕侮之念。英國之一舉一動。試其阻害。如埃及之問題。法國平生懷不滿之恨。必唱異議。而妨害英之志望。而俄國亦支那開拓之業。復無忌憚。跋扈跳梁。靡所底止。如鐵路敷設。礦山開拓之權利。一朝而專其所有也。英國之威權索然而失。威海衛亦不能保守。長江沿岸不割讓之約。亦不能固。事若至此。則歐洲政策。亦有大變動。所謂東方政略。國力平均者。正爲其所動也。或弛打當熱盧海峽軍艦出入之禁。黑海繫留之俄國軍艦。容易往來於地中海。亦難測之事也。此則地球之大事之大變遷之關鍵也。蓋國家之威信。猶銀行業者之有信用也。銀行業者失其信用。則雖以英蘭銀行之盛大。可一朝而失業也。國家亦然。一旦失其威信。則輕侮沓至。疲於奔命。遂至滅亡。故曰泰山之高。崩於蟻蛭。豈可不寒心乎哉。

### 論俄日之將來

俄國於英杜戰事。其守局外之例特嚴。蓋喜藉杜以牽制英國。而得逞左顧右盼之雄心也。俄之新聞紙亦排擊英國特甚。其與提携相和者。則法國之新報爲最。其他各國亦不乏譏刺英國之論。至是欲覓一親英敵俄者。幾不可得矣。夫英國與各國固嘗稱締盟者也。然恐但紙上之情誼而已。若果成聯結之體。則一國有事。數國必援其緩急。決不至徒作壁上觀。今觀各國對英之勢。浸假英國一旦不利。難保列國



之不議其後也。何顧同盟之有哉。雖然。各國之外。尙有日本在。

日本之與英國。實有舊好之盟。非各國比也。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時。俄德法三國。嘗欲干涉日本之事。俄國以數隻兵艦。直向日本挑戰。其勢已將決裂矣。而英國獨懷愛日之情。伸公言而力爲排解。故日本今即不憶英之盡力。亦決不能忘俄之所爲。其親英敵俄。是必然之情勢也。

中國地大物博。足與圖強。日本有志維持之。以革新庶務。而延其國命。誠遠大之識見也。而俄人輒忌之。曩者退出旅順。還付遼東。乃中國不能自守之。而令俄國徒手空拳。攫取以去。夫日本勞師費財。棄已得之地。當時勿能計較。今明見其歸俄人所有。則其胸中憤恨怨懟。爲何如也。日本軍官嘗語人曰。英以艦隊向俄爲戰備。我國之艦隊。決相與援護。其意嚮從可知耳。

邇來日本之武備。于列強之中。已能占高等之位置。海軍雖經營未久。然其成立甚速。陸軍更踴躍擴張。不遺餘力。原其國人之性質。固有尙武之風氣。其立國之基礎。亦多賴尙武之勢力。維新以來。採用歐洲典章文物。其國民之知識。更漸發達。益欲顯彰其勇武。以光大於世界。若果一旦乘機與英共事。以雪其積忿。而伸其素志。可決其無爾我死生之界。雖萬險不辭也。

俄國近十年間。其製砲造船及海員俸金等項。支出之額較前已增三倍。其海上權力固暢伸矣。復橫設鐵路於西北利亞之大陸。此道成後。則其威力足以雄視東方。自顧殊堪得色。然必分力以備英國。更必分力以備日本。蓋俄欲所向無前。爲出柙之虎。日本實張弩以待。爲捕獵之人也。觀於兩國現時修造之戰艦。及管制海洋之權力。日本實較俄爲優焉。又何憚而不敢與之抗哉。

## 戰艦

俄國三隻 孛林 西雖惟里克 別羅拍羅司苦

日本四隻 富士 八島 敷島 鎮遠

## 舊式巡洋艦

俄國六隻 俄羅斯 流里苦 老齊米莫落馬苦 紫米紫里團司 拍杪基阿左華

阿多密拿魯乃莫

日本二隻 淺間 常磐

## 新式巡洋艦

俄國一隻 可魯尼羅

日本十四隻 高砂 笠置 千歲 吉野 嚴島 橋立 松島 秋津洲 須磨

明石 千代田 浪速 高千穗 和泉

砲艦

俄國四隻 孤列相基 夫拿蒲魯 阿脫華的路 夫沙脫尼苦

日本一隻 龍田

水雷艇

俄國十隻

日本三十隻

日本敷島戰艦之速力排水力及兵器等。俱極強大。非俄所及。其八島富士二艦亦極新式。俄國惟舊式巡洋艦。其數雖過于日本。然新式者則遠不及日本。如高砂一艦。有八吋砲一門。四吋七門。速射砲十門。以俄艦比之。除流里苦俄羅斯二艦之外。無足與爲敵者。且日本舊式巡洋艦雖僅淺間常磐二艘。然其力已足與流里苦俄羅斯相敵。蓋修造之初。于此處已用心也。

由是而論。日本于亞洲海鎮。而欲與俄國較長短。誰謂不可。即法國左祖俄國。駕數隻戰艦來助。爲臨戰之防禦。然尙有英國當之。不必果爲日本慮。故將來日本設與俄國生釁。其足以支持權衡者。則有英國焉。此有可勝之機也。



俄國近五年來振興陸軍。亦甚汲汲。由呵鉄沙及些八司脫坡魯二處運多數兵卒來鹽埔斯德。德國兵事報夙留心。俄之動靜。近頃揭載俄兵在亞東之詳數。覽之可度其實力矣。

黑龍江及滿洲

步兵三十八大隊 戰時約有三萬八千人

豫備兵八大隊每隊有砲八門 其最强者僅忽微輕山二隊而已

土工兵一隊及鐵道工兵一隊 要塞砲兵十三小隊

關東及旅順港 港中備砲甚多

步兵四大隊 哥薩兵一千人 要塞砲兵一千人 野戰砲兵二隊 此外尚有海

兵團若干

總共約六萬五千人砲百二十門

日本與俄對敵之軍隊

大帥團十三個 一師團共一萬五千人 此外守禦本國要塞者尚有若干隊。合計十六萬九千人。

砲四百十六門。

豫備員及要塞砲兵合計十三萬人

若以日本人之體力與俄人較優劣。俄人固資質靈敏。教育有方。其武士皆極俊秀。日本人則全體團結。視國如身。其勇悍之氣出于誠篤。且甲午一役。敗老大之中國。益地得款。英聲

遠震。倘其後與俄馳驅於煙彈之中。其肯稍自退却以辱前功乎。

### 海上戰爭時之關係

地球上戰爭一出。或封敵國之海口。或絕他國之交通。或禁止中立國供給軍器。查究極嚴。捕獲船艦之事亦甚多。今日之海上戰爭時保護貿易之權。可謂掃地盡矣。即就此次英杜戰爭論之。如前月上旬。德國有船舶一艘。所載係美國小麥。駛至非洲海面。英國海軍適巡邏至此。不問其所關係若何。遂捕獲之。于是德美兩國議論沸騰。莫明其捕獲之當否。紛紛交責英政府。英國乃援最近之例以自釋曰。千八百九十五年。意大利與亞比西尼亞戰爭之際。荷蘭漁船所載有砲彈火藥等。爲意大利所捕獲。當時公法家立證公法以表明之。而裁判所及國際法協會亦無不承認者。豈今日之所關係較前時獨有異乎。云云。雖然。德美兩國以保全海上貿易爲名。而所載又非砲彈火藥可比。終抗議不相讓。美國猶甚焉。美國政府曰。當法國革命時。英自我國將戰時禁物輸入。其時我國勢力尙小。置之不問。後我國政治家公法家乃將所宜禁者分爲二。一最宜禁止者。一偶然禁止者。最宜禁止者。則兵器彈藥之類。而偶然禁止者。不過于臨戰時不准輸入。究不得謂爲禁止之物。蓋如是則中立國之貿易。常戰爭時雖不自由。亦無損害也。今英國乃誤之。不幾以後海上保護之權。又將歸之烏有耶。此我國所斷不能許者也。英國無辭以對。後果賠償其所損傷者。并重訂將來

之約焉。噫。從此戰爭時海上之貿易。又可少脫于危險中矣。

### 麥堅尼之膨脹論

美國大統領麥堅尼氏。在柯哈育協會之例年宴會席上演說。今撮擇其要旨譯之。麥氏先將菲律賓事陳說一番。大概謂菲律賓是我所當有之地。不可輕易捨之之意。次演說帝國主義與膨脹主義之關係。其言曰。世人多以膨脹主義非難我國。說者謂主持膨脹主義者。實帝國之態度。而非我共和國之主義也。今欲擴張殖民地于海外。略取領地于他邦。此實昔日羅馬國之主義。於我共和民政之本旨已盡失矣。羅馬雖有共和之名。其實則一純然無缺之專制國也。我國豈可與之同轍並駕哉。余謂不盡然。夫所謂膨脹主義者。實與帝國主義有區別。其本色面目皆迥殊。吾謂膨脹主義。非帝國所可獨有。亦非共和政治所宜獨無。彼既於帝國主義無關。便於共和政治無損。故無論帝國與共和。因勢併行。無所沾滯。時而用之。利莫大焉。夫國家之有膨脹。猶草木之有滋長也。草木而不滋長。則枯槁彫落。國家而無膨脹。則衰弱死滅。天下之事物。非進則退。斷無中立。諸君其欲美國之進步乎。抑欲美國之退步乎。夫美國之不採膨脹主義者。是前數十年之局面。非所以論於今日之勢也。時勢之所迫。莫可止也。既禁之無可禁。止之無可止。則當從而順之。改絃更張。善操天下之手也。余今日之欲美國膨脹者。非欲美國效帝國主義也。乞諸君勿混朱紫。合觀可也。言畢舉。



座皆鼓掌喝采。一時屋瓦皆震云。

### 維新之精神

日本報福本誠氏演說語

余距今十四五年前。漫遊新瀉。歸經越後上州。身所經歷。皆足怡神蕩性。誠快事也。蓋斯地爲利根川發源之所。時方孟夏。覩萬山千岳。積雪呼嶒。漸銷融於溪谷。匯衆流而爲利根川之源。自是而下。兩岸絕峭。流波激宕。奔蕩簸揚。其壯觀至今尙不能忘焉。轉思人間社會之事亦然。凡大動力之起。其原因決非一端。乃集合種種之原因而後始生也。我日本維新之大事業。不其然歟。

世之論者。以維新事業。原始於勤王之議起。或云原始於交涉外國。夫果僅此而已哉。又有論者。以維新事業。歸功於薩長。藩閥以是誇揚其勳勞。雖然。亦果爲藩閥之力所致哉。我日本之常癖。喜輕蔑前人之功業。其所由來久矣。乃以三十年之經營盡瘁。欲自忘失之何哉。夫亦自侮而健忘矣。

我國民中。因疾藩閥。至其維新之大業。亦有欲輕蔑之者。所謂惡僧而及於袈裟。維新之大舉。實國民公共之大事。有種種原因綜錯而成。談論豈易易耶。

法國大革命。其原實由法人理想之發動。世界自開創以來。如法國之大革命。世界之莫匹者也。其故亦由先有大儒爲之鼓吹揚勵。發揮其國民之精神。使革命理想發達完備。先下

此種大因。以冀將來收其結果耳。

我日本之維新。其理想已蘊積於二三百年前。今則不可不承祖先之志而推擴之也。至於法國大革命。實可不以之爲模範耳。

日本之理想。由來簡漏。神武以來。上下三千年。絕無發達理想之期。維新事業。乃國民獨絕千古之理想。其原委始終。不可不一窮探之也。

維新事業。德用幕府。自興之而自敗之。蓋我國之文學。中世以降。衰微不振。所最發達者武術而已。元龜天正之際。兵力強盛。宇內無其匹敵。以魄力之強大。故腦力粗雜。非常自德川獎勵文學。開發智識。窮究物理。順人間自然之性情。遂以漢學及西學。爲維新之原始。試列舉之於左。

### 一 哲學派之感化

自程朱學派隆興。尊崇義理。屈抑權利。然其後次第有議其弊者。溫厚如貝原益軒。尙至於疑之。迄王陽明之學盛行。而權理思想。益臻發達。蓋自修身齊家之學。進及治國平天下之術。其大宗旨在正名分。正名分者。欲政權之歸一也。當時憂念皇室者。齊作不平鳴。如龜井鵬齋。以齊桓晉文率諸侯朝天子之舉。而責德川氏之不廷。然究以坎軻不遇終。如淺見山崎。亦此輩之流亞也。

## 二史學之感化

次而鼓吹勤王之義。感動國內人民。則史學派耳。水戶義公編輯大日本史。以正名分爲主義。以天子宜總攬政權。以當然之大義。侃侃陳論于紙上。蓋所以至於此者。從來深草之系統。認北朝爲正統。水戶派新認南朝爲正統。排斥北條足利。表揚楠正成之孤忠。賴山陽撰日本外史。亦法義公之志也。

## 三古學派之感化

古學派即神道派也。加茂真源、本居宣長、平田篤胤之徒。据古典學唱。天皇神權論。以涵養維新之動力。其說雖多荒唐不可究稽之處。然其意之所在。頗可嘉尙。當德意志聯邦之中世紀。各邦互相爭伐。普魯赫爾出而著古典。網羅昔人所習尙。及其著述詩歌。以流傳於各邦。繼其後之有名語學者。編纂古人之文學技藝。以感化互相仇敵之各聯邦。各邦遂傾慕古人之遺風。追懷先祖之美跡。悔今日之反目乖離。各邦情義。於是融和。遂立結內競外之長計焉。加茂本居平田三人。著古典以喚醒國民。當時上下。靡然從風。將宇內人心。聯爲一體。皆服從天皇神權之下。其苦心孤詣。與彼德人若出一轍焉。

且又賴諸氏之力。於漢文之外。復興日本文學。立文學獨立之基礎。振揚國民之風氣。其功不可謂不大矣。如德意志甫勒德利喀大王。以德國之文學固陋。於是搜羅典籍。專心法文。



其後文學大興。始定德國雄飛之基礎。俄國亦以巴國文學爲卑野。至第十九世紀。學者蜂出。俄國文學漸次振興。國民之思想亦至改革其舊染焉。夫國文之存亡。與國民之元氣相爲消長。關係頗鉅。平田等之復興國文。其功績誠不可磨滅也。

#### 四 兵學及律令學派

兵學者因時勢之艱難。企兵器改良。以備不虞也。律令學者持井田之議。以均貧富。務名分而尊王室。皆有助維新之功效。如平野次郎。屬於此派之徒耳。

#### 五 荷蘭學之感化

荷蘭學者獲泰西之新理。有識之士靡然從風。雖幕府壓制之力大。然求學好奇之心愈逼愈盛。實助維新之力不少也。

#### 六 美使來航之激變

北魯里之來航。攘夷之論不可遏抑。對於外國始發揚獨立之心志。而其餘波所及。遂致成傾倒幕府之事。此全係維新之動力。不待言耳。

#### 七 人權不平等之激變

智慧既已發達。人人生自尊之氣象。憤階級太嚴。慨思想之不能自由。同氣相應。同聲相求。全國志士。遂隱然結合。故維新之儔。居下等階級者。所以獨多也。

以上所揭。皆維新原始之動力。有遠者有近者。相起相伏。相倚相逐。次第展放其勢力。恰如積雪初銷。萬流合源。萬源合流。嚙岸激宕。奔蕩飛揚。爆然轟然。維新事業。蘊積二三百之久。如彼薩長土肥。不過藉之以幹旋而已。世人因此之故。遂欲輕蔑之。抑何不洞明事體之甚耶。維新事業。實勢之所不得不然者。於法國之大革命。吾人尙存崇敬之心。況此維新之大勳績乎。固理宜傾向之耳。

抑革命之舉。即社會主義。雖我當局之所深忌。然社會主義。實可行於我國之政治上也。蓋改革弊政。分爲二種。一平和改革。一破裂改革。革命者即破裂改革是也。革命之舉。非在加害天子。在以威力逼獨夫民賊之改革而已。即日本國自昔有蘇我氏、藤原氏、平氏、源氏、北條氏之更迭。此即革命也。要之革命事業。不在利益一姓。在普惠天下萬姓。足知其有益無損。有利無害矣。如我日本因維新而革命。其利益非顯著者哉。

法之大儒孟德斯鳩有言曰。法國每三十年。必須革命一度。日本人精神。頗與之相彷彿。日本自昔之革命。不出一二百年。必有一見。今維新三十年。其進步可抵二百年之修爲。今後之革命。或每三十年一起。亦未可知。是實諸君之責任。願諸君以國自愛焉。

### 英國及印度間之航路

德國士官呵德拍瓦斯氏。論英國在好望角之勢力。有大關係於印度航路。因列舉當線

之各要港以形其利害。

今之印度。實英之寶藏也。故其間通航線路。實英國政治上最大事件。况俄國與印度之陸地相交通。近已發軍隊由基胡里斯進至苦西由吉。更籌畫延長黑那得之鐵道。與印度相密接。其需用之材料。已運集於苦西由吉矣。

通印度之海路凡三。其一係由蘇彝士海峽而出也。而峽中有控扼之慮。其二渡大西洋接於北美加拿大之鐵路。更出太平洋。其路轉折迂長。甚不便利。其三最稱便利者。即出大西洋經好望角之一線也。

好望角至印度航路之發端。英國有蒲里忍斯軍港在焉。此港之正面。雖當法國所有之西耶魯蒲魯港。然非軍事上之要地。非若蒲列斯德港。及斜蘭海岸之羅西山火魯港。巍然雄鎮。其勢足以阻斷英之進航也。至其間夫耶魯及里斯波等港。係歸西班牙、葡萄牙所範圍。無論兩國勢力微弱。不致為英國之障害。即或事出意外。而英國既踞有的蒲那魯他魯之要塞。亦不難排除之。惟距西葡領地綠岬之南西數十里。有打克港。地勢扼要。寔與蒲列斯德相伯仲。且前面又有我列島為其護屏。誠海岸戰爭之根本地。足以彈壓大西洋一部也。好望角之航路中。英國除修那羅唔河口。及夫里他忍港之外。備有仙跌林及阿斯山西若二小島。而該島又均不宜碇泊。惟可為貯炭之所而已。



印度之航路中。最重要地有克蒲他溫港。英人盡全力欲保爲殖民地。今偏有杜蘭斯哇之役。則此港將來或得或失。尙不能預決也。其地不惟有大益於政治上及商業上。而戰爭上亦甚有關係。現已築有船島。雖極大戰艦能容納之。

那他魯之關鍵的由魯捧港是也。現時赴基山嗟拉之英軍及輜重等。皆由此港輸送上陸。此則明爲杜國人所謂臥榻之側也。

好望角至印度之航路有二線。一由摩里斯島過馬達加斯加而東行。一由摩斯比苦之海峽達葡領的拉我阿灣。其路甚爲直捷。但其間之魯蘭蘇馬魯克港。日益繁盛。漸形重要。爲兵事上必爭之區。英德葡雖皆早已注目。然將來終落誰手。尙不可知也。又進有桑齊巴島。摩巴沙島。貿易島。爲偵察馬達加斯加島艦隊之要地。英與德公之。

法領在東之軍港。以齊耶我修阿列港爲最。巖壁環立。敵艦不敢輕入。其中水深而廣。商舶軍艦往來停泊。無不適宜。真天然之勝地也。

馬達加斯加島位置絕佳。西人呼爲印度洋之眞珠。凡自好望角至印度及澳洲之航路。皆以此地爲交通之點。其重要可知矣。

由是觀之。英國若失此航路。即失印度也。則其于好望角殖民地。能不更加鄭重乎。

### 俄國朝鮮之關係

俄國政府近百年來。實行膨脹主義於歐西方面。不能肆其出柙之欲。漸移而經營東亞。慣施敏活之手段。以收切實之效。英國向主持保護中國之策者。而俄國正與相反。專意於攻取侵畧。想今後數十年間。世界之外交舞臺。英國則雄飛於阿非利加。而亞洲全土。俄國必跋扈不可限制。觀其近來之舉動可知矣。遼東半島之事。歸其調停。遂得扼中國政府之咽喉。割據旅順。控制大連。其勢力進逼于朝鮮。此與日本唇齒之關係。其利害豈淺鮮哉。夫俄懷侵害日本之欲。固非偶見於一時一事也。去歲於鬱林島追逐日本人。不遺餘力。於馬山浦攘奪日本既有之權利。脅逼韓國之大官。旁若無人。日本在該地之勢力。歸諸烏有。且俄日協商之約。已結四年。而朝鮮獨壓制於俄人威力之下。日本惟屢聞鄰國之告警而已。何協商之可言也。又其貸款於波斯。出兵於阿富汗。急修滿洲鐵道。屯數萬重兵於旅順。派兵數千於鴨綠江。凡此無不足以震動人之耳目。故英美諸新聞紙并喧傳俄日開戰之風說也。

然俄政府既銳意恢張已有之權利。孜孜若惟不及。此等開戰之風說。誠置諸不聞不問也。故於前要求馬山浦既未遂。今復提起。不得原地。亦必占踞其附近相宜之處。以與日本相抗拒。決不肯稍遲進步也。觀下所載各電報。可知其梗概矣。

俄使要求韓廷。於馬山浦租界外。借一里之地。若不見諾。則改借加德島。二者必取其

一。決不肯無得而止。

加德島在馬山浦之東鄰於巨濟島之一小島也

朝鮮政府回復俄使之件。在窺日本之意向若何。始定主意。現時韓廷已議拒絕所請。而俄使則堅請如初。

俄公使拍李羅夫氏要求之件。其土地區域。係距馬山浦租界之南方五里。其要求約內。尚附有別項云。

此次俄國要索之地點。係在巨濟島前面之齊浦云。

以上各電報係傳達於各新聞者。尚有別種可資參証之電報。茲并錄之。

俄公使仍欲要求馬山浦之土地。特於昨日謁見韓帝。

俄國軍艦集於仁川。索借加德島。或曰安里些氣島。但其事甚秘密。未有確聞。

日本林公使與俄公吏會談。并訪韓國外部大臣。皆爲調處索款之事。

諸說紛紛。而其實在着落。仍難懸定。雖然。無論俄國所指之地點何在。其欲逞志於朝鮮。而因之以危日本。則斷然無疑也。日本安可不豫備之。請試論當時之政府是何情形。及民間有何議論。

當道之政策甚屬機密。於此事或施強硬之手腕。或用輕柔之態度。從未稍露白于外。是必有一定之把握在也。至於新聞紙之論說。大概曰朝鮮之地。斷不能容俄人染指。此次斷不



能應其取求。日本當對俄國申明保護朝鮮獨立之大義。又曰朝鮮受此強逼。進退失措。日本政府當伸張威力。出與抗阻。以助其聲援。進步黨之決議曰。既以扶助朝鮮爲任。即無論何時。必不能聽他國窺伺其要地。實維持國權上重要之條件也。凡我黨派必期協力持此主義。自由黨評議員開會所議者。則惟以保重自待爲務。民間意見大同少異。不外此數種而已。而此事之結局。究屬若何。實爲全國所注意。而急欲聞知者也。其電報錄下。

俄使日前要求馬山浦藍浦之案。因日本公使對韓廷主張異議。力拒其請。俄國只得將前案撤銷。但於馬山浦租界外。得擇取十韓里之地而已。

俄國既索得十韓里四方之地。即日由仁川發軍艦一艘。往該處勘定地界。而俄艦士官等以此事爲日本所阻。未遂其欲。咸抱不平之意云。

夫俄使此次請求之初。是作何等威勢。卒之所獲者。乃僅不過要害之十里地。又非難強韓國之必與也。而其事乃梗於日本之手。則其忌日本也。必益深矣。此後或尙有捲土重來。大肆橫取之一日。今不過暫作了結而已。日本安可不豫備哉。

### 德國之將來

西歐列強均勢平權之競爭。相持不下。或拓土地。或濬利源。其權力似無偏弱。亦無獨優者矣。雖然。此就各國之外勢而言也。若實察內體論之。則今日與列強并駕齊驅。將來可決其

出人頭地者。其惟德國乎。德國國民於數十年來。刻意研究學理。其根柢甚爲深厚。故運其精心。發舒於實用。特爲整齊敏捷。至今日則萬事成順。條理野無曠土。產物殷繁。通都大市。日益富庶。製造公司。所在林立。其西部諸州之工商業。尤稱雄長於國中。當千八百七十一年。始行海外殖民政策。商業之權。亦因之逐漸擴張。僅歷三十年。而此等政策。於亞非利加于亞細亞。着着明著功效。凡德人之商品入市。則英美法諸產。幾被壓倒。其內力既充足。無闕。而海外又有暢旺之市場。以相貫注。誠舒展有餘地矣。但其過勇于趨時爭利。製出之貨。惟求價廉售廣。頗不着意於堅牢。是其一敗點也。實宜從速改良。庶克終保完全之地位。其海運業亦甚振作。千八百九十八年時。已有郵船三千六百九十三艘。其噸數凡百五十五萬五千三百七十一噸。雖尙遠不及英國。然不可謂不盛也。

### 論日本之國友

### 外交時報

聯合同盟。談何容易。對於列強之間。且然。況已國現代之外交機關。尙不能折衷一是哉。今日之極東外交。立於歐美列強之交涉以外。而欲求擴充已國權利。不可得也。唯今之策。於歐美列強間。聯一親密不拔之友國。因之以伺列強之志。察其舉動。而達我之真意而已。然欲求一同盟之國。抑非易易。無已則友一特別與邦。使已國一舉一動。不致棘手。亦善策耳。日本維新以來。屢倚信合衆國。然自今日列國關係上推之。倚合衆國。唯便於英。若對大陸。

列強之外交。殆未嘗十分合用耳。又日本之外交家。與英國相提攜者最多。雖然。此亦距無上之妙策甚遠。假令英政府果應我之倚任。示我以殊特之交誼。亦有可疑者在。至德國如有容我之餘地。則必以特別友國待我明矣。雖然。德國僅能經營己國。不遑他顧。即人民之交涉亦如此。況國交哉。試問日俄意志之不相投。德國能棄己國之利害。從中而周旋之乎。吾知其不可必也。至意大利雖表殊特之厚意於日本。然其政府與王室歧而爲二。不相割一。其舉措與英國同出一轍無疑。德國當俾士麥爲相時。對日本雖非相契之誼。然宰相之宗旨。逐日變幻。其將來之不定。反足以招損也。

以余輩之所見。於現今可爲日本之國友者。其奧大利匈牙利君主國乎。奧匈君主國。雖屬三國同盟。然自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四月以來。與俄結爲親密之友邦。而對法國之外交。亦常形親密。故余輩之於奧匈國。所以鄭重視之者。蓋可依之以探列強之真目的也。歐洲各大都城。最適於知各國之舉動者。奧大利之維也納是耳。重要外交之消息。每由斯地洩出。固自古而然矣。蓋維也納都城。係歐洲外交之中心點也。雖然。奧匈果有容日本之意乎。固須一研究矣。今其外務大臣果爾可史喀對本年之二國協議會所宣言曰。我奧匈亦當步各國後塵。擴張商務於極東云云。果然。將來我國對其目的。與以殊特之援助。彼此結膠漆之親交。固非難事爾。



# 大隈伯之東邦新策

日本報

凡一國之政策。政府無一定之主義。國民無一定之趨向。其危險不可言也。我國上下臥薪嘗膽。擴張軍備。遂得成五十萬精兵。集于一令之下。得此實效。足與列強飛騰大陸矣。今我之一舉一動。皆在各國猜視忌憚之中。是固他人之多慮也。夫我國之所以不惜巨款。汲汲經營此軍備者。其意果何在哉。不過欲保全東亞平和耳。乃從前布置之事業。將告完成。而政府尙未將主義標明。使人人咸曉。無論當軸也。即國民之議論。亦無一定方向。於此時此地。倡維持平和政策。於彼時彼地。又變爲破壞主義。孰長孰短。何去何從。殆茫然無據也。吁。舉國意見。果如今日之狀態。則一旦變故紛至。剛柔更可知矣。夫事之失于遲疑。與失于激烈。其足以致敗一也。苟及今尙不衷于一是。惟執行衝突主義。是自動干戈也。夫固陋頑惑之徒。不知有顧全大局之說。孜孜營私利。恣私慾。不足論矣。其桀傲豪放一流。夢想古來英傑事業。煽惑愚衆。嘯集無賴。以濟其大言狂想。其勢不能伸張國權。必致并原有之權而覆之。殊不慮轉瞬間。即有不許高臥之強鄰。引我入紛爭之場。此後更無安息之日。今乃急欲多事。惹起外交上之煩難。不亦闇乎。將來東邦之亂機。必出于此。其實心籌國事者。或曰。一朝鮮之經營。不可放棄。不能置其全部于我勢力之下。亦必思收其半部。至于以扶植中國爲任。以擴充利益。震雄業于大陸。占優勢于極東。決屬空想也。夫使我國不張。

軍備。集其貲以爲通商惠工之用。傾注全力。專圖富國。列國寧不畏我哉。我國民敵愾之心。人所熟知。當無敢妄以非禮相加者。且中國苟亂機騷動。其工商業家自無有安靜之日。斯時我更得乘其便。以圖工商進步矣。更何用執意以保全中國爲。惟近來俄國于朝鮮。視耽耽而欲逐逐。俄固恃其新勢力也。我亦當以新勢力與之相角。蓋還付遼東之役。實不能忘云云。此種議論。于中國則欲度外置之。而獨汲汲維持朝鮮。夫今日豈尙有中國朝鮮之分哉。總之曰東亞大局而已。乃可異其措置之方法乎。是陷于無策之陋見而不自覺矣。就中國實勢而論。雖積弱已極。然地廣物博。人民繁多。我國誠能引導而贊翼之。則東亞工商之業。自能歸于余手。任所操縱。以控制列強也。又世界之公論多。以保全爲主義。如英國首相沙士勃雷侯漫遊東洋之深意。自疊斯福鼓吹開放門戶之說。愈不命更喝破其英美日同盟。環球之耳目。爲之震動。其餘波遂及于美國。今美國有聯合六大國以開放中國之議。列國既已公認。而我日本處此時。能不利導大勢。輔翼中國乎。有心者考察中國之內狀。謂以我國之勢力。振發其民人政治上之思想。以謀革新。較各國實易爲力。是蓋同種同文。習俗相等。非歐美人所能及也。然則我國當如何奮勵勇進。以扶植指導爲事。務使力去其政學之積弊。開濬其無窮之利源。以補塞瓜分之罅隙哉。故兩國官民上下相親相愛。寔今日之急務也。

經營之第一著手處。即以廈門爲基礎。橫斷福建。插入江西。達鄱陽湖畔。聯絡長江水路。建設鐵道。該地礦物豐美。可以沿路開採。查福建江西人口之數。畧與我國相等。而此股繁廣漠之區。僅有一鐵路。加以採掘礦山等事。何患不收大利乎。計築路之費。約須三千五百萬圓。此不難往募于英國。更無煩顧慮也。開礦之費。有岩崎三井諸家籌集。并可勸他家合力共舉。如事有成局。則中國人之自來投股者。當必不少。此又易明之事勢也。去年以來。我國曾貸漢陽鐵政局以三百萬圓。鐵政局一切事業。皆託我手。又紡績公司。製絲公司。依賴我國人之助力。不可枚舉。是中國倚任我國人之心。顯然表著。我國民實可放膽前進。不必遲疑。若能多集資本。設立日本銀行。確使信用。以吸收中國人囊中之存蓄而營運之。又絕好機會也。香港上海銀行。中國人存貯之金。凡四億以上。聞各銀行貸與本國政府之公債。多屬此款。若立日清銀行。處理得當。其利益更當何如矣。再逐漸添設鐵道。收買礦山。擴張內河航路。如上海、蘇州、杭州、漢口、宜昌等處。已開行者不必論。其自漢口溯漢水達襄陽。自九江入洞庭湖。溯湘水達長沙湘潭。自宜昌越三峽達重慶各線。皆甚要著。開此數線航路。統計資本約在五百萬內外。即使初行時無甚利益。每年津貼當不過三十萬圓。暫時津貼此少款。遂收長江一帶航路之權。歸我掌握。各國出入之貨物。賴我轉運。利權上之便宜。孰有大于此者。而謂以保全中國。爲不利于我哉。爲無益于大局哉。吾願謀國者執此策以行之。



## 提議殖民政策

當今之時。一大爭競之時也。歐西文明。既遍布地球。世界交通。日速一日。國于其間者。苟列於強國之地位。固不可不言自存自爭之道。即後進之國。亦不得不入此爭競場裡也。況近年以來。俄之領土。愈愈膨脹。德之產業。愈愈發達。美則以開放中國門戶。行文各國。而外交政策。遂專注于侵畧進取矣。惟英國國權擴張。既達其極。故近者專務內治之策而已。當近百年前。北美之獨立。而英國之膨脹。爲之一挫。英人種雖橫行地球。至于政治之團結。人民之聯合。則固殖民地與本國不同也。至於今則此事爲勢所必然。故雖屬地遍於地球。而本國人民。不深置意于此。甚或視爲將來之患。而所謂各屬地之利益者。亦不過爲銷物之地而已。一千七百八十二年。廢殖民部。改殖民事務歸陸軍大臣所兼轄。其後一千八百五十二年。雖復設殖民部。然內閣有權力之人。無有能當殖民大臣之任者。十數年來。本國與殖民地。若將弛焉。况獨立自由之義。今已漸爲發明。而此各屬地將來變動之事。未可知也。故英國汲汲修內治。亦勢所必然也。

雖然。現時國家之爭競。惟在人人有政治思想。故政治以改良爲急務。英國亦不能出大勢之外。故本國與屬地。不能不言聯合之策。使各屬地皆受本國保護。以保存其獨立。施恩德以結其心。而其中熱心於聯合屬地之策者。以匡伯倫氏爲最。氏曾于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爲自由統一黨之首領。與保守黨同組織內閣者也。今爲殖民大臣。負有名望。銳意整頓。專心殖民之事。英女皇前行即位六十年之慶典。殖民地總長會於倫敦。對本國極爲誠敬。而本國對於殖民總長。亦極其歡欣。故其後好望角獻納軍艦于本國海軍。加拿大亦與本國結同盟之條約。澳洲爲本國設海底電線之事。專爲之盡力。此則本國與屬地聯合之機也。此次南非戰事起。各屬地亦頗贊助成功。澳洲之兵。多從戰事。故匡氏乘此機以運英國帝國統一之策亦宜也。

英之屬地。可別爲四類。其一如印度。本國全力皆注於此。所謂第二之英國也。其二如香港、新加坡之類。由本國政府之命。受治於本國之下者也。其三爲保護國。立于本國權力之下。而內保持其獨立。第四爲自治殖民地。於此自治殖民地中。各設有憲法。有國會。雖從本國派員司理其地。然此地內閣議會時。則內閣自任其責也。至于財政通商之事。本國決不干涉。惟外交之事。則受本國之命令而已。澳洲加拿大。好望角。皆屬此第四類者也。如遇戰事。此種自治殖民地。與本國同處敵國。攻擊之地位。平時財政。固不相干涉。至於戰爭時。本國亦不能不保護之。故此種自治殖民地。較之三者有大異也。匡氏極熱心于本國殖民之事。今回在議院提出之案。雖不知其如何。然亦可知其趨向也。

俄國蠶食亞洲及其將來

英人克樂詩

俄國領地之在亞洲者。皆有高山長河以區域之。其與隣邦疑議之隙。應無從而起。然俄與隣國之間。爭議境界。接踵而出者無他。即彼外交家之權術。俄國所特出之長技也。

俄羅斯一國。西接歐洲。北臨北冰洋。西北二方。既不能逞其紛爭葛藤之技。以開拓廣大疆宇。故不得不專用其力於東南二方。而東南二方。約占其三分之二者。即所謂中國是也。

夫俄與中國之國界。據現在所公認。則東自圖們江口在朝鮮之東北境。其江注入日本海。起。西南至亞克史河。

此處即中國所領之新疆省。俄領之帕米爾。阿富汗領之瓦崗。相交界之地也。故中國與俄羅斯之國域。其連綿之長。殆近五千餘英里。而其所謂疆界。僅紙上之劃線。山嶺澗谷。皆未嘗精確測量。所謂分割稍確者。唯昔年北京條約及近十餘年前伊犁條約所定若干界線而已。其他界線。則僅由俄國士官等之概畧視察所定耳。

細觀俄滿之境。以黑龍江及烏蘇里河爲界。當一千八百六十年間。明記於北京條約中。雖然。近年滿洲全部三十六萬方里。其實已爲俄國所占領矣。俄國向中國南進。其原因由於英俄協商。故自俄領至北京之路。既豁然貫通而後。則運其兵力。輸其商務。爲其所欲爲。人不得而箝制之也。今俄國權力在中國之國都。儼然確不可拔。固無待言。而新疆省全部。其名係在中國之版圖中。其實亦已入俄人之爪下矣。故東部土耳其斯坦之全部。歸俄國版圖之日。當亦不遠耳。



帕米爾者世界之高原也。因高而寒之故。是以終歲積雪之日居多。生息於該地者。僅溪耳。棋史之弱劣人種。逐水草以爲生涯而已。將來資生上之發達。固無可望。然自各國爭競上。觀之。誠爲必爭之區。故近三十餘年來。列強之注目。逐日迫切。其注目之發端。實自千八百七十六年始。當是歲也。俄率兵討平浩罕。進吞併帕米爾之馬耳棋廊地方。乃改浩罕之名。而爲黑耳家拿州。使歸俄領土耳其斯坦之管轄。當時新疆叛亂未靖。葉耳羌。喇叶噶耳等處。中國之政治尙未及。故俄滅浩罕之事。亦漠然不知。迨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中國新疆軍務大臣左宗棠。統率官軍。進攻天山南路。陷葉耳羌。新疆旣已恢復。乃始知帕米爾境。被俄人所蠶食。遂戍兵於中領帕米爾邊疆。以資防衛。當中俄界務紛紜之際。左宗棠部下兵卒。自葉爾羌等處。進及昆崙高原。入西利喀爾之澗谷。以遙制俄國之侵略。又阿富汗之戍兵。亦進帕米爾西麓。占領盧西庵。秀南。及瓦崗地方。此自千八百七十九年。至千八百八十一年事也。

千八百九十一年。俄國陸軍提督歐羅夫氏。率騎兵千人。自馬耳棋廊向東南進發。至北緯三十七度。東緯七十五度之端。查看以後。乃擇亞克史河上流。築一要塞。戍之以屯兵。即所謂孟魯家皮城寨是也。

當此之前。自千八百七十二年。迄千八百七十三年。俄英兩國政府之間。互相商議。至于數

次之後。始允以帕米爾之大半。入俄國版圖焉。此次議定之約。即所謂辜南魏爾協商是也。當時英國外務官辜南魏爾氏。不審帕米爾之形勢。不計將來之關係。舉帕米爾河以北之地。悉以奉俄。遺誤誠不淺也。

千八百八十九年。俄國陸軍提督辜盧姆鳩史喀氏。率其探查兵隊。深入帕米爾高原。至梯特拿地方。與英軍前哨相衝突。然幸未起大釁。翌年其提督歐羅夫氏。復率部下騎軍。入帕米爾巡視高原。偶與英國參將容古漢史旁相邂逅。俄軍艦強加不禮之事。致招英國憤怒。俄帝陽雖歸罪於歐氏。陰則與以厚賞云。

千八百九十三年。歐羅夫復率兵入帕米爾高原。與阿富汗小兵隊相衝突。發槍互擊。此役阿兵死者十五人。知勢不敵而走。於是俄阿之紛議頓起。後及千八百九十五年。英俄二國。各遣委員勘定帕米爾地界。遂於是年三月互訂條約。而英俄之勢力疆域始定焉。

雖然。於帕米爾之中俄勢力疆域。尙未劃定也。唯據千八百九十四并之中俄協議。有對中國在帕米爾現今所占領之區域。俄國不敢干涉之約而已。然將來中國領地。雖保無俄人突然吞併之虞也。

沿俄領之帕米爾南端。居英領俄領之間而隔斷二國領地者。瓦崗州是也。瓦崗州之幅員。廣不下二十英里。約中國七十里故現在俄領之形勢。尙未至直接印度而俯瞰英領也。雖然西里克

爾地方。中國所領使一旦入於俄人之手。則印度北境。全受俄軍之俯瞰。其危可知矣。

數十年以來。俄阿疆界。前後更革。不下數次。其所更革。俄國爲所欲爲。別國不能參議也。而今之所謂界線。起於千八百九十五年之帕米爾條約。東自與中國隣接之處。而至魏克特那湖。自是而近阿克斯河上機流。謂之西方界線。千八百八十七年。勘查阿富汗疆界委員。立柱至九十七。以爲劃界標識。千八百七十二年。據辜南魏耳條約所決議。則自阿克斯河之茲耳希加峽近處。至哈里拉特河。阿富汗與波斯接壤之地而止。此條約所決議。與千八百八十七年所勘查者無異。阿富汗北方疆域。既已劃定。除將來俄國乘機肆恣。破壞條約。則阿富汗可永遠保守其疆域也。

歷觀俄國之於亞細亞。自千六百年至千八百年。其侵占疆域。多出蠶食。未嘗從事征伐。而受其侵略諸國。無一能反抗之者。俄國之雄圖壯略。遂逐日加增。無他。蓋與俄接壤諸邦。其勢力皆劣弱也。而其間亦有能抵抗之。而足以挫其鋒者。雖然。亦非其國力堅強之故。乃因俄所命之將領。不得其人耳。

俄國之欲吞併亞洲大陸。有一強國利害與之相反。勢力亦充盈不羈。足阻止其南進者。此國維何。印度是也。印度者英之外府也。近二百年來。兩國之競爭。逐日激烈。殆有勢不兩立之概。且英俄之衝突。不僅於極東而已。即於波斯、阿富汗、西藏等處。莫不然也。俄國常蓄志



欲于中國沿疆及其內地。遍植已國勢力。以防制英國。然其陰謀每爲英國所敗。或據條約之權利。或占捷足之先登。種種阻撓。不一而足。要皆梗塞俄人前進之路耳。故俄國當局者。有鑒于斯。恆按制己國之膨脹力。隱忍沈默。以俟時機。其機既至。則電馳騰舉。一鼓而乘之。此俄人之慣技也。讀俄國侵略外國歷史。見其對外政策。敏捷非常。如神龍之出沒無端。不可捉摸。推其所以然之故。蓋俄國歷代對外政策。皆極狡幻。其所執定主義。恆確不可拔。至於成功而後已。其歷來外交家。又皆深慮卓識。英斷絕倫。且具溫柔之手段。宜其超駕萬國之上哉。

英國國民風氣。對俄之議論。有甲乙二派。甲即攻俄之「盧蘇合浦派」是也。該派意見。專窺察俄人之短。目俄爲野蠻種族。一切行爲皆類野蠻。其所據者。以俄人背信義而趨功利也。乙則反是。此派謂之「陸斯疏法耳」。親信俄人。專主聯俄之議。唯視其長而不察其短。此即該派之性質也。要之甲乙二派。各有所偏。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世之智者。當別有折衷耳。

黨俄與攻俄二派。各執偏見。夫能矚及遠大。顧慮周到。宜其如是。夫甲乙丙丁各邦。必其利害情形。如出一轍。斯有聯合同盟之基。故能互相發達。互相贊助。非可以議論合之。盟約結之也。英俄之利害。殆無一不相悖戾。英之所利。則俄之所害。俄之所利。則英之所害。欲強之

同盟。豈可得哉。蓋從來防制俄人陰謀者爲英。使英而不防制之。則君士但丁堡。已入俄人之手。土耳其、希臘、匈牙利諸國。人民已爲俄皇奴隸。土地已爲俄國版圖。然猶未至此者。英人反抗之力耳。不特此也。使英國而不抵抗之。則波斯灣已爲俄人軍港。中國各要港已盡陷俄人腕下。俄人於東亞之勢力。必十倍於今日矣。凡是等地方。俄人欲併吞而未遂其志者。莫不以英國防礙之故。是以俄國外交家常運其詭謀。以掩英人耳目。窺伺亞洲諸邦之術。尤日臻巧幻。然俄人因英國種種之反對。其見惡之深。可揣而知矣。以此之故。英俄兩國。各欲爭雄於亞洲大陸。各思握政策與商業之主權。是以英國欲保有無上之利益。不使敵國陷之。必以己往之勝負爲殷鑑。避覆轍而就康途。是宜常自警慮也。俄國之外交政策。大抵不出詭詐權術數字。英人常執之以爲攻擊詬病之具。然適足爲俄所玩弄耳。既不能匡之使不用權術。已屬無能。今反顯揚之。計亦左矣。凡一國之人民。其有作奸犯科者。按法以懲罰之可也。蓋禁暴糾非。乃天下公理。不獨一國人民爲然。即國交亦莫不然。俄國之于亞洲各邦。強橫無所忌憚。不法之事。層見迭出。不遑枚舉。已數十年于茲矣。乃俄國所要求之款。英國未嘗爭拒之於當日。反唯唯諾之。及後乃鳴其罪狀。亦何益哉。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輕。而後人輕之。俄國肆其侵畧。頻能奏凱而旋者。蓋由英國之外交政策。不能糾彈之之故也。然則將如之何。匡正其詭詐。上策

也。不能匡正之。則與之馳驅亞洲大陸。以一決高下。次策也。欲行次策。則不可再蹈三十年來之覆轍。惟甘負不直之名。以與俄同其趨向。必難免萬國之敵視耳。

且也。保國內之治安。有治罪法。有警察官。有法官。皆所以制強暴而扶良弱者。萬國有不法之國。執公理以懲罰之。誰曰不宜。移內政而爲萬國公法。文明諸國之任也。今觀英之對俄。恆以文明國待之。其一切言行。不維不加危疑。且平心靜氣以聽納之。此實英政府之被俄人所愚弄也。故亞洲利權。俄人不以兵力取之。而僅用區區權謀。唾手而得。墜其術中者。曾不知幾何國矣。夫未窺破之則已。既窺破之。猶復被其欺者。則真不可救藥也。

縱觀前後。英政府於亞細亞之爭論抗議。每不能制勝者。無他。善常爭。非所爭。或事前尙昂然不屈。大有立見兵戎亦所不辭之概。及事後則恬然無爲。閉口潛聲。優游淡蕩。俄之外交官夙窺破之。知英人持盈保泰。不輕易與人決裂。以亂動干戈也。故每當英國抗議。則以溫言冷語。消其激烈之心。使不作戰備。而一面則肆其蠶食手段。主義既達之後。乃巧弄口舌。以塞外國之抗議。如占領班臺。阿富汗領地侵入帕米爾高原。及占領旅大二港。此其例耳。然俄所以能運出權術。實由英國之弱點。豈可不察哉。

俄之於旅順也。名則租借。實則占領。俄國代理公使波羅府氏。弄北京政府於股掌之中。誠捷敏而權詐矣。先是中日戰爭之後。中國以遼東半島割與日本。俄國連合三國從中抗議。



藉口以日本占領遼東。不利中國。且害東洋平和局面。然舌猶未乾。彼遂用借地之名而占領之。如斯行爲。誠俄之絕技矣。

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二月初旬。俄國以小艦隊入泊旅順港。英國東洋艦隊司令官某氏。以于己責任所關甚重。亦遣部下巡洋艦入泊旅順。以窺伺俄艦動靜。當時俄政府恐怖無已。英國駐俄京公使對俄抗議亦甚力。俄國外務大臣初以濫言覆之。陳白其無占領之心。故英國巡洋艦遂離旅順。使該艦始終不去。則俄人必不致占領之也。其後以詭術籠絡北京政府。而占領之事遂成焉。

執英之外交家。與俄相較。則相隔殊遠矣。英被俄羅斯之欺。而絕無招架之力。反擊之能者。殆亦由於外交策之孱弱耳。外交策孱弱之原因。不外整頓少而疎謬多。外交官不能屏絕倨傲拘泥之癖。與夫外交之通報。未極靈捷也。蓋英國駐各國公使及領事等。通報外國機密事情。恒落人後。其外國機密之事。出之于私報者甚多。然英國當道遇此等私報。不唯不獎勵之。或且無端阻撓之。至俄則不然。凡外交機密之報。其神速殆非地球各國所能及。蓋其外務官及參謀部。恒誠心竭力。不敢少懈。故能先人一着耳。欲徵英人外交之敏鈍何如。試觀千八百九十八年北京政變之時。當政變之前數日。中國某志士求見英公使。欲陳說其事之利害。求爲援助。然英公使拒而不見。某志士遂失望而去。此不特中國之不幸。亦英

國之失計也。夫英國駐各國之公使及領事。其才力不但不遜于他國外交官。且凌駕而上之。故苟能將外交通報之法。改良革新。剔除從來之弊習。加重俸金。使各得展其才力。外交之通報。既敏且捷。則外交自不致落他人後也。

英國內閣之外交策。恒被國民束縛。其外交官內則受己國政黨之箝制。外則爲國際公法所掣肘。外務省得外國機密之報。疎漏延緩。故方略屢易。陷于謬誤。又因政黨常相爭議。勝敗無常。故外交策之變局亦無常。此英國外交所以遜于俄國也。俄國外交官絕無顧忌。果決勇敢。惟求達其目的。目的既達。曲直義利亦所不顧。如未獲副其謀望。則不中輟也。至于以宰相而論。英宰相握政治之權。雖較各黨員爲專。然俄之宰相則有無限之權。雖議院亦不能掣其肘。除俄皇之外。皆任其爲所欲爲。且其君亦信用靡貳。故其能盡一身之才。竭一己之力。此英之所以不能及也。觀此則英俄一優一劣。顯然昭著。優勝劣敗。固無足怪焉耳。執數十年來經過事業以考察之。英國於亞細亞。汲汲孜孜。欲制俄國之南進。所施政略。概皆基本於理想。所謂理想政策者何。以延弱國國命爲辭。而藉以保護己國之利益是也。延弱國國命主義。五十年前英政府施之於中央亞細亞。近與此主義相頡頏。而無高下之分者。即所唱之開放門戶主義是也。開放門戶主義者。在中國沿海及內地。開港通市。以供世界各國之公共通商。如此則中國瓜分之期。庶足苟延旦夕。是倡此主義者之所厚望也。然

實察之。彼倡此主義之徒。亦自以爲執堂堂之大義。日號召於天下。即世人亦未嘗以偏僻不正目之也。然細思此主義。實不免於苟且姑息之謂。夫此一主義。止強國之擴大。延弱國之命脈。僅一時之策。非長治久安之計也。蓋弱國無自衛自護之力。雖有強國扶助。亦決不能使之終古不滅耳。

開放門戶。受莫大之利益者。唯一英國。英國之利益無他。擴充商務。獨握利權而已。其他諸強國。則大拂其意。甚至其經營在中國領地之經費。亦不能償。故此主義。英國而外。必無一國能始終執之而不解者。若然則保全中國之事。僅足以作口頭語。按之實踐。則杳無可恃而已矣。

如英果欲保全中國。必堅荷此任而不放棄。宣布各國。監視其內政。調整其外交。使其立於難敗之基。斯可言以保全矣。否則雖日日大聲疾呼。終不敵俄人之外交勢力。早已籠絡北京內部。廣布其權力於滿洲、北京、漢口、天津各處。使中國官吏。無一不俯首貼耳於俄人腕下也。

抑俄國對中國之志。果何在乎。固不待言而知矣。今俄人南侵。事尙萌芽。因羽毛未豐。爪牙未具。故未敢顯露其鱗角。不於此時制之。後必無及。然今保全中國之策。開放門戶而已。開放門戶主義。其名甚美。其聲頗高。雖然。未足云確操保全之左券也。今英與中國所定之條



約。其所得權利。頻被俄國侵犯。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蓋君子與小人。不能並存也。英長則俄消。俄長則英消。英可不知猛省哉。

英國自昔所得中國之利權。不一而足。然俄國頻發抗議。英國每以姑息遇之。故俄國外交官亦常藐視英人。是以每至放肆無禮。蓋先己爲其所窺破。故敢肆其技倆也。昔建設山海關以北至牛莊鐵道之權。夙爲英人所獨占。因俄國抗議。英國遂棄長城以外建設鐵道之權。唯擔保山海關牛莊鐵道之資本。該鐵道工事。任英國工師之經營而已。無何而駐北京俄公使。逞得隴望蜀之慾。更要求將山海關牛莊鐵道。任英工師經營條約。一併廢棄之云。英於亞細亞之對俄策。所最誤者。蒼黃翻覆。無一定不易之宗旨。昔俄國常欲於地中海占領一港。爲英國所反抗。事遂不成。雖然。不能逞其技於西。乃轉舵而東侵。此勢之所必至也。顧曩者君士但丁。雖歸俄所占領。然終至激起土耳其及小亞細亞。中亞細亞諸邦之熱心。使宗回教之徒。漸次結合。同聲拒俄。當時英國受害未甚深者。以地中海海權。全握於其手。即使俄國於地中海占據一港。亦不能防害倫敦印度之交通也。地中海港灣。爲俄國歷來所垂涎。使昔能占得一地。姑滿其渴望。則侵入東亞之志。必不致有今日之堅銳勇悍矣。然前此英國各政治家。無遠觀全亞形勢之明。故對俄政略。唯以抑阻之策。是務。閉鎖其艦隊。挑弄其政家。善策良謀。一若盡於此焉。自傍觀之。英國狀態。如深畏俄之強盛。然故知英

國內情愈深者更無所忌憚。爾來十餘年間。俄國振興陸海軍備。不遺餘力。蓋亦由英國所迫而來歟。

夫當羣雄並峙之秋。競爭之道。無所不至。注意敵國舉動。因而嚴備警戒。誰曰不宜。雖然。戒慎恐怖。流於過度。則陷於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陋態。吾英之對俄。殆去此亦不遠耳。使英國寬猛急徐。操縱合宜。知彼知己。待機而動。雖有十俄環敵。亦不足畏。乃徒猜忌俄人之舉動。苟於中央亞細亞聞其南進。當其勢所不能遏抑之事。亦濫從而抗拒。然抗拒僅以言語文辭而止。絕不思以實力繼其後。此近二十餘年來之陳蹟也。

爾來二十餘年間。俄國銳意南進。致英國不時恐怖。每視其結局如何。則僅口舌筆墨而止。至於儼然毅然。大張旗鼓。決心作破壞計。則未之聞也。即所謂延弱國國命。藉領土以爲藩障。隔斷兩國疆域。使不相隣接。此係一時濟急之策。非長治久安之道也。烏足以使俄之不跋扈。憑凌哉。且俄之所恃者外交術耳。不以實力敵之。其制勝也。不亦宜乎。

近二十餘年來。土耳其爲各國所爭奪。英國吞併之念絕。然將來英國必須于中亞細亞據一要地。以遮斷俄國之侵畧。所謂要地者。莫阿富汗若也。經營之力。雖如何浩大。亦不可不竭力從事。而其臨邊疆之哈拉脫市。其防禦尤宜嚴密焉。

哈拉脫市。爲出入印度之門戶。中央亞細亞諸邦與印度往來必由之地。阿富汗之存亡安

危繫之。故該地一入俄人之手。印度之危亡。可翹足以待。如英人能固守哈拉脫。駐以重兵。且於附近要區。築堡修城。連絡一氣。則俄人雖欲深入一步。亦不可得矣。

以上方略。稍具才識者能道之。雖然。英國政府陷於因循姑息之舊態。仍未措諸實行。徒堪扼腕。至英國陸軍將校某氏。則以爲印度之邊防。遠擴至哈拉脫。寧自印度山脈。削耳迄客塔之險要地。鞏固其防禦云。

又剛台哈耳一地。阿富汗之最要區也。(距印度客塔百四十英里)使守之堅而持之固。勿使墮敵人之手。雖有強國垂涎。亦絕不能壓印度之境。蓋剛台哈耳爲守印度必據之地。將來如有俄兵侵入之警。英軍必先占據該地。以轉控俄師。此策之善。不待擬議而知其可行也。

夫一國之存立。其主政者防禦外寇。保守獨立。此視國力之優劣如何耳。使俄軍一旦侵入阿富汗內地。阿國各部酋長及土民。操戈以從王事。羣起而抗俄。此莫須有之事也。雖然。其各部酋長及土民。以平日考之。輸誠於其國主者極少。當一旦有事之秋。恐難使之破身家性命。以殺敵致果。其不能支持永久也必矣。如此。則阿富汗之抗俄軍。其能永久力戰與否。唯視英人對外策之良劣。巧拙耳。然當俄侵入阿富汗之際。英人或助阿以敵俄乎。抑或作壁上觀乎。此非可以倉猝決之。必豫籌之。以待其來可也。吾英於東方威望之隆替盛衰。實



寓於此。可不注意哉。

印度邊疆之如何。實關係英人之生死存亡。固不待言。然俄之侵略亞細亞。非止一印度。其力所能及之處。不遑枚舉。今雖寂然如無聞見。然當其炸發之期。亦將不遑。若波斯若西藏。今日且勿論。其爲世界最大關係。今已張揚於宇內者。中國是也。俄蠶食中國。至何時乃爲終極乎。各國將以何策制之乎。此數者皆能答之。而其大者則未嘗及之也。

蓋俄蠶食中國。於其內部方激昂奮勵。而各國亦無強鯁之國能拒退之者。是以其進取之機。愈上而愈不可遏也。不但於中國爲然。凡與俄鄰接之國。爲其侵略。雖有別強國保持之力。俄之侵略。終不少減耳。

爲歐洲屏障以遮斷俄人進路者。德國是也。俄不得逞其志於西。乃南向印度。印度則有英在。故此二面。皆其力量所難及。雖然。若波斯。若土耳其。若阿富汗。若中國等國。均無所屏障。且不足以自衛。故雖有列強之維持保護。亦僅可苟延旦夕。迨至保護有不逮之時。則此數邦生命。不其殆乎。故土耳其不失英德之保援。則可安全無事。波斯灣荷使英艦不退去。則俄不能占領。阿富汗荷英軍密布其勢力。則其存立可永久。若中國則異是。俄人所施種種侵略手段。殆無足以禦之者。惟以條約空文。爲抗議之具而已。夫復何効哉。

俄國侵略亞洲。在兵力強大。人無得而毀之。外交詭譎。人無得而越之。斯二者既無道以勝。

之。則其南進之機。亦未有艾也。然則俄國侵略亞洲之期。何時始極。固未可知。然今俄國之所以優於各國者。以其國內情形。奇特無匹。此誠俄所獨具者也。

俄國情形。何以異于他強國乎。官吏腐敗。權力是尙。民智不開。此三者俄國所僅有也。蓋俄國官吏。每獲勝利。即自詡自負。背義喪德。視爲常途。欲免傾覆。不可得矣。愚民之術。復不勝枚舉。將來極凶暴之革命。恐決不免也。

俄國文武官僚之權力。因民智民權。尙在幽闇之中。故能保守不墮。使民智民權。脫其束縛。驟然發達。將昔所有之酣睡迷夢。愚昧無知之氣。一洗而空。則俄國今日之國象。必至刷滌殆盡。官僚之威權。必不復呈今日之觀矣。

北亞細亞（即西北利亞東部中部）之民。與他州俄人互異。此等人民。多屬自本國所放謫之罪犯。各具氣概。各具思想。蓋受教育之力甚深。故其言語風采。亦與彼蠢愚魯之聖彼得堡及莫斯科。機府等各都會大異。殆亦因見聞互殊之故歟。近年俄國政府。以開拓該地爲殖民故。頻施獎勵之惠。其所移來之民。大半係南部孟劇克農民。雖然。彼等去歐洲既遠。且與昔之國事犯者常相親接。遂漸沾染其風氣。於不知不識之中。竟變無學無識而爲明哲之人矣。此等人民之趨向。將來必爲俄廷大臣官僚之驚愕。固無容疑耳。

前所揭俄國之前途。既已明瞭洞澈。然爲之說者曰。俄國陸軍。其强大冠絕地球。且忠順朝

廷之心。亦勝於他邦。雖一旦有反抗政府之人出。亦不足以敵官軍云云。雖然爲斯說者。殆僅見其外。未見其內耳。苟通盤計之。則知其謬誤也。夫俄國陸軍。行徵兵之制。其軍隊皆選國中壯丁爲之。多屬強迫而來。故此等兵卒。多不免懷厭惡之情。一朝叛亂事起。陸軍中人必倒戈相向也必矣。

俄國以愚民之術籠絡其民。抑壓之道。無所不至。然若是之政府。實現今宇內所罕有。公理所不容。勢必不能永遠保持其君權時代。況復當財政支絀。國庫空乏之際哉。要之俄國施行政令。不循正經。專事變詐。逆戾其秩序。顛悖其法度。違天背理。誠堪驚怪。如斯政府。不被傾覆者。未之有也。愚萬民而使之服從一君主及諸臣僚之下。理財諸法。則隱閉壅塞。此實俄國不可思議之奇處也。

俄國以抑制衆庶爲政。使人民無思想自由之樂。無精神發越之概。此英俄政治極相反之尤者也。今日世界。已入文明之域。尙執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主義。統禦衆庶如牧牛羊。此俄國之特質也。英國則反是。國中教育之力。培養有加。使人人享自由不羈之權利。貴民之義。蓋盛於時矣。

兩國政治。其冰炭若是。前途之利害。不俟贅言而可知矣。彼因篤信舊教。遂成一種暴貪之性。斯皆野蠻時代政治之遺孽。豈適用於今日哉。



俄國君臣。獨攬權勢。壟斷利益。今日尙欲以神聖俄羅斯之言。籠絡其人民。豈可得哉。自覺之期。想亦不遠也。苟不自覺。其如國民何。

觀俄國形勢。雖獨裁專制。然細察之。則外剛而內柔。近頻以俄帝之名。頒布敕詔。此即專制政體之末路耳。進而漸次改革。亦未可知。俄國近文明時代之日。或者其不遠乎。

### 論美國近政之變遷

日本報

美國之立國。如河海不擇細流。泰山不讓土壤。大益加大。高愈致高。其初興之時。有人口二百萬。至百年後之今日。則已有七千萬矣。闢千里之沃野。振工業于闔國。僅就去年出口之額計之。超過數凡十二億佛之多。其富力誠天下莫與京也。管子之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以美國觀之。榮辱之念。軒然騰熾。而非徒騰熾于一人一身之上也。實全國之光輝發越耳。

細論美國之國運。殆可分爲三紀乎。其第一紀。守成之紀也。原夫華盛頓建國之意。惟在保民安土。樂天行道而已。故其子孫之民。亦惟孜孜勉業。以求興家富國。成團體之範圍。享厚福于國家之下。不遑有他志願也。此直可指爲華盛頓主義之時代也。

第二紀。即小擴充之紀也。蓋猶華盛頓之遺教。維持本國之道義。不踰境以侵人國。不掠土而并他民。依然由舊也。然至國基既鞏。國富既阜。則抱負亦漸大。意氣亦漸昂。是自然之勢。

也。乃猛然呼曰。新大陸者。新大陸也。彼舊大陸何得與之。我聯邦之美國者。又新大陸之先覺也。盟主也。有保護之責者也。前大總統們羅氏更標明其旨曰。舊大陸之國。有敢來侵略者乎。我必盡當然之職。以捍衛吾新大陸。不令其得染指也。此實在今日以前。美國所支持甚力者。謂爲們羅主義之時代。不亦可乎。

就們羅主義伸論而實按之。則其時代。是執防守之勢。以對抗歐洲之來者也。而其國運之興盛。則如旭日昇天。如江河朝海。奔赴近代。光耀全球。蓋其間年年歲歲日新月異。其發達進步。無須臾之暫停。則身當其境者。孰不油然而發生大志哉。於是前以防勢抗歐洲者。一轉而爲攻勢矣。觀其與大兵扶古巴之獨立。送艦隊掃西班牙之本國。非所謂執攻勢以對抗歐洲乎。

勢既至此。則雖非必懷虎狼之心。肆蠶食鯨吞之欲。然擴張版圖之計。終不得已也。請觀布哇之合併。坡魯多里可。及安鳩諸島之收領。呂宋之占踞。非所謂版圖擴張乎。即扶古巴之獨立。亦間接擴張之法也。故可指名稱之曰。是爲大擴充之紀。歐洲人論之爲出們羅主義。入殖民主義之時機。即今日論美國者。必當張目熟視其殖民開始之新氣象也。壯士騎虎。決無下背之勢。美國既用攻勢以對歐洲矣。夫攻勢固與防勢有異也。國之經營振作。亦當隨攻勢爲計畫。故其自與西班牙開戰以來。已決意執定政綱。着實而行。其政綱

維何。則大興陸軍。大張海軍。及疏通尼拉古運河。爲東西兩洋之策應是也。今海軍擴張一節。已早發其端矣。以美國之大。美國之富。而實心實力以從事此數者。誰不許其速而大有爲乎。今後世界之風雲。又不知造出若何之景象也。

### 俄國侵畧鐵道論

英人克樂詩

俄國鐵道。自千八百三十八年。由聖彼得堡布設至巴葡魯史克始。其後數年。約以十萬留  
每留約中  
國七毫四 修聖彼得堡至莫斯科鐵道。俄政府熱心於兵畧鐵道。其原因實起於苦力米亞一戰。此戰所以不能奏功者。以黑海海岸。難與俄京聯貫。聲氣不靈。運物不便。此俄國爲政者所深知也。雖然。至晚近千八百八十年。英國之印度鐵道。既已有一萬英里上下。俄之亞細亞鐵道。則全然烏有。當時西伯利亞及中央亞細亞之交通路。唯橫過荒漠曠野。數道羊腸山路而已。西伯利亞公路。自烏拉爾河口起。經曠原而至阿倫泊。從此經北脫魯巴華務史及阿姆史。一入中國國境。一入中央西伯利亞。此蓋百餘年獨一之古道也。千八百年間。始從巴姆開新道。越烏拉爾山。經脫婁耳史。至脫姆史。自此達野尼斯塞河畔之普拉斯樂亞耳史。此地頗得河流之利。進及安家拉。從此達依耳克吐及巴家耳湖。自湖畔復橫過原野。至勒爾津斯及西爾家。由黑龍江而及滿洲。直出太平洋焉。由西俄羅斯流徙于西伯利亞之民。逐日加多。一切什物。轉徙爲艱。故唱設之議尤急。雖然。俄政府尙視之淡漠。蓋以爲



係流人之利害休咎。故付諸等閑也。至千八百七十五年。俄人建言修聯貫海參崴與滿洲之鐵道。政府竟採其議。然宗旨所在。亦非爲開二國交通之便。浚內地富源以利己國人民。乃以擴張領土。吞併東亞爲計耳。豈有他哉。當時俄皇委有力之內閣大臣。令其查看鐵道線路。測量完善。遂於千八百九十一年三月十七日。該委員頒布俄皇敕諭。決自米亞史。經梯利亞。冰斯。達脫姆史。從此可成直線橫貫西伯利亞。逕抵海參崴云。

西伯利亞鐵道。當尙未有成議之際。俄於中央亞細亞地方。布設鐵道。已有端緒。擴張勢力。有汲汲不暇之概焉。舍西伯利亞而盡力於中央亞細亞者。非有所偏重。乃形勢之異耳。形勢既異。則計畧不得不隨之而異。中央亞細亞。爲俄國所必經營之地。故先及之也。至北亞細亞一區。即使俄國勢力孱弱。鐵道未布。然外無列國干涉。內地居民。亦不能抗俄之侵畧。故俄得以雍容施其蠶食。中央亞細亞則不然。其居民強悍好戰。非可輕視之也。且隣接多皆獨立國。故善防禦。而西伯利亞無人地。反受其侵焉。俄屢遣兵征之。因跋涉爲艱。常無所獲而還。千八百八十八年。俄將軍史可白禮甫。欲恢復昔日之失敗。乃赴亞家爾陳策於安倫可甫將軍。該將軍統領遠征中央亞細亞全軍者也。謂其輸運軍隊。須由家斯坪。然非布設鐵道。不足爲功云云。安將軍以別無良策。遽納其言。頓欲興工築路。然鐵軌無從而得。復不知訴之聖彼得堡一團計畫。徒歸幻想。幸於愛格尼俄士戰爭之際。貯藏鐵軌若干。乃移

以供目下急需。而輸至家斯坪。不旬日達米家葉爾灣附近。築鐵道二十六俄里。每里約中國一里八分。征服韃葛。蓋藉此鐵道以奏功也。其後陷格苦特舖。併吞亞家爾。俄政府遂以延長該鐵道至機齊爾亞爾巴爲最要之舉云。

至千八百八十一年。築鐵道百六十英里。其後三年。家斯坪、蝦馬爾湖之間。竣工九百英里。千八百八十八年。開蝦馬爾湖火車站。此鐵道自政畧及工業上見之。殊可注意。而其真宗旨。則全在兵畧耳。鐵道所經之地。多屬不毛之原野。工事頗困難。如家斯坪附近。及馬華爾西府至阿苦蝦斯之百英里地。沙漠極重。欲免埋沒鐵道之患。不可得也。以俄國鐵道技師之能。安倫可甫之智。竟能築此至難築之鐵道。誠可欽佩。其安全雖不及歐洲諸國。然於殖民一策。已獲益不少矣。

該鐵道方向。與俄之波斯鐵道同。西方之極處。經二次更改之後。今在苦拉斯洛華、惡梯苦。試舉其火車站之距離。以供世人一覽焉。

從苦拉斯洛華惡梯苦至機齊爾亞爾巴

百九十英里

從機齊爾亞爾巴至亞斯家巴

百三十六英里

從亞斯家巴至馬符

二百十四英里

從馬符至假爾球

百四十七英里

從假爾球至漣苦哈拉

六十六英里

從漣苦哈拉至鍛馬爾潤

百七十五英里

從鍛馬爾潤至打修格

百八十七英里

築中央亞細亞鐵道之真宗旨。在期望強固該地之兵器而已。故鐵道紆迴一英里許。使之便於商業。亦不可得。蓋苟於兵器上爲無用之地。則決然不顧。唯求輸送軍隊之靈捷。各屯營交通之便利也。如馬符火車站去馬爾家蒲對岸。蓋該地處於馬爾家蒲河德齊燕河之間。爲兵器上之要區。一旦有事之時。可直運兵壓阿富汗境。又假令兩河橋梁爲敵所折。尤無防礙。故此火車站較築之於馬符市。更爲有效。聞由該所襲擊黑拉特。僅須數點鐘之久云。

漣苦哈拉火車站。去漣苦哈拉府約十英里以外。蓋防亂民蜂起之際。遂致破裂其鐵軌耳。故火車站多建於原野之中。於中央亞細亞鐵道各方面。則連結兵營。布置周密。其意蓋在犯阿富汗國境也。更越國境。經黑家修苦。衝黑拉特。若於格爾機渡阿苦斯河。可直襲漣苦。中央亞細亞。既駐有重兵。復有鐵道直接家斯坪之便。輸運軍馬藥彈。朝發夕至。俄人於兵器之用心。誠不可思議矣。

英杜戰後之形勢

日本有賀長雄



南非戰爭將結局矣。英相沙侯將滿任矣。德國則海軍問題既成。議會有解散之色。法國則博覽大會既罷。內閣有交迭之勢。同時適美國又新舉大總統。若果德膜古辣黨爭勝。則外交宗旨必一變。統觀列國政界。早晚將有變遷。而膨脹主義又再興矣。故本年之初秋。實世界外交局面一大變動之美觀也。

此變動是由何點而發者乎。思維某國之人民。頗表其同情之意於波亞人。波亞人請其干涉。彼國政府不取干涉之地位。而故令英國得行其所欲爲。因而求其報償也。其發點或因是乎。曩者德占膠州。俄占旅大也。而英國不援中國。使二國得遂其欲。因而自得揚子江沿岸一帶之地以爲報償。故今英國與南非之交涉。而列國皆作壁上觀者。亦欲望後日之報償已。亦自然之勢也。

然最宜注意者。則俄國之態度也。余嘗論俄國必乘英非開戰不暇他顧。而一旦得行其素不敢爲之事。今試略指其事實。以證明昔日之豫言。即俄國於本年一月。藉名運隊輸送試驗。遂發遣高加索兵一隊於古司克。二月。借二千二百五十萬盧布於波斯。以關稅爲抵。三月。向土耳其要求巴古達鐵道以北之布設特權。雖然。此不足盡償其不干涉之欲也。夫進軍於古司克。非出俄國政府之命。因昔尼可拉斯第二世主戰派。奏請值機討阿富汗。其勅答之曰。今若起事。是明示人間接敵英以援波亞人也。不可不避之。其用意之深如此。實大

可注意者也。夫英俄之關係。世人皆知。今俄人故賣好意於英國。豈真意哉。畢竟俄國政治家心內實有無限權謀。與主戰派之策相左耳。

今俄國戶部大臣隈梯者。專以經營理財爲主義。意在中亞鐵道及西伯利亞鐵道之速成。使瘠土變爲富壤。故不欲與英國明爭利益。而自占領希辣。使英國占領加布路。兩相利而不相妨也。苟一旦因阿富汗起釁。則二年之計畫。俱成中止。此所以於軍事則不欲下手於印度方面。於理財則不亟收波斯實權也。至借公債與波斯。此事亦甚渺少耳。蓋其意欲飽養飫蓄。俟他日一鼓作氣。方獲極大報償於南非結局之後。然則彼意將何在。非在土耳其。非在印度。將在二十世紀列國所共注意之中國也。此余輩之所最懸念者也。德國既於戰爭之初。與英國協商。而占南非鐵道電信之利益。於小亞細亞。又得建設巴古達鐵道之權。彼將以此而滿其所欲乎。抑將更有所求乎。至若法國之策畫。其附俄國之驥尾耶。否耶。此等事皆在本年八月以後。若將來歐洲形勢之究竟。雖甚難豫定。而以上所言。實決不謬也。今日外交之所以暫時無事者。一則以法國大博覽會之故。一則以英杜戰爭之故。若此二事一竣。必事端百出矣。

### 英俄角逐論

本編爲英人勃雷家氏之作。前月曾揭載於北美評論。叙英俄之謀畫。論二強之牴牾。

殆有冰炭不能容之勢。語雖過當。然亦足以供世人之參考也。勃氏查考英國在海外之利害有年。光緒二年以來。屢將英領印度及支那埃及土耳其諸問題發諸論議。登之報端。又光緒十一年。與其友辜立飛共開亞洲雜誌社。約從事四載餘云。其外著述。尙有中央亞細亞之英俄及支那史。中央亞細亞問題。印度之陸軍諸篇云。

英俄角逐。漸達極點。以干戈決雌雄之日。當不遠矣。即使俄皇希望平和。力行其非戰之議。然事之瀕于危迫者甚多。雖欲悠然定於樽俎之間。不可得也。蓋波斯灣問題。尙能鎮靜之。黑拉特阿富汗地之鄰於波斯者問題。尙能暫忍之。俄於旅大肆暴逞威之舉動。亦可置之不問。唯於亞細亞之英國地位。俄國恒試其攻擊。英人其尙可措之度外乎。能乎不能。

亞洲英俄之衝突。畢竟不免。六十年來。既已洞若觀火。此間英曾露出其侵畧計畫。然俄頗持重。每俟機則逞。無則晏然焉。今俄之軍人。則以爲可直行其計略。不必畏憚英國而隱忍不發也。近迫阿富汗境上。遠併北清滿洲。而英復百端忍耐。不使俄國之敵意。潛歸屈抑。反煽揚其跋扈之性。遂致俄國軍人以爲英無抗我之勇。近者某紳起而和之。高論英國勢力之漸趨衰敗。絕無挽回之策云云。茲錄其結論於左。

俄自帕米爾高原。或其他各處。猛然俯擊英領之印度大帝國。一擊之下。必至瓦解。試問英以精銳軍三十萬。彈壓因飢而叛之土人。尙且不足。焉能抗一呼而集百萬之俄



軍乎。

俄國將校。皆忘亞魯馬、英家碼、沙巴斯德坡諸役。唯以英杜戰爭持久未決。遂目英軍非歐洲之敵。且前所揭之數言。非僅一紳士之私言。其上下將校。殆皆具此胸臆。若斯謬見。自將校會集堂。漸傳於俄京各文官衙署。觀其近來於德哈廉、奉天府之行動。可以推而知也。俄迫波斯王而奪其特權。世人稍解斯消息。然未深悉之。近有一種怪說盛行。曰。波斯王近日至俄京時。欲訂波斯顯然爲俄保護國一條約。果然。則英國蒙損不小也。又英國之奉天鐵道。俄國亦將強作己有。果爲其所有。則與波斯事件之關係。其輕重殆不容一髮也。俄國蔑視各國之舉動。不一而足。對英國之敵愾尤深。夫波斯一國。英國昔曾訂約巴黎。與各國共保其獨立者也。而俄欲於波斯國事獲發言權。犯英國之權利。亦將不顧。又英國所築之奉天鐵道。俄國技師。聲言欲破壞之。以爲己有。以俄人之暴亂。踵而實踐之。未可知也。俄今日專以侵害英人權利爲事。二強之間。尙足久言平和乎。又其政府頻欲挫落英國之威望。而屢計畫開戰之準備。各新聞及政治家。盛言戰利之大。襲印度之易。努力以煽揚人民之排英氣燄。攻擊印度說一書。陸續竣於俄國將校之手。觀俄對英之狀。顯然有決裂之意。固不容疑。然則今日之英俄問題。但觀英人舉措而已。

答此一大問題。必先計關係之輕重。詳考英國利害得失之大小也。夫戰爭危事。必於不獲

已處用之。今俄誓欲傾覆英國。英增修軍備。使之不敢正視。此勝敵於無形之善法也。然我之力加。敵之力亦隨之而加。則不自今敗之。必無制勝之期矣。欲伸國威而制強暴。時乎時乎。此其時乎。過此以往。則俄國地位。逐日鞏固。英國地位。逐日衰頹。勝敵左券。必反操之自俄國矣。及今毅然與決勝負。挫其陰謀。抑其妄想。息燎原之火於未然。使之復返易路。莫苦及彼得大帝時代之俄羅斯。抑非難事也。昔苦利米亞一役。而俄國不得逞其志於黑海三十年。使當時英國政治家能深謀遠慮。俄受創必尤劇也。今日復與之一戰。則印度五十年。可以無外寇之憂。支那亦可免瓜分之厄。使歐洲之敵視英國者。不敢逞威肆暴。其功豈淺鮮哉。且今日之英國。列強疑忌所集之國也。苟不以兵力破之。為害必無涯矣。故英挫俄於一戰之下。不僅己國享利無窮。即世界各大紛擾之事。亦從而冰釋矣。

凡英之所日夜籌慮者。固印度之邊防及維持在支那之英國權利也。既往半載間。俄國出種種舉動。以迫害英國。而英國時因別有顧注。唯任其所欲為。誠遺憾也。前俄以試驗行軍之名。沿阿富汗境上諸處。自德爾門司黑拉特附近喀修苦之間皆屯駐重兵。此其顯然失友誼於英者也。近來

又於波家拿、阿喀薩司沿岸獲地數處。聞將自其本國移民以實之。斯舉之關係英國。亦非渺小也。又近日風傳與波斯協定。以珂拉珊之某要區。波斯地改入俄國版圖。其目的則在開短鐵道直通麥西也。波斯地此線自俄領地亞斯家巴直抵沽上。波斯地自沽上經平原而入

麥西也得。麥西也得。黑拉特之間。亞細亞之一大公道也。

夫裏海阿富汗之間。俄得築最近鐵道以貫通之。是與以振威黑拉特之機也。幸能成沾上至麥西也得之鐵道。至速必須二年。然自亞斯家巴至沾上鐵道。如峻地既削平。鐵軌既整備。則建築工程。數旬足以完竣。不揣英國對之之策爲如何也。

俄國經營黑拉特附近地方以後。而黑拉特復可恃爲印度之屏藩否。此近來新出之問題也。而英對阿富汗政策全問題。亦隨之而起焉。夫俄國目的。在自西北二面以包圍黑拉特。時機既至。則唾手可得。雖然。如俄陸軍大臣辜羅巴託義。能行其素志。則俄國之鹵莽派。寧保其不率現駐屯妙爾家舖。苦修格地方之兵。長驅而搗印度門戶之黑拉特乎。或曰。奈無以藉口何。曰。馬麥拉。庵德鎚境上之兵亂一起。彼即隨而捕勦之。非最優之口實乎。然英國將來對之之策。或屈從俄國詭計之下乎。抑下書於俄以宣開戰之旨乎。不外此二者而已。而俄國軍人。自以爲兵力優於英國。即使俄帝希望平和之意切。恐亦不能止其占黑拉特之舉也。

黑拉特問題。英國對阿富汗全問題中之一也。然其關係英俄。不可不謂重且大矣。今英加防禦於黑拉特。勿使俄駐重兵以爲侵印度之根據地。即宣言令其撤兵。否則以干戈相見可也。至阿富汗君民之向背如何。雖無庸問之。然阿富汗防衛已國領地。自然與英協力爲



善。而英亦增一臂之援矣。自英國曾數次語阿富汗曰。貴邦如當蒙人侵襲之際。吾人誓竭力助貴邦以捍強侮云云。蓋欲其振舞精神。豫作固疆圉計也。如阿國無自振自衛之誠。英獨出兵代而守之。此自投危道耳。故英對阿政策。其首在服阿王心志。然細察阿王之意。久欲與英國政治家確議協同行動之模範。然英國政治家多憚俄人之猜忌。故無所協定。至今應辦各事。尙無一可稽焉。誠足爲扼腕也。阿王識見。轉高出英人之上。如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緒十三年）呈書印度政府曰。如俄國踰國境。煽動境上達葛曼蠻族。將出何策以應之乎。是等重大問題。質之英人。迥非一次。然英人固置之罔聞。覆音沓然矣。阿王初以爲英國勢力。英是其鉅。外交政略。必不至優游無定。乃英國當隆盛之時。惟姑息苟安。彷徨於老氏自然主義之下。夫自然主義。用於太古之世可也。奚足用於今日羣雄角逐之秋哉。今英國當事變未起之先。將阿富汗國境。逐處劃定。事竣以後。拱手而退。示俄以無他意。且使阿富汗信俄無異圖。此無上之策也。

觀馬廳氏阿富汗政治情形談。足知阿王尙倚信英人。最可深味者。英廷素行緘默策略。阿王頗不悅之。然絕無棄英事俄之念。今英之戰爭南非。尤表同情。其言曰。英國危厄。即吾人之危厄也。其言回教徒與俄人勢無並立之理。曰。回教徒之深惡俄國。自古而然。即回教國蒙俄人制服。然可制服者身軀。吾人之鐵石心肝。固終古無得而屈之。他日必倒戈相向也。

又曰我阿富汗人民爲俄奴隸妻兒被奪。寧含憤而沒。無使蒙辱於人也。阿王之爲斯語。其出於至誠無容疑矣。蓋王之目的。在明斥俄人而全已國之獨立耳。假英誤有危彼獨立之行爲。其必斥英必矣。然其目的不僅此也。恢復被俄所吞諸回教國。而執其牛耳。此尤其所抱負也。阿王之雄心壯志。固英人所素知。然英人不但不求王之忠告。轉詰其修兵備何爲。是豈遇阿王之道哉。使阿王因英之疑已而疑英。今日爲疎交之國友。翌日即成冰炭不相容之仇敵。其關係非淺渺也。英不早易故轍。不受人之反噬。不可得矣。

俄既窺黑拉特及巴爾喀門戶。英不及早與阿國協議防禁之策。必無及矣。夫阿富汗防衛。非本國之力所能周。如協英阿二國之力。則俄不足慮。阿既鞏固。則印度可以高枕無憂矣。雖然。英國對阿舉動。尤不可以威力相迫。種種條件。宜一一待阿王承諾而後行之。否則必致以侵畧阿土之國視英。以待俄之心待英也。爲今之計。可迎阿王至印度。將英阿兩國將來事宜。詳悉協議。如防守黑拉特及未戰以前。預作禦敵軍包圍之準備。戰爭既起。英軍於阿富汗全部之運動等籌畫。皆宜與之互相商妥者也。

俄人之尤可畏而危英者在盤據滿洲。滿洲爲俄人侵畧亞洲之根據地。該大陸名隸滿清版圖。實則屬俄國主權之地。故一切舉動。皆強橫專暴。絕無顧忌。且欲派一總督駐奉天省。今尙遲遲未決者。以西伯利亞鐵道未竣耳。又俄之在朝鮮。根據既固。不弄一兵。可一舉而

逐日本人於境外也。思俄人吞併亞洲之力充足之期。當不出五載而外。此五載間無人干涉而重劇之。不見禍水橫流東亞不止矣。

但自大連灣一事論之。使當日倫敦北京間之外交上多費一番筆舌。則可開該地爲通商自由港矣。乃計不出此。遂使無上良港。遂成俄人之外府。今從外國輸入之貨。非經俄國稅關取稅。則不使入內地。其蹂躪他人權利。亦各國所罕匹也。夫北奉天府鐵道。久爲英人所承辦。經俄國一次反抗。遂改英人承辦之名爲官辦。近忽傳俄國通旅順之鐵道。將由奉天府左近經過。推其原因。蓋不外俄鐵路技師發見奉天線之竣工期不遠。故怒而思強暴手段云。

俄人猖獗。殆達極點。事至於茲。英興干戈以壓制之。則須及早布置戰鬥之方。且與阿富汗及日本同盟之期。舍今日則無第二機會也。試觀俄國情勢。徒爲大言壯語。實則絕非可畏之勁敵。蓋其兵衆而勢分也。遼東半島。雖蓄大兵。然以欠聯絡之故。遇制海權之強國。覆滅之固易耳。阿富汗國王偵知俄在中央亞細亞地位。脆弱異常。且彼回教教徒。常與俄人爲難。近來塔西潤之暴亂。俄國不能鎮伏之。反使其敵愾氣燄。愈臻高騰焉。絕東之日本。則坐待時機。默俟英人之勝利。不事無用抗議。唯注目俄人舉動。兼求充實海陸軍備也。雖然。日本亦豈能永久空待哉。彼朝野之政治家。以爲與英同盟。至何時亦無所獲。寧舍之之



爲愈也。然舍英而入於俄，抑亦彼都人士所狐疑難決者耳。乃若英國甘受俄人之凌辱，而不思一伸，此不但失去機會，且失同盟之國友矣。噫英之當局者，可不計及之歟。夫戰爭危事也。雖然，失此機會而不戰，將來之危，必有十倍於今日。故冒危險而不顧，即所以求無窮之安於他日耳。試察俄羅斯內情，一切準備，實疎於英。俄國占領印度之心，徒出於貪婪。其實力則絕不足恃也。今與之驟開戰端，撼動其在亞細亞之根據地，使之百年以內，無復有侵襲印度之夢想而後已焉。雖然，大捷旣博，戰局一收，將如何以善其後乎。此問題中之最大件也。然今姑置不論，試先事籌畫對法國之策，而一一思之。

從來英法利害，亦往往互相背馳。然二國非有固結不解之宿怨，乃由法國近頗失信於英。甘屈膝俄皇之下，是以不能無疑於法之助俄以斥英耳。推原俄法同盟，因三國同盟而起。蓋欲爲反抗計也。然其後屈從俄國漸深，故世人多疑其有危於英也。然波斯、印度境上及滿洲諸方之戰爭，與法國政府之利害，毫無相關。當英俄戎馬相見之日，法國抑將以何助俄乎。此彼之至要問題也。處決其問題之計畫，亦誰無得而測定之。我英亦無由使之絕敵我之念也。要之法非利英之國，萬不可一時忽之耳。

冀曰：戰釁旣開，法國如乘而干涉之，則非英有以致之，乃其自取之。應戰之可也。竊思俄法二國，協其艦隊之力以擊英，英亦可以獨力拒戰而敗之。夫亦何所憚哉。

海戰因爭地中海、黑海、波羅的海、及極東海面之海上權而開也。於大西洋則封鎖法國檀家庫至努力洋諸港灣。至於與聯合艦隊大戰之所在其地中海乎。地中海者法所自誇爲艦隊強盛之處者也。極東海面英新派遣巴漢府、德律普、二大巡洋艦。即不假日本艦隊力。亦不難奏掃淨之功。聯合艦隊當此之時。必遁走旅順。掘砲壘爲防衛。海上優劣。不待數月可定。即使敵有免於覆沒之艦隊。然海口旣被封鎖。抑復何能爲哉。

海戰之前。必先鞏固印度守禦。且爲援助阿富汗之準備。如俄以大兵壓印度境。我可暫取守勢。而實則攻俄於各他方。若是則印度守兵。僅須五萬足矣。先調歐洲戍兵十一萬。割其半以出境上。更添以精銳印度土兵七萬五千。英披良爾薩華斯兵二萬。抑復何所憂哉。此等兵卒。皆携有來復良槍。惟騎兵砲兵則設備稍疎。然亦非無補足之道也。由斯觀之。則英國能出兵十五萬於印度境上。以五萬充機伯爾一方之守備。以十萬向康大漢爾及黑拉特方面。而自壁興華勒進攻敵地。然必先與阿王協商。經其允許進兵國內。然後行之耳。

夫英以進攻爲策者也。而於印度則必作固守計。故自印度奢門越五百哩

凡里傍加口  
字者概英里

重山

曠野。至阿富汗喀修苦以邀擊俄軍。甚非策之得也。如以之衝疴德沙襲巴姆拔沙巴斯波新港。則爲益多矣。俄國旅順及遼東半島之守備兵。較厚於黑拉特也。英以五萬兵援之。固屬易易。况加以日本坐擁精兵五十萬。可常作英援手乎。日本傾覆滿洲及朝鮮之志。蘊蓄

已久。故常欲俟英人之動靜而發。今見英動陸兵五十萬。其同心可知也。布置五十萬陸軍之道維何。以十一萬駐守印度。四萬出埃及。五萬出滿洲。五萬出黑海沿岸。餘二十五萬。則於翌年突攻聖彼得堡時用之也。聖彼得堡。甚易攻擊。蓋俄京與內地之聯絡最易斷之。且古龍斯丹。雖云海上堅固難拔之重鎮。然自陸上破之。亦決不至終持不下耳。

以上所論。皆未言及同盟。其所以不言及之者。蓋英國一動之後。即可以致各國之協同耳。試舉各國而逐一論之。阿富汗國王。知回教諸國之憎俄甚深。竊欲乘機率之以抗俄。土耳其見回教徒復仇軍起。必不能坐作壁上觀也。伊大利觀法之投俄。必起而聯英。伊如助英。則地中海之敵艦。尤易掃蕩之矣。又芬蘭一動。瑞典挪威。豈能晏如此。二國人民。屢遭俄人之凌辱。每有忘國之憂。今逢此良機。其反戈以向俄必矣。澳國雖投三國同盟之中。然絕無所益。東境之警。頻聞不止。蓋波蘭斯既亡。而奧大利國運漸次不振。今天與以興復波蘭之機。必不能坐視也。至於日本一國。已默與英相結。將來援力之多。固不待言矣。以驚天震地之一劇戰。而樹莫大之威。雪莫大之耻。挫莫大之狂妄。日乘足聯絡友國。鞏固邦交。其關係不爲不重矣。嗚呼。時乎時乎。不可多得。我當局其三思焉。

英論排日

日本報



泰晤士報載英人密舵甫之論對清善後策。在勿使日本於支那大陸占優勢。而英俄合盟以助支那之開發云云。觀密氏之論。內含有以北京可爲俄人之亞細亞市府。南京爲英人市府之意。終言瓜分之議。似畢竟難行於今日云。雖然。英國輿論數年以前。既已有唱此種議論之徒。今若輩勢力。漸次推廣。蓋以輿論爲政治之英國。空論奇談。自能流行迅速耳。特現居內閣之僉不命君。其一舉一動。往往震驚寰宇。然則我國當研究對清之善後策。豈可過於以英是賴乎。

英陸軍大佐克拉格氏。於前年論列中國之事。主張英俄互相提攜之議。其說曰。我英國之對清策。始終以敵視俄人爲宗旨。此英之所以失敗也。仇俄之策。不但不能制彼跋扈之勢。且愈增兩國彼此歉怨之隙。俄既常存復仇雪恨之念。則英國領地與商業。必致常受種種危險障害。國光因之不揚。甚可慮也。假使兩國舊怨新仇。均付之一滌。而無所蒂芥。則不特英俄之幸。亦歐洲全局之幸也。

又克氏所著之「俄國海軍力」一書之序曰。

英國人民之唱英俄同盟者。頗不乏人。現首相沙侯亦漸洞曉之。千八百五十四五年之苦立米亞戰爭。及千八百七十八年之俄土戰爭。今始言當時對俄策之誤謬云。蓋亞細亞大陸。英與俄共出而分割之。此實上天所命。以二國之力。縱橫全亞。綽有餘

裕使二國互相協議彼此之權利範圍毋相侵犯。則平和與進步之光明斯足以輝耀世界也。

英國政客二三年前其唱道既已如上所揭。則密能甫發議於泰晤士報中。其次非一人之私言可知矣。

英國輿論之排日本。非絕無理由。今當此次事變。不幸排日本之氣燄似愈高。是固不外出於一時之謬見。不可不云於對清善後策上之障害力也。要之當局必早爲之備耳。此次聯合軍各國中之握有勢力者。俄日英而已。此三國中苟二國之心志合一。則問題決矣。自外觀之。英之向背。必取從於俄。然過信東京倫敦間之消息。而忽於倫敦聖彼得堡之消息。則必至再蹈遼東半島之覆轍也。當局者其猛省之。

### 英俄和協

英俄于東方事件。其不免衝突乎。其終能和協乎。是重要之問題也。夫英國所注意者。在揚子江畔之利益。俄國所致力者。在經營滿洲。雖有相持不下之勢。然亦有各不相侵之界也。唯英更有與俄爲強硬之敵者。則以範圍地中海權之故。不能不于巴爾幹半島防俄之南下。以保維印度版籍之故。不能不于中央亞細亞扼俄之咽喉。其準備之整齊。對待之嚴厲。直如紅爐炙火。熱度已達其極。旁觀者驚魂動魄。而慮其爆裂在即。已至無可措手。于是羣

相議論曰。英俄必于目前有激烈之衝突。斯固然矣。而豈知所謂極東問題者。初以爲必兩國間引禍之火繩。而今竟不啻爲和親之媒介乎。彼俄國隨德國占膠州之後。即租旅順。踞大連。而英國亦尋領威海衛以相抵制。然英人查爾斯的爾克氏之言曰。政府此舉。譬猶以泥砂投國民之眼前。使之亦見有物過吾手耳。非所謂納諸囊中者也。又英國亦嘗支出經費。于山東募集支那人編成軍隊矣。然于砲臺船渠。及必要之軍備。并未新有設施。一仍舊來殘破之基而已。觀於此。不難見英國對俄國之心。更以證兩國間之必有協商也。況俄國亦確認楊子江畔爲英國之勢力圈。曾無橫入侵損之說。而俄國有割讓滿洲之要求。各報雖有言英國當出爲防阻者。而與內閣反對之的爾克氏亦曰。俄國此舉。爲正當之要求。我英不可不默認之。然則吾人欲以陳套之意見。而論今日之英俄。豈不隔十重雲霧哉。

### 論列國借保全而行分割

日本報

列國皆言保全支那。少有言分割者。即俄德亦同聲言之。其果爲保全乎。吾知其必空言而已。假名而已。就其事實觀之。俄國於滿洲之行動。日以侵略爲事。不盡併吞。囊括不已。自黑龍江至松花江之間。其地幾盡爲所畧。訥都哈、齊古塔、吉林、三處要地。已吞占靡遺。而其心猶駸駸未已。今又入盛京。於遼東灣略奪牛莊及山海關。以與旅順口相呼應。作東三省之大連絡。大總合。冀欲作一右抑直隸。左制朝鮮之犬雄國。今回北京事變。爲東亞之犬不幸。



而實俄國之大機會也。東亞之平和永治。豈俄人所心悅乎。

德國視東亞之禍亂。非禍亂也。實漁人之利也。今其公使之遭害。實適成其素志而已。實適爲其藉口而已。乃乘勢派遣大兵。以逞其所欲。其心非救援北京也。甚明矣。近日當俄軍取榆關。至天津之諸要塞。而德軍應援之。即此亦足以見兩國之意向矣。聯合軍至今已非聯合。皆有單獨運動之意。今冬期駐軍之勞。盡。俄國早已準備。夫俄國于奉天直隸。只有一秦皇島不冰之港。今一面先於天津準備。一面復於牛莊遼東灣準備。德國新到之大兵。亦於此方謀此準備而已。此俄德二軍較列國已占陸上最優之勢矣。且也德國華路帖耳嗟元帥爲總指揮官。吾恐將來中國北方大陸。實爲此二強之勢力地也。英國視此形勢。將如何舉動乎。其必固守長江不讓之言無疑。現長江沿岸之督撫。恃英人以安其職。土匪亦畏督撫而不敢動。此其概也。三強國之實勢如此。

至是彼播遷中之清廷。果有急於恢復平和之思想乎。保全土地之切望乎。吾人不可不細思之。清廷曩任李鴻章爲議和大臣。又再命慶親王助之。近風聞任端王爲軍機總裁。清廷至今日意志猶未一定。前後矛盾之動作如此。如欲恢復平和。今以益爲遠播。如欲保全土地。何以造出西安半壁之態。此不易窺其端倪者也。今藉德國提議追捕罪魁。而清廷反有重用端王之風說。豈不益滋疑惑乎。清廷之態度如此。列國之態度又如彼。即此觀之。恢復

平和。豈易望乎。支那保全之望益希矣。

當此時日本將如何乎。救援之大兵。今猶屯駐北京。以防禍亂之再發。非以之附列國之尾行也。我日本政府之方針。雖在保全支那。若支那政府自不欲保全。日本豈能單獨保全之乎。況加之列強皆相率以實行分割耶。勢至于此。日本將盡撤回北京之軍。轉向南方福建之地。以守臺澎新領地。而保持列國之均勢乎。或將益加兵力于北方。以與一二強國爭衡乎。或將退而擁護朝鮮半島。以避支那大陸之分割乎。此三個疑問。吾朝野人士因之而有三種希望。若至支那保全之望絕。則此三個問題必起矣。滿洲地方及遼海沿岸。折入他國。則朝鮮半島必不能安全。日本西部之利益。亦因之而損害。可不戒心歟。

### 歐洲列國與人道

日本報

歐洲列國軍之在北京也。殘虐橫暴。無所不至。劫掠財帛。淫辱婦女。殺戮老幼。不可言狀。假文明之利器。以行野蠻之舉動。是虎而翼也。故舉動愈不可約束。而患害更不可思議。雖合獅虎之猛暴。豺狼之恣慾。尙不足以擬之。其中尤甚者。以俄軍爲最。頃俄國政府提出撤兵之議。北京人民方流離奔命。靡所歸止。忽聞斯命。乃舉手加額。以爲有復甦之望。於是相携而返者。陸續有人。不期所受之暴虐。較奔走道路而尤甚。是求生也。而反得死矣。前俄軍在拉哥威斯丁斯克地方。在黑龍江之東之虐行。吾人已略聞知。今有由彼歸者。聽其所談中國乃受

虐之慘狀。實慘無天日矣。今略舉一事而言之。俄軍使中國人男女老幼等三千餘名列立於某河畔。彼於對面排列銃炮。以爲打靶射的之戲。銃炮擊發一輪。應聲而倒者數百人。須臾數輪之後。岸上所立者已盡倒矣。其中有寧投大海葬身江魚腹中。而不願受俄人硝彈所污者不少。中有一妙齡婦人。懷有嬰兒。四體投地。連連磕頭。以哀乞憐免。久之見俄人置若罔聞。乃起呼曰。俄國豈無神歟。豈無慈仁歟。遂躍身於水中。今其地屍骸高積百數十處。原野盡爲血跡。所模糊。草色幾莫能辨焉。吁。傷心慘目。有如是者。嗚呼哀哉。寧復有人道歟。昔何國哥夫萬將軍之在哨馬寺。朱太可曼也。極其虐殺。政府猶厚賞其功。其軍人知多殺人及能略地。功成則有厚賞。故皆肆行暴虐。爭立功名。此彼軍人之所深信於其政府。及其政府亦樂得以此爲鼓舞之具也。又斯哥伯力夫將軍曾在加騎屋帖無端虐殺八千人。其意謂若欲於亞洲維持永久平和。不可不大行虐殺。殺戮愈大。則平和之比例益久。又曰。大加痛殺亞洲人民之後。必可得永久寧靜。大爲痛擊殺戮。使之不能抗拒。使之震懼畏懼。使之殘灰不能復燃。然後施以小恩。自然變其怨心而爲感戴。此余征服亞洲之手段也云云。自後俄政府遂以彼之手段爲政策。若列國責其蠻行。彼公然不憚曰。此爲俄國便利之故。不得已也。虐殺者乃俄國征服亞洲最好之手段。俄國對亞細亞人不守道義者。蓋實行加奈路所云之一對蠻人以鐵炮之主義也。列國遂聽之。蓋亦唯此手段是認矣。夫歐洲列國



豈有人道哉。抑豈盡無人道哉。但其所謂人道者至褊狹焉已。

今俄人之大行虐殺者。蓋執行斯哥伯力夫之政策也。夫俄人之目亞洲人爲野蠻人久矣。且加之成吉思汗帖木兒曾蹂躪其國。故其讎視亞洲之心愈甚。今乘中國變亂。遂得逞其所欲。遇華人則目之爲蠻人。不必遵道義。唯以銃炮鋒刃相對。務使華人成屍山血海。然後方快於心焉。華人以殺彼數十白人之故。列國遂大罵爲文明之公敵。人道之公敵。因數十人而遂起十餘萬大兵以問罪。今俄人曾不半日而殺華人數千。而歐洲列國無半詞。吁道義者豈偏庇白人橫暴之理歟。文明者豈偏飾白人蠻行之具歟。道義云乎哉。種界已矣。文明云乎哉。鐵炮已矣。

吾人不及今主張黃人同盟。豈不愚哉。彼歐洲列國早已造成白人同盟。以掃蕩黃人。其主意已公言不憚。吾人曾譯有英人所著之「危險之日本」及「英人排日論」讀者幸反讀之。則思過半矣。又白人披鴉純曾高唱「黃色患」言黃人爲「白人之患」之說。如白人意向日以掃蕩黃人爲最要之事。遼東還附之後。德皇維廉二世贈書於俄帝尼可拉斯。以表示白人同盟掃蕩黃人之意。吾人豈忘之歟。今若不主張黃人同盟。將恐有叩首於白人之前。任其蹂躪而不能抗拒之也。

西洋人素以文明自許。而視他人爲未開野蠻。以重人道自負。而視他人爲不知人道。而今回於北清之暴虐。其所以咎責人者。實萬一不能反之於已。此問題洵足爲全世界人道之關係也。

從來之積弊。每於所謂文明國民及強者之所爲。雖有如何之罪惡。而不敢少加處責。動恐互傷和氣。致使事實湮滅。即如今回暴虐之事。因強於外交上之範圍。而遂不敢發一論者。實大可怪也。昔日本出兵稍遲。而各國遂以人道大義相責。其敬重人道之點。洵堪佩服。不謂今竟弄出此橫暴殘酷野蠻之事。抑何前後矛盾之甚耶。抑不知彼所唱之人道。與吾人之所謂人道。實有分別。只劣等國民對文明國民。及文明國民與文明國民之間行之。至若文明國民對劣等國民。與白色人種對異色人種。則無所謂人道。一聽其任意之所爲而已。若夫強者擅其強。優者恣其力。則世界恰如撒柵之動物園而已。其所謂文明國人者。何異猛獸鷲鳥乎。所謂俄法德者。於獅子虎豹鷹鷲。又何擇焉。嗚呼。夫如是。俄帝所謂「世界平和」之一語。將在何日乎。

今回之事。雖不過對清人加暴虐耳。然而以刑法學者之語而論。凡犯此類之一罪者。將來必至犯同類相似之罪。果然。則今回之暴虐。不能保其不再演於將來也。吾人指日本雖以文明自任。對等自信。然自彼西洋人之眼觀之。則異教徒異人種也。且彼非以黃色危險爲最

注意之問題耶。今非憂其日後加此暴虐於吾人之上。然而爲未開劣等國民計。爲世界平和計。必望此等之事不再發也。

西洋人亦不可盡謂爲暴虐殘忍之國民。即彼現今之人雖甚殘酷。而其遠祖或不盡然。蓋昔者中世封建之時。其 *knights* 之制。武士之制恰與我日本武士道相似。日本之所謂武士道與中國之所謂任俠相似以

扶弱鋤強。尊敬婦女。貴重廉恥爲主領。是故往往有捨身命爲犧牲。甘心而不辭者。不謂不數世紀。其義俠之制。遂衰頹至於此極。有如其子孫於北清之野。演此酷虐之暴劇者。嗚呼。其燒家劫財。所謂貴重廉恥者何在。其殺害淫辱。所謂尊敬婦女者何在。其虐殺無辜之官民。所謂鋤強扶弱者又何在。其祖宗辛苦艱難。以築成名譽之塔。爲不孝子孫。一朝破壞之。若其祖先之美風尙傳。則西洋人決不可默然以了事也。

西洋人非素爲崇敬先祖。尊重其事業。而誇張其名譽者乎。夫千日說法。以求庇於世。而因一事以破之者。人必稱爲至愚極蠢。西洋人今回之事。非若是耶。祖先之美名。傳於千古。今一旦爲之掃地罄盡。使世人類推今回之事。不能不疑及彼先祖之事。亦多屬子虛也。彼污壞其先祖名譽之罪。豈少耶。彼等自問於中心。則有疚。對於先祖則不容。揆之人道。則當誅。又將何以爲言。又將何以爲情哉。只宜發憤改過。速自悔悟。以謝罪於天下。誓不再犯。如是方有一分面目。以對祖先。然後始可以再唱人道。及可以人道責于他人也。



法國銳意擴張其殖民地。以開發國民之富源。不惜投巨額之資金。運非常之腕力。在在聳人耳目矣。當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之時。計法領越南地方進口之額。其中八分之七。概歸英德及瑞士商人之手。自法國政府征課保護稅。及多設方法專攬利權以來。于是財政商業。日有進益。及至今日。則法人于該地方進口之額。已占三分之二矣。觀此可見其經營完善。而功效速且大也。

欲開放越南之內地。其首要必在修築鐵道。是固不二之論也。法國已于千八百九十八年。議決支出二億佛郎。爲工事上之經費。該鐵道之部位。起點于越南北部。獨一之海港地名海防。逐漸聯絡。達于內地。其用意在使內地重要地點。與海岸呼應通靈也。不寧惟是。此線鐵道。北接中國之雲南省界。南與交趾鐵道相續。由是則其勢力所及。遂足近逼雲南。遙制廣西、廣東、四川各省。且深入雲南境內。築路以聯越南北部之線。此舉工竣。則集兵在旦夕。進擊如順流。風馳雲捲。直襲南清各地。而制其死命。直指顧問事耳。或不行此粗率之策。恐彰其暴厲之行。而仍以柔和手段。弄老病夫于牀席。則剝膚蠱腦。亦惟任其所欲爲。無不如志也。然則法人于楊子江上游之位置。其根蒂之深固。豈有遜于英人哉。

自越南北部胡南頓。至中國廣西諒山地方。向有狹軌鐵道一線。此線路南向延築。則進達

紅河內地。其地段之工事。現已告成。紅河上一英里有奇之大鐵橋。亦已準備矣。而東北則自諒山沿西江。以達于南寧府。皆其延長線之區域也。

又自海防港至河內之間。所敷設之鐵道。可延長于雲南。是尤于軍事上有莫大之關係。其線沿紅河之流。達烟巴市。經雷開而入中國。至雲南之蒙自地方爲終點。現已測量竣事。鳩工庀材。將從事于修築。若無意外之故障生出。則自海防至維克多里一大部。不二年即可開通矣。

越南北部鐵道之計畫。如上所述矣。而河內以南之鐵道。測量已完。工事亦將開始。其線係沿海岸。越交趾之境。暫以烏因地方爲終點。而後或延長至胡耶。或至西貢。於是舉法領越南之東京、安南及交趾三州。首尾相應。如血脉之周流全身。轉動靈活。則南自西貢。北由海防。運送軍隊及軍人需品。又商務出入之貨物。橫衝直突。獨往獨來于中國之境。無尺寸之阻礙矣。而此項規畫。亦決以二年爲成功之期。

夫鐵道輪軌所進。法國國力即隨之以行。其影響及于南清。而于英國貿易上有非常之關係。勢固然也。故英人必不能坐受其弊。而不策抵禦之方。於是建揚子江及西江附近二大鐵道之議。其一線則起廣東。終西藏。其一即今已于漢口興工之線。蓋亦發于廣東。而以漢口爲中站。更接通于北京也。吁。南清半壁江山。膏腴萬里。誠英法之寶庫哉。

## 俄報諷日

俄國哪咤悠列密鴉報。曩著一論。論俄日之關係。并提倡兩國同盟之說。茲更揭一論。諷示日本之經營朝鮮。毋肆力與俄國相抗。致生嫌隙。并勸其伸張羽翼于南滿。以圖他日之雄飛。嗚呼。慢藏之物。羣盜睨之。今各國之于中國與朝鮮。爭勢鬪力。毫無顧忌。直不知有所謂主人矣。雖然是豈得歸罪于人哉。

其說曰。現時日本國勢之程度。已居何等。將來之發達若何。當現在而謀將來。其政策果當若何。是日本四千萬人所日日規畫周慮者也。其必有定計主策。無論矣。然自我輩觀之。日本之人口。近年愈見繁殖。國內幾有人滿之患。其新領地台灣及澎湖列島。居民雖較稀疏。然多屬山野荒涼之地。且多爲生番所盤踞。况海口并無良港。爲交通之要地。故爲日本策而欲多移人民于該地。實覺甚非便宜也。更有一說。日本人之食物。以米爲主要。查其食米之額。由外輸入者頗鉅。其人口復年年增加。則爲將來開足食之源。決不可不爲溢出之人民。謀適宜移殖之地。又須大興工業。輸出製造貨物于海外。以彌補入口貨物過多之虧損。此不易之策也。雖然。竊有慮焉。今日歐洲列國之視耽耽。欲逐逐。決背而狠鬪者。亦不過爲占領市場耳。此豈日本今日區區之力。所足與之爭鋒競銳者哉。

英之政治家、理財家。其爲日本策者。莫不曰。宜伸張腕力于朝鮮。于是日本之注目于大陸。



者。亦以爲當先以朝鮮爲下手處。不知此種主義。自英人言之。則徒見其利而不見其害。故津津道之也。然豈謂舍朝鮮別無他適之途哉。至稱朝鮮爲日本之穀倉。究屬過當之論。考之千八百九十八年日本海關輸米入口之總額。則以自法國殖民地輸來者爲最多。而自英國殖民地者次之。若輸自朝鮮者。則尙不及總額五分之一。是可知其實際矣。又曰朝鮮者即東洋之意大利。則其說尤謬也。夫朝鮮氣候之生物力。較之鄰近之日本。已大相差異。尙何言比擬于意大利哉。此他日日本即得志於朝鮮。其收益亦必有限也明矣。然英人故極意主張之。鼓動之者。亦非無故。蓋其深意欲使日本與俄爲接壤。于是則英得利用之以當俄人之鋒。使果其至是。則俄日之葛藤。必發生于旦夕。而日本之禍根。其綿延于無已乎。如不欲失此轉危爲安之機會。則莫如樽節其從來之威力于朝鮮。斷絕北出之念。回首而圖南。併全力以略取中國之福建省。先就該省之海岸。求一良港。作艦隊之根據地。斯爲無上之妙策也。

議和團之變起。日本人在中國之生命財產。頗多損失。因得與歐洲列國相提攜。協同經畫。有對中國政府。要素賠償之權利。是固然也。然英德協商一節。則明明以保全中國之土地爲言矣。而彼之倡是說者。或既領有香港及威海衛矣。或既領有膠州矣。若夫日本雖久有心于臺灣附近租借一必不可少之良港。遷延至于此時。恐亦必以格于協商之成議。將遂

不能如志矣。夫日本何獨尖此權利哉。究其由來。則在于千八百九十七八年之間。各國紛起。向中廷肆取求之欲。而日本竟無由與其利也。

日本若能依我輩之策。則俄國惟有誠心望其成功而已。北清戰爭平復之後。俄日之交際必日益親密。此固決無可疑者也。即法德二國。亦未必包藏禍心。爲利己損人之計。所不可知者獨英耳。亞非利加之情形可鑒矣。若仍施其囊括包舉之手段。于東亞大陸。更振其垂天之翼。自香港至于威海衛。皆認爲其勢力範圍。此其企謀雖決不能任其實行。而其無厭之慾心。要不可不豫爲限制也。此實日本所當用意者也。

### 德國近情

歐洲諸國之中。其進步之速者德國也。自聯邦以後。維廉一世以雄略之天資。而以銖血宰相畢士馬克輔之。改革百政。以至今日。國民產業日富。智識日開。甲午之役。東亞風雲。爲之一變。而德占膠州。在東亞之勢力。突然而進。其在東亞之外交。亦執強固之手段。而各國亦不敢侮之。今皇維廉第三世。以蓋世之雄。即位以來。大權獨攬。雖有宰相。亦爲虛名。今新任宰相畢幼羅。先爲外務大臣。人稱爲歐洲第一流人物。輔今皇以爲政。其力之相合明矣。故將來稱雄于歐洲者。實爲德國。而將來得大勢力于東亞者。亦德國也。今德皇爲政之方針。專注力于外交貿易之二事。因之而擴張海軍。獎勵商工。今日歐洲市場之雜貨。以德國商

品為最多。其工作之品物。將有凌駕英國之勢。南美洲及阿非利加等處。德國之雜貨。銷行極廣。故歐人有言。德國人者支那人也。有利之處。不辭奔走。無利之處。雖有恩在。亦不赴之。德國人有歐洲之猶太人之稱支那人聞金則忘食。雖覺甚鄙。而德國人亦不過文明之假面目而已。故德國人實為支那人。亦即德國數年來進步之原因耳。前者畢士馬克之金為人生至寶之言。時

至今日。養成德國人一般之風氣。為一切進步之原動力也。

德國之特色。實在于學術商業工藝軍備。及一切交通之方法。如鐵路輪船電報之類。皆人類交通之機關也。就各種

觀之。實為世界中第一。而其缺點。則在精神上之退步。道德學之減少也。何以言之。德國萬

事皆重階級。官衙之中。工場之內。在下作役之人。諸事皆受壓制。此其一也。又人情之中。暗

黑如地獄。眾人皆苦之。伯林乃大都會也。而夜間往遊各處。如遊地獄。指下等人而言。如機器局

廟門街口。又如乞丐之徒。夜間露睡于各地。此則歐洲各國皆有之。雜鬧巷頭。女子之賣淫者十之八九。亦可驚也。

### 東洋貿易論

日本派出壽一

在東洋之國。其數雖不少。以文明之程度而論。則未能脫未開國之範域也。故其經濟之狀態。尚在農產國之地位。如其貿易。亦不過多以已國之原料輸出。而以外國之製造品輸入而已。立於東洋之間。出乎例外。進于開明之域。稍達到工業時期者。獨有日本而已。若夫在此東洋幾多未開農產國之中。特令人最為注目者。則中國是也。以其土地則有四百餘州。



之廣。其人口則出數億萬之上。真是世界上無比之好市場。欲再他求而不可多得者也。彼亞非利加之土地。地域雖廣。人口却少。南洋一帶諸島。雖星羅棋布。終是蕞爾島嶼。即雖近時開通之南美諸國。亦不可與中國同日而語。顧今歐美先進之工業國。利用機械之力。製作品大爲增加。供已國之用。既綽有餘裕。於是不得不求銷路於未開之農產國。而農產國中。之最有吸收製作品之力。而爲工作品大可輸入之地者。則莫若中國。中國實爲工業國之無雙好市場。第一之顧客也。於是各工業國皆爭向之。唯恐失此好銷路。是近時中國爲列強貿易之集點。並爲列強外交之集點之原因也。

雖然。社會非一定不動之物。中國豈終千百年不變。仍如今日之現狀哉。此實難逆料之事也。即使其發達進步。雖極遲緩。於數十百年之後。因已力或他力之動。使其達到工業時期。亦未可知。果然則於其尙未達到之前。可謂之各工業國得向中國吸收利益之時期也。今日本已立於工業國之地位。不可不與他工業國並駕齊驅於中國之大陸也。

吾人之談我國貿易者。多偏倚於一方。有云茶者。有云絲者。雖然。茶也絲也。不過農產物耳。以此而與地大物博之農業國競爭。既非容易之事。且輸出天產物之利益。其不及製作品實遠甚。又或有言以美術工藝品者。雖然。美術工藝品。就其一物而論。其價或頗高。但其需要之範圍甚狹。且變化消長極頻繁。要之祇以農產物美術品。終不能作維持一國經濟之

策也。則最要者其惟工業製作品乎。今以其體言之。則當以紡績綿布及其他日用必需品爲主要。然而以此等之製品輸向歐美諸國。彼已自用有餘溢。且將以之供給我。其不容我之供給之餘地也明矣。然則我之製作品。捨中國而外。將覓何銷路哉。當對中國之際。不能與他工業諸國競爭。固不俟論。然此競爭。比諸對他農國之競爭。實有難易之判。何則。與諸工業國同爭於中國。我有天然力之相助。不惟困難可以稍輕。且得占優者之地位也。今示天然力之勝於左。

一 地勢上近于中國市場。得運輸交通之利益。

二 與中國人種相同。故嗜好亦相似。故以我之嗜好。容易推彼之嗜好。我製作品爲中國人所不合用者。殆甚稀。

三 因言語習慣相類似。販路擴張上。及實際交易上。所得之利益不少。

四 勞力之工費低廉。因生產費得節減。

但近來勞力之工費雖騰貴。比于金額之增加。而勞力之效果相伴之。亦不足憂也。

五 工業必須之煤。已國內甚多生產。

有此諸種之便益。我邦已立于形勝之地。即有他工業國之競爭。決無有不能堪之之理。苟

有此形勝便益。而猶不能與他人競爭。我國之前途。更將何望耶。若國家欲維持經濟。雖資力欠乏。金利不廉。工場不整理。航業不擴張。貿易組織及德義之不備等。有此諸缺點。亦不可不利用前記諸種之便益。以圖擴張于中國及其他農業國也。然於中國貿易。就中有防碍發達者數端。

一 公安之保護不行。有害於商業之不安不信之念不能絕。

二 所謂釐金。其他種種各目之下。除海關稅而外。輸入品所經抽取者不少。

三 貨幣制度紊亂。度量衡不一定。日常交易之不便。不可言狀。

四 交通。通信之便不開。商業交易。不得敏捷。

此數者實其主也。苟期中中國貿易之發達。不可不先排除此等障害。苟得排除之。則商業國不多求于中國矣。如彼蠶食版圖之野心等。單由貿易上觀之。反有害而無益也。何以言之。蓋以其有區域縮少之虞也。故所謂保全支那者。實貿易政策之最要事也。更遠而推測中國之將來。各種工業製作品。既販賣於其國內。漸養成其嗜好。因而彼或以自己之資本。或以外部之資力。自產出製作品。事苟至此。則他之工業國不得再如前時所獲之厚利。於斯時也。唯以資本供給彼之自行製作。即轉而立於債主之地位。此將來或然之勢也。欲達此地位。必先於中國未達到工業國之間。盡全力擴張販路。竭力以講求吸收利益之策。况我



邦乃資力不充實之工業國。尤不可不注意於此。將來中國或數十年或數百年之後。入于工業國之域。我昔日之販路雖失。然已豫爲之備。又奚必患。蓋以新爲債主國之所得。足以償其爲輸出國之失也。

由是觀之。今日工業國所宜取之政策。在于力向中國擴張其販路。爲擴張販路。則在排除貿易之障害物。外交之方針。與經濟上之方針。不可不同出于此一目的。現彼歐美列強。其注全力于中國問題。可證之例甚多。特居於東洋一部之國。指日本已達於工業程度。將來亦欲以工業爲立國之基礎。此島上之帝國。今日非宜以狐疑躊躇無爲無策。徒在空然渡過之秋也。利用其天與之地形。培養國民之生產力。以爲東洋貿易上之主動力。先進國不可不勉於是也。是不獨日本之利益。與東洋之平和而已。世界之貿易。延至社會之文明。亦有利焉。

### 歐洲外交之變局

德奧意三國同盟。與法俄同盟相對。思永保歐洲政治之均勢。維持歐洲之平和。此事可謂久矣。法俄同盟。以今回支那事變。終始相依。聯合之基礎。日見鞏固。而三國同盟之勢力。不獨不能出于歐洲大陸之範圍外也。近來意大利願時局之變遷。將欲與年來之友國分袂。新結契于法俄。或暫立于孤立之地。以圖養成其國力。風評百出。莫衷一是。三國同盟之前

途殆有不可測者。考諸山來。德國之地勢。介于法俄之間。受兩國陸軍之侵擊。顧之甚難。畢斯麻克。常懷苦慮。措置頗艱。曾思以避危救患之法。先使英法相爭于埃及。後使英俄衝突于阿富汗斯坦及土耳其之間而已。于兩隣之勢力外。竭力籌畫。由是組織三國同盟。對抗于法俄之方針。畢斯麻克于外交上。更振其精力。德國乃占盟主意。與以德國之目的。不免無利用于政治上之形跡。意國雖依同盟之力。保守內國之統一。安全獨立之根源。固守德意相親之約。而同盟之成立以來。意大利緣何拘守約定。派兵員二師團于德法開戰之日哉。夫軍備爲立國之必要。意國雖守同盟之義務。遣兵援助。未免有越于本國之範圍也。現就意國最近之歲計。其陸軍經費萬不可缺者。千三百四十萬磅以上。而歲計之必填補者。不能得之于租稅收入中。屬發行公債以充之。公債之元利金支訖者。達于二千六百萬磅之多。若以歲入全額。四割八分。而意大利之富源不廢。擔負之重。豈弱力所能勝。國內經濟日就于困疲。下等社會之生計。日見其窘迫。社會黨由是攻擊三國同盟。日熾一日。意大利之主張脫此同盟者。職是故耳。現行之通商條約。德之咖普利威。意之瓜離士啤等。依于互惠主義。互相擴張商品之販路。自經濟上設連鎖于同盟間。鑽求實際。年來頗奏其功效。今日意大利之生絲、果物、雞卵、麻、窩里歲油、澄油等。廣開銷路于德國市場。一年之輸出額。不下一億馬克。意大利之財源。于茲漸有發達。而德國之農業家。以之對于本國。大有競爭于

是常集合議會。討論制限意大利農產物之輸入。現任主相畢由樂伯。亦欲利用此輩之勢力。後于議會舉自己之全力。表其所見之一端。提議保護內國農業之公約。通商條約。再爲改正。此事若成。則意大利從來利益于經濟者。爲德所奪。其政治上更因三國同盟。受過重之擔負。故一時意大利之物議紛紛。而唱脫盟之社會黨。其勢力爲更大矣。

如前所述。意大利欲脫三國同盟。新與他國相結。就于此點。其加入于法俄同盟之心思。亦可概見。唯德法開戰之時。對于兩國。遵守嚴正。似無有與法國相結之意。然自法國視之。今日意大利爲三國同盟中之中立國。德法戰爭之際。于軍事上甚有關係。若意大利能脫同盟。立于中立之地。即有事變。不如送兵于意法境界。而境界亦得以無慮。陸軍之運動。得以自由計畫也。自英國視之。彼時可無事于地中海。且可用其海軍之全力于他處。意國惟能守其中立。或可與其利益于政治上經濟上。亦未可知。雖然。意大利處此事勢。不可不于外交上考察英國之地位也。今日意大利之政界。主唱脫盟論者。其論據甚多。即德法開戰之際。意大利援助德國。送遣軍隊。意之海軍。無防禦沿岸之力。至生故障。然則充陸軍之一部。于沿岸防備。補助海軍之力。雖得安全。對于德國。不得不破其盟約。是誠因維持三國同盟。反危意大利之國防也。抑謂意與法相結。得藉以除此危險乎。而法國在地中海之艦隊。際于事變。不過足以自顧。安有餘裕能力。爲意大利之援助乎。欲自此點爲意大利謀畫。則法



國以外。尤有優于法國海軍之國。與之締結親交。是不可不備。憂虞于萬一耳。欲防此憂虞。非英國其誰求歟。畢斯麻克先見於數十年前矣。意大利欲防禦海岸。必須海軍之同盟者。爲保護英國。雖傷意之獨立。較之法國。猶小焉者。意國之退同盟與否。雖屬疑問。而新與結合者。必非法也。英也。意國在地中海之艦隊。素示其助力于英國。結其歡心。無有息日。今意大利關於三國同盟之進退。宜先于現時之外交。攷察英國之利害。與德法俄三國關係之輕重。即定意大利之位地。其關鍵已在英之掌握。畢斯麻克之言。可謂與今日時勢相逼矣。今日俄國于極東運動。輒與英國之利害相反。不期英德竟同歸一致。使意大利無故而妄脫同盟。則有傷于英國之親交。故欲脫同盟。不得不暫維持同盟。免至妄生端隙。一無所圖也。意大利政治家之所以迷惑者。即在此一點耳。要之外交上。意大利之嚮背。迫于焦眉。致訂條約之期。尙須一二年。期日雖久。而本來三國同盟之繼續與否。實爲歐洲外交上最大之關係。意大利退盟之事。不惟于歐洲攪亂政治之均勢。即極東之外交。亦大有緊接之利害也。而況英德有不影響者耶。

### 英國近來之財政

英國政府于千九百年十二月三日。以財政問題。召集國會。審判近來之財政。開會之日。軍務大臣。以南非戰爭及清國之軍隊。宜預備經費。財政大臣。又欲于國會得募債之權。既而

經國會之協贊。而軍費之預備者。自派遣軍隊于南非以至引退之時。合算六千九百三十二萬三千磅。此金額于千九百年九月三十日。適足充支一年。然戰爭大事。一國之名譽所關。而軍隊引退之期。究非政府及一般出衆之設想所得而知。但駐在于戰地之軍費。一月所需約五百萬磅。至十一月末。約需八千萬磅。此巨款。歲計年末繼續于一千九百一一年者。不下九千萬磅。財政大臣于七月末時。預算比金額超過二千萬磅。此額亦可于國會求其替成。八月初間。已得國會之協贊。合算追加預算至千九百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英國十二箇月之歲出總計。達于一億六千三百三十七萬磅。今以二千萬磅加之。爲一億八千三百三十七萬磅。此歲出之巨額。對於歲入預算。爲一億二千七百五十二萬磅。不足者可以五千五百八十五萬磅之借入金補之。

## 歲入預算

一二七、五二〇、〇〇〇 磅

## 歲出預算

一八三、三七〇、〇〇〇

## 不足額

五五、八五〇、〇〇〇

此填補不足額。政府既以借入四千八十萬磅。發行軍事公債。短期公債。及大藏銀券。即中國則不足額。惟有千五百萬磅。此金額中。政府又以大藏銀券之權能。發行他之公債。四百萬磅。財政大臣。可要求權能于國會。借入一千百五十萬磅填補之。今示其計算如左。

不足額豫算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月一日以降軍事公債發行額

五五、八五〇、〇〇〇

短期公債發行額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

大藏銀券發行額

一九、八〇〇、〇〇〇

借入金合計

四、〇〇〇、〇〇〇

現在借入金額

四〇、八〇〇、〇〇〇

大藏銀券未發將發額

一五、〇五〇、〇〇〇

將來借入金額

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五〇、〇〇〇

英國政府自一千九百年至今。其應如何調達支出之金。亦不可不注意之問題也。自九月至十二月。三箇月之經常歲入。僅足支辦政府之經常歲出。而十二月所支辦巨額之軍費。國庫不得收入使用。現十一月十日國庫所存之額。僅三百一十一萬八千磅。十一月十五日。為最終之支入。短期公債。百三十萬磅。及大藏銀券百五十萬磅。合計政府現在所有之額。五百九十一萬磅。今示其計算如左。

十一月十日政府所有現金

三六、六一八、〇〇〇 磅

短期公債最終支入額 十一月十五日

一、三〇〇、〇〇〇



大藏銀券 十一月十五日

合計

一、五〇〇、〇〇〇  
五、九一八、〇〇〇

此金額支辦十二月初間一週間即一禮拜也之軍費。至一月初五日四週間之軍費。及支出一月四日者。其公債利子。宜準備四百五十萬磅。而此期所要之金額。除經常收入之外。尚需八百八十萬磅。此金額可由融通市場借入。若政府發行未發行之大藏銀券額四百磅。則此四週間約須借入五百萬磅。財政大臣現欲自英蘭銀行借入。英蘭銀行對於政府。要支出政府之公債利息。及當時含有之貸出金額七百七十五萬磅。及貸出十二月三十日之期限大藏銀券百五十萬磅。今自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八日四週間。及自十二月九日至一月五日四週間。歲出歲入豫想額。以千八百九十九年。比較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者。如左。

自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八日

一九〇〇年豫想

一八九九年現計

一八九八年現計

歲入	九、二〇〇、〇〇〇 <small>磅</small>	八、〇三二、〇〇〇 <small>磅</small>	七、七五三、〇〇〇 <small>磅</small>
歲出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	八、五四二、〇〇〇	二、二一七、〇〇〇
不足	三、三〇〇、〇〇〇	足不 五一一、〇〇〇	除剩 一、九三六、〇〇〇

自十二月五日至一月五日

一九〇〇年豫想

一八九九年現計

一八九八年現計

歲入 九、四〇〇、〇〇〇

八、二六五、〇〇〇

七、九二六、〇〇〇

歲出 一八、二〇〇、八〇〇

一四、三四四、〇〇〇

一一、八九八、〇〇〇

不足 八、八〇〇、〇〇〇

六、〇七九、〇〇〇

三、九七二、〇〇〇

次現在西歷去年十  
一月中旬間政府金額之近狀。于十二月八日及一月五日豫想如左。

自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八日四週間不足豫想額

三、三〇〇、〇〇〇

十二月九日現金殘額

二、六一八、〇〇〇

自十二月九日至一月五日四週間不足豫想額

八、八〇〇、〇〇〇

一月五日現金不足額

六、一八二、〇〇〇

借入金豫想額

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月五日現金殘額

二、八一八、〇〇〇

政府復于英蘭銀行借入九百萬磅。若于此際償還前日之借入金則又不可不加借七百七十五萬磅。總計必要借入千六百七十五萬磅。然則發行未發行之大藏銀券額四百萬磅。尙要借入一千二百七十五萬磅也。一月五日以後國庫現金必無缺乏。何也。此時之歲

入。支辦經常費及臨時支出外。所餘者尙夥。以後軍費。一月支五百萬磅。至于二月五日。以四週間之歲入支辦之約。可存三百二十萬磅之餘額。其計算如左。

自一月六日至二月二日四週間

一九〇一年豫想      一九〇〇年現計      一八九九年現計

歲入	一五、四〇〇、〇〇〇 <sup>磅</sup>	一三、四〇〇、〇〇〇 <sup>磅</sup>	一一、七四〇、〇〇〇 <sup>磅</sup>
歲出	一二、二〇〇、〇〇〇	九、八〇七、〇〇〇	六、八二三、〇〇〇
剩餘	二、二〇〇、〇〇〇	三、五九三、〇〇〇	四、九一七、〇〇〇

至三月二日四週間。亦餘三百二十萬磅之多。其計算如左。

剩餘自二月三日至三月二日

一九〇一年豫想      一九〇〇年現計      一八九九年現計

歲入	一五、四〇〇、〇〇〇 <sup>磅</sup>	一四、六四一、〇〇〇 <sup>磅</sup>	一二、六六三、〇〇〇 <sup>磅</sup>
歲出	一二、二〇〇、〇〇〇	一一、四六〇、〇〇〇	六、八二三、〇〇〇
剩餘	三、二〇〇、〇〇〇	三、一八一、〇〇〇	五、八五〇、〇〇〇

雖然。于三月末政府之支出甚多。若如豫想。軍費達于九千萬磅。自三月二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歲出超過于歲入者。達于三百三十四萬磅。今示其詳如左。



一九〇一年自三月二日 一九〇〇年自三月二日 一八九九年自三月四日  
 至三月三十一日豫想 至三十一日現計 至三月三十一日現計

歲入	一五、〇五五、〇〇〇 磅	一三、七五九、〇〇〇 磅	一〇、四四二、〇〇〇 磅
歲出	一八、三九五、〇〇〇	三、〇三六、〇〇〇	二一、〇三六、〇〇〇
不足	三、三四〇、〇〇〇	七、二七七、〇〇〇	一、五〇八、〇〇〇

若政府于十二月支辦該月軍費。償却英蘭銀行所借入之七百七十五萬磅之公債。可以三月二日八週間之剩餘者。歲計于最後之月支辦不足額。及于四月四日。支出公債利息充之。雖然政府于十二月償却銀行之公債。尙屬疑事。國庫大抵至於三月三日。以八週間之剩餘額。償却銀行所借入之金額之一部。而于三月末再自銀行借入。如此軍費豫算增加二千萬磅。政府于十二月約借入九百萬磅。至三月末。猶要借入六百萬磅。今三月三十一日終。一年間之歲入。豫算可以收得。軍事費自政府豫算設定超過二千萬磅。至三月三十一日。計算一年間之歲出入。與前二年之歲出入相比較如左。

一九〇〇年一  
九〇年豫想

一八九九年一九  
〇〇年現計

一八九八年一八  
九九年現計

歲入	一二七、五二〇、〇〇〇 磅	一一九、八三九、〇〇〇 磅	一〇八、三三六、〇〇〇 磅
歲出	一八三、三七〇、〇〇〇	一三三、七二二、〇〇〇	一〇八、一五〇、〇〇〇

不足 五五、八五〇、〇〇〇 一三、八八二、〇〇〇 餘利 一八六、〇〇〇

備考(イ)之中。六千六百十萬六千磅。(ロ)之中。二千三百二十一萬七千磅為軍事費。此兩年之軍費。合計八千九百二十二萬三千磅。

一千九百年一千九百一年。歲出中未包有國債償却資本金。若有則更要四百六十四萬磅。

### 日本之憤概

近年日本對支那之政策。于軍事及教育上。雖非絕無進步。而至于財務。則勢力殊形孱弱也。試以歐美人在支那所得之利益。反求諸己。則欲不謂日本為坐失利權。其可得乎。請舉二三實例為當局者告焉。

一 德人法人在漢口劃定租界。現已經營將備矣。夫日本不亦同劃有租界乎。而經營之道。則遙遙懸置數年。至今日仍寂無聞見。

二 俄人于數年前。以莫大之賄賂致於西太后慶親王等。遂得創設華俄道勝銀行。利用支那人之資本。以盤剝支那人之利益。又得開礦修路諸事之特權。近其計畫。益日見進步。所發行之紙幣。已流通市場。而究其內情。寔非難以尋常測之也。觀其勢必至盡握支那之財權。而制其死命焉。

三 揚子江爲英人之勢力範圍。此世人之所共知也。而近日德人于種種舉動。巧得支那人之歡心。遂得大逞野心于長江。以與英人相角逐。其在安徽省掘礦等事。亦可見其一斑。

四 法人亦欲將安南東京間之鐵路。由雲南延長至揚子江。蓋其計畫乃欲使支那之利益線。原集于上海者。悉移之于東京。

初有法國軍艦一艘。碇泊于安徽省數日。天主教士引該艦長謁該省巡撫王之春。王與之頗洽。往來答禮者凡數次。而中法之交際密矣。溯自光緒十年之戰役以來。兩國之間。怨忌頗甚。故法人在支那勢力。頗形衰落。而近日遂與俄深結。大欲逞其蠶食鯨吞之野心。時派委員密查支那之實力。如取西清之礦山。占廣西之瓊島。皆着着有成效。今又與王之春親交之故。又攘取安徽礦山之利矣。

五 英人之舉動。雖貌似與列國之激烈有間。而彼固有一定不移之方針。循序而漸進耳。寔在其立根之深厚。手段之熟練。非他國所及。淺見者聞俄人在東三省之舉動。則駭然震動而驚羨之。夫豈知英更甚于俄哉。

顧日本則何爲遲遲疑疑。坐誤機會。效宋襄公之仁。而高唱保全之說。是真所謂支那道德家之經濟。王何必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吁。人皆投袂而起。明目張膽。奪取老大帝國之利權。



而我乃不思決然變計。雷厲風行。以爭出之前。後雖悔之。不已晚哉。

### 拒俄占滿洲論

東京朝日新聞

據近日電音。俄國於關東總督之外。增置兩督於滿洲。推其用意。蓋效中國割滿洲爲三省。置三將軍統治之制。使關東總督轄盛京。增設之兩總督。則分轄黑龍江與吉林。舉東三省之軍政民政。而一歸三總督統治之也。夫俄國既設民政廳於滿洲各地。以理地方政事。使分駐軍隊於其各要隘。以壓制民人。盛京將軍以下之文武各官。其於一切政事。更唯俄官吏之命是聽。謂滿洲尙未歸俄國版圖。其執信之。是固中國所難容。抑亦各國所不許者。俄國宣言動表無占領滿洲之意。然其於該處所營各事。靡不言行相反。而處處有永久占領之備。顧今日者。退還滿洲之時也。而反新置兩總督。是非永久占領之徵乎。其傍若無人之舉動。各國幸毋等閒視之也。

俄國與滿洲有直接之關係。往者於中俄密約。力爲抵抗。遂奏厥功。其時雖吾儕有打解滿洲問題全體之意。特行之之時。必破各國之協商一致。未免有礙議和。緣此未逮。今議和已告成矣。大局之最可憂者。唯滿洲問題而已。竇我政府鼓其打解密約之勇氣。以打解該問題之時也。況此際有增置兩總督之新舉乎。列國有打解之意。我當亟與之同趣。列國無打解之意。我當首爲倡導。願我政府其亟圖之。

或曰。俄不退還。將若之何。曰。謬哉。斯言也。爾。俄國宣言不恒有決不占領之語乎。且。列國咸認開放爲得策。中國亦有退還後。即行開放之意。爲今之計。列國宜令中國不問俄國退還與否。即將滿洲開放。既經開放。則列國之商人及營業家。羣往該地。各由所志。而事開礦。經商及興製造諸務。其管理權屬列國政府。俄國軍政。不得統之。夫如是。則與退還無異矣。且夫俄國今日。恐他國商賈入滿洲內地者。以保護管理之權屬於己。致生許多繁難之事耳。若既經開放。則保護商旅之責。歸中國政府。不得不置有威權之地方官於該各地方者矣。列國既擴滿洲利權。俄國烏得而橫逞暴亂耶。俄國苟倡導之。列國必羣起附會。俄必慙於協同之威。該問題之打解。夫豈難事也哉。

### 論俄國巧於對外政策

東洋報

俄皇曩倡弭兵之舉。列國贊其事。派使臣蒞盟者。計有二十六國。俄皇所交之議。除其數款外。大都經使臣議允。繼由其政府批准簽押。事在前年冬。論者謂天下自是漸無事。羣黎免于鋒鏑之厄。詎意盟血未乾。忽有支那北方之變。八國聯軍入京討匪。兵結不解半年矣。論者猶謂列國縱不能消干戈于未萌。猶戒飭軍士安良禁暴。庶幾乎減戰爭之禍于既然而不。不料其到處擅屠殺淫掠。干戈之害有加無已。而其最極橫逆者。爲嘗倡弭兵之俄人。尤出于人意表。執筆人嘗論之。俄人志在拓地。非席卷宇宙。併吞八荒則不已者。其事跡昭然如

揭。但其拓地之道。務由于謀畧。不用干戈。蓋其國土雖廣且大。甲于五洲。而其富力太劣。不能望德法之項背。況于英美乎。加以比年極力推廢軍備。丁壯勞于征戍。老弱疲于飛挽。兵餉日絀。軍備漸弛。猶何望于懸軍萬里。用兵國外哉。于是倡辦弭兵之舉。以安四隣。兼爲休養百姓之地。然其心未嘗一日忘其祖彼得之遺訓也。而俄人年來所窺在中國。竊利其邊境無備。思搏噬之。處心積慮。既非一日。無如日本英吉利二國。均以保全支那爲宗旨者。難保其不出而阻之。于是一面倡弭兵之舉。以制限列國軍備。一面推擴西伯利亞鐵路。以備他日之用。其用意深遠。誠屬天下所難測及也。去年北方變起。奉天將軍壽山首襲哈刺賓。俄人于是獲藉口之實。假名保護鐵路。派大兵入滿洲。遂爲佔有之地。及聯軍入京。首倡撤兵之議。將京師駐屯之兵悉數撤退。而至于其滿洲一帶地方。依然駐兵。並無退還之意。誠者竊疑壽山開仗。係其挑發。而其戎首者。却即俄人。非無以也。俄人曩與增祺訂租滿洲之約。遭我國仗義出阻。乃聲稱並無略有滿洲之意。而其盤踞土地。依然猶舊。蓋渠避佔有之名。而取佔有之實。不費一矢。不動一兵。而取方數十萬里沃土。古來侵畧他人土地。未曾有如俄人之巧且智者也。東西論者。見俄人前後所爲。咎之者紛起。謂始倡弭兵。以博仁心。仁聞之名。終竊有他人土地。以逞其慾壑之私。其言與行。出于兩途。不道之甚。余竊不謂然。請試論之。嘗論道德者行于人與人之間。喻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悌。蓋人民上有國家。故人人



以報效國家爲義。一切道德莫不由此。然國家上別無國家者。國家何由以行其報效。道德何由以取其歸。故國家者。唯有取利避害。以自存于列強之間之一途耳。苟利于我國。則流血殺人可也。無害于我國。則盜城奪地可也。蓋道德者。所以律人民交互之交。非所以繩國家交互之交也。推而言之。俄人佔有滿洲。出于國家自衛之道。不得已者。並無斥爲無道之理。頃讀英國電報。俄京訪友。堉崙君函。頗與鄙見相符。堉君之言曰。我英國人近見俄人經營滿洲。輒加擯斥。指爲虎狼。斥爲長蛇。余謂此適見我國人之愚耳。孰若助俄人以爲其志。仗其援以暢我所欲爲。德本爲與我利害相歧之國。而德人未嘗擯斥我國人。輒買我歡。兼爲自利之地。由是觀之。我國人誠德人之不若也。又云。我國嘗與俄人妥商。允俄人于滿洲築造鐵路。事在人耳目。俄人既享有鐵路之權。乃行派兵保護。固爲其分內之事。我國人于今囂囂爲言。我不知何所由也。又云。滿洲既歸俄人之有。中國所剩。但藩屬之空名耳。而我國不勉其實。而空名是爭。愚之至也。又云。論者動輒引國際道德以攻俄人。而不知國與國之交。有難以道德律者。法之佔有馬達加斯加。意之攻畧阿比西尼亞。奧之併吞波比米亞。歐爾塞哥比那。英之佔踞埃及。北美之畧有古巴小呂宋。不知爲何道德。今列國不自咎。而獨干俄人厚責其非。我不知其所由也。又云。有刑律斯有劊手。有條約斯有戰鬥。戰鬥者所以定爭弭紛也。以道德律列國之交。未可謂之通人。何者。過德之源。在克己制慾。政治之本。

在國家自利心。國有自利之心。故能興隆也。又云英國于支那無一定宗旨。俄則異是以。而兵兼用爲宗旨。自其始祖彼得以來。歷代守之不失。以訖于今日。其始于西伯利亞興辦鐵路。既見其用意所在。規模宏遠。次變該路所由。漸次南遷。以達于蒙古滿洲。次佔有旅順大連。以爲其終點。其用意一定。始終不變。視諸英人經營支那。茫無頭緒。其得失之數。相距不可以道里計也。余議論專主哲理。培崙君專由實際立論。未知二者宗旨有異同否。然論俄人舉動。不期而出于一途。可謂奇也。余冀我當路諸公鑒英人覆轍。其經營國事。一以國家公利爲主。不敢落俄人背後斯可也。

### 論英德不兩立

### 英國兩禮拜報

往年英國著名政治家某君游柏靈。一日往見德相俾士麥。欲談當世時務。某君既入客廳。竊惟俾氏爲一世智謀之士。其所談悅愉詭秘。無所捕捉。猶隔霧看花。思所以對之。俾氏突然入坐。略叙寒暄。卒爾曰。我德國國步之艱。君果能悉之乎。我北有俄羅斯。南有法蘭西。均不好于我。我如與之決裂。前後腹背。均受攻擊。成敗之數。無待著龜。僕憂之。日夜側席。不遑安居。焦心之餘。近得一策。其策在使二國各構難。貴國即與法滋端。埃及俄藉詞阿富汗。迭相爭鬪。兵結不解。而敵國始可高枕而臥耳。俾氏此言。將胸中底蘊供出。並無所諱。出乎某君意表云。英雄之士。往往細心而粗放。詰詐而直諒。出乎常軌之外。使人不易端倪。如俾氏

英雄之士哉。

千八百七十年。德國大捷法。迫法行城下之盟。前此俄人捷土耳其。英國出阻之。俄人爲其所迫。立黑海不設水師之條。以釋于英人。俄人自是怨英人太深。俾氏懼英人連俄助法。乃嗾使俄人宣言廢棄前約之事。俄人竟入其術中。英國是以孤立。阻約之事格不行。俾氏陰謀秘計。類是者太多。

俾氏既逝。然其政略。則德國君相奉以爲圭臬。蕭規曹隨。未有更變。德皇嘗謂人曰。我國既雄于陸上。無所用武。唯有將來極力經略海面耳。朕擬整頓海陸。猶我祖考推擴陸軍。庶幾稱霸于世界。顯揚前烈。其雄心大略。可以概見。我國與德從來無競爭之事。蓋由彼据陸上。我領海上。迭無干格。一旦彼推擴海軍。與我爭長。欲永與之兩立。豈可得乎。

德國勃興之起點。在丹馬之役。俾士麥既當國。銳意推擴陸軍。雄視隣國。前此又有鐵槍之創製。器精兵利。馬飽士騰。人人皆思一戰。俾士麥以謂可以試矣。乃藉詞須勤士威福爾士丁案。開仗丹馬。是時奧大利暨其他聯邦。未審俾士麥居心。聽其請出兵會之。德軍勢如破竹。擊破丹軍。丹王不得已割須威二邦請和。德軍乃取其地。勒奧軍令退兵。並不俾寸地。奧人大怒。然以勢不佳。怏怏解去。須威二邦之地。瀕于北海。其地有一口名基爾。山抱水環。海波不驚。爲北歐一大良港。德人獲此爲水師屯泊之處。後來推擴海軍。胚胎于此云。俾士麥



久思離間德國各聯邦。以殺奧國之勢力。竊游說奧國君臣。以二分德意志全國與普國分霸之。奧帝竊悅之。納其言。未幾俾士麥竊使人致其往復文書于報館。暴露分割之事。列邦大驚。皆恨奧國主其事。奧國無詞以解于列邦。自是列邦人心漸去。奧歸普。薩度華之役。除其二三外。皆不肯出兵助奧國。奧竟坐是爲普所敗。

俾士麥之開端奧國也。頗憚法人左袒奧國。乃昭法帝以利。使人說法帝曰。如法國此次守中立之約。他日必割某地以報之。法帝心知其僞。而利二國相爭。以謂兩虎相鬪。勢必共傷。我可乘其虛以逞所欲。乃詐許于俾士麥。普既捷奧。其威益振四鄰。然俾氏竟不踐割地之約。法帝大失其望。而不能如之何。

俾士麥既克奧。欲乘勢討法國。恢復阿爾薩斯羅朗之舊地。而未有隙。乃修文講武數年。又聯絡北方德意志諸邦。引以爲援。偶有西班牙迎立之事。普法二國各有違言。俾士麥以謂此足以爲開仗之詞。將宣戰于法國。英國政府仗義調停。難于決裂。乃用僞電之謀。挑發法帝。使其自爲戎首。法帝不知其墮術中。遣次向普國宣戰。竟取大謬。俾士麥又慮英俄二國袒護法人。乃說俄人廢棄黑海不置海軍之約。以求其歡。又使人示英國政府以布法分割比利時之條約底稿。蓋該約本係俾士麥教唆法帝所訂。普國實主之。英人不知其曲折。以謂法帝覬覦比利時。尤屬可慮。于是聽于普國。訂保全比利時之約。英俄二國均爲壁上之

觀法。人孤立俾士麥得一戰捷法定霸歐洲。

法國與普連戰連敗。不得已行成。俾士麥思所以削弱之。不能再起。乃割阿爾薩斯羅明之沃地。併索五十兆償金。是時法國孤危。殆瀕于亡。有如一髮曳千鈞。但其國民儉勤。善治生產。富于愛國性。不數年國力漸振。整頓軍備。人人皆有敵愾之心。俾士麥以爲不于其兵力未成之日討之。悔無及矣。欲再興師。是時俄皇亞歷山大第二世頌祖法國。謂法國使臣曰。朕不願歐洲再遭兵亂。英國又陰護法人。外部大臣說法使曰。德帝並無興甲兵之意。其左右大臣好事者。但有俾士麥一人耳。英女皇又致書于德帝。諷以開戰之不可。德帝固不知俾士麥陰抱大圖。詰責俾士麥。俾士麥怒。意謂事洩自太子妃。頗有狂悖語。蓋太子妃英皇女也。

俾士麥于今皇有師弟之誼。其雄材大略相若。加以啓沃多年。獻替不少。故其在今日。雖俾士麥既沒。其遠圖深謀。繼述有人。訖今不變。可謂俾士麥有替人也。今皇平生不快于俾士麥。關與家事。踐祚之後。不久斥之。然其政略則依然襲用之。而其巧處則復出其上。帝又英主哉。今皇即位以來。所行陰謀秘計。不一而足。今舉其一二以印證。

千八百九十六年。客寓南非洲之英國人惹姆生。以下數百人。私携兵械入吐蘭斯哇兒國。爲該國兵所敗。一行皆就捕。德皇壯吐人所爲。致電總統以賀之。詞頗侵英國。英國朝野皆

震動。殆至欲興問罪之師。幸遭德國政府中人緩頰道歉而止。當時世人皆謂德皇電詞並無深意。詎去年該國大臣繆羅于議院宣言。將當時底細和盤托出。頗屬可駭異。該大臣云。我皇上致電吐總統。非爲見英人凌虐小邦代抱不平起見。蓋藉此以爲卜列國向背之前茅耳。可見德皇一舉一動。皆出于處心積慮之餘。聞德皇發電後。親造俾士麥廬有所密議。知當時情形者云。當時德皇之意。在聯俄法二國以當英。藉此以挑發英人。爲他日藉口之實。其謀巧矣。但俄法二國見勢不可不允。故爲罷論耳。

德皇藉端吐蘭士哇兒之事。欲圖英國而不能逞。以謂俄法之不允于我。由彼怖英國水師之強。如我備有強大水師。二國必倚我以爲重。有事之日。可引以爲援。于是銳意推擴海軍。無如德人不以其政策爲然。議院諸人。遇增兵籌餉之事。輒極力阻止。是以推擴海軍之事。久格不行。千八百八十八年。東亞有中日之役。俄國欲密商英法二國。阻止日本。英國不允。轉謀之德國。德皇竊惟此爲推擴水師之機。乃聽于俄國。于是三國聯盟。派軍艦于東亞洋面。勒日本退還遼東之地。自時厥後。國人漸知海軍之不可緩。未幾有山東兗州教案。德皇大悅云。此千載之一時。乃一面電飭水師提督佔領膠州。一面派皇弟亨利率戰艦若干隻。赴援。前此德政府既飭駐燕京使臣與中國總署會商賠償立牌等事。均邀其允。而忽派大兵侵略其土地。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勢。人皆疑德皇居心所在。蓋當此時。議院方會議海軍。



兵餉之事。議員反對者居多。而其奉天主教者尤極力阻止。德皇謂此次在山東遭害者係天主教士。我如代之報仇。彼教中人將無詞以阻礙。而我可償夙願也。于是出于占領膠州之舉云。德國略有膠州以來。極力經營。不遺餘力。又有去年團匪之變。派其元帥華德斯總統聯軍。又利其使臣克林德之死。勸中國派其親王卑詞道歉。凡其諸端。皆足嚮嚮清廷。以樹威東亞。況有德國于長江地方樹立勢力圍之事乎。在戰亂之前。德人派其武弁訓練支那新軍。確有成效。今又揆其新勝之勢。極力擴充。支那在在陸軍。皆爲德人所左右。馴至東亞陸上之權。歸諸德人。雖以我英國水師之強。將不能如之何。豈不可寒心哉。

英與德爲不可兩立之國。非由其民迭存舊怨。由商務之利害迭異。凡罅隙之由舊怨者。猶不難解釋。至于商務利害迭異者。萬無解釋之機。德國比年戶口蕃殖。刻下國中人口計有五千七百萬。既不與其面積相稱。有食少人多之歎。其國間于強國。不可不厚備兵力以自衛。故抽募兵丁。視他國尤多。于是國民中之壯丁。爲生計之難。與點行之苦所迫。陸續移住外國。不免額兵漸告欠乏。于是政府中人百方苦心。欲獲富沃之地。以爲人民安插處。庶可以爲通商之地。兼杜逃亡之弊。德國殖民政策之不可已于今日者。實在于此。無如世界中要口沃土。既爲我英國所佔。不容德人後來居上。故俾士麥深以此爲慮。謂破壞英國海上權力。而後我始可逞。于是嗾使俄法二國抗抵英國。欲藉其力以弱之。或贈重金于報館中。

人。以鼓吹排英宗旨。或游說二國宮廷。以施離間之計。俾土麥三十年心血。殆盡于是。乃不得志而逝。俾氏之志。亦可哀也。今皇政策。祖述俾氏。然其施設。稍與俾氏異途。俾氏專任陰謀而不主通商。今皇則以通商行其陰謀。其如購加魯梭薩木亞。如于小亞細亞得鐵路之權。如歷游土耳其藩屬之地。其用意至深。規模宏遠。非俾氏之所得而及。

德皇致電吐總統之事。既見于前節。蓋其深意在君臨南非。故致賀詞以博吐人歡心也。幸遭俄法二國不動而止。然德皇經營非洲之念。未嘗爲是漸滅也。其後法國有德勒扶之案。及奶沙之交涉。事與英國連。迭有違言。論者竊疑德皇問之。其後英法又爲法壽遠之事。生隙。行將用武。德皇鼓掌曰。我事成矣。乃一面密飭其官辦銀行爲之備。一面使喉兩國以厚其怨。幸英相沙士勃雷侯顧全大局。法相亦以俄人之援不可必爲慮。憚于用兵。其用心兩者不期而出于一途。禍亂獲以熄。德皇于是見英國未可侮。以謂難急圖也。與其援南非諸國。結怨于英國。不若使英國構事于南非諸國。南非而克。可以爲我用。英人而克。出兵海外。不免勢絀力窮。故吐總統之入覲。儼包胥之哭。德皇視如路人。一毫不加心。如與前年出于兩者。陽排吐人。陰阻英人。皇之謀誠巧矣。蓋德皇之意。在使吐人持久抗拒英人。兩者爭戰越久。其怨毒入于人心越深。他日易爲圖也。德皇上年與英國南非地方駐防大臣羅度相見。定自羅埃士阿經吐蘭斯哇兒至華爾非士灣之間築造鐵路之議。一旦該鐵路告厥成。



功吐蘭斯哇兒阿連治二國所出之貨。均由該路運到華爾非士灣。該灣爲一大生聚。而今日與英人百戰不屈之阿吐兩國。人皆歸此地。德國自是雄視南非地方。英人之勢必墮地矣。

德皇遠略鴻圖。籠蓋一世。但其近憂在法國。蓋法與德迫處。曩爲其所敗。割地賠款。殆至覆國。有與德不共戴天之仇。一旦與德國開仗。法人必不作壁上觀。出援敵國。於勝敗之數。有大干繫。故德人而欲行其長策。不可不首結歡法人。以滅其復仇之念。而始可恣其所欲。從來德國君臣所焦慮苦心在此。今揣摩德國意向所在。其策有二。返阿爾薩羅朗侵地。一也。使法有比利時。二也。前者在刻下狀形。屬萬不可行。後者乃蹈習俾士麥嘗以比爲好餌。誘法皇拿破崙第三世之故智者。比前者稍爲易行。今皇之智且慧。必知之矣。法之垂涎比利時。既非一日。其不敢下手者。憚英國耳。今英軍遠征南非。傾國而出。曠日持久。師老無功。在法人乃屬有隙可乘。固有不耐搔癢者。使德人用其慣用手段。百方挑發法人。渠必以所施諸德人者。用諸英人。嫁禍他人之策。莫善於此。近聞德皇又有籠蓋荷蘭之意。其曩款待女王。禮數有加。頌揚荷國海軍之盛。可見用意所在。蓋荷人與英國有隙。我得其歡心。相俱連盟。有事之日。利用其水師與軍。以爲我援勢。在英國如失其左右手。利於我多矣。德皇家與俄英丹命諸國爲姻戚。但德皇急於功名。不遑恤其私情。德相繆羅嘗云。情者在頭言。



不可國事以私情動。德皇天性良善。孝友過人。其於英國猶家人姻戚間。嘗無纖芥之嫌。惟皇以國家爲念。所以矯性奪情。烈於爭競。皇妹嘗適希臘王太子。皇欲借租蘇達口。且約邀其允。當使希國有土耳其潛部之古勒度島以酬之。不得請。乃教唆土耳其發大軍侵希臘。聞是時德國陰令其將領投效土軍。以防其勢。希軍是以大敗。其後英相沙侯與俄國妥商。舉希國王太子覺治爲假主。德皇不可。與奧國出爭之。見其所爲。嘗無一毫骨肉愛憐之心。視其兄弟猶路人。然論者謂德皇垂涎蘇達。既非一日。但時機未至。故袖手坐視耳。

德國對外政策。有妨於我英國。如是其甚。爲我國者。宜如何爲之所。余謂一變交外通商宗旨。而始可以弭德患。在昔日我國獨壟斷海上利權。故我無可以置意。今乃異於是。列國工務日旺。漸與我爭競。我不可一變通商方法以應之。若夫交外之政。宜與俄國妥商而行。俄國與我國本非難兩立之國。但世人慣於故常。致無謂反目。有如仇讐。而不知德人在傍。收漁父之利。孰若與俄妥商。以防德人。論者或以俄人窺覷我印度爲言。余謂此杞人之憂。我國近有事於南非。我兵數十倍敵人。如以彼無秣馬器械之備。我有鐵路船艦之便。強弱之勢。固既懸殊矣。而我出師閱十有六月。而未能平定者。無他。以主客之勢相殊也。今印度之地。我扼國境之險。有一夫當路。千夫辟易之勢。况有鐵路縱橫。使於策應。易於守矣。若夫俄人距我遼遠。絕漠隔之。崇嶺限之。一旦有事。懸軍萬里。聞關數國。而始能達印境。前有勁敵。據

險隘。後無鐵路爲接濟。視之我軍於南非。其勞佚之異。有難同日語者。而謂俄人能略取印度耶。余謂假令我國而甘心割印度俾俄人。俄人必不之受。何者在彼難於維持也。曩者則土太音侯爵游歷印度。歸國謂人口增加日甚。十年間增至三千萬。近日飢饉相繼。糧食不給。固其所也。夫印度地方所產。其在今日不足養其民。如經過數年。其衣食匱乏。必倍於今日。英國經世之士。所宜用意也。云云。俄國則異於此。土地廣衍。人烟稀疎。地有遺利。何苦度絕漠。超重山以爭此無用之地哉。

### 朝鮮問題

外交時報

朝鮮問題。亦東洋極要之問題也。清國問題着落以後。朝鮮之地位。必因之一變。是可豫揣也。此論之出。在和議初起時。故云如此。而此際列強對之。其關係如何。固吾人所極宜注意者。

不問多少厚薄。其與朝鮮利害有關係者。日清俄英美法德七國耳。如奧如意。雖亦條約結盟之國。意韓條約結于千八百八十四年。奧韓條約結于千八百九十二年。然于形錯勢綜之下。公使尙不派。則全屬無利害之相關者。故玆不論及。而唯揭此七國之關係。

一俄維斯 朝鮮問題之何以處分也。俄人所最困心焦慮之一事也。俄人在朝鮮無多數之住民。無多額之貿易。其所以孜孜于此半島者。果何故歟。其故不起于利害之形勢。而起于併吞之野心。今請述其對韓政策之歷史。

依千八百五十八年之受暉條約與千八百六十年之條約。俄人既得黑龍江一帶及所謂虎里毛而斯克布羅墳死等地方于支那。遂與朝鮮壤土相接。其伸猿臂于遼東半島也。實自此始。距今蓋四十年前事云。

於是俄國遂測量其北部。檢查朝鮮各事。以爲經營之第一着。此時又有朝鮮人厭本國之稅政。移住南島蘇里地方者。俄人遂保護之。獎勵之。朝鮮人之移居俄國領地者極多。當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既達二萬以上云。其他年之所以漸染指于朝鮮政爭場裏者。實由此輩也。

千八百七十二年。穆拉肥幽之計既行。俄國遂自尼哥來弗斯移其海軍根據地于海參崴。

海參崴者。位于俄領亞細亞之南端。與韓境極近。其形勢之優。固非尼哥來弗斯及伯奪落

帕布羅斯之比。而自彼得以來和傳之願。即所謂得通路于公海之願。亦可謂達其半矣。然至冬尙有結冰

之患。雖近來之發明。可以機器破之而通航路。虎狼之俄。豈遂以此爲足哉。而相隔數哩之

朝鮮。其沿岸各港。全無結冰之憂。恰于其經營東亞之所需。無不周備。故俄人垂涎不已。千

八百八十年前後。一面查檢滿洲。即一面測量朝鮮各方面。銳意經營。不遺餘力。然終不能

得志。乃收鋒斂銳。而守忍耐主義。藏頭蓋尾。以待時機。至千八百八十四年。清法事起之際。

遂乘機欲割朝鮮沿岸。其時路透電報遂誤傳朝鮮爲俄之保護之報。又風傳有割巨文島

與俄國之密約云。



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此密約爲清國公使所發見。不久又關於英國之巨文島問題。發証書與清國。言明不占朝鮮土地。然此証書蓋因密約暴露。不得不出。而知俄人之慣用手段者。實不能斷其野心之有無也。爾時俄國參謀本部之機關新聞。深以其國懷此異圖爲不然。曾論之曰。「其人口稠密。不易征服。其人情風俗差殊。不易同化。其國貧弱。得之不足償所失。我國亦何利而欲併朝鮮哉。」此言不爲無理。蓋西伯利亞之鐵道未成。滿洲邊境之軍備未整。懸軍萬里。以爭此區區。固非俄之利。然而海參崴之經營既成。旅順大連灣之防備既設。虎狼之俄。豈遂以此爲足乎。或曰。一俄國實無異志于朝鮮。俄自四十年前。即與朝鮮接壤。此間小黨之軋轢。政權之爭奪。層見迭出。皆足以啓俄國干涉內政之端。又沿岸悉不凍之港。俄皆可取之。以駐海軍。然而俄終不敢行穆拉肥幽之南下計畫也。然人終疑俄國有占朝鮮一港之意。其故蓋因俄常測量此半島之東岸。又到處占領他國之良港也。然此等事。亦見俄國有希望平和之心。不足證其有野心也。（中畧）俄國與朝鮮接壤。已十五年有餘。千八百七十六年以前。俄國雖稱與朝鮮接壤。然尚隔牛脫牢存一帶不毛之地。然不聞有野舉也。朝鮮之藩于清國。其後又歸日本。俄皆漠然不問。唯聞日本之倡言朝鮮獨立。則心焉喜而已。弑妃事起以來。俄于朝鮮非不占最優之勢力。然實因助無能爲之小黨。恐招日本之猜怨也。德國之占領膠州灣也。使俄國不得不達其得一不凍港于極東之希望。于此而占領朝鮮之一港。俄國不唯于實際上無

此事。且不作此想也。蓋俄國不循穆拉肥幽之南侵政畧。轉而向西。故不注意於極東之半島也。以上皆引在「太平洋之俄羅斯」書中語以上云云。皆爲俄人飾其非。亦可謂善飾非者矣。然以吾輩所見。則大有與之相反者。

俄人干涉下關條約之事。既告厥成功。因其報酬。遂得旅順大連灣。及延長西伯利亞鐵道支線于旅順之利益。始有不凍港口於太平洋岸。且據此可制遼東一帶之生死。夫俄羅斯之於西歐。其沿海港口之良者。不過七所。其五在波羅的海。其二在黑海。一旦有事。欲派艦隊出極東。誠難能也。故極東之防備。不可不於極東自經營之。即不可不於極東備通商港及良軍港也。及得旅順大連。其望稍達。雖然。詎謂俄人之野心。遂可自足歟。旅順地位太僻。隔世界貿易航路太遠。水面極窄。水量極淺。巨船只能碇泊。彈距線即岸上砲彈所及之地以外。而港口又極狹。若有一艦沉于港口。則內外船艦。不能出入。旅順口殆與被封無異。毫無效用也。海口如是。陸地亦然。港灣周圍。若崖起伏。無得宜之建築地。且背面之防禦線甚長。若欲守之。不能不用無數砲臺與軍隊。其背面與灣面之交通亦不便。加之英國既占威海衛。有事之際。朝發一軍。夕即可制旅順之死命。故俄政府知其然。乃謀所以堅其防禦。大其效用之道。欲堅之大之。則宜先通海參崴之聯絡。而求接近于公海要區之途。故其勢得傾力于朝鮮也。夫旅順與海參崴。相離千有餘里。其間無一貯煤所。無一碇泊所。一旦有事。則日本可據

竹敷附近。扼朝鮮。而絕海參崴與旅順之交通。俄人之運動。何由而活潑哉。邇來俄人新撥款二億萬。立太平洋艦隊擴張之案。增義勇艦隊。而又時派軍艦出沒半島。豈無故哉。且其意不獨欲得要港于半島沿岸。又將延長西伯利亞鐵道支線。橫其本土。而俄之商略與軍事。均佔優勢于東洋也。俄人之雄圖。豈不可畏哉。

二日本 不問舊日之歷史。今日與朝鮮最親密且有重要之關係者。日本也。日民之居于此者。二萬有餘。貿易之額。大半出日人之所營。漁民出入其沿海者以萬計。內地諸江及沿海之航權。殆爲日人所專有。京仁鐵道京釜鐵道皆日人所施設。京城仁川釜山間。有日本軍用電線。各開港場有日本郵便局。朝鮮者誠日人專有之勢力地也。

朝鮮與日本隔海相對。以最緩小漁船亦一日可渡。在其中之勢力。唯日本最優。今日日本海朝鮮海。唯日人獨握其制海權。然其沿岸若有一區歸俄人之掌中。則日本之制海權。遂有所制限。貿易亦有所脅制。或遂礙其自衛。亦未可知。故日本宜竭力防之。而前年之馬山浦事件。日與俄幾開構釁之端者。其消息實存此中也。

三英吉利 英國與朝鮮之關係。其第一在貿易上。朝鮮進口貨總額。英國約占三分之一。其稅關亦如支那。皆爲英人所掌。其鑛山事業。爲英人所經營者。亦着着進步。般山金礦。國中

來亦歸英人云。



次言其政治上之關係。夫占北太平洋要區之極東一國。其國不獨富于漁鹽之利。又有艦隊之碇泊所。根據地。又有無數良港。礦產也。農產也。又極天然之豐腴。若一旦歸已對手之下。則英國豈能默視乎。英見俄之占旅順大連灣也。尙據威海衛以抵制之。若俄於朝鮮沿岸得一港。既可牽制其黃海之運動。又可通海參崴之連絡。且可于北太平洋一帶增莫大之海軍力。則東洋之均勢。必因而失平。英國於極東之商業。必有所牽制。且害及英國之印度政策矣。于是而英國不出策以抵制之。必無此理也。

然而英國無染指之野心也。英國往年一八八五年之據巨文島。因防俄國之前進。迫而爲不得

己之舉。當時因阿富汗邊其乙之事。英俄兩國皆有煩言。俄人強進邊其乙。形勢日迫。兩國將有干戈相見之事。英乃占俄之先着。占巨文島。以爲牽制豫防之手段。是世人之所知也。

後二年。俄國駐北京公使發証書于總理衙門曰。『俄國無論有何情節。決不侵朝鮮之領土。』英國亦因此撤兵。時高宗論之曰。『英國之自巨文島撤兵也。欲使他國不觸手于此王者之葡萄牙國。故自示其例也。英國之占領朝鮮。恰與攻擊比利時相等。』云云。雖然。至今日而形勢逼之下。縱其防遏他國之手段。亦不容緩矣。

四清國之歷史上地理上之關係最密者。不論何人均知其爲清國也。清韓兩國之關係。自大院君之變起而一變。當時李鴻章容金允植元中之請。以鎮內亂爲名。遣吳長慶馬建忠袁世凱等。率兵入朝。突拘大院君而去。以收閔氏一派之歡心。自此啓干涉內政之端。以前名爲

干涉內政之事。所謂事大黨之勢。忽然增長。後二年。獨立黨之企圖。一敗塗地。朴金與其黨羽。多陷流離困頓之悲境。而袁世凱反依其功名。任駐紮官。益施其干涉政略。於是前之閔族。亦慚懷憤恨。遂起俄韓密約之說。袁世凱聞之大憤。乃以重言逼韓廷。查問其顛末。韓廷辨明無此事。烏准公使亦辨明無自國王領文書之事。其事遂寢。而廢王事件。繼之而起。事終不成。而俄國之勢力。逐日增加。清廷大憤。急籌所以防俄之法。籌防日急。干涉亦日甚。韓人與在韓外國人。皆惡袁世凱之所爲。其後遂有日清戰爭之事。事結之後。清國在韓之威力。遂墜地矣。然其利害之關係如故。境土之相接如故。若有善用之者。尙可以之阻俄國之南侵。防日本勢力之東漸也。而況商民之住于朝鮮者。尙在數萬以上。貿易之額。亦三分之一爲其商人所經營哉。然而今日觀其內狀。尙救亡濟危之不暇。而何能染指于朝鮮。此問題之處分。寧有彼在內耶。是讀者所知。不待多言也。

### 論俄人外交技倆

益新西報

俄人與中國交涉。其手段之巧。直駕乎各國之上。固已盡人而知之矣。俄國在華。凡有舉動。必異常秘密。外人即知其發端。而其詳終莫得而知之也。各國凡與中國交涉。無不彰明較著。而俄人則秘之又秘。總不欲人知之。即就近事以觀。本年春間。滿洲密約。俄人與華人亦議於暗中。比爲人知。則已將次簽約矣。此又人人所共知者也。惟密約之未經簽押。人尙得

而知之。而其約之若何而起。若何而敗之。故則又非外間所得而知者矣。雖英國藍皮書中。亦略有道及之處。然僅及一斑。並非全璧。俟諸異日。當有人考而出之也。俄國與中國交涉之法。雖不易知。然果能將近年來中俄於滿洲之交涉辦法。詳加考察。彼俄人之技倆。當亦可以曉然於心矣。查一千八百六十年十一月十四號。俄人曾與中國在京立約。將滿洲黑龍江與烏蘇里一帶。歸其版圖。以立約之時。日詳考之。蓋即在英法聯軍入京之年也。其時駐華俄使爲哀格那梯甫。中國全權爲恭親王。是時中國內患外侮。相繼而來。外則有英法之侵。內則有髮逆之擾。而俄人遂得乘此絕好機會。將黑龍江以北。烏蘇里以東。千餘英里之地。向所久欲而不得者。一旦唾手而得之。俄人既得黑龍江。而高麗遂與毗連。以黑龍江之大。俄人得之。如是其易。外人皆無從知之。於是議論紛紛。有言俄人因以大砲數百尊。送與中國。故中國以該地酬之者。有言俄人將派兵入華。爲拒英法之助者。甚至有華人言曾目覩俄兵與華兵聯合同在禦敵者。此皆無根之談。固不足憑信也。惟彼時有一旅俄多年之某日人。其於黑龍江割讓俄人之事。知之最切。今甫著成一論。詳言其事。據言方其在俄京逗遛時。恒與俄大員來往。其中有某大員者。即一千八百六十年立約割黑龍江時在駐京俄使署爲隨員者。據云俄使哀格那梯甫。以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天津之約。由俄帶往北京。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四月二十四號。與中國政府互換後。並不即行回國。仍在中國逗



迥。其時適遇英法兩國之兵。在大沽爲華兵所攻。俄廷遂飭該使不必回國。以察英法兩國之動靜。倘或過於爲難。即着從中調處。以便乘機獲利。未幾北京爲英法所佔。惟以未佔之前。咸豐已幸熱河。政府無人。不得已。靜俟其來。以便開議和局。乃俟之久而華人總不敢來。英法兩軍至此反覺進退維谷矣。俄使哀格那梯甫遂乘機往見英法二公使。探其議論如何。英法二使云。華人現以其君戰敗出奔。謂爲不足恃。將棄之矣。吾英法二國行將爲中國另立新君以爲之代。并言某某數人均可代之。俄使謂此係大故。萬不可鹵莽從事。况本朝治國二百餘年。易君一事。豈易言乎。其後英法二國率從其言。俄使乃致函恭王。令其往與英法二公使議和。恭王以恐爲所傷。不敢往。俄使乃復設法向恭王言。爾不過心有所懼而已。爾何不以禮部衙門爲相見之地。該衙門與吾俄使署相連。英法二軍苟有所犯。必波及吾俄使館。吾俄豈肯置而不論。故知英法決不敢妄動也。恭親王聞言。遂往。因得與英法二使議和。而咸豐皇上亦得返蹕北京。至是中國政府深感俄使之德。乃與俄人另立一約。以黑龍江爲酬勞云云。中國以黑龍江割讓俄人。向日人皆莫知其故。今觀此論。當可恍然矣。俄人政策。前者既如此矣。今亦未嘗稍改也。即以去年事論之。俄兵在海蘭泡時。何等殘忍。凡商賈農人男女幼孩等人。盡殺之無遺。而一面仍與中國大員周旋。恒以願爲保護爲言。去年李相北上。與聯軍議和。俄人允派船送赴大沽。并保其在途決無失錯。後俄人自知

此法必爲各國所憤。故遂中止。然當李相至唐沽登岸時。俄人仍派兵一隊往迎。以視各國之概置不理者。相去不甚遙遠乎。是以李相自入京後。行轅即在俄人轄境。永由俄兵保護。即端王董福祥之得以不死。亦俄人之力也。其餘各罪魁。各國本欲重懲。亦以俄人勸阻。故不獲如願以償。此俄人之所以欲勒索中國。以滿洲爲酬功之物也。此次滿洲密約之不成。則出於日本之力。蓋日廷以俄人如定欲滿洲。則必與之開戰也。

## 論俄人暫將滿洲事放鬆

益新西報

今者阿富汗國王之薨。東三省事。其可因而略鬆乎。亂亞西亞之利局。固莫有如俄人之甚者。俄人之於亞西亞邊境也。遇隙即肆蠶食。公道所不暇計及。假令俄人以所得者而開通之。俾萬國均受其益。尙可免他國之異言。而俄人則不然。無論何地。一經爲其所有。即閉關自守。不任他國通商。其有碍各國和局者。職是故也。近更不遺餘力。爲久佔滿洲之計。以現在情形觀之。即謂滿洲已爲其所有。亦不爲過。特是某某等國。已明有違言矣。而不即與之爲難者。以彼曾允於事平後退兵也。最可異者。各國本知俄人之言爲不足恃。今亦以其力主開通門戶之說爲可信。此則尤爲可笑者耳。日本與各國。此後或能易其政策。以對付俄人。然今已爲俄所誘矣。蓋俄人今以阿富汗國王之死。移其精神以專注於亞西亞西部耳。自滿洲密約敗後。俄人即已於西部顯露其本來面目。英國近遣兵船至波斯海灣。欲圖佔

一口岸者。蓋亦即爲防俄起見也。俄人之在土耳其之北。滋生事端。欲圖土耳其之屬地。觀其意。無非欲土耳其以亞西亞西部幼發拉的河兩岸之利益讓之。故在波斯海灣得其屬地。利益亦未可知。惟在俄人之意。或將乘阿富汗王之逝。同在波斯阿富汗舉事。或派間諜。或派教士。以至該兩國邊界。煽惑其民心。而令兩國生亂。彼即乘機僞向土王以相助爲言。以遂其貪得之計。總之亞西亞西部。將來無論其如何歸結。而滿洲之事。於此或可略鬆也。今阿富汗國王薨後。嗣位者即其子拉斯羅勒。性極聰俊。年方二十四歲。近甫由英遊歷而回。當其至英時。前女王相待頗優。惟新君即位。初時必多亂事。苟有明達大臣以襄理之。即亦不足懼也。

### 論美國欲開通中門戶事

益新西報

美總統未經薨逝以前。嘗言吾美定須美國大開門戶。易而爲萬國商埠。以便吾美國商民。在華貿易者。約與他國頡頏。是說也。持論頗正。各國倘亦以美總統之心爲心。則辦理華事。自無爲難之處。中國既不失地。又可免瓜分之禍。而各國亦得以彼此輯睦。即中國亦得受商務之益。所難者。俄德兩國。未知肯去其權限圈之政策。以從開通門戶之議否。吾恐未必能相從也。即果能從。亦必出於勉強。非出於自然也。今爲此說之總統。雖已作古。而新總統羅君。亦言前總統之政策。自當永守弗易。羅君果肯踐言。則中國時局。自可無虞。特其能否



始終不渝。則又未能逆料。惟觀其情形。亦明知有兩大獅在其後以爲之助也。蓋即英日兩國是也。英日兩國。如以美國有決欲開通中國門戶之意。即有爭端。亦肯出而相助。則中國之瓜分可免。地土可保。而英國之政策。亦於是可行。惟英國目下不獨不能以力保商務爲事。且有棄之之狀。今美國開通中國門戶之政策。抑爲英國之助。抑欲在華興商自立。以逐英人之商務。此問題固不可不察也。駐華公使康格君此次告假歸國。將回任之前。美國紐約亞東會設筵餞之。康君曾宣言美國商民。極應設法以中國爲永遠貿易市場。斷不可如前者之僅以餘貨銷售。今歐洲各國商民。於中國何物可以銷流。貿易情形如何。莫不一一考究。又熟習華語。在華開設分行。各國皆如此。美國亦應相同。雖初辦之時。似未必有利。然日久則有恃無恐矣。

### 論日本今日之地位

國家之隆替盛衰。其原因雖不止一端。要而論之。不外主因客因二者而已。主因者何。其國民精神上陶鑄之勤荒。及形質上發達之大小是也。客因者何。己國對於列國強弱利害之關係是也。

合各人而成家族。合各家族而成部落。合各部落而成國家。集衆人之力。以成爲一團體。其力聚。其心一。其理順。斯足以永保生存之道。立長久之基。若衆人與國家相離散。則斷無存

立之理。今無國家之人民。猶太與印度是也。欲以慘狀。豈可得哉。

既有國家。于是乃謀保其生存矣。然必生衆多邦國。角立雄峙。以競爭於世界。各營其生活之幸福。而不能合爲一統者。此自然之勢。斷不能免也。

宇內人類。相親之道。達於極度之期。今尙遼遠。不可遙揣。世界萬國。其風俗宗教。種類言語。及其生存之道。經濟即理之方。彼此各殊。人我互異。利害衝突。時不能免。蓋理勢然也。而況恃其雄大之勢力。或以商戰。或以工戰。或以力戰。或以權術戰。欺凌弱小。併吞蒙昧。此列國並峙之雄國所爲也。

故國家之興衰隆替。由於己國修養之勤怠。固不待言。然外而世界大局之所趨赴。己國與各國交涉之關係如何。尤不可不知。此客因與主因。所以相消相長。相進相退。顯絕大之功效耳。在第十八世紀以前。輪船未盛行。蘇彝士河未開通。其鎖國時代。所謂客因者。關係尙微淺。今則不然。關係之重大。無論何國。其興衰隆替。必以之爲轉移。與主因關係。殆無輕重之分。此實第十九世紀末。地球各國交際關係。歷史之特出耳。

日本立國于地球之上。其幅員之廣。僅居陸地面積三百五十分之一。雖然。其天所賦之資格極重。今於地球各國之中。考察日本之地位。及其現在之情形。果居何等焉。

目下吾國民反躬自省。爲最要之事。蓋吾日本國民。除一二有識者之外。皆拘泥於此小島。

內之功名利慾。爭奪政柄。傾軋排擠。汲汲皇皇。維日不足。誇甲午戰勝之虛名。顧目前苟安之小成。種種迷夢。不痛破之。吾不知其終極矣。

蓋立國於此世界之中。具真實之能力與資格者。即為各國心目中。所畏服之國也。國家當有事之秋。誤為他國所輕侮。而終勝者有之。誤為他國所過譽。而終敗者有之。雖然。苟有實力可恃。足以自信。則一朝有機可乘。施其威力。懲他國之侮慢。可也。如日本當明治二十七八年之役。此其例也。否則他國之於我國。涉於過譽。以美言頌辭。蒙味我邦。而內實猜忌。當此之時。不辦其是非虛實。傲然以喜。轉而自誇於天下。不為天下所竊笑者。幾希矣。

安政日本年號。當我咸豐年間。

以降。日本始開港通商。屈辱於要挾條約之下。夙夜慚愧。憤慨者四十餘

年。當時彼白哲人種。專橫跋扈。無所不至。然日本自祖先以來。所積累蘊蓄之日本魂。即武士之

精神。慨之憤之。乃採取世界中文明之精神。及一切學藝。以為進取之基礎。故竟能發揮吾

國之光輝。得與各國共享平等之利益。吁。此豈偶然可致哉。

然近數年來。日本地位。既與列強並駕齊驅。獲免落後之誚。乃苟安小成。不思進取。驕盈之態。充漫朝野。賄賂橫行。士風頹敗。爭區區之內政。忘無疆之長計。此夢不破。難乎其為國矣。嗚呼。吾日本國民。其思今日為何日乎。盍亦深思而自猛省矣。

甲午戰役以後。吾邦政論者。自云日本為東洋盟主。或且以東洋之英國自誇。夫紙上之盟



主極易。事實上之盟主則難。吾日本之所長與可貴者。僅祖先所蘊蓄之日本魂耳。除此而外。與歐美諸國較長短。距東洋盟主地位。尙覺其遠甚也。今日本之於東洋。所以足重者無他。士氣人心。長於戰鬥。當有事之秋。指顧間可以徵集海陸軍十餘萬。直出中國大陸。而蹂躪其要害之處。此即日本之所以爲日本而已。除此以外。經營中國。及於中國地方。經營經濟事業。吾日本于英俄德法。雖不遠落其後。然若漫然以東洋之盟主自居。不誠迂愚之甚哉。且日唱保全中國之議。誠善矣。奈不措之實行。何問其有確實保全之力量乎。曰無有也。仁義天下之美德也。徒口唱仁義。而無實迹可憑。是宋襄之仁。燕噲之義。抑復何益。彼絕無保全之力量與方法。徒日日言保全。無乃爲天下笑乎。

抑日本本有之特質無他。在能以堅忍之性。爲世界公理作公正之行爲。匡正歐洲人種及教門之私慾。使仁義中正之大道。行於遍世界各國而已。然欲完遂此特質。不可不先審日本在世界中。占如何地位。及其現狀爲何如也。

夫不審天下之大勢。不洞國內之情形。唯以一鼓勇氣。輕進急行。欲博成功於片時。如此不但徒勞無功。抑且有害。可不畏哉。雖然。苟徒逡巡畏縮。以孤立自滿。苟安小成。則其誤國與躁進者無異。要之兩弊。皆有國者所宜痛除。茲特標列八節。綜論中外之情勢。以供世人之審察焉。

## 一世界各國彼此利害之衝突經濟之擴張與平利用武之關係

生者億兆所同欲。死者億兆所同憎。人類通共之性情。雖地逾數萬里。年逾數百代。不能有所差異者耳。故厭爭戰喜平和之心。苟爲半開之國。莫不如是。况文物彬彬。既已開化發達之文明國乎。雖然。地球各國。鐵火之爭。尙不能已者。無他以列國利益互相衝突故也。人羣之中。不免彼此之衝突。猶天地之有雷霆風雨也。商與農工爭。農與工商爭。工與農商爭。而商復與商爭。農復與農爭。工復與工爭。家與家爭。國與國爭。其利小則爭力亦小。其利大則爭力亦大。是人類所難解脫者也。愛林古之言曰。權理之目的在平和。其手段在戰爭。於二十世紀中驗之。可知其言不虛也。

願戰爭以求平和。非唯一之善法。無論矣。雖然。衛護國家之最末良方。足以收効者。唯戰爭而已。故武裝之平和。可永保治平局面。勝於非武裝之平和多矣。徵之於歐西近狀。可知也。今列強尙武裝之平和。其所以汲汲於此者。防爭戰於未然耳。至其所眞注目者。則擴張其國民生存之經濟力是也。所謂武裝者。乃保護生存之經濟力之利器。故不得不整頓之耳。夫然。彼歐洲列強。揚言四海皆兄弟。保持平和局面。倡博愛平等之道。乃於亞洲大陸。逞其雄略。而於中國爲尤甚。恰如餓虎之搏肥羊。演強食弱肉之活劇。實近數年來所目覩者也。近二十餘年來。歐洲列強。爭生存之經濟力。先齊集於阿非利加。其爭競之迫切激烈者。尤

以英法爲最。雖然較之中國。其大小難易。殆相懸絕。不可同日而語。爭競於中國。遠勝於非洲。固無足論矣。

第當十九世紀之末。二十世紀之始。列強之間。對峙角立。以圖擴張其經濟力。所謂武裝者。亦必隨之而起。否則經濟之擴張。或可僥倖奏效。而真實之平和。不能保也必矣。

### 二世界之形勢亞洲各邦澳洲

第十九世紀末。世界人口。大約稱十五萬萬。而其半即七萬萬生於亞洲。三億五千萬生於歐洲。一億五千萬生於阿非利加。美與非人口之多寡。不相上下。而生於大洋洲者。約三千五百萬云。

五大洲及大洋洲之陸地面積如左。

亞細亞	一七、〇七四、〇〇〇方里
歐羅巴	三、八六四、七五〇方里
阿非利加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方里
北亞美利加	九、〇〇〇、〇〇〇方里
南亞美利加	七、〇〇〇、〇〇〇方里
澳洲	三、一八〇、〇〇〇方里



大洋洲

八、五〇〇、〇〇〇方里

通計面積 大約

四六、〇〇〇、〇〇〇方里

亞細亞全洲千七百餘萬方里之中。俄英法等所領者加左。

俄羅斯領

六、五六〇、〇〇〇方里

英吉利領

一、九七〇、〇〇〇方里

法蘭西領

二八〇、〇〇〇方里

土耳其領

六七〇、〇〇〇方里

中國

四、二一八、〇〇〇方里

滿洲

三六五、〇〇〇方里

西藏

一、二八八、〇〇〇方里

蒙古

六六〇、〇〇〇方里

新疆

四三一、〇〇〇方里

準噶利

一四七、〇〇〇方里

中國本部

一、三三六、〇〇〇方里

亞細亞之土地。其大半不僅為歐人所吞併而已。將來逐段蠶食。固必有之事。欲求保全固

有之地步。其難矣哉。今亞洲之獨立國。唯日本而已。茲條揭各國之情形如左。

波斯雖面積六十二萬方里。人口九百萬。然昔日之勇武氣象。消沈於烏有。而國政亦腐敗不堪。將來必被英俄所滅。固無容疑矣。

暹羅面積三十萬方里。人口六百餘萬。將來欲保其尊嚴之獨立。抑憂憂其難哉。

阿富汗面積二十二萬九千方里。人口四百萬。已有入於英俄之勢。欲保持永遠獨立。不可得也。

朝鮮面積八萬五千方里。人口九百餘萬。此國獨立。皆日本之所賜。甲午之役。日人以碧血扶殖之。至將來能迄若何年歲。必依然賴日本之擁護。固無容疑矣。

若夫擁二十五萬方里之面積。二千萬人口之舊安南國。於千八百八十三年。全爲法國所吞併。又其面積十七萬方里。人口七百六十萬之緬甸。於千八百八十六年。已全入英人之轄下矣。

又印度之西北爾齊斯坦國。面積十三萬方里。人口五十萬。近年亦歸於英人之版圖中矣。中央亞細亞。自千八百六十八年。迄千八百八十三年之間。殆悉爲俄所吞併。故自裏海而貫通中央亞細亞。而進太平洋之廣大方域。皆入於俄人之版圖矣。

印度之東。支那海之菲律賓羣島。其面積十一萬四千方里。人口七百六十七萬有奇。昔西

班牙國王名之以非律賓。即是地也。此地大要地。被歐人所占領之歷史。最為古昔。然近來西班牙國。遂日衰頹不振。遂致該島人民離叛。終以之割讓與美國。此前年之事也。

荷蘭所領東印度羣島。瓜哇島。莫斯託那等島。通計面積七十三萬六千餘方里。人口三千四百餘萬。此乃荷蘭十六百年以來。海上權力隆盛時代之遺產耳。

澳洲則面積三百七十七萬三千九百方里。人口達於四百七十九萬云。此大陸在英領中最新開之雄邦。廣有富源。其人民亦沈毅堅忍。將來之進步。正未有艾也。

三歐洲列國面積及人口。歐亞歷史之奇異擴張屬地之競爭。歐洲面積僅二百八十四萬方里。與英領之加拿大。殆無伯仲之分。而此中之獨立國有十九邦。茲揭其面積人口如左。

各國面積表

各國人口表

俄國	二、〇九五、六一六方里	俄國	一〇六、三〇〇、〇〇〇人
德國	二二〇八、八三〇方里	德國	五二、二七九、〇〇〇人
法國	二二〇四、〇九二方里	法國	三八、五一七、〇〇〇人
奧大利	二四〇、九六二方里	奧大利	四一、三五九、〇〇〇人
奧大利	一一五、九〇三方里	奧大利	二二、八九五、〇〇〇人



匈牙利	一二五、〇三九方里	匈牙利	一七、四六三、〇〇〇人
英國本國	一二〇、九七九方里	英國	四〇、一八八、〇〇〇人
意大利	一一四、四一〇方里	意大利	三一、六六八、〇〇〇人
西班牙	一九七、六七〇方里	西班牙	一七、五六五、〇〇〇人
瑞典	一七二、八七六方里	瑞典	五、〇〇九、〇〇〇人
挪威	一二四、四四五方里	挪威	二、〇〇一、〇〇〇人
魯孟尼亞	四八、三〇七方里	魯孟尼亞	五、八〇〇、〇〇〇人
普露加利牙	三八、〇八〇方里	普露加利牙	三、三一〇、〇〇〇人
丁抹	一五、二八〇方里	丁抹	二、一八三、〇〇〇人
荷蘭	一二、六四八方里	荷蘭	五、〇〇四、〇〇〇人
葡萄牙	三六、〇三八方里	葡萄牙	五、〇四九、〇〇〇人
比利時	一一、三七三方里	比利時	六、五八六、〇〇〇人
希臘	二五、〇一四方里	希臘	二、四三三、〇〇〇人
瑞士	一五、九七六方里	瑞士	三、〇八三、〇〇〇人
沙耳華	一九、〇五〇方里	沙耳華	二、三二五、〇〇〇人

土耳其之歐洲部

六二、七四四方里

土耳其之亞洲部

五、〇〇〇、〇〇〇人

孟德勒古耳係附入

三、六三〇方里

孟德勒古耳係附入

一三二八、〇〇〇人

此十九獨立國孟德勒古耳係加入者之中。以一國而占面積二百九萬方里者。唯一俄羅斯而已。其他

十八國。各自割據於百七十餘萬方里之域內耳。

百七十餘萬方里。均分爲十八國。則每一國面積僅九萬餘方里。其所以分而爲狹小區域者無他。蓋中古以來封建割據之餘波。猶未盡脫。及各邦言語。風俗。宗教。人種。互相差異之故耳。考其昔日各邦國各民族之歷史。彼此形勢互異。相峙以角逐競爭。故難致親和混一之局也。

歐洲列國形勢之變遷。與亞洲大相懸殊者何哉。其原因雖多。而最著者。則宗教與氣候地理是也。宗教最著之勢力。在於夫婦之例。實歐洲列國隆替離合之一大原因。徵之歷史而可知矣。

於中世紀之歐洲。乃列國之爭奪。君權君位之爭奪。而非爲人民公共之利益。故其爭奪原因。在國君婚姻之巧拙居多。無他。蓋一夫一婦之宗教所致耳。雖然。其後人民權利思想。漸次發達。共知人民之重。過於朝廷。遂至以均平國勢權力爲萬國之大關鍵焉。而列國之爭競。亦由是而易其趣矣。拿破侖一世。雄出路易十四世之後。標樹此題目。而逞其勢力於歐

洲迨第十九世紀後半以後。其餘波尙未盡息。而今則不然矣。近三十年來。歐洲列強。所大  
 聲疾呼。倡號於天下者。在保全歐洲平和局面。而其實則以擴充已國民之利益為目的也。  
 其實則擴充已國民之利益。而表面則保持歐洲及萬國平和局面。此非歐洲列強外交  
 上特出之政策而何哉。彼歐洲列強之企謀。近年用力尤奮勵。將來豈有涯涘耶。試稽其本  
 國面積人口之多寡。與其殖民地占領地之面積人口一比較之。即可見矣。

各國本國及殖民地占領地面積比較表

英國	本國	一、二〇〇、〇〇〇	殖民地	一、二〇〇、〇〇〇	占領	一、二〇〇、〇〇〇	方里
俄國	本國	二、〇〇〇、〇〇〇	殖民地	二、〇〇〇、〇〇〇	占領	二、〇〇〇、〇〇〇	方里
法國	本國	六、五〇〇、〇〇〇	殖民地	六、五〇〇、〇〇〇	占領	六、五〇〇、〇〇〇	方里
德國	本國	二、九〇〇、〇〇〇	殖民地	二、九〇〇、〇〇〇	占領	二、九〇〇、〇〇〇	方里
葡萄牙	本國	一、一〇〇、〇〇〇	殖民地	一、一〇〇、〇〇〇	占領	一、一〇〇、〇〇〇	方里
荷蘭	本國	一、三〇〇、〇〇〇	殖民地	一、三〇〇、〇〇〇	占領	一、三〇〇、〇〇〇	方里
意大利	本國	七、八〇〇、〇〇〇	殖民地	七、八〇〇、〇〇〇	占領	七、八〇〇、〇〇〇	方里
西班牙	本國	一、一〇〇、〇〇〇	殖民地	一、一〇〇、〇〇〇	占領	一、一〇〇、〇〇〇	方里
丁抹	本國	四、九〇〇、〇〇〇	殖民地	四、九〇〇、〇〇〇	占領	四、九〇〇、〇〇〇	方里

各國本國及殖民地占領地人口比較表

英國	本國	四、〇〇〇、〇〇〇	殖民地	四、〇〇〇、〇〇〇	占領	四、〇〇〇、〇〇〇	人
俄國	本國	二、〇〇〇、〇〇〇	殖民地	二、〇〇〇、〇〇〇	占領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人
法國	本國	二、〇〇〇、〇〇〇	殖民地	二、〇〇〇、〇〇〇	占領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人
德國	本國	二、〇〇〇、〇〇〇	殖民地	二、〇〇〇、〇〇〇	占領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人
葡萄牙	本國	一、〇〇〇、〇〇〇	殖民地	一、〇〇〇、〇〇〇	占領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人
荷蘭	本國	一、〇〇〇、〇〇〇	殖民地	一、〇〇〇、〇〇〇	占領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人
意大利	本國	一、〇〇〇、〇〇〇	殖民地	一、〇〇〇、〇〇〇	占領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人
西班牙	本國	一、〇〇〇、〇〇〇	殖民地	一、〇〇〇、〇〇〇	占領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人
丁抹	本國	一、〇〇〇、〇〇〇	殖民地	一、〇〇〇、〇〇〇	占領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人



覽彼歐洲列強。其屬領地之廣大。遠軼本土而外。歐洲人開拓疆土之力。可云盛矣。而其中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諸國。於千五百年前爲航海雄邦。以當時雄飛海上。故能有奪掠之遺物。其僅保存以至今日者。吾人不可不觀破之也。

至於前表所列領地殖民地之各國。即係英俄法國所領有者。多屬近來所吞併蠶食。然不僅此而已。如俄德二國。其吞併時期。今纔起點。蠶食之力。猶屬幼穉。吾人尤不可不知之也。

四、歐洲列強之產業革命、于域外之經濟競爭、國際勢力之中心、德國擴張經濟力

如此。歐洲列國。近數十年間。侵略域外。勢力愈臻盛大。其所以孜孜汲汲於爭競者。無他。蓋其產業革命所致耳。隨之而並起者。人羣勢力之發達。智力之宏大。又有流電二力以助之。故有此大動機云耳。

此一動機一起一伏。一隱一顯。其平日則使農工商各業之生產力。非常發達。無論已。又使列國外交政策。銳敏異常。在昔曾使四分五裂之數小邦。混而爲統一之大國。曰意大利之統一。曰普奧戰爭德國之統一。歐洲大陸。著進化之大效。實莫不因此動機之力而來也。自此之先。第十九世紀上半期。自英國而外。固持君主專制之舊範。箝制人羣。在正義而不知省。第十八世紀之遺毒。尙仍相沿。故列國君主與民人相傾軋之事。頻頻接踵。迨千八百

四十八年之革命。民賊獨夫之毒箠乃覆。故自北隅之俄羅斯以外。歐洲全局。爲之震動。不但政治因而轉移。即經濟上亦有非常之興奮。爾後歐洲經濟改良發達。駸駸前進。英法諸國之富力及其貿易力。萬馬齊奔。以直侵我東方。皆前此一革命之故也。

自千八百五十年迄千八百六十年間。歐洲富力之最盛處。其表面在英國。法國次之。而國際<sup>國與國之交際</sup>之最盛處。在法國。英國次之。然自千八百六十六年。普國勝奧之後。法國霸權。遂發端傾頹。外交權術。無不露其破綻。千八百七十年。法遭普之大敗。逼爲城下之盟。歐洲國際最盛處。遂由巴黎而徙至柏林矣。

國際勢力之大小。視富力之充足。否則不能永遠保持也。故千八百七十一年。俾士麥之治德國。其深謀遠慮。尤在擴充已國之經濟力。然所謂國家社會之政策。曰殖民。曰航海。曰獎勵工商。曰外交機關。曰通商機關。皆非所以擴大德國經濟力之具。惟一面整頓軍備。駕萬國而上之。其他則振興工商等業。以求速其進步。而英國商工社會。爲之喪膽。然近十餘年來之世界各市場。德不能優於英。何哉。蓋其一國之政治。多偏重於陸軍。兼以普魯士<sup>普魯士德</sup>國之支部也。之民貧土瘠。故耳。雖然。進步如此其速。整頓如此其力。豈可輕之耶。

要之今日之世界。瀛電二機之世代耳。列國富力之爭競。其國民實業教育發達。及其體力與志趣之優者。必能制勝。否則必敗矣。徵之近十餘年來。德美經濟之發達。而知其必如是。

也。

五奧國意國法國俄法同盟俄國確狀俄國強處及弱處英國

歐洲諸強國。其名能副其實者。唯英俄德法而已。如奧大利一國。雖前居六大強國之一。而今則不然矣。其國氣運。久已瀕於老朽衰頹。如佛蘭租朝沙府一世皇帝。一旦崩殂。則其國必至四分五裂。此歐洲稍有智識者所均知也。

意大利表面似舒展自由。而其內面之離散衰頹。較奧國殆有加焉。然幸有明主在位。尙足以自守。至於進取之力。則泛然不可恃也。觀其要求中國南方之沙門灣。徒以威力脅之。竟爲腐敗之北京政府所拒絕。乃蕭然寂然。閉口緘聲。默默而退。其舉動輕忽淺陋之故。豈一朝一夕之所積歟。

法國之富強力。不相合一。乏應援之道。欲併而躡進之。是所難致也。雖然。使有賢君良主。善行立憲之政。則其隆盛豈止今日之況哉。覽法國歷史。國民之忌君主。誠爲過甚。蓋其國人。心慄悍輕銳。不適於君主政治。豈非法國之大不幸歟。若其富力實甲地球各國。惟其不能善用以指揮域外。而開拓廣大之領地與殖民地。誠堪嘆惜也。

法國之民。敏慧輕悍。爲歐洲列國所共推。而文明之進步。亦優於各國。至於擴張雄圖於海外。則遠不若盎格魯撒遜民族之堅忍沈篤。其人種風俗之不同。固無論已。而政體頻頻。



變革。黨派人心偏急。及缺乏堅忍耐久之性。此其最重大之原因耳。

法國之富力。冠絕歐洲。固不待言。即工作與農業。亦不落他人之後。法國之聲望。特推重於歐洲大陸者。蓋以此也。而俄國深欲結納之之故。蓋亦在是耳。

要之法民尊崇共和政治。希望世界平利之人。居其少半。其他大半。則冀恢復亞耳鍛史魯偏二州。排斥英吉利。傾覆德意志。建第二十二世紀新法國之熱血士也。雖然。如此希望。然乎否乎。抑亦謬矣。固非法國國民本原之資格也。當第十九世紀末。尙不獲遂其奢望。況於第二十二世紀耶。其不量力。與夸父何以異。

俄法同盟之故。爲互相利益起見。固不待言。而推察其實。則俄國兵力雖強大。外交權謀。能指揮自由。然財政窮乏。其國民之經濟。實屬脆弱。是以不能不聯法以匡正己國國家之大經濟。及賴其資本之援助耳。

法國經千八百七十一年大敗之後。不堪憤慨。乃改革其普通教育法。酌變其軍制。邇來二十餘年矣。雖然。以獨力不能常列強角逐之衝。此其所以與俄結聯之情。彌深而不可破也。俄爲地球上之雄國。誰不知之。然察其動靜。足以逞其雄圖之地域。則自巴魯家半島及中國北部。滿洲等處。印度之北部耳。

俄國現代之形勢。漁電二力。當未極充足之時。雖日期達其遠大之志。然使漁電二力既充。

足以後。吾恐其君主專制之命脈。必不能久延。此固理勢之當然。不足怪也。故俄國欲其展雄略于歐洲大陸。豈可得哉。即使一時獲逞其技。亦必不能持久耳。

然則俄羅斯之本心無他。在西伯利亞鐵道。中央亞細亞裏海鐵道。並利用東清鐵道。以建一新俄羅斯於極東而已。

俄國強盛之最大原因。乃其國域偏僻。君臣固結而質素。人民愚而無能。悍而剛毅。如斯狀況。是歐洲所稀有。與第十七十八世紀之封建國。殆無以異。俄之所長者在此。其所短者亦在此也。

近年俄國之圖謀。不外冠孔子之冠。衣孔子之衣。言孔子之言。而其行則盜蹠之行。其心則盜蹠之心。不必具婁離之目。而洞若觀火者也。

但俄國內部。蘊蓄非常之勢力者。史拉華時姆一派是也。此一派人蘊蓄史老民族之精神元氣。以史老民族之魂。而圖擴大俄國者。即著名之已故加託果氏。及現時俊傑捕彼駝駱史紙葉氏之一派。現任外務大臣姆那爲若氏。已故陸軍中將史可北洛氏及其幕僚。現任陸軍大臣喀略述託金等。皆史拉華時姆派中之最有力者也。

前歷山第三世爲太子時。尙心許平和主義之黨派。自其即位以後。面目頓改。遂專信任史老華時姆一派。此世界所共知也。今尼可那斯第二世帝。聞其性質頗寬厚。故屬意在平和。

主義。然皆由風說而來。不足以信之耳。

要之俄當國運未十分發達以前。汽機、電機、非常努力。汽電二機既發達以後。其武力必增加十倍。其領地內之經濟。必獲非常之利益。固不待言。雖然。於世界共同之經濟上。密布鐵道。利於文明優等之國者大。利於野蠻劣等之國者甚鮮。俄國內部。促人文思想之分離者。必以此矣。俄之所強者在是。其所弱者亦莫不在是。此中消息。非其人不能知也。英則自百年以來所積累之強盛。其餘威尙赫赫可驚。海上權力。必不致遽瀕於失墜也。試將世界各國之域外貿易表列之於左。以供世人之考察焉。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表

國名

輸入

輸出

奧大利  
匈牙利

六二一、七七〇、〇〇〇 英磅餘  
做此

六三三、八〇〇、〇〇〇 英磅餘  
做此

比利時

七二一、七二〇、〇〇〇

六二一、七三六、〇〇〇

普耳家利

三三、三五九、八〇〇

一一、三九一、六〇〇

丁抹

二二一、一五五、〇〇〇

一八、二二八、〇〇〇

法蘭西

一五八、二四〇、〇〇〇

一四三、九二〇、〇〇〇

德意志

二四三、二二二、〇〇〇

一八九、二二二、〇〇〇



希臘

四、五九〇、〇〇〇

三、二二九、〇〇〇

意大利

四七、六八五、〇〇〇

四三、七〇八、〇〇〇

孟德勒古耳

六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荷蘭

一四二、一六七、〇〇〇

一二三、二五〇、〇〇〇

葡萄牙

九、一五三、七〇〇

六、六四一、〇〇〇

魯馬尼亞

一四、二三一、〇〇〇

八、九六七、二〇〇

俄羅斯

四六、九四八、〇〇〇

三三、九〇一、〇〇〇

沙耳華

一、八一二、〇〇〇

二、二三七、〇〇〇

西班牙

三一、七三三、〇〇〇

三六、九九七、〇〇〇

瑞典

一九、九〇六、〇〇〇

一八、九〇四、〇〇〇

挪威

一四、六五一、〇〇〇

九、三一七、〇〇〇

瑞士

四四、五七八、〇〇〇

二九、八九三、五〇〇

土耳其歐洲之部

二一、六六七、〇〇〇

一二、三七八、〇〇〇

英吉利

四七〇、六〇四、一九八

二三三、三九〇、七九二

美利堅

一二三、七〇二、八〇〇

二四三、〇二六、〇〇〇

日本 一二、九三〇、〇八〇 一六、三二三、五〇〇

近世英國之貿易。世界中應首屈一指。美國富力之發達。雖有凌駕其上之勢。然萬國經濟之權。猶依然居英人之手者。以其握海上飛行橫駛之權力耳。試稽各國之航海業而表列之於下。

同治十三年

光緒二十五年

國名

噸數以千噸為單位

噸數以千噸為單位

英國

一、六三四

一〇、九九三

美國

四八三

八一〇

法國

三一六

九五二

德國

二〇四

一、六二五

西班牙

一三八

五二〇

意大利

八五

四二〇

荷蘭

七二

三六三

俄羅斯

六七

三五八

挪威

四一

六二八

日本

……

四三九

其他諸邦

二九三

一、七七三

共計

四、三二八

一八、八八七

觀此則二十餘年來世界航業之進步。不可以道里計。其發達之最速者。莫後進諸邦若。而其於大局上。以通商、航海、殖民三者互相維持。制世界經濟之樞軸者。實英人之特性。高出於各國之長技也。較之五十年及百年前之英國。所謂特出之性質。雖稍形減縮。然其立國之大根據。尚絕無搖動之勢也。

英之最大弱點。在陸軍不整備。放漫而無紀律。蓋其可惜者。僅志願兵。義勇兵。因整齊之文。則兵制難行於其國內耳。除此弱點以外。至於自握經濟權利上視之。實世界之雄邦。居第一流之國也。

二十年前之英國國勢。漸次瀕於衰頹。其所以至今尚未老朽者。以中日戰爭而後。極東之權利爭奪愈密。英國學士大夫。遂知痛破從前自尊自滿之迷夢。而努力不怠焉。

願二十世紀之爭奪。於非洲大陸有之。及西班牙之淪落。澳大利亞之分裂。戰爭之況。似不能免。雖然。其禍亂之所及。有限。所謂一方一域之變動。非世界全局之大波瀾耳。能震動世界全局者。極東大陸與太平洋新興之風濤是也。



六北美合衆國改釋擴張孟魯教典

北美合衆國。土地廣大。富力充溢。千八百九十九年。其富資既已起六百五十億圓以上。實世界萬國所共驚訝。而富源猶混混無涯。淡其生產力。誠不可思議也。美國天產之富厚。財源之廣漠。加以教育之力。整頓之方。其進步之速。宜爲英、法、德所戰慄。況其他諸國乎。近年美國氣象變遷。與昔日之相隔。殆不可以道理計矣。棄陳迂拘之孟魯古教。拋孤立退守之政策。以與世界各國共角逐之。故者何哉。蓋賴電氣二力。以發達其富力。遂至於不能自止耳。

美國近來於太平洋及加立濱海。銳意經營。不遺餘力。用涉哇德、普論、麻宛、諸傑之深謀卓見。首合併布哇島。次占領加立濱海衝要地之古巴島。及斐爾託利過島。進而圖非律賓羣島。此蓋勢之所必至。毫無足怪也。

美國對外國之豹變。如此著大。誠堪咋舌。今尤足注意者。開美洲中央之尼加拉瓦地峽。而爲運河是也。此運河成功之後。以中央美洲及南美洲宏大無量之富源。注入歐洲之資本。其發達誠不可限量。而將來中國、日本之殖民地。亦儼然可望擴充於茲地也。

若夫美洲大陸政治上之形勢。彼自立國以來。拒絕歐洲列強之干涉。是得力於孟魯教典。無論矣。加之人口蕃盛。富力絕倫。且古巴爲其保護之國。斐爾託利過島。既被其所占領。加

立濱海上即西印度海權力日益堅錮不拔。故美洲大陸縱橫數萬里之地。其經濟與政策皆附從美國勢力之下。蓋亦勢之所不能免耳。

### 七歐洲列強併吞阿非利加政策

阿非利加一洲其面積有千二百萬方里之廣。雖遜於亞細亞。然較之歐洲。殆三倍之矣。其中埃及與加耳涉齊國。僅隆盛於古昔。中世以降。一無足觀。蓋氣候之毒惡。地理之不適宜。所致耳。近數十年來。歐洲列強之經營其地。不遺餘力。自海岸以及內地。無在非列強勢力區域中矣。

阿非利加一洲。原係猛獸毒蛇之巢窟。及豺獍如鬼之士番所盤據。經歐洲志士以堅忍剛毅之心。屢次探險。終至以文明之經營力。擲置於此廣漠大陸之中。流通其商品。浚掘其財源。變黑闇世界而為文明世界。實瀛電二機之力居多也。

### 八日本地位及其現在情形

據地理學家所研究。地球表面約一億九千七百萬方里。其中陸地與海面之濶狹。區別之於左。

陸地面積

五四、八〇七、〇〇〇方里

海上面積

一四二、二三三、九〇〇方里

由此觀之。陸地面積。不過海上面積三分之一。而海之最大者爲太平洋。其南北約九千海里。東西約一萬二千海里。據如斯廣漠良優之海面。用洪大之勢力。以侵他邦。此理之當然。勢之所必然。豈待言哉。

太平洋之勢力最盛時代。於第十九世紀後半期始達。蓋以近數十年間。北美合衆國非常之進步。蘇彝士河之開通。日本之革新。加拿大鐵道之成功。西伯利亞鐵道之開始。拓殖澳洲之迅速。北家拿卦運河之開鑿。中國之大通市。以上所述。皆促列國經濟之競爭。萬騎齊力。以直向太平洋之原因也。

然而據太平洋之樞要者。實日本也。日本面積僅十六萬方里。自古以農立國。時至今日。不注重於商業。則建國之基。亦難鞏固。是世界大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也。

然則欲永保日本強盛之策。安在乎。曰。一向中國南部擴充日本經濟之基礎。一向墨西哥。啄取中美南美之富源。開拓日本之殖民地。如此。而後能疏通生商。振興工商業也。

雖然。日本果能爲此宏大之舉乎。未可逆推。然彼黨同伐異之陋態。不痛戒而破除之。恐未足以言斯也。爭目前而不及遠略。蓋亦未審察世界列國之現狀。及將來之局面耳。方今日本之工商業。及鐵道航海業等。較之二十年以前。其進步頗可觀瞻。然以歐美各邦較之。則其幼稚亦云甚矣。執各國輸出入貿易分頭表觀之。亦如左。



輸入

輸出

英國 一一七圓

五八圓

美國 一九圓

三八圓

法國 四一圓

三七圓

德國 四六圓

三六圓

荷蘭 二八四圓

二四六圓

比利時 一一〇圓

九五圓

瑞士 一四八圓

九六圓

意大利 一五圓

一三四

希臘 一八圓

一三四

普耳家利 一〇圓

七圓

丁抹 一〇六圓

八三圓

西班牙 一八圓

二一圓

瑞典 三九圓

三八圓

挪威 七三圓

四六圓

奧大利

二六四

二五四

匈牙利

.....

.....

葡萄牙

一八四

一三四

魯孟尼亞

三三四

一五四

涉耳華

七四

九四

俄羅斯歐洲之部

四四

三四

日本

五四

三五四

日本商業。如斯其微薄。豈可不猛省哉。救之之道維何。在以明治維新創業堅忍剛健之精神。奮發鼓舞。上下一心。勇往直前而已。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 1 4 7 ) 清议报全编 ( 七 ) · 新民社辑著 · 文海出版社 · 1 0 4 8 4 4 3 8

作者 = B E X P

S S 号 =

加密地址 =

页数 = 5 0 8

下载位置 = <http://book3.5read.com/300-24/diskwt/wt265/09/!00001.pdg>